

史坦倍克著

董秋斯譯



# 相峙

駱駝書店出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 相持

史坦倍克著  
董秋斯譯

終於到了晚間。外面的街燈亮了，街角餐室的霓虹招牌，在空中放射着它那強烈的紅光，一明，一暗。那個招牌把一種柔和的紅光投入吉木·諾蘭的臥室。吉木，雙腳放在白床單上，在一張堅固的小搖椅上，一連坐過兩個鐘頭。天色既然很暗了，他把雙腳移到地板上，然後拍打他那發麻的兩腿。當一陣一陣的癢在他的小腿上波動時，他靜靜地坐了一會兒。隨後他站起來，開一隻沒有罩子的燈。燈亮以後，照出那個帶傢俱的臥室——鋪有雪白床單的大白床，黃橡木衣櫃，磨得露出褐色經線的潔淨的紅地毯。

吉木走近室角的面盆架，洗了洗手，然後用手指把頭髮梳濕。他對着懸在室角面盆架上的鏡子，把他自己的小灰色眼睛打量了一會兒。他從底面衣袋中取出一個帶袋夾的梳子，梳他那褐色的直髮，然後在一側整齊地分開。他穿着一套黑色衣服和一件敞領灰絨布襯衫。他用手巾擦乾那一片薄薄的肥皂，投入敞着口立在床上的紙提包中。提包中有一把吉勒特剃刀，四雙新短襪，和另一件灰絨布襯衫。他流覽了一下那個臥室，然後把提包口扭合。他又不經意地向那個鏡子打量了一會兒，然後熄了燈，走出門外。

他走下狹窄的未鋪地毯的樓梯，敲前門旁的一扇門。門開了一點兒。一個女人看過他，然後把門開得更寬一點兒——這是一個嘴旁有一粒黑痣的漂亮的大女人。

她向他微笑。『諾蘭先生，』她說道。

『我要去了，』吉木說道。

『不過你會回來的，你要我留下你的房間吧？』

『不。我必得永遠離開了。我收到一封通知我的信。』

『你不會在這裏接到什麼信哪，』那個女人猜疑地說道。

『不。在我工作的地方。我不回來了，我多領了一個星期的工錢。』

她的笑容緩緩地消失。她的神情似乎不知不覺地帶了怒意。『你應當在一個星期前通知我，』她鋒利地說道。『規矩是這樣的。因為你不會通知我。我只好扣留你多領的工錢。』

『我知道。』吉木說道。『就這樣好啦。我先前並不知道我能住多久。』

笑容回到女房東的臉上。『你是一個安靜的好房客，』她說道，『雖然你住得並不久。假如你再回來，一直來這裏吧。我一定給你安排一個地方。我接待每次留港時來我這裏的水手們。我為他們安排地方。他們不肯去任何別的地方呢。』



「我一定記住，密爾太太。我把鑰匙留在門上了。」

「燈關了嗎？」

「關了。」

「那末，我要到明天早晨再上去了。請進來喝一杯吧？」

「不啦，謝謝你。我就得走了。」

她的眼睛智慮周到地擠攏。「你未惹亂子吧？我或許可以幫助你呢。」

「沒有，」吉木說道。「沒有人釘我的梢，我不過去作一種新工。得再見，密爾太太。」

她伸出一隻塗粉的手。吉木把紙提包換到左手裏來，把她的手握了一會兒，觸到他手指下柔軟的肉的力量。

「不要忘記，」她說道。「我總能安排地方。人們一年跟一年地回我這裏，水手們和兜攬生意的商人們。」

「我一定記住。再見。」

她從後面看他，直到他走出前門，由士敏土臺階走下人行路，然後作罷。

他走向街角，看珠寶店窗子裏的時鐘——七點三十分。他趕忙向東走去，先經過一個百貨商店和獨貨商店區，再經過那個批發物產區，這時，在晚間，那一帶是安靜了，狹窄的街道寂寂無人，倉庫的入口被木柵和鐵絲

網關閉起來。他終於來到一條三層磚房子的舊街道。那些房子的下層開設當舖和舊工具店，上兩層是背時的牙醫生的診所和背時的律師的事務所。吉木在找到他所要的號數以前，張望每一個門口。他走進一個暗黑的門口，登上一道膠皮鋪面、銅葉鑲邊的狹窄的樓梯。一個小夜燈點在樓梯頂，那一道長廊中只有一個門口從麻面玻璃中透出一道光線。吉木走向那道光線，看見玻璃上的『十六號』，然後敲門。

一種鋒利的聲音叫道：『進來。』

吉木推開門，走進一個簡單的小辦公室，其中有一張寫字桌，一個金屬檔案櫥，一張行軍床，和兩張直背椅子。寫字桌上有一個電爐，上面有一個小錫咖啡壺，一面冒泡，一面噴汽。一個男人隔着寫字桌嚴肅地看吉木。他瞥了一眼他面前的卡片。『吉木·諾蘭？』他問道。

『是的。』吉木仔細看他。這是一個整齊地穿着一套黑衣服的小個子。他把他那茂密的頭髮從頂上一直向兩側梳下來，想遮起一條橫過右耳的半吋寬的白癩痕，但未辦到。那雙眼睛是鋒利的，黑色的，敏感的，不斷地從吉木看到卡片，從卡片看到牆上的日曆，從日曆看到一個鬧鐘，再從鬧鐘回到吉木。那個鼻子是大的，鼻樑處厚，鼻尖處窄。那張嘴或許有過一個時期是肥厚的，柔軟的，但習慣的筋肉緊張已經把它壓緊，在每一片嘴唇上作出一條很深的皺紋。雖然那個人不會多過四十歲，他的臉上却露出抵禦打擊的很深的橫紋。他的手像他的眼一樣敏感，那是一雙大手，幾乎大得與他的身體不相稱，生有平頭的厚指甲的長手指。那雙手像瞎子摸索一

般在寫字桌上移動，撫摸文件的邊緣，循行寫字桌的桌角，輪流接觸背心上的每一顆鈕扣。右手伸向電爐，扯下電鈕。吉木靜靜地關上門，走近寫字桌。『我接到來這裏的通知。』他說道。

那個人突然站起來，伸過他的右手。『我是哈里·尼爾生。我這裏有你的申請書。』吉木握手。『請坐，吉木。』那敏感的聲音是柔和的，不過是用力變柔和的。

吉木把另一張椅子拉近，坐在寫字桌旁。哈里拉開一個桌抽屜，拿出一個開過孔的牛奶罐頭（那些孔被火柴塞起），一盃糖，和兩個帶柄的厚杯子。『喝一盃咖啡吧？』

『當然。』吉木說道。

尼爾生把黑咖啡斟進兩個杯子。他說道，『哪，我們的入黨手續是這樣的，吉木。你的卡片遞進入黨審查委員會。我必須同你接頭，然後作一個報告。委員會通過那個報告，然後表決你入黨。所以你知道，假如我把你問得很仔細，我是不得不這樣的。』他把牛奶倒進他的咖啡，然後抬起頭來，他的眼睛笑了一秒鐘。

『當然，我知道。』吉木說道。『我會聽見你們比工會同盟俱樂部更嚴格。』

『必然，我們必須這樣。』他把糖盃推向吉木，然後突然問道，『你爲什麼要求入黨？』

吉木攪合他的咖啡。他的臉在集中注意下皺起來。他向下看他的膝蓋。『嘿——我本可以告訴你一大些小理由。主要的是：我的全家都被這制度毀了。我的老人家，我父親在工潮中受了那末大的打擊，他變成了醉漢。



他起了一種要炸掉他過去作工的屠場的念頭。嘿，他胸部中了保安隊一顆大粒的散彈。」

哈里插嘴道，「你父親是洛伊·諾蘭嗎？」

「不錯。三年以前犧牲了。」

「哎呀！」哈里說道。「他過去以全國最有力的好漢著稱呢。我曾聽說，他可以空手打敗五個警察呢。」

吉木露了一露齒。「我猜他可以，不過他每次出外，總遇到六個。他總挨一頓大打。他時常渾身是血地回家。他總坐在飯灶旁。那時我們必須避開他，連對他說話都不可以，否則他便大哭。當我母親後來洗他時，他像狗一般哀鳴了。」他停了一一。「你知道，他是屠場的屠夫。時常喝熱血來維持他的氣力呢。」

尼爾生迅速地看他，隨即把眼光移開。他把那張申請片的一角折起，用大拇指甲壓平。「你母親還在吧？」他柔和地問道。

吉木的眼睛收攏。「她一個月前死了，」他說道。「我那時在監獄中。浮浪罪，三十天監禁。她要死的消息傳進來。他們准我帶同一個警察回家。她並沒有什麼不妥。她完全不肯講話。她是一個天主教徒，不過我的老人家不准她去教堂。他恨教堂。她一味地看我。我問她，要不要請一個神父，但她並不回答，一味地看。大約在早晨四點鐘她死了一點也不像要死的樣子。我未去送葬。我以為他們會准我去的。我不想去。我以為，她不過不想活。我以為，即使下地獄，她也不在意了。」

哈里敏感地動了一下。『喝咖啡，再多喝一點。你好像半睡半醒呢。你沒有嗜好，是不是？』

『你是說麻醉劑？不，我連酒也不喝。』

尼爾生抽出一張紙，在上面作了一些筆記。『你怎樣犯了浮浪罪？』

吉木恨恨地說道，『我在塔爾曼百貨商店工作。一夜我出去看影戲，回家時我看見林肯方場有一羣人。我停下來，想知道什麼緣故。公園中央有一個正在講話的漢子。我攀上摩根參議員銅像的臺座，以便看得更清楚一點。隨後我聽見警笛聲。我在看從對面走進的保安隊，又有一隊從後面走來。警察從後面打我，剛剛打在我背上。當我醒過來時，我已經被判以浮浪罪了。我昏昏沉沉了不少時候。剛好打在這裏。』吉木把手指放在他的頸背上，腦蓋的底部。『我告訴他們，我不是無業遊民，我有職業，也教他們去問塔爾曼商店的經理韋伯先生。他們去問了。』韋伯問，他們在什麼地方捉到我，警官說，『在一個過激分子的大會中，』於是韋伯說，他從來未聽見過我的名字。因此我受了罰。』

尼爾生又插上那個熱電爐的電鉗。咖啡開始在壺中作響。『你好像喝了個半醉，吉木。什麼緣故？』

『我不知道。我覺得我已經死了。過去一切都不存在了。在我來以前，我已經結束我的寓所。我本來還有一個星期可住，已經付過錢。我完全不想回去了。我要回過去斷絕關係。』

尼爾生把咖啡盃斟滿。『注意，吉木，我要把作黨員的大概情形告訴你。你在一切決議上有表決權，但是一

經表決，你必須服從。當我們有錢的時候，我們想給實際工作者二十圓一個月的生活費。我不記得我們有過有錢的時候。哪，注意聽要作的工作：在工作地，你要同一般工人並肩作工，你要在完工以後作黨的工作，每天有時作十六到十八個鐘頭。你要盡可能維持自己的生活。你以為你辦得到嗎？」

「辦得到。」

尼爾生用指尖這裏那裏地摸那張寫字桌。「連你想幫助的人也時常要恨你。你知道這一點嗎？」

「知道。」

「那末，你為什麼要加入呢？」

吉木的灰眼睛在疑難中半閉起來。他終於說道，「監獄中有一些黨員。他們同我談話。我生平每一件事都是一團糟。他們的生活並非一團糟。他們有一種工作的目標。我也要有一種工作的目標。我覺得我已經死了。我相信我會又活過來。」

尼爾生點頭。「我知道了。我知道你非常對。你讀過幾年書？」

「中學二年級。隨後我就去作工了。」

「不過你說起話來好像讀過更多的書呢。」

吉木微笑了。「我已經讀過許多。我的老人家不要我讀書。他說，我會拋棄我自己的同類。不過我仍舊讀。」



天我在公園中遇見一個人。他開給我一個書目。噯，我已經讀了一大些。他的書目中有柏拉圖的共和國，烏托邦（註一）白拉美，（註二）有希洛多德，（註三）吉本，（註四）麥考雷，（註五）加來爾，（註六）普里斯科，（註七）有斯賓諾沙，黑格爾，康德，叔本華。他甚至教我讀資本論。他說，他是一個怪人。他說，他想知道許多，但並不相信。他喜歡收集同一傾向的書籍。

哈里·尼爾生靜默了一會兒。隨後他說道：「你知道爲什麼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我們只有兩種懲罰，申斥和開除。你必然非常想入非非。我就介紹你，因爲我覺得你是一個好人；不過，你有被否決的可能。」

（註一）Utopia——十六世紀英國托馬斯·摩爾（T. Moore）的名著，空想的社會主義重要著作。——譯者註。

（註二）Bellamy——十九世紀美國社會主義作家，所著小說向後看（Looking Backward）與烏托邦性質相近——譯者註。

（註三）Herodotus——紀元前五世紀希臘歷史家。——譯者註。

（註四）Gibbon——十八世紀英國歷史家。——譯者註。

（註五）Macaulay——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家。——譯者註。

（註六）Carlyle——十九世紀英國歷史家。——譯者註。

（註七）Prescott——十九世紀美國歷史家。——譯者註。

『謝謝』吉木說道。

『哪，注意聽，假如你用真姓名，你有會受連累的親屬嗎？』

『我有一個叔父，提阿多·諾蘭。他是機器匠。諾蘭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姓。』

『不錯，我相信這個姓是普通的。你有錢嗎？』

『大約三圓錢。我本來有一些，不過都用在喪事上了。』

『得，你要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我同一切斷絕了關係。我要重新開始。我不要再有任何累贅。』

尼爾生看了看那張牀。『我就住在這個辦公室中，』他說道。『我在這裏吃，睡，工作。假如你要睡在地板上，

你可以在這裏住幾天。』

吉木愉快地笑了。『我喜歡這樣。監獄中的牀架並不比你的地板柔軟哪。』

『得，你用過晚飯嗎？』

『未用過。我把晚飯忘記了。』

尼爾生激動地說話了。『假如你以為我要佔便宜，隨你的便，』他說道。『我沒有一個錢。你有三圓錢。』

吉木大笑起來。『來，我們要去買乾魚，奶酪，麵包。明天我們要去買材料來作燉菜。我能作很好的燉菜呢。』

哈里·尼爾生把剩餘的咖啡斟進兩個盃子。『你醒過來了，吉木。你的樣子好一點了。不過你不知道你所要遭遇的是什麼。我可以把那情形告訴你，不過在你從那裏邊經過以前，你是不會瞭解的。』

吉木沉靜地看他。『你在一個地方工作，當你得到加工錢的技能時，你便被開除，一個新人補進來，你有過這經驗吧？你在一個地方工作，他們說要盡忠於公司，而盡忠的意思便是偵查你周圍的人們，你有過這經驗吧？媽的，我沒有什麼可喪失的東西了。』

『還得把憎恨除外，』哈里平靜地說道。『當你發覺你不再憎恨人的時候，你就要吃驚了。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不過這是常有的事。』

在那一整天，吉木煩躁不安。正在作一個長報告的哈里·尼爾生有好幾次忿忿地看他。「注意，」他終於說道，「假如你願意，你可以獨自去那地點。並沒有你不可以去的理由。不過一個鐘頭後我便可以與你一同去。我必得把這東西作完。」

「我想知道，我應不應當改名字，」吉木說道。「我想知道，你改了名字，在你身上有不有什麼影響。」尼爾生轉向他的報告。「你接受一些吃力的任務，坐上不少時候的牢，換上幾次名字，你便覺得一個名字並不比一個號數更有意義。」

吉木站在窗口向外看。對面是一堵磚牆，把兩個建築物間的一小塊空地的另一面擋起來。一羣孩子向牆上拍手球。他們的喊聲隱約地透進關起的窗子。

「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常在空地上遊戲，」吉木說道。「我們似乎時常打架。我想知道，這些孩子們是否也時常打架。」

哈里並不停下他的寫作。『他們當然打架，』他說道。『我向外一看，便看見他們。他們當然打架。』

『我先前有過一個姊姊，』吉木說下去道。『她幾乎可以打敗空地上的每一個人。她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石彈手。說實話，哈里，我見過她屈着膝打中相隔十呎的一個靶子。』

哈里向上看。『我不知道你有過一個姊姊。她遭到什麼事啦？』

『我不知道，』吉木說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有趣——我並不要說有趣。這是事實。』

『你不知道你姊姊遭到什麼事，這是什麼意思？』哈里放下他的鉛筆。

『嘿，我可以把那情形告訴你，』吉木說道。『她的名字是梅。她比我大一歲。我們總在廚房裏睡。每人有一張小牀。當梅差不多十四歲，我十三歲時，她在牆角上懸起一張單子，作成一個小更衣室，在後面穿脫衣服。她也喜歡笑。時常同一些別的女孩子坐在樓下臺階上，當男子們走過時，便嘻嘻哈哈地笑。她生有黃頭髮。我以為，她還算漂亮。嘿，一個晚間，我在第二十三和福爾頓地段——原先是空地，現時是一座銀行了——拍完球，回家。我上了樓。我母親說道，『你看見梅在樓下臺階上嗎？』我說，我不會見。不久我的老人家下工，回家。他說道，『梅在哪裏？』我母親說道，『她還不會回來呢。』』

「有趣的是這件事非常惹人注意，哈里。每一個人說什麼，每一個人的神氣怎樣，我記得絲毫不爽。

「我們把晚飯延遲了一會兒，但不久我的老人家便突出下頷，發了脾氣。『閒飯』他說道。『梅是太得意忘形了。她以為她大到打不得了。』」

「我母親生有淡藍色的眼睛。我記得她的眼睛的樣子像白寶石。嘿，晚飯以後，我的老人家坐在灶旁的椅子上。他的脾氣愈發愈大。我母親坐在他旁邊。我去睡了。我可以看見我母親從我父親面前背轉臉去，動她的嘴唇。我猜她在祈禱。她是一個天主教徒，但我父親恨教會。每過一小會兒，他便咆哮說，當梅回家以後，他要怎樣對付她。」

「在將近十一點的時候，他們兩個都進了臥室，但他們未熄廚房裏的燈。我有好久聽見他們談話。夜間有兩三次我醒過來，見我母親從臥室向外望。她的眼睛完全像白寶石。」

吉木離開窗口，坐在牀上。哈里用他的鉛筆刺桌子的上方。吉木說道，「當我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外邊已經見了陽光，那個燈依然未熄。看一隻白天點着的燈，給你一種有趣的寂寞的感覺。不久我母親走出臥室，在灶裏生上火。她的臉是呆板的，她的眼睛不大轉動。隨後我父親出來了。他的樣子完全像在眉心挨了一拳。他說不出話來。直到他去上工的時候，他才說道，『我想我要在區公署停一下。她或許撞了車。』」

「嘿，我去學校了，下學以後，我即刻回了家。我母親教我去問所有的女孩子們，她們會否見過梅。在那時，糊

失蹤的消息已經傳開來。她們說，她們完全不曾見過她。她們都爲這件事發抖。隨後我父親回了家。他也在回家的路上去過警察署。他說道，「警察們把像貌記下來。他們說，他們要張着眼（註）」

「那一夜完全像前一夜。我的老人家和我母親並肩坐在那裏，不過我父親在那第二夜什麼話也未說。第二天我的老人家又去警察署。嘿，警察們派了一個偵探去問那一區的孩子們，也有一個警察來同我母親談話。他們終於說，他們要張着眼。不過如此。我們從此以後再也不會聽到她的消息。」

哈里用鉛筆刺桌子，把鉛筆尖碰斷。「她會同可以同她逃走的比她年長的男孩子們來往嗎？」

「我不知道。女孩子們也說不知道，她們本來會知道的。」

「不過你沒有她會遭到什麼事的念頭嗎？」

「沒有。她只是忽然失了蹤，不見了。伯莎·黎雷兩年後遭到同樣的事——不見了。」

吉木用手摸他的下頷。「或許是我的想像，不過我覺得我母親比先前更靜默了。她像一架機器一般活動，她幾乎不會說過話。她的眼睛也有一種死了的樣子。不過這件事使得我的老人家發狂。他用拳頭爲一切東西鬥爭。他去上工，把蒙尼爾打包場的工頭打得昏天黑地。於是他爲了鬥毆罪坐了九十天的牢。」

（註）keep their eyes peeled——美國俚語，留意的意思。我國北方有「張着眼」的說法，意義相同。——譯者註。



哈里向窗外凝視。他突然放下鉛筆，站起來。「來吧！」他說道。「我要把你送去那裏，打發開你。我必得作完那個報告。我要在回來時作。」

吉木走向暖汽爐，取下兩雙濕襪子。他把那兩雙襪子捲起來，放進他的紙提包中。「我要在那另一個地方烤乾這東西了，」他說道。

哈里戴上帽子，疊起那個報告，放在他的衣袋中。「每隔一小會兒，警察便從這地方走過一趟，」他解釋道。「我不把任何東西留下來。」當他走出時，他鎖起辦公室的門。

他們走過那城市的商業區，經過一所一所的百貨商店。他們終於來到一個舊住宅區，每一所房子有一個院子。哈里轉入一條車路。「我們到了。就在這所房子後面。」他們沿那條鋪石車路前進，來到後面一所新油漆過的小房子。哈里走到門前，開了門，示意吉木進來。

那所小房子裏有一個大臥室和一個廚房。大臥室中有六張鋪有軍用氈的小鋼牀。室中有三個人，兩個躺在牀上，一個擺出理術競賽者的面孔的大個子在緩緩地打字。

當哈里開門時，他趕快向上看，然後站起來，笑着走過來。「嘿，嘿，哈里，」他說道。「你有什麼事嗎？」

「這是吉木·諾蘭，」哈里解釋道。「記得吧？他的名字前一晚提出過。吉木，這是麥克。他對於實際工作比本州任何人知道得多。」

麥克露出齒來。『喜歡見你，吉木，』他說道。

哈里在轉身要走時說道，『照顧他，麥克。派他工作。我必得去作完一個報告。』他對兩個躺着的人擺手。『再見，朋友們。』

當門關起時，吉木流覽那個臥室。木板牆是赤裸的。室中只有一把椅子，就是立在打字機旁的一把。一種煮沸的醃牛肉的氣息從小廚房中透進來。他看回麥克，看他那寬肩膀和長臂，看他的臉。他的臉像瑞典人的臉一般，兩邊顴骨的距離很寬，每隻眼下有一個平面。麥克的嘴唇是枯乾的破裂的。他照他被查看的樣子仔細地看吉木。

他突然說道，『我們不幸不是狗，不能一切不在意。我們這時或作朋友，或鬥爭。哈里說，你不錯，哈里的話是可靠的。來吧，見一見那兩個伙伴。這裏這個白臉的是狄克，一個臥室裏的過激分子。我們因了狄克得到許多點心。』

牀上那個蒼白的黑髮的青年露出齒來，也伸出手來。

麥克說下去道，『看他是多末漂亮？我們稱他作囡子。』（註一）他把工人階級的情形告訴太太小姐們，於是我們得到帶紅色糖霜的點心，是不是，狄克？』

『滾開』狄克愉快地說道。

用臂領導吉木的麥克，把他轉向另一張牀上的那個人。要想說出他有多大年紀是不可能的。他的臉是枯瘦的，破損的，他的鼻子被壓得與臉一般平；他的大下頷垂向一邊。『這是約伊』麥克說道。『約伊是一個老手，是不是，約伊？』

『很對』約伊說道。他的眼睛亮起來，幾乎同時他眼中的光便又消失了。他的頭癢擊了幾次。他張開嘴說話，但他僅只很鄭重地重複道，『很對』彷彿這句話結束了一番辯論。他用一隻手撫摩另一隻手。吉木看出他的兩隻手都斷了，留有癍痕。

麥克解釋道，『約伊不同任何人握手。骨頭都斷了。握手使約伊難過。』

約伊的眼中又閃光了。『什麼緣故？』他尖叫道。『因為我挨過打，就是這緣故！我被銬在一個柵欄上，被人打得一場糊塗。我被幾匹馬踏過。』他喊道，『我已經被人打壞了，是不是，麥克？』

『是的，約伊。』

『我低過頭嗎，麥克？我不是在他們打得我失去知覺以前，不斷地叫他們作狗娘養的嗎？』

『是的，約伊。假如你閉上嘴，他們便不會打得你失去知覺了。』

約伊的聲音高得像發了狂。『不過他們是狗娘養的。我也這樣告訴他們。由他們銬着我的手來打我吧。由

他們騎着馬來踏我吧！看見那隻手嗎？那是被一匹馬踏的。不過我這樣告訴他們，是不是，麥克？」

麥克俯下來，拍他。「你當然那樣告訴他們，約伊。沒有人能使你不出聲。」

「很對，」約伊說道，他眼裏的光又消失了。

麥克說道，「到這邊來吧，吉木。」他把他領到室中另一端，打字機便擺在那裏的一張小桌子上。「曉得怎樣打字嗎？」

「一點，」吉木說道。

「謝上帝！你即刻可以工作。」麥克放低他的聲音。「不必關心約伊。他被打昏了。他被打得太厲害了。我們照顧他，想使他避免糾紛。」

「我的老人家過去就是那個樣子，」吉木說道。「有一次我在街上見到他。他向左邊傾斜着轉大圈子。我不得不把他扶正。一個工賊用一雙銅護手（註一）打在他的耳下方。似乎妨害了他辨別方向的感覺。」

「哪，看這裏，」麥克說道。「這裏是一封通告信。我已經把四張複寫紙放進打字機中。我們必須打二十份。你願意在我預備晚飯時把它打出來嗎？」

「當然，」吉木說道。

（註一）brass knuckles——套在手指上的銅環，兼有攻擊和防衛兩種用途。——譯者註。

『得，打的時候要用力。那些複寫紙不大好。』麥克喊着走進廚房，『狄克，出來剝一點玉葱，假如你受得住這可怕的氣味。』

狄克從牀上起來；既經把他那白襯衫袖子整齊地捲上臂肘，他隨着麥克走進廚房。

吉木剛開始他那沉着的審慎的打字，約伊從牀上移下，走了過來。『誰生產商品？』約伊問道。

『喂——工人們，』吉木說道。

約伊的臉上現出一種非覺的神氣，一種很聰明很秘密的神氣。『誰取得利潤呢？』

『擁有投放資本的人們。』

約伊喊道，『但他們不生任何東西。他們有什麼取得利潤的權利？』

麥克從廚房門口望進來。他手裏拿着一把杓子趕快走過來。『哪，聽我說，約伊，』他說道。『不要用力來感化我們自己的人吧。耶穌·基督，我覺得我們伙伴把大部分時間用在互相感化上。哪，你回去休息吧，約伊。你疲乏了。吉木這裏有事要作。在他作完以後，我或許讓你寫一些信封，約伊。』

『你肯嗎，麥克？得，我當然那樣告訴他們，是不是，麥克？雖然在他們打我的時候，我那樣告訴他們。』

麥克輕輕地握起他的臂肘，把他帶回他的牀上去。『這裏有一份新大衆（註一）在我把晚飯預備好以前，

你且看看圖畫吧。」

吉木繼續打那封信。他打了四次，把同樣的二十份放在打字機旁。他通知廚房裏，「打出來了，都好了，麥克。」

麥克進來，看了一份。「喂，你打得不壞，吉木。你幾乎不加刪改。哪，這裏有一些信封。把這些信裝進去吧。我們要在吃飯以後寫信封。」

麥克把醃牛肉、胡蘿蔔、馬鈴薯、生玉蔥片裝進碟子。每個人回自己的牀上去吃。室中的光線是暗的，於是麥克開了懸在天花板中央一個光線很強的沒有罩子的電燈。

當他們既經吃完時，麥克又走進廚房，帶了一盤點心回來。「這裏還有一些狄克的成績，」他說道。「那個狄克爲了政治的目的去會情人。諸位，我提議爲黨的杜巴里（註一）乾一盃！」

「滾你的吧，」狄克說道。

麥克從吉木的牀上取過封了口的信封。「這裏是二十封信。剛好我們每人寫五個信封。」他把桌上的碟子推開，從一個抽屜裏拿出一枝筆和一瓶墨水。隨後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張單子，仔仔細細地寫了五個信封。「輪到你了，吉木。你寫這五個。」

（註一）Du Barry——十八世紀法國路易十五的情婦，以危害共和罪上斷頭臺。——譯者註。

「爲什麼要這樣？」吉木問道。

「嘿，我相信這樣作沒有多大不同，不過或許使他們費一點事。我們的信經常地被拆開。我不過覺得，假如這些住址的筆蹟不同，或許使偵查的人們多費一點事。你知道，我們把每一種裏的一封信投進一個信箱。沒有顯著的惹亂子的形迹。」

當那兩個人在寫他們的信封時，吉木檢起碟子，拿進廚房，堆在洗碗盤裏。

當吉木回來時，麥克正在一面貼郵票，一面把信放進衣袋。麥克說道：「狹克，今晚你同約伊洗碟子。昨晚我自己洗的。我要去寄信了。願意同我去散步嗎，吉木？」

「當然。」吉木說道。「我還有一塊錢。我要去買一點咖啡，當我們回來時，我們可以喝一點。」

麥克伸出手來。「我們還有一點咖啡。我們可以買一塊錢的郵票。」

吉木把那一塊錢遞給他。「這錢把我弄光了，」他說道。「這是我所有的最後一分錢。」他隨從麥克走進夜色中。他們沿街走着尋找郵箱。「約伊是真糊塗嗎？」吉木問道。

「很糊塗，不錯。你知道，他最近遭遇的事是最壞的了。約伊那時正在一個理髮店演說。那個理髮匠告了密，警察們來搜捕那個聚會。嘿，約伊是一個很有力氣的戰士。他們必須用夜行杖打脫他的下頷來制止他；隨後他們把他監禁起來。嘿，我不知道約伊怎能帶着一個脫落的下頷說許多話，不過他必然在監獄醫生身上作過功



夫，因為那個醫生說，他不肯治療一個該死的紅黨，於是約伊帶着一個脫落的下頷在那裏躺了整整三天。從那以後他便瘋瘋癲癲。我預料他不久又得被拘禁。他過去太容易發洩了。」

「可憐的人，」吉未說道。

麥克從衣袋中拿出那一疊信封，選出不同筆蹟的五封。「嘿，約伊從來不會學習保持緘默。看狄克。他身上毫無特徵，必要時狄克像約伊一樣硬，但當狄克一旦被捕，他便開始稱警察作「先生」，因此在他脫離他們以前，他們總得待他。約伊不比一個老虎狗更多思想。」

他們在柯普方邊上我到四個信箱中的最後一個，在麥克已經送完信以後，他們兩個在那條磚徑上緩緩地散步。楓樹正在開始把葉子落在小徑上。只有少數沿小徑的凳子上有人。顯得高高的公園電燈那時已經發光，把樹木的影子投在地上。離方塔中心不遠的地方，立有一個穿外套的有鬍子的人的銅像。吉未指那個銅像。「我那時正站在那個臺座上，」他說道。「我想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一個警察忽然舉起手來像一個人打蒼蠅一般打我。我懂得一點約伊的感覺。過了四五天，我才能正當地思想。小小的圖畫從我的頭腦中飛過，我不能十分把握它們。剛好打在我的頸背上。」

麥克轉向一張凳子，坐下來。「我知道，」他說道。「我讀過哈里的報告。這就是你要求入黨的唯一的理由嗎？」

『不，』吉木說道。『當我進牢時，在那同一囚室中，有五個同時捉來的別人——一個墨西哥人，一個黑人，一個猶太人，還有兩個像我一樣的平常的混血美國人。他們當然對我談話，但並不由於那個。我曾經讀得比他們知道得多。』他從地上揀起一片楓葉，開始仔細從那掌狀脈路上剝去外皮。『看，』他說道。『我們在家中不斷地鬥爭，同一種東西鬥爭——大部分是飢餓。我的老人家同場主鬥爭。我同學校鬥爭。不過我們永遠失敗。經過不少時候以後，我想，我們永遠要失敗這念頭成爲我的思想的一部分。我的老人家像一頭負隅的貓，同周圍一羣狗鬥爭。早晚必然有一條狗殺死他；但他鬥爭下去。你看得出這情形的絕望吧？我便在那絕望中長大。』

『當然，我看得出，』麥克說道。『有成百萬的人們處在那種情形下呢。』

吉木把那剝過皮的樹葉在他前邊揮舞，然後在拇指和食指中間搓擦。『還有比那個更甚的呢，』他說道。『你所住的房子裏永遠充滿了憤怒。憤怒像烟一般瀰漫在房子裏；那種反對場主、反對監工、反對不肯賒賬的食品商人的受了挫折的惡毒的憤怒。那是一種使你惡心的憤怒，不過你無可如何。』

『說下去，』麥克說道。『我不知道你要說什麼，不過或許你說得不錯。』

吉木跳起來，站在凳子前，用那一片葉子的脈絡鞭打他的手掌。『我要說的是這個：在那囚室中，五個人都是在大致相同的情形下長大的。有幾個甚至更壞。雖然他們心裏有憤怒，却不是同一種憤怒。他們並不恨某一個場主或某一個屠戶。他們恨整個的場主制度，但那是一種不同的情形。那不是同一種憤怒。還有一種別的東

西，麥克。他們內心沒有絕望。他們是安靜的，他們在工作；不過在他們每個思想的背後，有一種遲早他們會破除他們所恨的制度的信念。我告訴你，那些人身上有一種和平的神氣。」

『你想感化我嗎？』麥克嘲諷地問道。

『不，我想告訴你。我從來不知道任何希望或和平，我渴慕這種東西。關於所謂過激運動，我或許比那些人中任何一個知道得多。我已經讀得更多，但他們有我所缺少的東西，他們已經由工作得到那種東西。』

麥克鋒利地說道，『得，你今晚打過一些信了。你覺得好一點嗎？』

吉木又坐下來。『我喜歡那樣作，麥克。』他柔和地說道。『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彷彿那樣作是一種好事。彷彿有一種意義。我先前作過的事都沒有任何意義。那都不過是一團糟。我不以為我憤恨什麼人從那一團糟中獲利的事實，不過我的確憤恨陷身在老鼠籠子裏。』

麥克把腿一直伸向前方，把手插進衣袋。『得』他說道，『假如工作會使你快活，你有很愉快的時候在你前面。假如你願學習雕字模和印騰寫版，我幾乎可以担保你每天二十個鐘頭。假如你恨利潤制度，我可以應許你，吉木，你從這上頭得不到一個小錢。』他的聲音是和藹的。

吉木說道，『麥克，你是那裏那個機關的頭腦吧，是不是？』

『我不，我吩咐他們作什麼，但他們不一定會作。我不能發任何命令。唯一有效的命令是表決後得到的那』

一些。」

「得，不拘怎樣，你有一種發言權，麥克。我真正喜歡作的事是參加實際工作。我喜歡·加活動。」

麥克柔和地笑了。「你需要懲罰，是不是？嘿，我只知道委員會還需要很多好的打字。你必須暫時放棄浪漫思想——高貴的黨受到資本主義野獸的攻擊呢。」突然間他改變了聲調，轉向吉木。「這都是工作。實際工作是艱苦的，危險的。不過也不要想在機關裏是非常舒服的。你不知道哪一夜會有一羣爛醉的敲鼓的美國退伍軍人走來，把你打得昏天黑地。我已經遭遇過了，我告訴你。一個人被徵入軍隊，在訓練營中服役六個月，練習用刺刀刺鋸木袋，再沒有像他這樣的老手了。住過戰壕的人們大致是不同的；倘若不是一味的放火和銅護手的愛國主義，我可以對付二十個訓練營的退伍兵。嘿，二十個這樣的人，當他們得到一點威士忌時，他們可以在任何黑夜使他們的國家免除我們五個伙伴的危殆。他們大多數帶了傷痕，因為他們醉得太厲害，不能去預防站了。」

吉木咯咯地笑了。「你不大喜歡兵，是不是，麥克？」

「我不喜歡戴金帽的退伍兵。我在法國住過。他們是善良的誠實的愚蠢的一夥。他們不喜歡那樣，他們是令人滿意的傢伙。」他的聲音沉下來。吉木見他怔忡地露出一露齒。「我動了火，是不是，吉木？我要告訴你原因。十個那種勇敢的雜種在一個晚間打過我。在他們打得我失去知覺以後，他們在我身上跳，跳斷我的右臂。隨後他

們放火燒我母親的房子。我母親把我拖到前院裏來。」

「發生了什麼事？」吉木說道。「你那時在作什麼？」

嘲諷的意味回到麥克的聲音中。「我我那時在推翻政府。我作過一篇關於一些人在挨餓的演說。」他站起來。「我們回去吧，吉木。他們這時應當把碟子洗完了。我並沒有懷恨的意思，不過，不知怎樣，那條斷臂依然使我發狂。」

他們緩緩地沿小徑走回。凳子上的幾個人縮起腿來，讓他們走過。

吉木說道，「假如你什麼時候能參加一句話，麥克，使我能作實際工作，我便高興了。」

「好的。不過你還是學習雕字模和印謄寫版的好。你是一個好孩子，我高興你同我們在一起。」

吉木坐在強烈的白色燈光下，用打字機打信。他時時停下來，仔細聽，他的耳朵轉向門口。除了廚房裏一個嘎聲沸滾的鍋以外，那所房子是靜寂的。遠方街上的街車的隱約的吼聲，前面人行路上的腳步聲，似乎使得裏邊更寂靜了。他向上看懸在牆上一個釘子上的鬧鐘。他站起來，走進廚房，攪和燉菜，然後把煤汽爐擰到每一個汽孔只剩下一個小藍球。

當他回到打字機前時，他聽見鋪石路上迅疾的腳步聲。狄克衝了進來。「麥克還未回來？」

「未，」吉木說道。「他還不會回來。約伊也不會回來。今天收到一些錢嗎？」

「二十四，」狄克說道。

「哎呀，你真來得，我不知道你怎樣弄的。我們可以吃上一個月了；不過麥克大概要完全用在郵票上了。天哪，他怎樣用郵票呀。」

「聽，」狄克叫道。「我以爲我現時聽見麥克了。」

『或許是約伊。』

『不，這不是約伊。』

門開了，麥克進來了。『嘿，吉木。嘿，狄克。今天從同情者得到一些錢嗎？』

『二十四。』

『好孩子！』

『且說，麥克，約伊今天下午幹出來了。』

『幹出什麼？』

『嘿，他在一個街角開始了一篇狂熱的演說，一個警察逮捕了他，於是約伊用一把小刀刺傷那個警察的肩膊。他們把他鎖起來，他們以重大傷害罪備案。他現時坐在一個囚室裏，正在用全力喊「狗娘養的」呢。』

『我覺得他今天早晨比往時更加瘋瘋癲癲了。哪，聽清楚，狄克。我明天早晨必得離開這裏，我現在有一些事要作。你跑去一個公用電話處，叫特曼四二一一號的喬治·坎普。把情形告訴他，也對他說，約伊是糊塗的。假如他辦得到，教他去那裏，承當約伊的律師。約伊有一個很可觀的記錄，假如他們把它加在他身上——大約有六次煽惑暴動罪，二三十次浮浪罪，還有大約一打拒捕罪和簡單的傷害罪。假如喬治不快幹，他們要使他吃苦頭了。教喬治用醉酒來爲他辯護。』他停下來。『耶穌！假如一個瘋人檢定所一旦捉住他，他就要終生出不來



了。教喬治設法使約伊不出聲。當你那樣作時，狄克，你巡行一下，設法找到一點保釋金——可能的話。」

「我能先吃飯嗎？」狄克問道。

「噉，不。打發喬治去那裏。喂，從那二十圓中拿十圓給我。吉木和我明天就要去托加斯谷了。在你打給喬治電話以後，回來吃飯。然後開始訪問同情者，收集保釋金。我希望喬治能得到一個保狀，今天夜間可以保釋。」

狄克說道，「好的，於是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麥克轉向吉木。我猜他們不久就要把可憐的約伊永遠鎖起來了。他幹得太過了。這是他第一次用刀子。」

吉木指桌子上打好的一疊信。『信在這裏，麥克。再打三封，便完了。你說我們要去什麼地方？』

『去托加斯谷。那裏有成千噸蘋果等人摘。幾幾乎有兩千個果子棚。哩，園主聯合會剛剛宣布減低摘工的工資。他們一定非常苦惱了。假如我們能在那裏引起一場有力的鬥爭，我們可以把這場鬥爭展開到坦達爾的棉田。那時我們便要有一點什麼了。那會是一種火藥線！』他嗅了一下空氣。『且說，燉菜的氣味好極了。燉好了嗎？』

『我去盛來，』吉木說道。他拿進兩盆半滿的湯，其中露出一堆四方肉塊，馬鈴薯，胡蘿筍，灰色蔓菁，還有熱汽騰騰的整個的玉葱。

麥克把他的盆子放在桌上，嘗了一嘗。『基督讓它涼一涼。那是像這樣的，吉木，我時常說，我們不應當把新

手送進困難的區域。他們犯太多的錯誤。你可以讀全部你所需要的戰術，實際上沒有多大幫助。嘿，我記得當你初來的那一夜你在公園中說過的話，所以當我得到這個任務時（這是一種很好的任務），我請求把你當作見習生帶了去。我有過經驗，知道吧？我要訓練你，隨後你可以訓練新的人。好像用與老手賽跑來訓練獵狗一樣，知道吧？你參加到裏面去，比讀你一切所喜歡的東西學得多。到過托加斯谷嗎，吉木？

吉木吹一塊熱馬鈴薯。『我連這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說道。『我生平只出過城四五次。多謝你帶我，麥克。』他的小灰色眼睛興奮得閃光。

『假如我們加入那裏的糾紛，在我們離開以前，你大概要給我惹很多麻煩。這不是什麼野餐會。我聽說，主聯合會組織得很好呢。』

吉木放棄吃熱薯菜的念頭。『我們要怎樣去幹呢？我們先幹什麼呢？』

麥克仔細看他，看出他的興奮，於是大笑起來。『我不知道，吉木。這就是讀書的不妥處，你知道啦。我們必須使用我們所能得到的任何材料。所以世界一切戰術都不中用。沒有兩種完全相同的戰術。』他靜默地吃了一會兒，吃完他的燉菜，當他吐氣時，熱汽從他口中噴出來。『够再添一次嗎，吉木，我餓了。』

吉木走進廚房，又把他的盆裝滿。

麥克說道，『計畫是這樣。托加斯是一個小谷，大部分是蘋果園。其中一大部分歸少數人擁有。當然有一些

小地產，不過不很多。哪，當蘋果熟的時候，摘果的流浪者便來摘。他們從那裏越過山嶺向南，去摘棉花。假如我們能在蘋果園引起鬥爭，這鬥爭會自然而然地蔓延進棉田。哪，這少數擁有大部分托加斯谷的人，等待這些摘果流浪者大部分已經到那裏的時候。他們到那裏時，當然用去他們大部分的錢。他們永遠是那樣的。於是園主宣布減低他們的工資。假定那些流浪者發了怒呢？他們能作什麼呢？他們甚至爲了要離開也必得摘蘋果。」

吉木忘記了吃飯。他用羹匙一圈一圈地攪盆中的肉和馬鈴薯。他俯向前方。「那末說，我們要使那些人罷工了吧？是不是？」

「當然。或許罷工已經要爆發，我們不過給它一下小小的推動。我們組織工人們，然後我們糾察果園。」

吉木說道：「假定園主們提高工資來摘他們的蘋果呢？」

麥克推開他吃完的第二盆。嘿，我們不久便會在別的什麼地方找到另一種工作。媽的，我們不僅要求臨時的增加工資，雖然我們喜歡看見一些可憐的雜種活得好一點。我們要從遠處着眼。一場解決得太快的罷工不能教導工人們怎樣組織，怎樣一同工作。一場激烈的罷工是好的。我們要工人們發覺，當他們一同工作時，他們是何等有力。」

「得，假定，」吉木說道，「假定園主們的確肯滿足那些要求呢？」

「我不相信他們肯。大權握在少數人手上。這事實總使他們驕傲。哪，我們開始罷工，托加斯縣自定一條法

令，把集會列爲非法的。哪，什麼事發生呢？我們召集工人們。一隊保安警察想把他們驅散，於是引起鬥爭。沒有比鬥爭更能團結工人們的東西了。得，於是園主們成立一個民團委員會，一羣愚蠢的三等脚色，或美國退伍軍人，用力作出年青的樣子，勒緊他們的袴帶來掩藏他們的大肚子——我又說回那裏去了。得，民團開槍了。假如他們打死一些流浪者，我們便舉行公開葬禮；在那以後，我們得到一種真正的行動。或許他們不得不動員軍隊。」

他興奮得透不過氣來了。「耶穌，哎呀！軍隊勝了，好的，每一次一個國防軍用刺刀刺傷一個摘果的流浪者，全國便有一千個工人加入我們這一邊。全能的基督！假如我們能使軍隊動員哪。」他坐在他的牀上。「噯，我料得太遠了。我們的工作只是在可能時推動我們初步的小罷工。不過，他媽的，吉木，假如我們能使國防軍動員，收穫季節既然來臨，我們可以在春季把全區組織起來。」

吉木一向蜷縮在牀上，他的眼睛閃光，他的牙關緊閉。他的手指時時敏感地伸向喉嚨。麥克繼續說道，「該死的傻瓜們相信，他們可以用軍隊解決罷工。」他大笑起來。「我又說回這裏——像一個街頭宣傳家一樣說話。我把一切想定，這是不大好的。我們總算認爲適當了。噯，且說，吉木，你有一些藍斜紋布衣服嗎？」

「沒有。這一套是我所有的全部衣服。」

「得，那末我們不得不去故衣店買幾件給你了。你要去摘蘋果呢，朋友。你要在叢莽中睡覺。你要在果園中作過十小時的工以後，再作黨的工作。這便是你所要求的工作。」

吉木說道，「多謝，麥克。我的老人家過去必須單獨地作戰。他每次挨打。」

麥克走過來，站在他前面。「把那三封信打完，吉木，隨後我們要出去，給你買幾件斜紋布衣服。」

當太陽剛剛照出城中的建築物時，吉木和麥克來到近火車站的路軌場，閃光的路軌合起，分開，延展，成爲大的貯蓄路軌網，一列一列的車停在那裏。

麥克說道，「大致有一列貨車在七點三十分開行，是空車。我們沿路軌向下走一段路吧。」他忽忽忙忙地走向場子末端，許多路軌在那裏合成那主要的路線。

「我們必須在車開行的時候上去吧？」吉木問道。

「噯，車不會走得快的。我忘了，你從來不會爬過貨車吧，是不是？」

吉木放開步子，想每一步跨過一條枕木，後來發見他不大能辦到。「我覺得我任什麼都作得不多，」他承認道。「我覺得每一件事都是新的。」

「得，現在這種事是容易了。公司讓流浪者搭車了。先前不大容易。車夫們捉到流浪的人們時，時常把他們從走着的火車上拋下來。」

一個大黑水塔立在路軌旁邊，它的鵝頸管從旁邊翹起。大量的路軌留在他們後面，只有一條磨得像鏡子一般光滑的路線伸向前方。『不如坐下來等候，』麥克說道。『火車不久就要來了。』

一個車笛長而孤寂的吼聲和緩緩的噴汽，接着他的話尾發出。得到那個信號，人們開始從車軌旁的溝子裏站起來，懶懶地在涼爽的早晨陽光中伸出他們的兩臂。

『我們就要有伴兒了，』麥克說道。

那一長列空貨車緩緩地沿場子駛來，紅色的有蓋車，黃色的冷藏車，黑色的鐵做車，還有圓形的油槽車。機車用比人走路稍快一點的速度前進，司機向溝子裏的人們擺動一隻黑色的閃光的手套。他喊道，『去赴野餐會嗎？』開玩笑一般地從車輪中間放出一股白氣。

麥克說道，『我們要一輛有蓋的車。哪，那一輛。車門已經做開一點了。』他在車旁跑着推那扇車門。『幫一手，』他叫道。吉木把手放在鐵柄上，用全方來推。那扇大滑行門吱的一聲開了幾呎寬。麥克把手放在橫木上，向上躍，坐在門口上。當吉木模倣他時，他趕快站起來，讓開路。車底板上散布有從牆上撕下的糊牆紙。麥克把碎紙踢成一堆，擠在靠牆的地方。『你也幫一些，』他喊道。『可以作成一個很好的墊子呢。』

在吉木把紙堆好以前，一個新的頭在門口上出現了。一個人拋進來，還有兩個隨着他進來。第一個人迅速地看車底板，然後俯向麥克。『都給你弄去啦，是不是？』

「弄什麼？」麥克莫名其妙地問道。

「紙呀。你作得好事。」

麥克安靜地笑了。「我們不知道有客人們來。」他站起來。「喂，拿一些去吧。」

那人張着嘴把麥克看了一會兒，隨即俯下去把那個紙墊子全部拿走。

麥克輕輕地碰了碰他的肩膀。「好，娘子。」他用一種單調的聲音說道。「完全放下。假如你貪得無厭，你便一無所得。」

那人把紙放下。「你想帶我的馬嗎？」他問道。

麥克很自講空地退後，擺開騎馬式。他的兩手伸開，鬆垂在身邊。「你去過洛山納鬥拳場嗎？」他問道。

「去過，怎麼樣？」

「你是個該死的騙子，」麥克說道。「假如你去過那裏，你一定認得我是誰，你還是當心一點好。」

一種懷疑的神氣現在那人的臉上。他不安地看那兩個與他同來的人。一個站在門口處，看移動的田野。另一個凡一他手中專心擰鼻孔，然後拿下來東西。第一個人又來看麥克。「我並不要惹事，」他說道。「我不過要一點紙來坐。」

麥克收了騎馬式。「可以，」他說道。「拿一些。不過也得留下一一些。那人走近那一堆紙，拿了一小把。「哦，你



還可以多拿一點。」

「我們的路不遠。」那人說道。他坐在門旁，用兩臂抱起兩腿，把下頷放在膝蓋上。

這時停車情況已經過去了，火車增加了速度。那輛木車像傳響箱一般震響。吉木站起來，把車門大大地拉開，讓早晨的陽光進來。他坐在門口上，把兩腿垂下去。他向下看了一會兒，直到閃光的地面使他暈眩，然後作罷。隨後他舉起眼來看鐵道旁黃色殘梗的田野。空氣是清爽的，愉快地混有機車發出的煙。

不久麥克對麥克說：「當心你不要跌下去。」他喊道：「我見過一個人，看地面看暈了，臉朝下栽下去。」吉木指著遠處一行小坡加和樹後的一所白色的農場屋和一所紅色的穀倉：「我們要去的鄉村有這個好看嗎？」

「此這個更好看，」麥克說道。「那全是蘋果樹，一連若干哩。樹上這時節被蘋果遮蓋起來，簡直是遮蓋起來。樹枝子被蘋果壓下來，城裏賣五分錢一個的蘋果。」

「麥克，我不知道我為什麼不多來鄉村。想到我怎樣想作一件事，而永遠不去作，是很有趣的。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有一次那些互助會支部之一，用運貨車載了我們五百人去野餐。我們走來走去。那裏有大樹。我記得我爬上一棵樹頂，大部分下午過在那裏。我那時想，一有可能的時候，我便要去那裏。但我永遠未去。」

麥克說道：「站起來，吉木。我們要關上這扇門。我們就要到威爾遜了。不好惹惱鐵路警察。」

他們一同把那扇門拉合，車裏突然變黑變暖了，那輛車像低音琴的身體一般顫動。當貨車慢下來過鎮時，車輪在鐵軌末端的震動慢下來了。那三個人站起來，「我們在這裏下車，」那個領首的人說道。他把車門拉開一呎寬。他的兩個徒從跳下去。他走向麥克，「我希望你不記仇吧，朋友？」

「不當然不。」

「得，再見。」他跳出去。你這狗娘養的，」當他着地時，他喊道。

麥克大笑起來，把車門拉得幾乎關起。火車緩緩地駛了一些時候，鐵軌末端的震動度數增加了。麥克又把門做開，坐在陽光中。「這才是一個蠢貨，」他說道。

吉木問道，「你真是一個孝順家嗎，麥克？」

「軟，不是。他是一個最容易受騙的傢伙。當我給他一些紙時，他以為我怕他。你不能把這個當作一般的方法，因為有時失敗，不過一個想恐嚇你的人，多半是可以受恐嚇的傢伙。」他把他那莊重的和藹的臉轉向吉木。「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每次我同你談話，我不是弄成街頭宣傳，便是發表一篇演說。」

「嘿，軟，麥克，我喜歡聽。」

「我猜是這緣故。我們必須在維澤爾下車，然後搭一列東去的貨車。大約有一百哩。假如我們運氣好，我們可以在夜半時到托加斯。」他掏出一袋菸葉來，避開外面的風，用紙捲成一枝菸捲。「吸煙嗎，吉木？」

『不，謝謝。』

『你沒有一點壞習慣，是不是？你當然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你也不同女孩子們交往吧？』

『不。』吉木說道。『先前有過，當我信佛時，我便去逛堂子。你不會相信，麥克，自從我年紀大起來，我怕起女人來了。我以為我怕被纏住。』

『太迷人了，是不是？』

『不，你不知道，過去同我往來的那些人都受了苦。他們時常在廣告牌後和木材場裏勾引女孩子。得，早晚有一個女孩子被弄得肚子高漲起來了。隨後——得，麥克，我怕像我母親和我的老人家那樣被纏住——兩個房間的寓所，還有一個燒柴的爐子。我請你不要考究，不過我也不要像我所認識的夥伴們那樣受苦。早晨帶着一塊浸水麵餅和一熱水瓶陳咖啡進工廠。』

麥克說道，『假如你不要受苦，你已經選定一種要不得的生活了。等到我們完成這任務的時候，你要受許多苦了。』

『那是不同的，』吉木抗辯道。『我並不怕被人打脫下頰。我僅只不要被人一點一點地弄死。其間有一點不同。』

麥克打了一個哈欠。『那並不是一種能使我不能睡的不同。堂子沒有多大趣味。』他站起來，走回那一堆紙，

他把紙攤開，躺下來睡了。

吉木在門口上坐了很久，看經過的農場。有一些廣大的菜園子，其中生有一行一行的圓高莖，一行一行的鳳尾草一般的胡蘿蔔，還有紅甜菜葉，行中間流有閃光的水。火車經過一片一片的紫花苜蓿田，也經過一些牛奶廠的白色大棚舍，風從那裏送出濃厚的衛生的肥料和阿摩尼亞氣息。隨後貨車駛進一條山徑，日光被阻斷了。沒有遮擋的斜坡上生有鳳尾草和綠色的橡樹。火車轟轟的調子震擊吉木的知覺，使他打盹。他堅持不睡，以便他可以多看一點田野，他猛烈地搖頭，使自己清醒；但他終於站起來，把門關得幾乎不留一點縫，然後回到他自己那一堆紙上去。他的睡眠是一個叫喊的回響的黑洞，那個黑洞道入無限中。

麥克把他搖過幾次，他才醒過來。『就要到下車的時候了，』麥克喊道。

吉木坐起來。『好上帝，我們已經走了一百哩路嗎？』

『差不多了。噴嚏好像把你敲醒了，是不是？我從來不能在一輛帶蓋的車中不睡。提起精神來。過不了幾分鐘我們就要慢下來了。』

吉木用雙手把他那遲鈍的頭抱了一會兒。『我的確覺得挨過打，』他說道。

麥克敲開車門。他叫道，『順我們前進的方向跳，着地時向前跑。』他跳下去，吉木跟了下去。

吉木看太陽，幾乎正當頭頂。在他前面，他可以看見一叢一叢的房子和一個小鎮上的多陰的樹。貨車駛下

去，把他們留在後面。

麥克解釋道，「鐵路在這裏分枝。我們所要的路線由那邊直達托加斯谷。我們完全不必穿過市鎮。我們可以從田裏跳過去，搭那邊的火車。」

吉木跟隨他跳過一道鐵絲網，穿過一片留有殘梗的田，隨後走上一條泥道。他們沿着小鎮的邊緣，走了半哩路，便來到另一鐵道斜坡。

麥克坐在那道陡上，叫吉木坐在他旁邊。「這是一個好地方。有許多車走過。我不知道我們得等多末久。」他捲了一條褐色菸捲。「吉木，」他說道。「你應當學習吸煙。這是一種很好的交際習慣。你將來就要同許多陌生人交談。我不知道有比請他吸煙或甚至向他要煙更快與一個陌生人相熟的辦法。假如人家給你一枝菸捲，你不接受，有許多人感到侮辱。你還是開始吸的好。」

「我以為我一定要吸的，」吉木說道。「我過去常同夥伴們吸煙。我不知道，現時吸煙會不會使我難過。」

「試試看。喂，我可以給你捲一枝。」

吉木拿起菸捲來，點上火。「味道很好，」他說道。「我幾乎已經忘記它是什麼味道了。」

「得，即使你不喜歡它，這在我們的工作中也是一件好事。這是與我們處境相同的人們一種小交際品。聽，有一列車來了。」他站起來。「樣子也像是一列貨車。」

火車緩緩地沿軌道駛來。『喂，我的天哪！』麥克叫道。『八十七號這是我們搭過的火車。鎮上人們告訴我，那列火車繼續向南去。它必然留下了幾輛車，然後一直出來了。』

『我們回我們的老車吧，』吉木說道。『我喜歡那輛車。』

當火車來到近前時，他們又攀上那輛帶蓋的車。麥克坐在他那一堆紙上。『我們先前不如留在這裏睡了。吉木又坐在門口上，這時火車爬進褐山的圓形小山中，穿過兩條短短的地道。他依然可以玩味他嘴裏的菸捲，菸捲的味道是好的。突然間他探入他那藍斜紋布外衣的衣袋。』麥克，他叫道。

『啊？  
』  
『啊什麼？』

『這裏有我昨夜買的幾條朱古力糖。』

麥克拿了一條，懶懶地打開包。『我看得出你就要成爲任何人類革命中的財產了。』

過了一點來鐘，吉木又想睡了。他情願地關上車門，蜷縮在他的紙堆子上。他幾乎立即又進入黑暗的轟鳴的洞中，那聲音使他作向身上潑水的夢。他朦朧地看見水中的殘屑和斷木。水把他沈下去，沈入夢以下的黑暗的地方。

當麥克搖他時，他醒過來。『假如我由着你睡下去，我猜你會睡一個星期。你今天已經睡了多過十二個鐘頭了。』

吉木用力搓眼睛。『我又覺得挨了打。』

『得，振作一下。我們來到托加斯了。』

『好上帝，什麼時候啦？』

『差不多半夜了，我猜。我們到了；你預備好跳嗎？』

『當然。』

『好。來吧。』

火車緩緩地離開他們駛下去。托加斯車站在前面只有一點點路，紅光沿着信號柱的扁平部分照耀。司機在一前一後地搖擺一個燈籠。在右方，鎮上寂寞的寒冷的街燈閃光，一種黯淡的光線投入室中。空氣這時是冷的一陣尖利的無聲的風刮起來。

『我餓了，』吉木說道。『想到喫飯的辦法嗎，麥克？』

『等我們走到有光的地方再說。我相信我已經在我的名單上得到一種樂觀的前途。』他忽忽地走進黑暗中，吉木跟在他後面跑。他們立即來到鎮邊，在一個角上，在街燈之一下面，麥克停下來，掏出一張紙。『這裏有一個很好的市鎮，吉木，』他說道。『幾乎有五十個積極的同情者。靠得住幫你一下忙的人們。這裏便是我所要的那個傢伙。唐森德街，四五兩號之間，阿爾餐車，阿爾弗雷·安德生。你覺得怎樣？』

『那是一張什麼紙？』吉木問道。

『嘿，這是本鎮我們知道的情報者的名單。我們可以從這張名單上得到從絨線腕套到一匣獵鎗子彈的任何東西。不過阿爾——餐車大致通宵營業，吉木、唐森德，那一定是主要街道之一。來吧，讓我來試試這一個。』

他們不久便轉入主要街道，一直走到將近路底有空商店和空地段的地方，他們發見阿爾餐車，一輛裝有紅玻璃窗和一扇活門的樣子愉快的小車。透過窗子，他們可以看見，有兩個顧客坐在凳子上，一個胖胖的青年人，裸着肥白的雙臂，在櫃檯後面轉動。

『咖啡送麵餅的脚色，』麥克說道。『我們等到他們喫完的時候再進去。』

當他們在那裏徘徊時，一個警察走過來，用眼睛瞪他們。麥克高聲說道，『不喫下一塊麵餅，我不想回家。』吉木趕快加以反應。『回家吧，』他說道。『我太想睡，不想喫了。』

警察走過他們。當他走過時，他幾乎像用鼻子嗅他們。麥克靜靜地說道，『他以為我們要同餐車作對呢。』警察轉過身來，向他們走回。麥克說道，『得，假如你願意，那末回家吧。我要喫一塊麵餅。』他登上三級階梯，推開餐車的門。

餐車主任對他們笑了。『晚安，兩位，』他說道。『冷起來了，是不是？』



『當然，』麥克說道。他走向離那兩個顧客最遠的櫃臺末端，然後坐下來。一個不快活的影子閃過阿爾的臉。

『哪，聽清楚，你們兩位，』他說道。『假如你們沒有錢，你們可以喝一盃咖啡，喫幾個糰子。不要喫掉我一個晚餐，然後叫我去喊警察。耶穌，我就要被討飯的弄得破產了。』

麥克短短地一笑。『咖啡、糰子也很好，阿爾弗雷。』

餐車主人猜疑不定地瞥了他一眼，摘下他那廚子白高帽來，然後搔他的頭。

那兩個顧客一同喝乾他們的盃子。其中一個問道，『你時常打發窮光蛋嗎，阿爾？』

『嘿，耶穌，你有什麼辦法？假如一個人在寒冷的夜間要一盃咖啡，你不能因為他沒有五分銀幣，便趕他下去呀。』

那個顧客笑了。『喂，二十盃咖啡是一塊錢，阿爾。假如你那樣幹下去，你就要關門了，是不是？』那兩個站起來，付過帳，走出去了。

阿爾從櫃臺後面出來，跟他們到門口，把門關嚴。隨後他走回櫃臺後面，俯向麥克。『你們兩個是什麼人？』他問道。他生有胖胖的適意的白臂膊，露到臂肘處。他拿有一塊濕布，用迴旋的小動作，在櫃臺上擦了又擦。他說話時俯向近處的態度使得每一個字都彷彿是秘密的了。

麥克像一個陰謀家一般嚴肅地丟眼風。『我們是城裏派來工作的，』他說道。

一陣興奮的紅潮湧上阿爾胖胖的兩頰。『噯呵——呵。這正是你們進來時我所想到的。你們怎樣知道來我這裏？』

麥克加以解釋。『你過去待我們的人不錯，我們不忘記那一類的事。』

阿爾得意地笑了，彷彿他並非被揩一頓飯的油，却像在接受一種禮物呢。『喂，等一下，』他說道。『你們兩個大概今天未喫飯。我要煎上兩客亨保肉。』

『那就太好了，』麥克熱烈地同意道。『我們正是很餓了。』

阿爾走向他的冰箱，掏出兩把冷藏肉。他用手把那兩把肉拍薄，用一把小刷子把煤汽鍋塗上油，然後把肉排放下去。他把切碎的玉葱放在肉上和周圍。即刻一陣可口的氣味充滿車內。

『主啊，』麥克說道。『我真想一直爬過櫃臺，偎在亨保肉裏呢。』

肉噼噼地高聲作響，玉葱開始變褐。阿爾又俯在櫃臺上。『你們兩個來這裏有什麼事？』

『嘿，你們有一些很好的蘋果啊，』麥克說道。

阿爾挺起身子，靠在他那胖胖的兩臂上。他的小眼睛變得很聰明，很機密。『噯呵，』他說道。『噯——呵——呵，我懂得你了。』

『那末，把肉翻一翻身吧。』麥克說道。

阿爾用他的小鏟子拍那兩客肉排，然後壓平。隨後他收集浮散的玉葱，堆在肉上面，然後壓進裏面去。他一面很細心地動作，一面像反芻的牛一般若有所思。他終於走回來，站在麥克前面。我的老人家有一個小果園。還有一片地，』他說道。『你們諸位不會傷害他吧，是不是我過去待你們不錯呀？』

『你的確待我們不錯，』麥克說道。『我們不難爲小農場主。你告訴你父親，我們不傷害他；假如他給我們一個通知，我們可以幫他把他的果子摘完。』

『多謝，』阿爾說道。『我一定告訴他。』他拿起那兩客肉排，從蒸汽桌上把馬鈴薯糊舀在碟子上，在每一個馬鈴薯山上作一個洞，然後把那淡褐色的肉汁填進那白色的洞裏去。

麥克和吉木一面大口地喫，一面喝阿爾端給他們的咖啡。當阿爾再爲他們斟咖啡時，他們用麵包擦碟子，然後把麵包喫下去。『太好了，阿爾，』吉木說道。『我餓極了。』

麥克附加道，『誠然。你是一個好人，阿爾。』

『假如我不作生意，』阿爾解釋道，『假如我的老人家沒有地，我會跟了你們去。我相信，假如任何人一旦發覺，我便要毀掉這個生意了。』

『他們永遠不能從我們身上發覺，阿爾。』

『當然，我知道那一點。』

『聽清楚，阿爾，有許多流浪者來摘果子嗎？』

『不錯，一大夥子。有許多來這裏喫東西。我規定兩角五分錢很好的一餐——湯，兩個青菜，麵包和奶油，麵餅和兩盃咖啡，算兩角五分錢。我得利少，賣得多。』

『作得好，』麥克說道。『聽清楚，阿爾！你聽見過任何流浪者談到一個領袖嗎？』

『領袖？』

『當然，我指的是告訴他們怎樣行動的那個人。』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麼了，』阿爾說道。『不，我記不起有什麼領袖。』

『得，那些人住在什麼地方呢？』

阿爾搓他那柔軟的下頷。『啊，我聽說有兩夥子。一夥住在帕羅路上，沿本縣公路住。另一夥子住在韋河的窪子裏。那裏的樹林中有一個普通的陳年的窪子。』

『就是這批人。我們怎樣去那裏呢？』

阿爾伸出一個胖胖的手指。『你們沿那條橫路一直走到鎮邊，便看見河和橋。隨後你們會發見一條穿過樹林的小徑，通向左方。沿那條小徑走大約四分之一哩，你們便到了。我不知道那裏有多少人。』

麥克站起來，戴上帽子。「你是一個好人，阿爾。我們現時要去了。多謝這頓飯。」

阿爾說道：「我的老人家有一個披間，裏邊有一張床，你們喜歡時可以住在那裏。」

「不能那樣作，阿爾。假如我們要去工作，我們一定要去他們中間呢。」

「得，假如你們時時想喫一頓，來好啦。」阿爾說道。「不過要在像今天夜間這裏沒人的時候，好不好？」

「當然，阿爾。我們瞭解你。再謝謝。」

麥克讓吉木先他出門，然後隨手把門闔起。他們走下臺階，沿阿爾指出的街道走去。在轉角處，那個警察從一個門口走出。「你們想作什麼？」他粗暴地問道。

吉木在那突然的喝問下跳向後方，但麥克安靜地站立。「兩個短工兒，先生。」他說道。「我們打算摘一點蘋果呢。」

「在夜間這時候，你們在街上作什麼？」

「哦，我們剛從一個鐘頭前經過的貨車上下來呀！」

「你們現時去什麼地方？」

「想去同河那邊窪子裏的人們一道住。」

警察依然站在他們前面。「有錢嗎？」

「你已經看見我們買過一頓飯，是不是我們所有的錢足夠使我們不因浮浪罪坐監呢？」  
於是警察站在一邊，「得，去吧，夜間不要留在街上。」

「是，先生。」

他們忽忽地走下去。吉木說道：「你的確同他說得好，麥克。」

「爲什麼不？這是第一課。永遠不要同警察爭論，特別是在夜間！假如你剛好在這時候因浮浪罪被監禁三十天，那就糟了，是不是？」

他們緊抱他們的斜紋布衣服，沿街忽忽地走去，街燈愈來愈稀了。

「你要怎樣開始呢？」吉木問道。

「我不知道。我們不得不使用一切東西。看，我們帶着一個概括的計劃出發，但那些小節目必須用我們找得到的材料來解決。我們運用我們得到的一切東西。這是我們唯一可作的事。我們只能看情形來定。」

吉木用力伸長他的步子。喂，「別來工作吧，你肯不肯。麥克？我不要終生作一個飯桶。」

麥克大笑起來。「你就愛發乏的，不錯，你就要發乏的，到時你會希望回城裏作八個鐘頭的工了。」

「不，我不想我會，麥克。我先前從來不會覺得這末好。我滿懷好感。你也覺得那樣嗎？」

「有時，」麥克說道。「我大部分時候太他媽的忙了，不知道我覺得怎樣了。」

他們愈向前走，沿街的建築物愈殘敗了。煨接店，舊車場，拆車場的大廢物堆。街燈照上荒廢的舊房子的關閉起來的無光的窗子，在已經變成乾柴的灌木下留下影子。他們兩個人在清涼的夜氣中忽忽行走。『我以爲我這時看見橋燈了，』吉木說道。『看見那每邊三個燈嗎？』

『我看見了。他不說過向左轉嗎？』

『是，左。』

這是一道架在狹窄的河上的兩洞的混凝土橋，河在這季節已經變成沙牀中央一條淺淺的小溪。吉木和麥克向橋坡左邊走，他們在近河床邊處發見遁入樹林的小徑的入口。麥克在前領路。不久他們便走出橋燈的照程，濃密的樹林叢把他們包圍起來。他們可以看見那些背着比較亮的天空的枝子，在右方，在河床邊上，他們看見一道大楊樹的暗黑的牆。

『我看不見路了，』麥克說道。『我只好用腳來摸路了。』他仔細地緩緩地移動。『舉起臂膊來保護你的臉吧，吉木。』

『我是那樣作的。一分鐘前我的嘴上挨了一下打。』他們沿着那條堅硬的陳舊的小徑走了一會兒。『我嗅見煙味了，』吉木說道。『現時那地方不會很遠了。』

『麥克突然站下來。』前邊有燈光。聽清楚，吉木完全照先前的辦法。讓我來說話。』

『好的。』

小徑忽然遁入一片空地，那地方由一堆小燭火閃爍地照亮。對面有三座垢污的白帳篷；其中一個點有一盞燈，一些龐大的黑影在幕布上移動。空地上大約有五十個人，有一些用氈子裹得像臘腸一般睡在地上，也有一些坐在空地中央的小燭火周圍。當吉木和麥克走出柳樹林時，他們聽見一聲短促的尖銳的趕快抑制下去的叫喊，來自腳燈的帳篷中。那些大影子立即忙亂地在幕布上移動。

『有人害病，』麥克輕輕地說道。『我們要裝出不曾聽見。最好作出關心自己的事的樣子。』

他們向着火走去，那裏有一圈指着膝蓋的人們。『這個俱樂部許人加入嗎？』麥克問道，『還是一定要經過表決呢？』

那些人的臉轉向他，那是一些老刺過鬚的臉，具有被火光照亮的眼睛。其中一個人向旁邊移動，讓出地方來。『自由加入，老兄。』

麥克哈哈地笑了。『不像我離開的地方。』

火對面一個瘦削的被火照亮的臉說話了。『你來到一個好地方了，朋友。這裏一切免費，食物，飲料，汽車，住宅。爽爽快地進來赴一席火雞燕吧。』

麥克坐在地上，示意吉木坐在他旁邊。他掏出他的菸袋來，作了一枝精緻的菸捲；然後，像事後想起一般，



『你們諸位資本家有人喜歡吸一口煙嗎？』

幾隻手伸出來。菸袋一個人一個人地傳過。『剛來到』那個瘦削臉問道。

『剛來到。想摘一點蘋果，然後用進款作盤費回去。』

瘦削臉忿忿地發作了。『知道他們給多少工錢嗎，朋友？一角五分，他媽的一角五分！』

『哦，你們要什麼呢？』麥克問道。『耶穌·基督，啊！你們沒有說出你們要喫飯的勇氣呀？當你們工作時，你們可以喫一隻蘋果。那都是好蘋果呀！』他的聲調變粗了。『假定我們不摘那些蘋果呢？』

瘦削臉叫道，『我們非摘不可呀。來這裏時用掉他媽的每一分錢。』

麥克輕輕地重複道，『那都是好蘋果呀。假如我們不去摘，蘋果會爛掉的。』

『假如我們不去摘，別人會去摘。』

『假定我們不讓別人去摘呢？』麥克說道。

火周圍的人們緊張起來。『你的意思是——罷工？』瘦削臉問道。

麥克大笑起來。『我任什麼意思也沒有。』

一個把下頷假在膝蓋中間的矮子說道，『當倫敦發見他們所要付的工錢呀，他差一點中了風。』他轉向  
他下首的那個人。『你見過他，宙。他是否差一點中了風？』

「變青了。」宙說道。「一味站在那裏，變青了。拾起一條棍子，折成好幾段。」

菸袋回到它的出發地，但其中所剩不多了。麥克用手指摸了摸，然後放進衣袋。「倫敦是誰？」他問道。瘦削臉回答他。「倫敦是一個好人——一條好漢。我們跟從他。他是一條好漢。」

「頭腦，是不是？」

「噫，他不是什麼頭腦，不過他是一個好人。我們大致跟從他。你應當聽一聽他怎樣與一個警察談話。他

——  
噫，又從帳篷發出。這一次更來得長。人們的頭轉向那一方，然後冷淡地轉回來看火。

「有人害病？」麥克問道。

「倫敦的兒媳婦。她正在生小孩。」

麥克說道，「這不是一個生小孩的地方呀。他們請了一個醫生嗎？」

「噫，沒有！他們去哪裏請一個醫生呢？」

「他們爲什麼不把她送進縣立醫院呢？」

瘦削臉說俏皮話了。「他們不准收養的流浪者入縣立醫院呢。你不知道嗎？他們沒有地方。永遠人滿。」

「我知道。」麥克說道。「我不過想知道你們知道不知道呢。」

吉木顫抖了一下，拿起一條柳枝，把一端插進炭火內，終於發出火筴來。麥克的手從黑暗中偷偷地伸出，把他的臂膊握了一會兒，然後用力握了一下。

麥克問道，「他們找到了懂得這種事的什麼人嗎？」

「找到了一個老太婆，」瘦削臉說道。他的眼睛在這間詢下露出懷疑的神氣。「且說，你問這個作什麼？」

「我有過一點訓練，」麥克不經意地解釋道。「我懂得一點這種事，以爲我或許能幫一下忙呢。」

「得，去見倫敦吧。」瘦削臉卸掉責任。「我們不便回答關於他的問題。」

麥克不理會這猜疑的意味。「我想我要去的。」他站起來，「來吧，吉木。倫敦是在那個有燈的帳篷裏嗎？」

「是的，那就是他。」

一團被火照亮的臉看吉木和麥克走開，隨後那些頭又掉回燂火。他們兩個從空地上走過，避開睡着的人們的被捲。

麥克低語道，「多末好的機會！假如我能把這件事辦妥，我們便算開始了。」

「你說的是什麼？麥克，我過去並不知道你有過醫學訓練。」

「許許多多人都不懂這個，」麥克說道。他們走近帳篷，黑色的影子在幕布上動來動去。麥克走到近前，叫道，「倫敦。」

帳幕的門簾幾乎立即掀開來，一個高大的人走出來。他的兩肩是大的。粗硬的黑髮長成僧侶的樣子，頭頂上完全是光禿的。他的臉上交錯有粗壯的皺紋，他的黑眼睛像人猿的眼睛一樣可怕，一樣紅。那人身上具有一種威力。他領導羣衆像他呼吸一樣自然，這是可以感覺得出的。他用一隻大手閉起身後的門簾。『你要什麼？』他問道。

『我們剛來到，』麥克解釋道。『火旁有一些人說，有一個女人生小孩呢。』

『喂，那又怎樣呢？』

『我覺得，在你未請到醫生的時候，我可以幫一幫忙。』

倫敦揭開門簾，讓一道光線落在麥克臉上。『你覺得你可以作什麼呢？』

『我在醫院裏作過事，』麥克說道。『我先前作過這一類事。冒險是要不得的，倫敦。』

那個大漢的聲音低下來。『進來吧，』他說道。『我們這裏有一個老太婆，但我相信她是糊塗的。進來看看吧。』他掀起門簾讓他們進去。

帳篷裏邊是擁擠的，也很熱。有一枝蠟燭點在茶盃碟裏。帳篷中央立有一個用煤油桶作的爐子，爐子旁邊坐有一個年老的皺皮的女人。一個白淨臉的後生站在帳幕的一角上。靠後壁處有一張墊子鋪在地上，墊子上躺有一個小女人，她的臉是蒼白的，沾有一條一條的褐色垢污，她的頭髮是紛亂的。三個人的眼睛都轉回麥克

和吉木。那個老女人向上看了一會兒，然後把眼睛低下來，看那紅熱的火爐。她用一隻手的指甲搔另一隻手的手背。

倫敦走到墊子前，在旁邊跪下來。那個小女人把她那喫驚的眼睛從麥克撤回來，看倫敦。他說道：『我們現時請來一個醫生。你再也不必害怕了。』

麥克一面向下看她，一面以目示意。她的臉驚得呆板了。那個後生從他的角落走過來，拍麥克的肩膀。『她不要緊吧，醫生？』

『當然，她不要緊。』

麥克轉向那個老太婆。『你是一個接生婆嗎？』

她一面搔她那皺皮的手背，一面茫然地看他，但她並不回答。『我問你是不是是一個接生婆？』他叫道。『不——不過我生平接過一兩個小孩。』

麥克俯下去，拿起她的一隻手，把那枝點着的蠟燭移近來。那些指甲是長的，殘缺的，垢污的，那兩隻手是暗灰色的。『那末，你接過一些死小孩了。』他說道。『你要用什麼東西作抹布？』

那個老太婆指一堆報紙。『麗沙有不上兩條椅子。』她哀訴道。『我們有報紙可以揩爛污。』

倫敦俯向前方，他的嘴在注意下略略張開，他的眼睛窺探麥克的眼睛。那個禿頂在蠟燭光中照耀。他證實

那個老太婆的話。『麗沙有過兩條袴子，剛用過一條。』

『麥克用頭向外邊作了一個小姿勢。他從帳門走出去，倫敦和吉木隨在他後面。』『聽清楚，』他對倫敦說道，『你見過那兩隻手啦。假如她用那樣兩隻手抓過，小孩或許可以活，大人就很少希望了。你還是把那個老女人踢出去的好。』

『那末由你來幹？』倫敦問道。

麥克靜默了一會兒。『當然，我要來幹。吉木，他可以幫我一點忙；不過我需要更多幫助，還要許多許多的幫助。』

『得，我要幫你一手，』倫敦說道。

『那還不夠。那邊那些人也肯幫一手吧？』

倫敦笑了笑。『你說得真對，假如我通知他們，他們肯的。』

『得，那末，你通知他們，』麥克說道。『現時通知他們。』他領路到那小燭火處，那一圈人依然坐在火周圍。他們向上看那三個來近的人。

瘦削臉說道，『嘿，倫敦。』

倫敦高聲說話了。『我求你們諸位仔細聽這位醫生的話。』一些別的人走過來，站在那裏等候。他們是無

精打采的，漠不關心的，但他們響應那威權的聲音。

麥克清了清喉嚨。「倫敦有一個兒媳婦，她就要生小孩。他想要把她送進縣立醫院，但他們不肯收她。他們說人滿，也因為我們是一夥子討價的短工。不錯。他們不肯幫助我們。我們不得不由我們自己來幹。」

那些人們似乎振作一點了，向一起聚攏。那種冷淡的神氣開始從他們身上減退了。他們更突向燭火。麥克說下去。「哪，我在醫院裏作過事，所以我能幫幫忙，不過我希望你們大家也幫幫忙。基督，我們一定要援助我們自己的人。沒有別人肯哪。」

瘦削臉挺起身子。「很對，朋友，」他說道。「你要我們作什麼呢？」

在那火光中，麥克臉上現出一種愉快和勝利的微笑。「好極了！」他說道。「你們諸位知道怎樣合作。哪，第一件事，我們要把水滾滾。當水滾的時候，我們要把白布放在水裏，煮白布。我不關心你們從什麼地方或怎樣弄到布。」他指定三個人。「哪，你，還有你，還有你，生起一把大火。你去找兩隻大鍋。附近應當有一些五加倫的桶子。你們其餘的人去收集布；收集任何東西，手巾，舊襯衫——任何東西，只要是白的。當你們把水滾滾的時候，把布放進去，要它繼續滾半個鐘頭。我要一小盆熱水，越快越好。」那些人們開始忙亂起來。麥克說道，「等一下。還有一件事。我要一盞燈，一盞好燈。你們中的什麼人去給我找一盞。假如沒有人肯給你們一盞，那就偷一盞。我一定得有光。」

空氣中有了一種變化。冷淡神氣從那些人身上消失了。睡着的人們都被喚醒，得到通知，加入那一羣人們中。窪地中充滿一種緊張的浪潮，不過是一種愉快的緊張。火生起來。有四大桶水放在火上煮；隨後白布開始出現了。每一個人似乎都有一種東西加入那一堆。一個人脫下他的汗衫，投進水裏，然後又穿上他的襯衫。那些人似乎突然快活起來。當他們折乾楊樹枝添火時，他們一同笑起來了。

吉木站在麥克旁邊，觀察那活動。「你要我作什麼呢？」他問道。

「同我進來。你可以在帳篷裏幫助我。」那時一聲叫喊從帳篷中發出。麥克趕快說道，「提給我一桶熱水，越快越好，吉木喂。」他拿出一個小瓶。「每一個大桶中放上大約四片。當你提水來的時候，把瓶子還我。」他向帳篷跑去。

吉木把藥片數進桶裏，隨後他從其中一個舀了一大桶水，跟着麥克走進帳篷。那個老太婆縮進一個角落，讓開路。麥克把兩個藥片放進熱水裏，然後把手浸在裏邊，這時那個老太婆一面搔手，一面莫名其妙地偷看。「我們總可以把我們的手弄乾淨，」他說道。

「那瓶裏是什麼？」

「氯化銀。我時常把這東西帶在身上。喂，你先洗手，吉木，然後取一點新鮮水來。」

帳篷外一個聲音叫道，「你的燈來了，醫生。」



麥克走到門口，把燈拿回，一個圓芯的洛齊斯特燈，還有一個強烈的汽油燈。『那個可憐的人就要在暗中擠牛奶了，』他對吉木說道。他把氣壓打進汽油燈，當他點起來的時候，那個燃罩放出一種強烈的白光，同時那盞燈的噼噼聲充滿帳篷。木頭的斷裂聲和說話聲從外面轉進來。

麥克把那盞燈放在墊子旁邊。『就要沒有事了，麗沙，』他說道。他想輕輕地揭起那張蓋在她身上的垢污的棉被。倫敦和白澤摩的後生在旁邊看。在害羞的心情下，麗沙把被按在身上。『來呀，麗沙，我不得不把你預備好呀，』麥克勸解道。她依然捉住被不放。

倫敦走過去。『麗沙，』他說道，『你揭開被。』她那喫驚的眼睛轉向倫敦，然後勉強強地放開她捉住被的手。麥克把被舉在她的胸部，解開她的棉襖衣。『吉木，』他叫道，『出去給我撈一塊布，還要給我一點肥皂。』當吉木拿給他一塊熱着騰騰的布和薄薄的一片硬肥皂時，麥克洗那兩條腿和肚子。他作得非常輕。麗沙臉上減去一些恐懼的神氣。

那些人們把煮過的布拿進來。

痛楚愈來愈劇了。

當生產開始時，天色已經破曉了。帳篷一度猛烈地動搖。麥克回頭看了看。『倫敦，你的兒子暈過去了，』他說道。『還是把他拖到外邊露天處去好。』倫敦很不安地看了一眼，把他那脆弱的兒子扛在肩上，送去外邊。

小孩的頭出現了。麥克用雙手扶住，當麗沙軟弱地叫喊時，生產已經完成了。麥克用消過毒的小刀割斷臍帶。

太陽照在幕布上，煤汽燈嚙嚙下去。吉木絞出熱布，遞給麥克，麥克用來洗那瑟縮的小孩。吉木用力擦洗過那個老太婆的手，然後麥克才讓她抱小孩。一小時後，胎盤下來了。麥克又仔細地洗過麗沙。『哪，把這所有的爛污拿出去，』他對倫敦說道。『把這些爛布都燒掉。』

倫敦問道，『連你未用過的也燒掉嗎？』

『是的，通通燒掉。這是不好的。』他的眼睛疲倦了。他向帳篷周圍看了最後一眼。那個老太婆把那包起的小孩抱在懷裏。麗沙的眼睛閉起來。她靜靜地在她的墊子上呼吸。『來呀，吉木。我們去睡一會兒吧。』

在空地上，人們又都睡了。太陽照在樹林頂上。麥克和吉木爬進樹下雜草裏一個小洞中，一同躺下來。

吉木說道，『我的眼睛覺得像有沙子一般。我累了。我從來不知道你在醫院裏作過事，麥克。』

麥克把兩手交叉在頭底下。『我從來不會作過。』

『啊，你在什麼地方學過助產？』

『直到現時我從來不會學過。我先前也從來不會見過。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清潔是好的。上帝呀，這事順當當地辦完是我的運氣。萬一發生意外，我們就糟了。那個老太婆比我懂得多許多。我相信，她也知道這一

點。」

「你居然幹了，」吉木說道。

「嘿，全能的基督，我不得不幹！我們必須用我們所遇到的任何材料。這是一個微幸的機會。我們不過要加以利用。幫助那個少女當然是好的，不過，即使這樣害死她——我們必須運用任何東西。」他側過身來，把頭枕在他的臂上。「我精疲力盡了，不過我覺得很好。因了這一夜的工作，我們已經得到這些人們的信任，也得到倫敦的信任。尤其好的是，我們使這些人集團地爲他們自己工作，保衛他們自己。不拘如何。這是我們所以來這裏的緣故，教導他們連合起來作戰。提高工錢並非我們唯一的目的。你知道這全部道理了。」

「是的，」吉木說道。「我已經知道那道理，不過我不會知道你過去怎樣作法。」

「嘿，只有一個法則——運用你已經得到的一切材料。我們不會有機關鎗和軍隊。這一夜是好的；材料是現成的，我們也有準備。倫敦與我們合夥。他是生成的領袖。我們要教導他向什麼地方領導。不過，一定要非常從容。領袖必須來自羣衆中。我們可以教給他們方法，但他們必須去實行。不久我們便開始把方法教給倫敦，然後他可以教他下面的羣衆。你看吧，」麥克說道，「昨晚的故事就要在今天傳遍全區。我們已經參加進去，比我們希望的更好。我們後來可能因沒有執照行醫坐牢，不過那會使得羣衆更接近我們。」

吉木問道，「那是怎樣弄的？你並不會多說，但他們像一座時鐘一般開始工作，他們也喜歡這樣作。他們覺

得好過。』

『他們當然喜歡這樣作。人類總喜歡共同工作。人類心中有一種共同工作的要求。十個人所舉的全量，幾乎比一個人所舉的多十二倍，你知道嗎？要他們行動，只要一個火星便够了。他們大多數時候是多疑的，因為每一次什麼人使他們集團工作，他們工作的利潤總被別人取走；但等到他們爲自己工作的時候，那就不同了。這夜的工作與他們有關，這是他們的工作；看他們作得多末好。』

吉木說道，『你並不需要那所有的布。你爲什麼教倫敦燒掉？』

『喂，吉木，你不會看出嗎？每一個給出一部分衣服的人，覺得這工作是他自己的。他們都對那個小孩生出責任感。小孩是他們的，因爲他們給過他一種東西。給回那些布便把他們隔絕了。使羣衆成爲一種運動的一部分，沒有比使他們貢獻一種東西更好的辦法了。我猜他們這時都覺得好過了。』

『我們今天要去作工嗎？』吉木問道。

『不，我們要讓昨晚的故事停開去。到明天這就要成爲了不得的故事了。不，我們要遲一下再去作工。我們現時需要睡覺。不，耶穌呀，到此爲止，這件事使我們多末高興。』

柳樹在他們頭上激動，一些葉子落在他們身上。吉木說道，『我不知道我過去什麼時候這樣疲乏過，不過我的確覺得好過。』

麥克把眼睜開一會兒。『你作得不錯，孩子。我覺得你就要成爲一個很好的工作者了。我高興你與我一同來。昨晚你幫了很多忙。哪，想法閉上你那該死的眼睛和嘴巴，睡一會兒吧。』

## 五

下午的太陽斜照在蘋果樹頂上，然後在沈重的樹枝下斷成一條一條和一層一層的傾斜的光綫，把日光的點子投在地上。樹中間的通路伸展開去，直到那些行列似乎在眼力所及的無限中會合起來。那個大果園充滿了活動。長梯斜倚在樹枝中間，一堆一堆新製的黃色箱子立在道路中。分類機的隆隆聲和箱匠鎚的叮噹聲從遙遠處傳來。肩帶上懸有大桶子的人們，跑上梯子，隨意擰下那些大綠蘋果，裝進桶子，直到裝不落時，然後跑下梯子，把桶子裏的蘋果倒進箱子。一輛一輛的貨車在樹行中間駛過，把摘下的蘋果載起，運去分類機和裝箱機。一個記數人站在箱子旁，當提桶子的人們走來時，用一枝鉛筆記進他的小本子裏。果園活起來了。樹枝在梯子下搖擺。過熟的果子撲通撲通地跌在樹下的地上。在一顆樹頂的什麼地方，一個吹口嘯的音樂家吹奏起來。

吉木跑下梯子，把他的桶子攜到箱子堆處，倒了出來。那個記數人，一個穿漿洗過的白棉布袴的俊秀青年，一面在他的本子上作了一個記號，一面點頭。『不要這樣用力倒，朋友，』他警告道。『你會把蘋果碰傷呢。』

『是，』吉木說道。他走回他的梯子，一面走，一面用膝蓋敲桶子。他爬上梯子，把套索掛在一條大樹枝上。這

時他看見樹上有另外一個人，這人離開梯子，站在一條大樹枝上。他向頭上高處去摘一攢蘋果。他覺出樹在吉木的重量下顫抖，於是向下看了。

「嘿，孩子，我不知道這是你的樹。」

吉木向上看他，一個生有黑眼睛和稀疏的嚼過的鬍子的瘦削的老頭子。粗大的藍色的血管從手上突出來。他的腿似乎像棍子一樣細，一樣直，細得配不上那穿着厚底大鞋子的大脚。

吉木說道，「我並不關心這條樹。你是不是太老了，不能像猴子一般爬來爬去了，老爹？」

那個老頭子吐了一口唾沫，目送那大白點子着了地。他那沒有生氣的眼睛激昂起來。「這是你的看法，」他說道。「許多年青的小子覺得我太老了。在一個星期內，不拘那一天，我可以把你比賽下去，你也不要忘記。」當他說話時，他用力顫動了一下膝蓋。他伸手上去，把整攢的蘋果連樹枝摘下來，把蘋果擰進桶子，然後把枝子輕蔑地投在地上。

那個記數人的聲音叫道：「當心那些樹，那邊。」

那個老頭子惡意地裂開嘴，露出上面兩個和下面兩個黃牙齒，長而且外突，像一個嚙齒獸的牙齒。「好管閒事的雜種，不是，」他對吉木說道。

「大學生，」吉木說道。「你走去任何地方，都撞見他們。」

那個老頭子蹲坐在他的一條腿上。「他們懂得什麼呢？」他問道。「他們入那些大學，却什麼也學不到。那個拿小本子的得意忘形的傢伙，不能在廁所裏揩乾他的屁股。」他又吐了一口唾沫。

「他們實在得意忘形，不錯，」吉木附和道。

「哪，你和我，」那個老頭子往下說道，「我們懂得——或許不多，但我們很懂得我們懂得的東西。」

吉木靜默了一會兒，隨後他照麥克對待別人的樣子，挑動那個老頭子的自尊心。「你不懂得在你七十歲上離開一條樹。我不懂得穿白袴子，在小本子上作鉛筆記號。」

那個老頭子咆哮道，「我們沒有靠山，不過如此。你要得到一種舒服工作，必須有靠山。因為我們沒有靠山，我們只好受壓迫了。」

「喂，你有什麼辦法呢？」

那問題似乎洩了那個老頭子的氣。他的憤怒消失了。他的眼睛露出疑惑的神氣，而且有一點吃驚了。「只有基督知道，」他說道。「我們只好忍受下去，不過如此。我們像一羣豬一般在鄉間走來走去，被一個大學生欺侮。」

「這不是他的罪過，」吉木說。「他不過幹一種職業。假如他要保持這個職業，他不得不這樣作呀。」

那個老頭子伸手去摘另一攢蘋果，一跳一跳地去摘，然後一個一個地小心地放進桶子裏。「當我年青的



時候，我時常想，可以作出一點什麼，」他說道，「但我現時是七十一歲了。」他的聲音是疲乏的。

一輛貨車走過，載走裝滿的箱子。那個老頭子繼續說道，「我在北方森林中作過工，那時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註一）正在活動。我是一個樹頂伐木工人，非常好的。你或許見過這樣年紀的我怎樣上樹。嘿，我那時有過希望。工會會員當然作過一些好事，先前那裏沒有廁所，只有地上一個洞，也沒有洗澡的地方。食物時常是陳的，得那些工會會員教他們建造廁所和淋頭浴室；不過，完全崩潰了。」他的手機械地伸出去摘更多的蘋果。「我加入過工會，」他說道。「我們選舉了一個主席，我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他去拍監工的馬屁，隨後他出賣了我們。我們交過會費，而那個會計把我們的錢用完了。我不知道。或許你們這些愚而好自用的年青人可以想出一些什麼來。我們已經作過我們所能作的了。」

「你已經灰心了嗎？」吉木又看着他問道。

那個老頭子蹲坐在一條腿上，用一隻皺皮的大手支持自己的身子。「我內心裏有一些感覺，」他說道。「你可以把我看作瘋狂的老蠢物；計畫過一些別的事；沒有結果；不過我內心裏有一些感覺。」

「哪一種感覺？」

「說來很難，孩子。在水滾以前，你知道很多現象，水在周圍膨脹，這就是我所有的感覺。我終生同短工們在

一起。這其間並沒有一種計畫。不過像水滾以前的膨脹。』他的眼睛是昏暗的，什麼也看不見。他的頭抬起來，於是在他的下頷和喉嚨中間有兩條皮緊張起來。『或許有太多挨餓的人；或許太多老板虐待工人們。我不知道。我只在內心感覺到。』

「喂，那是什麼呢？」吉木問道。

「那是怒氣，」那個老頭子叫道。『就是那個。你知道，當你要打架時，大發雷霆時，你心裏有一種熱烘烘的、難過的、軟弱的感覺，是不是？就是那個。不過這不僅在一個人心裏。那是像一夥子，千千萬萬是一個人，這個大家合成的人挨打，挨餓，他心裏有那難過的感覺。短工們不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但當那個大腳色發了脾氣，他們就都在裏頭了；對基利起誓，我不願去想這種事。他們就要用牙齒咬齧喉嚨，抓掉嘴唇。那是怒氣，就是那個。』他在腿上搖擺，收緊他的臂來穩定自己。『我在內心裏感覺到。』他說道。『我所到的每一處地方，都好像正要滾的水一般。』

吉木興奮得顫抖起來。『必須有一個計畫，』他說道。『當這東西爆發的時候，必須安排好一個計畫來加以領導，使它有成就。』

那個老頭子發洩過以後，似乎疲倦了。『當那個大腳色爆炸的時候，沒有計畫可以約束他。那個大腳色像瘋狗一般跑，咬一切活的東西。他已經餓得太久了，他已經被傷害得太厲害了；最壞的是，他的感情被傷害得太

厲害了。」

「不過假如大家希望那樣，並且有了一個計畫——」吉木不肯放鬆地說道。

那個老頭子搖頭。「我希望我死在那種事發生以前。他們要用他們的牙齒咬斷喉嚨。他們要互相殘殺，在他們都倦了或死了以後，一切照舊來過。我願意死掉，脫離這種事。你們愚而好自用的青年人有希望。」他舉起裝滿的桶子。「我沒有希望。讓開路吧，我要下梯子了。我們不能靠說話來賺錢。那是大學生幹的。」

吉木站在一條腿上，讓他由梯子上下去。那個老頭子出清他的桶子，然後走去另一棵樹。雖然吉木等待他，但他不會回來。在裝箱間裏，分類調帶在懷子上轟轟地響，鏗子也叮叮噹噹地敲。大的運輸貨車沿大路吼叫。吉木把他的桶子摘滿，然後拿去箱子堆。記數人在本子上作了一個記號。

「假如你不肯用力，你就要欠我們的錢了。」那個記數人說道。

吉木的臉色變紅，雙肩下垂。「你注意你那該死的本子吧，」他說道。

「搗亂份子，是不是？」

吉木隨即控制住自己，不安地露了露牙齒。「我累了，」他辯解道。「這在我是一種新工作呢。」

那個俊秀的記數人笑了。「我懂得這道理，」他說道。當你疲乏了的時候，你便很容易發脾氣。爲什麼不爬上——一棵樹去吸一口烟呢？」

『我想我要的。』吉木走回他的樹。他把桶子掛在樹枝上，又摘了下去。他高聲對自己說，『連我也像一條瘋狗了。不能那樣作。我的老人家過去是那樣的。』他並未迅速地工作，不過他把他的動作弄成機器一般純熟。陽光低下去，終於完全離開地面，只留在樹頂上。在遠處，在市鎮中，一個汽笛響了。但吉木依舊作下去。當裝箱間的轟轟聲終於停止時，天色漸漸地暗了，記數人叫道，『收工啦，你們大家是離開的時候了。』

吉木爬下梯子，把他的桶子出清，然後與別人的堆在一起。那個記數人記下桶數，然後計算摘工。工人們在附近站了幾分鐘，一面捲菸捲，一面在黃昏中輕輕地談話。他們緩緩地排成行向縣公路走去，果園的寢棚便設在那裏。

吉木看見那個老頭子在他前面，於是加快脚步去追他。那兩條細腿用僵硬的姿式移動。『又是你，』當吉木追上他時，他說道。

『我想同你一起走回去。』

『得，誰不許你吶？』他顯然高興了。

『你這裏有家屬嗎？』吉木問道。

『家屬沒有。』

吉木說道，『啊，假如你只有一個人，爲什麼你不進一個救濟機關，由縣裏來照顧你吶？』

那個老頭子的腔調中滿含鄙薄的意味。『我是一個樹頂伐木工人。聽清楚，小子，假如你從來未進過森林，你便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從來很少樹頂伐木工人活到我這年紀。我見過一些像你這樣的小子，僅僅看我工作，便嚇得要死；我現時在這裏爬一棵烏蘋果樹。我受人救濟！我生平幹要勇氣的工作。我上過九十呎高的梯子，劈開頂端，掛上我的安全帶。我同被大樹枝軋成肉醬的人們一道工作過。我受人救濟！他們要說，『丹，來喝你的湯吧，』我便把麵包浸在湯中，然後吮出裏邊的湯。對基督起誓，我寧從一棵蘋果樹上跳下來，折斷我的頸子，也不肯受人救濟。我是一個樹頂伐木工人哪。』

他們在樹中間走下去。吉木摘下帽子，拿在手裏。『你並不會從那上頭得到什麼，』他說道。『當你年紀太大的時候，他們不過把你踢出去完事。』

丹的大手捉住吉木的臂肘上部，握得吉木的臂膊作痛。『當我那樣作的時候，我得到過好處，』他說道。『我爬上一條竿子，我知道，森林的老板和主人，以及公廠的經理，都沒有作我所作的事的勇氣。那是我從那上頭俯視一切。一切都顯得渺小，人們也是小的，但我却在高處。我是原來的大小。我得到了好處，不錯。』

『他們從你的工作中取走所有的利潤，』吉木說道。『他們發了財，當你不再能上樹的時候，他們把你踢出去了。』

『是的，』丹說道，『他們那樣作了，不錯。我想，我一定是很老了，孩子。我並不關心他們是否那樣作——我

一點也不關心。」

向前面他們可以看見園主們爲摘工們預備的低低的刷粉的建築物——差不多五十碼長的一個低棚子，每十呎有一扇門和一個小方窗子。從一些敞開的門中，可以看見點着的燈和蠟燭。有一些人坐在門口裏，向外邊黃昏中張望。在那長建築物的前面，裝有一個水龍頭，已經有一堆男人和女人聚在那裏。輪到每一個人時，他便掬起手來接一點水，灑在臉上，頭髮上，並且搓一會兒手。女人們帶了罐子和飯鍋來水龍頭處取水。孩子們聚在暗黑的門口內外，像耗子一般不安靜。人羣中發出一種疲乏的柔和的談話聲。男人們和女人們都回來了，男人們從果園中回來，女人們從分類間和裝箱間回來。在那建築物的北端，與建築物形成一個短角，設有果園商店，這時輝煌地點上了燈。食物和工作衣在這裏出賒，以應得工資作抵押。一列等候進內的女人和男人站在那裏，另一列攜帶着罐頭和麵包走出來。

吉木和老丹走近建築物。『狗窩到了，』吉木說道。『假如你有一個女人爲你燒飯，還不算十分壞。』

丹說道，『我想我要去商店買一罐頭豆子。這些該死的傻瓜出一角七分錢買一磅罐頭豆子，嘿，他們可以用這末多錢買到四磅乾豆子，煮熟了，就要差不多有八磅了。』

吉木問道，『你爲什麼不那樣作，丹？』

『我沒有時間。我回來時便又累又餓了。』

「嘿，別人又有什麼時間？女人們整天工作，男人們整天工作；園主們在每一罐頭豆子上多要三分，因為工人們太他媽的累了，不能去鎮上買東西了。」

丹把他那粗硬的鬚子轉向吉木。「你當然對這種事發愁，是不是，孩子？正如一頭小狗對一塊關節骨發愁。你咬了又咬，但你咬不出一點痕跡，或許不久你咬斷一隻牙呢。」

「假如大家一同來咬，他們會咬開它。」

「或許那樣——不過我同狗和人一道活了七十一歲，我看得最多的是，他們互相想把骨頭偷走。我從來不會見過兩條狗合力咬開一塊骨頭；不過我見過它們互相咬架，想把骨頭偷走。」

吉木說道，「你使一個人覺得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老丹露出他那四個長長的嚼齒獸的牙齒。「我七十一了，」他辯解道。「你去咬你的骨頭吧，不必關心我。或許狗和人不同先前一樣了。」

當他們走近泥地時，一個身形從圍繞水龍頭的人羣脫出，走向他們來。「這是我的夥伴，」吉木說道。「這是麥克。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老丹不客氣地回答道，「啊，我不要再同任何人談話。我連燒熱我的豆子也不想。」

麥克走近他們。「嘿，吉木，你覺得怎樣？」

『很好。這是丹，麥克。當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北方森林活動的時候，他在那裏作工呢。』

『遇見你很高興。』麥克的聲音中含有一種尊敬的腔調。『我聽到過那時的情形。有過一種怠工的事。』那腔調使老丹喜歡。『我並不是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會員，』他說道。『我是一個樹頂伐木工人。那些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會員是一羣騙人的狗雜種，不過他們有過成就。該死，他們每看到一個鋸木廠，便要把它燒掉。』

麥克的聲音中依然含有那種尊敬的腔調。『得，假如他們有過成就，我想你所期望的也不過如此了。』

『他們是一夥子搗亂的傢伙，』丹說道。『同他們說話，一個人得不到樂趣。他們恨一切東西。我想我要去買豆子了。』他轉向右方，離開他們去了。

天色幾乎黑了。向上看天空的吉木，看見一個黑V字形飛過。『麥克，看那是什麼？』

『野鴨。今年過得很早。你先前不會見過野鴨嗎？』

『我想不會，』吉木說道。『我想我會讀到過。』

『且說，吉木，假如我們只吃一點沙丁魚和麵包，你不介意吧，是不是？我們今晚有事要作。我不願費時間去煮任何東西。』

吉木先前懶散地走路，從那種新工作感到疲乏。這時他的筋肉緊張起來，他的頭抬起來。『你進行過什麼，麥克？』



「嘿，看。我今天在倫敦旁邊作工。那傢伙的見解不大錯。他已經達到三分之二的路程。哪，他說，他覺得他可以指揮這一夥子短工兒。他認識一個操縱另一羣人的人。那一羣人在本區最大的果園中，有四千畝蘋果的果園。倫敦對這次減低工錢非常生氣，他什麼都作得出。他那個住在韓特爾農場的朋友姓達金。我們今晚就要去那裏同達金談話。」

「那末，你的確活動開了？」吉木問道。

「似乎是那樣。」麥克進入暗黑門口中的一個，不一會兒他帶着一罐頭沙丁魚和一塊麵包出現了。他把麵包放在臺階上，然後轉沙丁魚罐頭的鑰匙，把鐵皮封條捲起。「你會照我告訴你的方法去測驗工人們嗎？」

「不會得到很多機會。我同那個老丹談過一些。」

麥克停止開罐頭。「那究竟爲什麼呢？你爲什麼要同他談呢？」

「嘿，我們上過同一棵樹。」

「哈，你爲什麼不去另一棵樹？聽清楚，吉木，有許多我們的人浪費時間。約伊會用力感化一窩小貓。不要在那種老傢伙身上浪費你的時間。他是沒有用處的。假如你同老頭子們談話，你就要被他們感化得絕望了。他們已經失去所有的勇氣。」他把罐頭蓋揭去，把那開了口的罐頭放在他前面。「喂，放一些魚在一片麵包上。倫敦現時正吃晚飯。他很快就要來了。我們要坐他的福特車去。」

吉木掏出他的小刀，把三條沙丁魚擺在一片麵包上，稍微地按了按。他倒上一點罐頭裏的橄欖油，然後用另一片麵包蓋在上面。「那個小女人怎樣了？」他問道。

「什麼小女人？」

「那個有小孩的小女人。」

「噯，她很好。不過，照倫敦的說法，你會以為我是上帝了。我告訴他，我不是一個醫生，但他依舊叫我「醫生」。倫敦以為我的本領很大。你知道，當她穿上一些衣服，裝扮一下的時候，她會成爲一個可愛的小新娘子呢。再來一塊夾心麵包吧。」

這時天色已經很黑了。許多門已經關起來，那些小房間內黯淡的燈光把一塊四方的光投在外面的地上。麥克吃夾心麵包。「我從來不曾見過像這樣的一羣老太婆，」他說道。「這裏唯一像樣子的是一個十三歲大的。我可以承認她已經有一個十八歲大的未婚夫，不過我不是五十歲的人哪。」

吉木說道：「你似乎感到不近女人的困難了。」

「到底誰要不近女人？」麥克問道。他哈哈地笑了。「每次太陽整下午照在我背上，我便下部發燒。那是什麼毛病？」

明亮的固定的星已經出現，數目不多，但在那寒冷的夜間的天空中，是銳利的，透入的。從附近的房間中，傳

來時高時低的許多談話聲音，時時夾有一個人的響亮的聲音。

吉木轉向那聲音。『那裏在幹什麼，麥克？』

『擲骰子。很快就擲起來了。我不知道他們用什麼當錢。或許指望下星期的工錢吧。他們大多數人，在同商店結帳的時候，得不到一個工錢了。今天晚上，商店中有一個人除了兩大瓶肉醬。大概在今夜吃掉兩瓶，明天害一場病。他們非常想吃一點好東西。當你餓的時候，吉木，你心裏只記掛一種東西，你注意過嗎？那種東西在我總是馬鈴薯糊，黏糊糊地混有融解的奶油。我相信今天晚上這個人想吃肉醬已經想了幾個月了。』

一個大漢沿着那建築物的前面走過，當他經過每一個窗子時，裏邊的燈光照在他身上。『倫敦來了，』麥克說道。

他搖着肩頭走近他們。在那圈黑髮的對照之下，他的禿頂顯得很白。『我吃過飯了，』倫敦說道。『我們去啦。我的車子在後面。』他轉過身向後走；麥克和吉木隨從他。在建築物後面，一輛沒有頂篷的T種福特旅行車頭向建築物停在那裏。油布座位已經磨破了，裂開了，盤旋的彈簧露在外面，一團一團的馬鬃從那些裂孔中垂下來。倫敦上了車，擰開火門，機器發出磨擦的聲音。

『去轉曲拐，吉木，』麥克說道。

吉木用全力轉那個硬曲拐。『關了火嗎？我不願被踢掉腦袋呀。』

「關了。拔出前面的塞子，」倫敦說道。

瓦斯吸進去，吉木轉曲拐，引擎閉塞，曲拐猛烈地向後踢。「差一點踢中我。關上火！」

「這輛車時常有一點向後踢，」倫敦說道。「不要再塞住它了。」

吉木又來轉曲拐，引擎吼叫了。黯淡的小燈亮了。吉木爬上後座，坐在舊管子、輪鐵、粗麻布袋中間。

「有一點吵鬧，但它還能走，」倫敦喊道。他把車退轉來，山果園中開出那不平的泥道，然後一直駛上混凝土的州公路。車子在路上唧唧刮刮地響；冷風從破了的遮風玻璃吱吱地鑽進來，於是吉木蜷縮在前座的掩護後面。鎖上的燈光在他們後面的天空中照耀。路兩邊列有黑色的大蘋果樹，有時住宅的燈光從他們後面照過來。那輛車子追過龐大的運貨車，汽油槽車，銀色的牛奶槽車。藍色的小燈光照出那些車子的輪廓。一頭看羊狗從一所小農舍中跑出，倫敦陡然轉過去，免得軋死它。

「它活不久了，」麥克喊道。

「我不願軋死一條狗，」倫敦說道。「不要關心貓。我從拉德克力夫來這裏，路上殺死三頭貓。」

車子嘩啦下去，大約一小時走三十哩。有時兩個汽缸停止活動，於是那引擎顫抖起來，直到停止活動的兩個恢復了作用，才告一段落。

當他們已經走了大約五哩時，倫敦慢下來。「應當在這裏什麼地方換路，」他說道。一排銀色小郵箱指示

他轉入泥路的地方。路上有一個木拱門，上面寫說『韓特爾兄弟鮮果公司——S牌蘋果。』車子緩緩地沿路唧咕下去。突然間一個人跨到路中間，舉起手來。倫敦把車子停下。

『你們諸位來這裏作工嗎？』那個人問道。

『不，我們不是的。』

『喂，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助手了。我們已經人滿了。』

倫敦說道。『我們不過來看看我們的幾個朋友。我們在太爾保農場作工。』

『不會帶酒來賣吧？』

『當然不會。』

那個人用手電燈照車子後部，看那一堆輪鐵和舊膠管。手電燈熄了。『好，諸位。不要留得太久。』

倫敦扳開停車機。『那個得意忘形的狗娘養的，』他大叫道。『沒有比私家警察更討厭的了。好管閒事的小耗子。』他在一個轉灣處粗魯地把車轉過，然後停在一所建築物後面。那所建築物與他們離開的那一所很相像，一種長而低的棚子一般的構造，分成一些小戶間。倫敦說道：『他們這裏有很大的一夥子。他們有三所像這樣的寢棚。』他走上第一個門口，敲門。裏面發出一種喉音，和重脚步聲。門開了一點。一個生有黏合的頭髮的胖女人向外看。倫敦粗暴地說道，『達金住在什麼地方？』

那女人立即感受他那聲音的威力。『他在下首第三家，先生，他的老婆，還有兩個孩子。』

倫敦說道，『謝謝。』於是轉過身去，拋下那個張着嘴說下去的女人。當倫敦敲第三家的門時，她探出頭來，看那三個人。在達金的門又關起以前，她不會進到裏邊去。

『那是誰？』一個男人從她後面問道。

『我不知道，』她說道。『一個大漢。他找達金。』

達金是一個瘦削臉的人，生有隱蔽的警覺的眼睛和不大活動的嘴。他的聲音是尖銳的，沒有變化的。『你這老狗娘養的，』他說道。『進來吧。自從我們離開拉德克力夫，我便不會見過你。』他退後一步，讓他們進內。

倫敦說道，『這是醫生和他的朋友，達金。前一晚醫生幫助過麗沙。或許你已經聽到這件事了。』

達金把一隻細長的蒼白的手伸向麥克。『當然我聽到過。有一些在這裏作工的人是從那裏來的。看他們那別的都不說的樣子，你會以為麗沙生下一頭象呢。這是內人，醫生。你也看一看那兩個孩子，他們是強壯的。』他的老婆站起來，一個白淨的闊胸的女人，生有一張圓臉，兩頰上塗有紅色胭脂的小點子，還有在燈光中閃爍的一只金牙齒。『見到你們諸位很高興，』她用一種啾聲說道。你們諸位喜歡一點咖啡或是一點酒嗎？』

達金的眼睛露出一點以她自負的意味。

『嘿，來時很冷呢，』麥克試探地說道。

金牙齒閃光了。『正如我方才想的。你們喝一點酒就好了。』她拿出一瓶威士忌，一隻杯子。『你們自己倒吧，諸位。你們倒得越滿越好。』

酒瓶和杯子傳遞過來。達金太太最後倒她自己的。她塞起瓶子，放在一個小碗櫥上。

室內有三張摺疊的帆布椅，兩張孩子們睡的帆布床。靠牆立有一張寢棚特備的大床。麥克說道，『你過得很好，達金先生。』

『我有一輛輕貨車，』達金說道。『我時時去運貨，此外我也可以裝運我的用具。內人的一雙手作事快當；到時她可以作伴工賺錢。』達金太太因這誇獎含笑了。

突然間倫敦收起他的交際態度。『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談一談，』他說道。

『哦，爲什麼不在這裏呢？』

『我們要說一點不公開的事。』

達金緩緩地轉向他的老婆。他的聲音是沒有變化的。『還是你同孩子們去探訪斯密德太太的好，阿拉。』她的臉露出失望的神氣。她的嘴唇突出來，把金牙齒遮起。她詢問一般地看了一會兒她的丈夫，他用他那冷冷的眼睛瞪回她。他那雙長而白的手在身旁扭動。突然間達金太太裂開嘴笑了。『你們諸位留在這裏談吧，』她說道。『我早就應當去望看斯密德太太了。亨利幫一手忙。』她穿上一件兔子毛的短外套，理了理她那金色

的頭髮。「願你們諸位過得快活。」他們聽見她走開去，敲下首一家的門。

達金提起椅子，坐在那個大床上，示意別人坐在摺疊的帆布椅上。他的眼睛是隱蔽的，不向外看的，像一個藝術家的眼睛。「你有什麼意見，倫敦？」

倫敦搔了搔他的面頰。「當我們一來到這裏的時候，工錢便減低了，你覺得怎樣？」

達金緊閉的嘴扭動了。「你以為我覺得怎樣？我是不會高興的呀。」

倫敦從椅子上移向前方。「有沒有辦法？」

那雙隱蔽的眼睛稍露一點鋒芒。「沒有，你有什麼辦法嗎？」

「想到過我們可以組織起來，取一種行動嗎？」倫敦迅速地向旁邊看了麥克一眼。

達金看到那眼光，他用頭向麥克和吉木示意。「過激份子？」他問道。

麥克轟然大笑起來。「凡要求一種可以生活的工錢的人都是過激份子呀。」

達金看了他一會兒。「我並不反對過激份子，」他說道。「不過老老實實地說吧，我沒有時間參與任何外務。我有老婆，孩子，還有一輛貨車。我並不因為我的名字在什麼人的本子上而格外出力。哪，你有什麼意見，倫敦？」

「蘋果是一定要摘的，達金。假如我們把工人們組織起來？」



達金的眼睛除了一種淡淡的幽晦的恐嚇意味外沒有別種表情。他那沒有變化的聲音說道，『不錯。你把短工們組織起來，用一些謊話把他們煽動起來。他們表決罷工。十二個鐘頭以內，一火車工賊開進來。隨後怎樣呢？』

倫敦搔他的面頰。『隨後我想我們來糾察。』

達金接過來說道，『於是他們通過一種保安法令——不准集會，然後他們派出一百個帶散彈槍的保安隊。』

倫敦詢問一般地轉過來看麥克。他的眼睛請麥克替他回答。麥克似乎在用力思索。他說道，『我們方才想我們要知道你的意見，達金先生。假定有三千工人在一個鍊鋼工廠罷了工。他們也來糾察，那會怎樣呢？工廠周圍有一道鐵絲籬。廠主在鐵絲上通了高度的電流。他們防守大門。那是容易的。不過，據你來想，得用多少保安隊來防守一整個該死的山谷呢？』

達金的眼睛亮了一會兒，然後又隱蔽起來。『散彈槍，』他說道。『假定我們用力打擊工賊，於是他們開了槍，那會怎樣呢？這一夥子烏合的短工兒禁不住槍打，不要想他們禁得住。不久一定有人喊逃命，他們像兔子一般逃向樹叢去。怎樣來糾察呢？』

吉木的眼睛從這個說話的人跳到那個說話的人。他插嘴道，『假如你同工賊們談判，他們大半會辭工不

作的。」

「其餘的人怎樣呢？」

「啊，」麥克說道，「一羣行動迅速的人可以把那問題解決。我自己去樹上摘過果子。工人們對減低工錢非常着惱。也不要忘記，蘋果是一定要摘的。你不能照鍊鋼廠的樣子關閉任何果園。」

達金站起來，走向碗櫃，斟了一淺盃酒。他用瓶子向別人示意，但所有那三個人都搖頭。達金說道，「他們說，我們在本國有罷工的權利，然而他們定下不准糾察的法律。說到究竟，我們只有離開的權利。我絕對不喜歡混進這一類的事。我有一輛輕貨車。」

吉末說道，「當——」覺得喉嚨發乾，於是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喉嚨。「當我們摘完蘋果的時候，你要去什麼地方呢，達金先生？」

「棉田，」達金說道。

「得，那裏的農場更大了。假如我們在這裏忍受減低工錢，棉田的人們就要減得更厲害了。」

麥克含着鼓勵和讚許的意味笑了。「你當然知道他們一定的，」他附和道。「他們每次要這樣作；減來減去，一直減到工人們終於鬥爭，才告一段落。」

達金把威士忌瓶子輕輕地放下，然後走向大床，坐下來。他看他那雙長而白的被手套保護得柔軟的手。他

看手中間的地板。『我並不要惹是非，』他說道。『內人，孩子們和我一向過得很好；不過，他媽的，你說得對，我們在棉田的工錢鐵定不移地要減低。他們爲什麼不肯省事呢？』

麥克說道，『除了組織以外，我看不出我們有別的可作。』

達金緊張地顫抖。『我想我們不得不。我並沒有多大要求。你們諸位要我作什麼？』

倫敦說道，『達金，你可以指揮這一夥子，我可以指揮我那一夥子，或許。』

麥克插嘴道，『你們不能指揮任何不願受指揮的人。達金和倫敦必須發動談話，只消這樣。要工人們談話。他們已經發狂，不過他們不會說出來。我們也要在所有別的地方發動談話。讓他們明天談，後天談。然後我們召集一個大會。因了工人們這樣發狂，這情形一定很快地傳播開來。』

達金說道，『我剛想起一件事。假定我們罷了工，那會怎樣呢？我們不能住在這裏了。他們不許我們住在縣公路或州公路上。我們去什麼地方呢？』

『我想過那一點，』麥克說道。『我也想出一個辦法。假如有一塊私人地產，那就不成問題了。』

『或許。不過你知道他們在華盛頓怎樣作嗎？他們把他們踢出去了，因爲他們說，有害公衆衛生。他們於是燒掉那些茅棚和帳篷。』

『那情形我完全知道，達金先生。不過，假定當時有一個醫生照顧呢？他們就無可奈何了。』

『你是一個真正的醫生嗎？』達金猜疑不定地說道。

『不，不過我有一個朋友是，他大致肯幹。我曾經想過這問題，達金先生。我讀過很多關於罷工的書報。』

達金冷冷地笑了。『你當然不止讀關於罷工的書報。』他說道。『你知道得太多了。關於你的事我一點也不想查問。我一點也不知道。』

倫敦轉向麥克。『你真覺得我們可以打敗這一夥子嗎，醫生？』

麥克說道，『聽清楚，倫敦，縱然我們失敗了，我們可以惹起不少糾紛，使得他們不減低摘棉花的工錢。縱然我們失敗了，我們還可以得到那末多好處。』

達金緩緩地點頭，表示同意。『得，早晨第一件事我要發動談話。你說工人們已經發狂，那是不錯的；他們非常着惱，不過他們不知道怎樣去作。』

『我們要給他們一種辦法，』麥克說道。『盡可能設法聯絡別的農場，達金先生，好不好？』他站起來。『我們該走了。』他伸出手來。『遇見你，我很高興，達金先生。』

達金那緊閉的嘴唇分開來，露出整齊的白色的假牙齒。他說道，『假如我有三千畝蘋果，你知道我要作什麼？我要躲在一個樹叢後面，當你走過時，我要轟掉你那該死的腦袋。那樣可以省去許多麻煩。但我除了一輛輕貨車和一些寢棚用具外，別無所有。』

「晚安，達金先生。再見，」麥克說道。

吉木和麥克走出去。他們聽見倫敦對達金談話。「這兩個不錯。他們或許是紅黨，不過他們是好人。」倫敦走出來，關上門。那建築物下首一家的門開了一點，放出一方燈光。達金太太和那兩個孩子向他們走來。「晚安，諸位，」她說過。「我在留意你們出來的時候呢。」

那輛福特車在歸途中唧唧咕咕地響，終於開到寢棚牆根。麥克和吉木與倫敦分別，走向他們那黑暗的小房間。吉木裹着一張氈和一張棉被躺在地板上。麥克靠在牆上吸紙菸。過了一會兒，他把那火星熄滅。「吉木，你醒着嗎？」

「當然。」

「那是一件很好的事，吉木，當你把關於棉田的事插進去的時候，這工作便開始向前移動了。那是一件很妙的事。」

「我願意幫忙，」吉木叫道。「上帝，麥克，這件事在我周圍唱歌。我不願意睡。我願意一直幫忙下去。」

「你還是睡好，」麥克說道。「我們就要作許多夜間的工作了。」

## 六

第二天早晨，風搖擺着樹枝吹過果園，被風吹落的果子撲通撲通地落在地上。一陣一陣的風中夾有寒氣和秋天特有的肅靜。摘工們忽忽忙忙地工作，胸前的衣鈕密密地結起來。當貨車從樹行間走過時，一堵塵土的牆騰起，然後隨風飄走。

裝箱站上的記數員穿有一件羊皮外衣，當他不在記數時，他把雙手和簿子和鉛筆插進胸袋中，不停地移動他的雙腳。

吉木把他的桶子提到站上。『你很冷吧？』

『假如這場風不變，將來還要冷呢。凍死活人。』記數員說道。

一個晦氣臉的少年走來，倒他的桶子。他的黑眼眉長到他的眼睛，他那黑而且硬的頭髮長到前額上來。他的眼睛又紅，又熱。他把他那一桶蘋果倒進箱子。

『不要碰傷那些蘋果，』記數員說道。『碰傷了就要爛的。』

『噯，是嗎？』

『不錯，那是我說過的。』記數員用他的鉛筆作了一個除去的記號。『那一桶不算。再來過。』那雙冒火的眼睛含着敵意打量他。『你一定要吃苦頭。你就要吃苦頭。』

記數員怒得面紅耳赤。『假如你得意忘形起來，你還是走路的好。』

那個少年的嘴惡毒地吐唾沫。『我們就要收拾你；你是第一批。』他會心地看吉木。『對吧，朋友？』  
『你還是去作工好。』吉木平靜地說道。『假如我們不作工，我們便不能賺工錢哪。』

那個少年指那行樹。『我在那第四棵樹上，夥計。』他一面說，一面走開。

『什麼玩藝兒？』記數員說道。『今天早晨每一個人都容易發脾氣。』

『大概是風的緣故。』吉木說道。『我猜那是風的緣故。刮風的時候，使得人們神經過敏。』

記數員趕快瞥了他一眼，因為他的腔調是嘲諷的。『你也那樣？』

『我也那樣。』

『有什麼風聲，諾蘭那玩藝兒來了嗎？』

『你所說的「那玩藝兒」是什麼意思？』

『你當然明白我的意思。』

吉木用桶子輕輕地碰他的大腿。當一輛貨車走過時，他跨過一邊，一堵塵土的牆暫時把他遮起。『或許那  
個小黑簿子把你弄糊塗了，』他說道，『你可以收起那個小簿子來，然後看你能不能發見。』

『那末對了。組織起來搗亂，是不是得，空氣中滿是這玩藝兒。』

『空氣中滿是塵土，』吉木說道。

『我先前已經見識過那一類的塵土，諾蘭。』

『得，你對這玩藝兒無所不知了。』他開始走開去。

『等一下，諾蘭，』吉木一面停下，一面轉過身來。

『你是一個好人，諾蘭，一個好工人。有什麼事在進行？』

『我聽不見你，』吉木說道。『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要把你記下來。』

吉木惡狠狠地走向他兩步。『你敢把我記下來，』他叫道。『我什麼都不會說過。這都是你捏造出來的，因  
為有一個小伙子頂撞了你。』

記數員不安地移開眼光。『我不過是開玩笑，』他說道。『聽清楚，諾蘭，他們在北頭需要一個記數員。我覺  
得你可以作。你可以明天去上工。報酬比較好。』



吉木的眼睛怒得暗了一秒鐘，隨後他笑了，又走近記數員。「你要什麼？」他輕輕地問道。

「我要爽直地告訴你，諾蘭，有一種玩藝兒在活動。「頭兒」教我想法子查出來。你替我查出實情，我替你運動那個記數員的位子，五角錢一個鐘頭。」

吉木彷彿加以考慮。「我什麼都不知道，」他慢慢地說道。「假如我能得到什麼好處，我可以想法子去查。」

「得，五大圓可以吧？」

「當然可以。」

「得，你去巡查。我照舊記你的桶數，這樣你今天不會有什麼損失。看你能替我發掘出什麼來。」

吉木說道，「我焉知道你不出賣我呢？或許我查出一點什麼，告訴了你。假如工人們一旦發覺我告訴你，他們就要剝我的皮了。」

「你不必爲那個發愁，諾蘭，假如「頭兒」能得到一個像你這樣的好人，他不會拋開他。當果子摘完的時候，或許有你一個安定的職業，管理抽水機等類。」

吉木想了一會兒。「我什麼也不應許，」他說道。「我要留神探聽，假如我發見什麼，我一定讓你知道。」

「好孩子，五大圓，還有一個職業。」

『我要去試一試那個鬼小子，』吉木說道。『他好像知道一點什麼。』他走向那行樹的第四棵。當他剛到那裏時，那個少年提着滿滿的一桶走下梯子。

『喂，』他說道，『我倒出這些就回來。』

吉木走上梯子，坐在一條樹枝上。裝箱機的調帶的喃喃聲清楚地隨風吹過，新鮮的蘋果汁的氣息從壓搾機飄來。從很遠的地方吉木可以聽見調動火車的轉轍器的喀噠聲和拍拍聲。

那個氣忿忿的少年像猴子一般爬上梯子。他忿忿地說道，『到我們幹起來的時候，我要找一塊大石頭，我要砸那個雜種。』

吉木用麥克的方法。『像那末好的一個人你爲什麼要傷他？你說「到我們幹起來的時候」是什麼意思？』

那個少年蹲坐在他旁邊。『你不曾聽見嗎？』

『聽見什麼？』

『你不是一個奸細吧？』

『不，我不是奸細。』

那個少年叫道，『我們就要罷工了，就是這！』

『罷工？這樣好的工，你們因為什麼要罷工？』

『因為我們受了剝削，因為這個。寢棚裏生滿了跳蚤，公司的商店還要扣去百分之五的房錢，等我們來到這裏的時候，他們減低工錢，因為這個！假如我們由着他們擺布，我們將來在棉花田裏更要壞。我們也要在那裏受剝削；你知道得很清楚。』

『似乎有理。』吉木說道。『你以外還有誰要罷工？』

那個少年用他的紅眼睛斜視他。『得意忘形起來了，是不是？』

『不是，我想知道一點什麼，你不肯告訴我。』

『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我們還不能放出一點消息去。到時候你就知道了。我們把工人們都組織起來了。我們快要把一切安排好，我們就要大幹一下子。今天晚上我們有幾個人要開會，隨後我們讓你們其餘的人們加入。』

『由誰主持？』吉木問道。

『我不說。假如我說了，或許把一切弄糟。』

『得，』吉木說道。『假如你這樣想，那就完了。』

『假如我可以說，我會說的，不過我應許了不說。到時你就知道了。你要與我們一同罷工，是不是？』

『我不知道。』吉木說道。『假如我不比現時知道得更多一點，我不肯罷。』

『喂，老實說，我們要殺死任何破壞我們的人；我現時可以告訴你這一點。』

『得，我從來不喜歡被人殺死。』吉木把他的桶子懸在一條樹枝上，然後慢慢地往裏裝。『有什麼機會到那個會呀？』

『沒有機會。會裏只有大脚色。』

『你是一個大脚色嗎？』

『我參加內幕，』那個少年說道。

『喂，這些大脚色是什麼人哪？』

那雙兇惡的眼睛猜疑地窺探吉木。『你的問題太多了。我什麼也不告訴你。你把我當傻子看待。』

吉木的桶子滿了。他把桶子放下去。『人們正在樹上談這問題嗎？』

『正在你這一早晨在什麼地方？』

『作工呀。』吉木說道。『賺我一天的口糧。這工是好的。』

那個少年對他冒了火。『除非你喜歡同我滾下地去，你不要惹惱我。』

吉木照他所見麥克的样子向他丟眼風。『不要着急，孩子。事情發動時我一定加入。』

那個少年歎頭歎腦地露出齒來。『你使一個人發火，』他說道。

吉木把桶子提出來，輕輕地倒進一個箱子裏。『什麼時候啦？』

記數員看他的錶。『十一點半。查出什麼來啦？』

『媽的，沒有。那個小子不過胡說霸道。他覺得他是一家報館呢。飯後我要攙進一些人中間去看。』

『好的。你要盡可能快地得到實情。你能開貨車嗎？』

『爲什麼不能？』

『我們或許要你去開貨車。』

『那好極啦。』吉木沿樹行走開去。樹上和梯子上的人們正在談論。他爬上一棵已經有兩個人同在的樹。

『哈囉，小夥子。上來參加吧。』

『謝謝。』吉木開始摘果子。『今天早晨很多議論，』他說道。

『當然。我們也正在議論。每一個人都談罷工。』

吉木說道，『當很多人談罷工時，罷工常要發生的。』

樹頂上的第二個人插嘴了。『我剛告訴哲力，我不喜歡罷工。我們當然掙得不多，不過假如我們罷了工，我們就什麼也掙不到了。』

『現時我們掙不到，』哲力說道。『不過後來我們就可以多掙了。這該死的蘋果摘不多久就完了，不過棉花摘得比較久。據我盤算，棉花主們正在觀望這件事。假如我們像一羣綿羊一般忍受下去，棉花主們就要把我們剝削得更苦。無論如何，我是這末盤算。』

吉木笑了。『似乎有理。』

另一個人說道，『哼，我不喜歡這種事。假如我能避免，我不喜歡鬧事。就要有許多人遭殃。我看不出這裏邊有任何好處。我從來不曾見過罷工把工錢永遠提高。』

哲力說道，『假如大家罷了工，你要去作工賊嗎？』

『不，哲力，我不要那樣作。假如大家罷工，我也罷工。我不要破壞，不過我不喜歡這種事。』

吉木問道，『他們已經有了什麼組織嗎？』

『那我未聽見，』哲力說道。『還沒有人召集大會。我們只有坐等；不過我那樣盤算，假如大家罷工，我也罷工。』

工。

裝箱機發出一陣汽笛聲。『晌午了，』哲力說道。『在那邊那一堆箱子下，我有一些夾心麵包。要吃一點嗎？』

『不，謝謝，』吉木說道。『我要去會與我同來的那個人。』

他把他的桶子留在記數員的崗位上，然後向裝箱廠走去。隔着樹他可以看見一所刷白粉的高房子，旁邊有一個裝車的臺子。現時調帶靜止了。當吉木走近時，他看見吃着午飯垂着腿坐在臺子上的男人們和女人們。大約有三十個人的一羣聚在建築物的一端。人羣中央有一個人在激昂的說話。吉木聽得見他的聲音的起伏，但聽不出他的字句。

風這時跌了下去，因此太陽的溫暖透過來。當吉木走進時，麥克從人羣中鑽出來，拿着兩個紙包向他走來。  
『喂，吉木』他說道。『午飯在這裏，新鮮麵包，還有一些火腿片。』

『好極啦。我餓了。』

麥克說道：『我們的人給胃潰瘍幹掉的比給槍斃幹掉的多。你遇到的情形怎樣？』

『嗡嗡』吉木說道。『嗡嗡罷工。我遇見一個曉得一切的小伙子。今天晚上大腳色們要開會呢。』

麥克大笑起來。『很好。我不知道那些曉得內情的人們是否動起來。他們可以幫我們很多忙。你遇見的人們發起狂來了嗎？』

『無論如何，他們談得很多。噫，且說，麥克，記數員就要給我五大圓和一個永久的職業，只要我能發覺正在進行的事。我告訴他說，我可以留神探聽。』

『作得好』麥克說道。『這樣你或許能賺一點錢呢。』

「喂，你要我告訴他什麼呢？」

「哈，讓我們想一下——告訴他說，這不過是一時的激動，就要過去的。告訴他說，沒有一點張皇的必要。」他擺過頭來，一個人已經悄悄地走近，一個大塊頭，穿着垢污的工人袴，臉上幾乎被污泥染黑了。他走近來，張望了一下，看有沒有別人。

「委員會派我來這裏，」他輕輕地說道。「事情進行得怎樣？」

麥克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他。「你說的是什麼呀，先生？」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委員會要一個報告。」

麥克無可奈何地看吉木。「那個人瘋了，」他說道。「這是什麼委員會呀？」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聲音低下去，「同志。」

麥克挺然走上前去，他的臉怒得變黑了。「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這種「同志」的說法？」他咆哮道。「假如你是一個過激份子，我對你沒有用處。哪，在我叫人來以前，你走你的路吧。」

那個陌生人的態度改變了。「當心，朋友，」他說道。「我們已經釘牢你。」他緩緩地走開去。麥克歎了一口氣。「嘿，這些蘋果主們縱然想得不十分好，却想得快。」

「那傢伙是一個偵探？」吉木問道。



「媽的，不錯。一個人不經過化裝，不能把他的臉弄得那末髒。不過，他們跟我們跟得很快，是不是？坐下，吃一點東西吧。」

他們坐在沙土中，作厚厚的火腿三文治。「你有一個受賄的機會，」麥克說道。他一臉正經地轉向吉木，引用方才那個人的話道，「當心，朋友。」那是底確的。我們現時不能出面了。但要記住，這些人有很多肯爲了五大圓出賣。使別人議論吧，不過你自己不要出聲。」

「你猜，他們會怎樣對付我們？」吉木問道。

「我不知道。我猜，城裏有人來算計我們。我或許應當找一個助手來，以防你或我離開。這件事就要發動，需要指導。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起頭。」

「他們會監禁我們嗎？」吉木問道。

麥克在回答以前嚼一塊麵包皮。「他們先要恐嚇我們，」他說道。「哪，聽清楚，當我不在時，假如有人告訴你，你就要吃苦頭，你不要同他爭論。不要讓他們把你嚇住，但也不要用約伊那一套。耶穌，他們發動得很快呀，好的，我們自己要在明天發砲。我昨晚寫信要傳單。假如狄克有錢，明天早晨傳單就可以送到這裏。今晚應當有信寄來。」

「你要我作什麼呢？」吉木問道。「我所作的只是聽消息。我要作一點什麼。」

麥克一面看他，一面露出齒來。「我就要愈來愈多用了，」他說道。「我就要把你用到骨頭。看光景，這要成爲一場很好的鬥爭。你那句講到棉花的話是非常好的。我今天早晨已經聽見半打人把這句話當作自己的意見來用。」

「我們今天晚上去什麼地方，麥克？」

「喂，你記得阿爾吧，飯桌上那個傢伙？他說過，他的老人家有一個小果園。我想我們可以去看看阿爾的父親。」

「你的意思是，當工人們罷工的時候，替他們預備一個地方嗎？」

「無論如何，我要想法子去辦，」麥克說道。「這件事目前隨時可以爆發。好像是在吹一個氣球。你不能說它什麼時候要炸。沒有兩個汽球炸的樣子相同。」

「你估計到明天夜間的大會嗎？」

「是的，我是那末估計；不過你永遠不能斷定。這些工人們是很緊張了。會有什麼事使他們提前發動。你不能斷定。我要預備好。假如我爲工人們得到那個地方，我要寫信去叫勃登醫生。他是一個怪醫生，他不是黨員，但他不斷地爲工人們作事。他會布置那地方，照料衛生的事，免得紅十字趕出我們去。」

吉木躺在沙土中，把兩臂放在頭下。「裝箱間附近的爭論是什麼？」

『我不知道。工人們似乎喜歡爭論，不過如此。目前或許是達爾文與舊約的是非了。他們隨時可以爲這個打架。當他們這樣感覺的時候，他們會因任何事打架。要十分當心你自己，吉木，會有人只因他覺得緊張打你一頓呢。』

『但我願它會發動。』吉木說道。『我急於見它進行。我覺得，當它進行的時候，我可以多作一點事。』

『準備好。』麥克說道。

他們在沙土中休息到氣笛發出一點鐘的短聲。當他們分別時，麥克說道，『下班時快一點來。我們今晚必須走不少路。或許阿爾會再請我們吃一頓呢。』

吉木走回記數的地方，他的桶子在那裏。機器上的調帶開始作響。貨車開動時，摩托大聲咆哮。摘工們忿忿地在樹中間走回去上工。當吉木拿桶子時，有一些工人站在記數處周圍。記數員不在那時對他講話；但當吉木帶來第一桶蘋果時，那問題來了。『查出一點什麼嗎，諾蘭？』

吉木俯在蘋果箱上，用手把蘋果放進去。『我相信這一切就要過去了。大多數工人似乎並不很氣憤。』

『喂，什麼使你這樣想呢？』

吉木問道，『你聽說他們爲什麼生氣嗎？』

『不，我未聽見。我相信是因爲減工錢。』

『噉，不，』吉木說道。『一個韓特爾農場的工人從韓特爾商店買了一罐壞魚。他吃生病來了。嘿，你知道短工們是怎樣的；他們着了惱，於是那感情傳到這裏來。不過我在晌午同一些工人談了一會兒。他們就要不放在心上了。』

記數員問道，『你能斷定這不過如此嗎？』

『當然。我的五大圓怎樣？』

『我明天拿給你。』

『喂，我要那五塊錢，你還說過你替我找一個更好的職業。』

『我要替你找。明天告訴你。』

『我應當先拿到錢，然後告訴你，』吉木怨訴道。

『不要發愁，你會得到的。』

吉木走進果園去。當他開始爬上一棵樹時，他上面有一個聲音叫道，『當心那個梯子，它活動了。』

吉木看見老丹站在樹上。『哎呀，是那個小過激派，』老丹說道。

吉木小心地爬上去。梯子的橫級變鬆了。『情形怎樣？』當他掛上桶子時，他問道。

『噉，很好。我覺得不大好。那些冷豆子整夜像烙鐵一般留在我肚子裏。』

「嘿，你應當吃一頓熱晚飯。」

「我不過太累了，不願生火。我就要好起來的。今早我不想起來。很冷。」

「你應當去入一個救濟機關。」吉木說道。

「我不知道。大家都在談罷工，就要出亂子了。我累了。我現時不願出亂子。假如工人們罷了工，我可怎末辦呢？」

「喂，同他們罷工。領導他們。」吉木想用自尊心來鼓動他。「工人們會尊敬像你這樣一個老工人。你可以領導糾察隊。」

「我想我可以。」丹說道。他用一隻大手擦鼻子，然後彈他的手指。「我不過不想幹。今天下午很快就冷了。我喜歡有一盆熱湯作晚餐——非常熱的，裏邊有一些肉丁，再有一些熱的烤麵包蘸來吃。我愛吃半生熟的雞蛋。當我過去離開森林，帶着錢進城的時候，有時我買半打雞蛋，煮在牛奶裏，讓它們滲進烤麵包。隨後我把雞蛋壓碎，擠到烤麵包裏去，然後吃下去。有時八個雞蛋。我在森林裏掙大工錢。我吃兩打煮雞蛋也是容易的。我但願我有一大些奶油，全灑上胡椒。」

「不像你昨天那末硬氣了，是不是，老爹？昨天你可以同這裏任何人競賽呢。」

回憶的光從丹的眼睛裏消失。他那瘦削的下頷突出來。「我依舊可以同一羣小子比賽，他們把時間都用

在議論上。」他忿忿地摸索頭頂上的蘋果。一隻骨瘦如柴的大手捉住一條樹枝。

吉木滿懷趣味地看他。「你這不過是裝模作樣，老爹。」

「以為我是那樣？得，那末來與我比賽吧。」

「你同我比賽有什麼用，到後來只有園主得好處。」

老丹把蘋果堆在桶子裏。「你們這些小子還得學習。要作的事比你從來所知道的更多。正如一羣馬——你要更多的乾草！到處叫着要更多乾草。要所有的乾草！你們只是到處叫，使一個好人難過。」他的桶子太滿了。當他鬆開鈎子時，有五六隻大蘋果滾出去，撞在樹枝上，然後落在樹下的地面上。「讓開路，小子，」丹叫道。「快點，把梯子讓出來。」

「好的，老爹，不過不要慌。忙是沒有好處的。」吉木把梯頂讓出來，攀上一條樹枝。他掛上他的桶子，然後去摘一隻蘋果。他聽見背後一聲磕喳，隨着是一聲撲咚。他回過頭來看。老丹仰臥在樹下的地上。他的張大的眼睛好像受了驚。他的臉在白色的短髮下是藍灰色的。兩條橫級從梯子上脫出。

吉木叫道，「跌下去了！受了傷啦，老爹！」

那個老頭子躺臥不動。他的眼睛滿含疑問。他的嘴扭動，他舐他的嘴唇。

吉木爬下樹來，跪在他旁邊。「你傷在什麼地方，老爹？」

卅喘息道：「我不知道。我不能動。我相信我已經跌壞我的屁股，不過一點也不覺痛。」

工人們跑向他們來。吉木看見工人們從四面八方的樹上跳下來，跑向他們來。記數員從他那一堆箱子處走過來。工人們圍得緊緊的。他傷在什麼地方？」

「怎樣發生的？」

「他跌斷了腿嗎？」

「他太老了，不宜上樹了。」

那一圈人被後來的人推向裏方。吉木聽見那記數員喊道：「讓我過去。」工人們的臉是陰沈的，蘊怒的，冷靜的。

吉木喊道：「向後站，好不好。不要擠進來。」工人們移動他們的脚。後排傳來一片小小的不平聲。一個聲音喊道：「看看那把梯子。」

所有的頭一致抬起來，所有的眼睛看那兩條橫綫斷落的地方。一個人說道：「這就是他們要我們在上面工作的東西。看！」

吉木可以聽見更多人成羣跑來的脚步聲。他站起來，想把那一圈人推開去。「向後退，你們這些雜種！你們就要把他悶死了。」

老丹已經閉起眼睛。他的臉是呆定的，嚇成死白色。在那一羣人的外圍，人們開始喊，『看那個梯子！這就是我們要我們在上面工作的東西！』工人們的咆哮聲，他們的憤怒的咆哮聲高起來。他們的眼睛露出兇光。他們那模糊的不安和憤慨忽然集中起來。

那個記數員依然喊道，『讓我過去。』

突然間一個聲音歇斯迭里地尖叫道，『你滾開去，你這狗娘養的。』打起來了。

『當心，宙抱住宙。不要放開他。抓住他的腳。』

『哪，先生，叫呀，快走吧。』

吉木站起來。『你們諸位讓開來。我們要把這個可憐人抬走。』那些人似乎從睡眠中醒過來。內心的一圈猛烈地向外推。『找兩條棍子來。我們可以用兩件上衣作一個担架。喂，把棍子穿過袖子。哪，把前邊的鈕子扣起來。』吉木說道，『輕一點抬他。我相信他的屁股跌斷了。』他向下看丹那靜止的灰白的臉。『我猜他已經暈過去了。哪，輕一點。』

他們把丹抬上用衣服作成的担架。『你們兩個抬他。』吉木說道。『另外一些人開一條路。』

這時至少聚了一百人。抬担架的人走出來。後來的人站下來看那個壞梯子。一遍一遍地說，『看，他們給我們用的東西。』



吉木轉向一個站在那裏呆呆地向樹上看的人。「記數員怎樣了？」

「誰？宙·提戈打了他。要把他的腦漿子踢出來。大家捉住宙，宙筋疲力竭了。」

「他未殺死他，再好沒有了。」吉木說道。

那一羣人隨在担架後走，更多的人從果園各地跑來，當他們走近裝箱廠時，調帶的聲音停止了。男人們和女人們聚在運貨門外。一片寂靜主宰了那個愈來愈大的人羣。工人們僵硬地走路，好像送殯時的樣子。

麥克從裝箱廠後面跑來。他看見吉木，於是跑向他來。「什麼事？離開人羣，到這裏來。」那帶兇兆的人羣，一聲不響的人們，隨在担架後面前進。低聲告訴後來的人們說道，「那個梯子。一個舊梯子。」人羣越過麥克和吉木去。

「發生了什麼？快點告訴我。我們要趁他們正熱的時候動手。」

「是老丹。他誇耀他有多末強壯。弄斷梯子的兩條橫級，仰着跌下去。他以為他跌斷了屁股。」

麥克說道，「好，機會來了。我正期望這個。當工人們這樣感覺的時候，不要費很大事。他們會抓住一切機會。那個老糊塗究竟中一點用。」

「中一點用？」吉木問道。

「當然。他引起一個頭。我們現時可以利用他。」他們忽忽忙忙地跟在人羣後面走。那許多腳踢起的灰塵，

使得空中充滿一種緩緩消失的褐色的雲。市鎮方面傳來轉轍機單調的聲音。女人們在人羣外圍跑來跑去，但男人們是靜默的，隨着担架走向寢棚。

「快，吉木，」麥克叫道。「我們必須加緊。」

「我們去什麼地方？」

「我們先要去找倫敦，告訴他怎樣行動；隨後我們要進城去打一個電報；我也要即刻去看阿爾的老人家看，倫敦，在那裏。」

「喂，倫敦，」麥克跑起來，吉木在他後面跑。「爆發了，倫敦，」麥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那個老頭子，丹從一棵樹上跌下來。現在機會成熟了。」

「哈，這正是我們所要的，是不是？」倫敦說道。他摘下帽子，抓他的禿頂。

「一點不錯，」麥克接過來說道。「假如我們不去領導，工人們會亂來的。看，那邊來的是你那瘦長的夥伴。把他叫來吧。」

倫敦用雙手圍住嘴。「薩木，」他喊道。

吉木看出，那就是坐在低地燭火旁邊的人。麥克說道，「聽清楚，倫敦，還有你，薩木。我要趕快告訴你們許多事，因為我必得走。這些人看樣子不一會就要爆炸了。你過去，薩木，告訴他們，他們應當開一個大會。隨後你提議

倫敦作主席。他們會把他選上。他們幾乎什麼都肯作。這都是要你來作的，薩木。」麥克抓了一把沙子，放在兩個手掌中揉擦。他的脚一面跳動，一面踢地面。「哪，聽清楚，倫敦，你一作了主席，便告訴他們說，我們要有秩序。你向他們提出大約十個人名，教他們選舉他們作委員，來計畫事情。懂吧？」

「當然。我懂得。」

「哪，注意——事情要這樣作。假如你要他們贊成一件事，你說「你們要這樣作嗎？」假如你要否決一件事，那就說「你們不要這樣作，是不是？」於是他們便加以否決。教他們票決一切事，一切事，懂吧？他們都有了準備。」

他們向寢棚旁的羣衆看。那些人依舊是安靜的，走來走去，不在一個地方多站，搖動他們的臂膊；他們的臉像睡着的人們的臉一樣呆板。

倫敦問道，「你們兩個這時去什麼地方？」

「我們要去看看那個小農場，當事情爆發的時候，好用作大家停留的地方。噯，還有一件事，你從最激烈的人們中選出一批來，派他們去別的農場宣傳。現時你都懂了吧？」

「都懂了，」倫敦說道。

「喂，讓我們用一用你的汽車。可不可以？我們要走不少路呢。」

「當然可以，只要你們能開，用就是了；它有一些毛病。」

麥克轉向薩木。『好啦，去那邊。站在什麼東西上，喊道，「伙伴們，我們應當開一個大會。」然後喊道，「我提議倫敦作主席。」去吧，薩木來，吉木。』

薩木跑向寢棚去，倫敦比較慢地隨在後面。麥克和吉木繞過建築物去，走向那輛古老的福特車。『上去，吉木。你去開引擎。』一陣轟然的聲音從寢棚的另一端傳來。吉木轉開鑰匙，扳住引火桿。發條像小響尾蛇一般作響。麥克把曲柄一轉一放，然後又轉。第二陣喧聲從寢棚後傳來。麥克用全力去轉。引擎動起來，它的聲音吞沒工人們的喊聲。麥克跳進車中，喊道，『得，我猜倫敦是我們的新主席了。開走吧。』

吉木把車退轉，開向大路去。路上沒有一個人。碧綠的垂實的樹，在下沈的太陽下，把它们的影子投在旁邊。車子駛下去，活塞在汽筒裏撞擊。『先去一個電報局，然後去郵政局，』麥克喊道。

他們駛進鎮裏。吉木開到大街上，停在一個電報局前。『郵政局就在那邊，看見吧？』他說道。

『喂，聽清楚，吉木，當我發電報時，你去取給威廉·道兌的信件。』

幾分鐘後吉木帶回三封信來。麥克已經坐在車裏。他拆開信來讀。『唉呀，聽這一封是狄克來的。他說，約伊逃走了；他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他在被帶去聽審的時候，打倒一個警察，然後溜掉。我方才打電報要助手，也要勃登醫生來負責衛生事務。等一下，我去轉曲柄。我們開去阿爾的餐車。』

當吉木開到餐車前時，他可以從窗子裏看見倚在沒有人的櫃檯上的阿爾，正在向人行道上張望。當他們從車裏走出來時，阿爾認出他們。他向他們舉起一條胖臂。

麥克推活門。「喂，阿爾，生意好嗎？」

阿爾的眼睛高興得亮起來。「不錯，」他說道。「昨晚果園有一大羣人來這裏。」

「我會經告訴他們，你的肉排作得非常好。」麥克說道。

「承情，承情。你們自己要吃一點嗎？」

「當然，」麥克說道。「我們還能付帳呢。我們一切都要答報。」

「噫，這是你們應得的。」阿爾說道。「好像是教人來這裏的一種佣錢。」他掀開冰箱，拍成兩個肉排，然後貼在爐頂上；他在每一個肉排周圍灑上一圈碎玉葱。「你們的情形怎樣？」他問道。

麥克機密地俯在櫃檯上。「聽清楚，阿爾，我知道你是我可以信任的人。我們把你的名字記在簿子上了。你過去待我們非常好。」

阿爾因這稱讚歡喜得紅了臉。「嘿，假如我沒有一種生意得照顧，我會與你們一同幹的。一個人眼見這種狀況，不公道，諸如——假如他有多少腦筋，他一定這樣幹。」

「當然，」麥克趕忙說道。「一個有腦筋的人，不需要人教。他自己可以瞭解。」

阿爾轉過身去，掩藏他的歡喜。他用鏟子把肉排輕輕地拍過，壓下去，把焦黃的玉葱收集起來，擠進肉裏去。他把脂油鏟進爐頂旁的小槽裏。當他勉強使他的臉恢復了常態時，他又轉過來。「你們當然可以信任我，」他說道。「你們應當知道。你們想要怎樣？」他斟了兩盞咖啡，沿櫃檯推過來。

麥克慎重地用刀刃扣櫃檯。「或許有人打聽我和吉木。」

「當然。我對你們一無所知，」阿爾說道。

「對的。哪，事實是這樣，阿爾，這山谷就要大罷工了。已經在我們工作的地方發動。別的地方大概今天晚上就要開始。」

阿爾輕輕地說道，「你知道，聽那些人在這裏的議論，我相信那是不遠了。你要我作什麼呢？」

「還是把肉鏟起來吧。」阿爾，一隻手拿起兩個碟子，每一個碟子裏放上一塊肉排，然後用馬鈴薯糊、蘿蔔、蔓菁把碟子裝滿。

「脂油呢，兩位？」

「塗在上面，」麥克說道。

阿爾把脂油澆在那兩碟東西上，然後把碟子擺在他們前面。「哪，說下去吧，」他說道。

麥克填滿他的嘴。他一面吃一面說。「你說過你的老人家有一個小果園。」

「是的。要躲在那裏嗎？」

「不。麥克用他的叉子指阿爾。」這個山谷裏的蘋果再沒有人摘了。」

「噉，且說——先生——」

「等一下。聽清楚。你老人家的地方有不有耕地？」

「有，大約五畝。原來種草。現時草已經割過了。」

「巧極了。」麥克說道，「我們就要有一兩千人沒有地方可去。他們就要把他們趕出果園，也不讓他們留在路上。假如他們能住在那五畝地上，他們便安全了。」

阿爾的臉帶着恐懼和疑惑垂下來。「噉，不，先生。我不相信我的老人家肯幹。」

麥克接過去說道，「他的蘋果可以有人摘，摘得快，而且白摘。因為別人的蘋果不能上市，價格一定是高的。」

「噉，隨後鎖上人不向他搗亂嗎？」

「誰呀？」麥克問道。

「喂，退伍軍人，以及諸如此類的人們。他們會暗中出來，把他打扁。」

「不會，我不相信他們會。他有在他的地方上留人的權利。我要找一個醫生布置住處，保持清潔。你的老人

家的蘋果有人白替他摘。」

阿爾搖頭。「我不知道。」

「得，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知道，」麥克說道。「讓我們去同你的老人家談談吧。」

「我得照顧生意。我不能離開。」

吉木突然看見他忘記的食品，於是開始吃起來。麥克半閉的眼睛永遠不離阿爾的臉。他坐在那裏，一面吃，一面看。阿爾開始緊張起來。「你以為我怕了，」他開始道。

「在我看見以前，我什麼也不以為，」麥克說道。「我不過想知道，假如一個人要把自己的生意停一個鐘頭，爲什麼不能。」

「噫，吃飯早的人們一個鐘頭內就要來了。」

「你可以在一個鐘頭內回來呀。」

阿爾局促不安了。「我不相信我的老人家肯幹。他不得不當心他自己，是不是？」

「喂，他還不會受過打擊呢。你怎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一種不快的意味溜進麥克的聲音，一種朦朧的敵

意。

阿爾拿起一塊破布，在櫃檯上抹來抹去。他那敏感的眼睛與麥克的眼睛相遇，避開去，又轉回來。他終於走



近來。『我可以幹，』他說道。『我要在門上釘一張小紙片。我不相信我的老人家肯幹。不過我可以把你們帶到那裏去。』

麥克笑了。『好人。我們不會忘記的。下次我看見手裏有兩角五分錢的工人，我一定教他來吃你一客肉排。』

『我的價錢是公道的，』阿爾說道。他摘下他那頂廚子高帽。放下他的襯衫袖子，關了暖鍋下的煤氣。

麥克吃完飯。『很好。』

吉木，必須趕快吞下他的食品，免得太遲。

『我在後面空地有我一輛小車，』阿爾說道。『你們兩位可以隨在我後面；這樣我不至捲入糾紛，我還可以對你們有用。』

麥克喝乾他的杯子。『不錯，阿爾，你不要同壞人結伴。』

『你懂得我的意思。』

『當然，我懂得。來呀，吉木，我們去吧。』

阿爾寫了一個告白帖子，向外隔着玻璃釘在門內。他一面用力把他那雙肥臂伸進他的外衣內，一面替麥克和吉木開門。

麥克轉過曲柄，然後跳進去，在阿爾駕着一輛舊道奇車開出空地以前，吉木慢慢地擺弄發動機。吉木跟着他沿街向東駛去，越過河上的混凝土橋，進入愉快的鄉間。這時太陽幾乎沈下去了，含着秋天的灰塵又紅，又暖。沿路大量的蘋果樹都因灰塵變成灰色。

麥克在座位裏轉動，張望他們經過的樹行。「我看不見有人工作，」他對吉木叫道。「我不知道他已否得手。有箱子，但沒有工作的人。」

鋪石路換了泥路。那輛福特車在那不平的路上面跳躍，一面顫抖。又走了大約一哩路，阿爾的車塵旋進一個場院。吉木隨着停在那輛道奇旁邊。一所白色的槽形房子聳入空中，房頂有一個風車在陽光中擺動和閃爍，噴筒發出一種深沈的喉音。這是一個愉快的地方。蘋果樹長在一所白色的小農場屋附近。馴熟的鴨子把嘴伸進槽底的泥裏去。在一所大穀倉旁邊，有一個用鐵絲繫起的狗舍，其中靠簾子處站有兩隻英國指狗，（註）細聲叫着向人們走來。房子自身山一道低柵欄圍起，柵欄後面的天竺葵長得大而且紅，還有一株垂着紅葉的維基尼亞葛蘿懸在前廊上。方形的大普里茅斯雞走來走去，一面滿足的叫，一面向陌生人翹起頭來。

阿爾下了車。「看那兩條狗，」他說道。「本谷最好的指狗。我的老人家愛它們過於愛我。」

麥克問道，「那五噸地在哪裏，阿爾？」

（註）Pointer——一種獵狗，打獵時以鼻指獵物所在，故名。——譯者註。

「在那邊，樹後頭，另一條路上。」

「好。我們去見你的老人家。你說他喜歡他那兩條狗？」

阿爾爽直地笑了。「動一動那兩條狗中的一條看。他會吃掉你呢。」

吉木看看那所房子，再看看新刷白的穀倉。「不壞，」他說道。「使人想住在這樣一個地方。」

阿爾搖頭。「料理起來很費事呢。我的老人家從天亮作到天黑，他還料理不過來。」

麥克追問道，「你的老人家在哪裏？我們去見他。」

「看，」阿爾說道。「從果園走進來的便是他。」

麥克張望了一會兒，然後退向狗舍去。那兩條扭動着的狗撲向鐵絲網，懷着愛慕哼哼。麥克從網孔伸進手指，擦摸它們的鼻籠。

吉木說道，「你喜歡狗嗎，麥克？」

麥克不耐煩地回答道，「我什麼都喜歡。」

阿爾的父親走過來。他完全不像阿爾，像一頭瘦狗一般小而快。精力似乎從一個內部的蓄藏處注入他的兩臂和兩腿，注入他的手指，使他不斷地活動。他的白頭髮是粗硬的，他的眼眉和鬍子是聳立的。他的褐色眼睛像蜜蜂一般忙亂地閃動。他的手指在走路時無事可作，遂在兩側擰出合乎節奏的細聲。當他說話時，他的話正

像他的人，迅速，敏感，鋒利。「你的生意怎樣啦？」他問阿爾道。

阿爾艱難地加以招架。「嘿，你知道——我覺得——」

「你過去要離開農場，要去鎮上，作一種生意，作城裏人，要去四處游蕩。不喜歡刷牆壁，從來不。你的生意怎樣啦？」他的眼睛打量他們每一個人，打量他們的鞋子和面孔。

麥克依舊向狗舍裏看，擦摩那兩條狗的鼻子。阿爾解釋道，「嘿，你知道，我帶這兩個人出來，他們要見你。」那個老頭子拋開阿爾。「得，他們已經來到這裏。你現時可以回去作你的生意了。」

阿爾用將要被浸入水中的狗一般苦惱的眼光看他那個小父親，然後勉強強強地上了車，悶悶不樂地開走。

麥克說道，「我長久不見這樣好的指狗了。」

阿爾的父親走到他身旁。「朋友，你一生也不會見過這樣好的指狗。」一種友好的關係成立了。

「你常帶它們去打獵嗎？」

「每一季。我也捉鳥。很多傻瓜用坐狗。」（註）坐狗是一種網狗，沒有人再用網捉鳥了。指狗是一種真正的

鎗狗。」

（註）Setter——另一種獵狗，往昔用網獵鳥獸時，此種狗可蹲伏以嗅鳥獸之跡，故名。——譯者註。

『我喜歡肩上帶紫斑的那一條。』

『當然，他是好的。不過他追不上那條可愛的小母狗。名字是馬利，在柵欄裏柔和得像耶穌，不過在野外她跳得很厲害。從來不曾見過一條像她那樣能跑的狗。』

麥克摸了摸那兩個鼻子。『我見它們有通穀倉的洞。你讓它們在穀倉裏跑嗎？』

『不，它們的床緊貼牆壁。在那裏比較暖和一點。』

『假如那條母狗一旦生了小狗，我想求一隻小狗呢。』

那個老頭子大笑起來。『要應付那些要小狗的人們，她一年到頭必得天天生產了。』

麥克緩緩地從柵欄轉過來，觀查那雙褐色眼睛。『我姓麥克·李奧德，』他一面說，一面伸出手來。

『我姓安得生。你要作什麼呢？』

『我要爽直地同你談談。』

這時太陽已經沒了，院子裏的鷄都不見了。晚間的寒氣停留在樹中間。『販賣一種東西嗎，麥克·李奧德先生？我什麼都不要呀。』

『不錯，我們在販賣一種東西，不過是一種新出產。』

他的腔調似乎使安得生安心。『你們何不進廚房裏喝一杯咖啡呢？』

『可以，』麥克說道。

廚房像別處一樣，油漆過，擦洗過，掃除過。爐子上的鏽邊像濕的一般閃光。

『你獨自住在這裏嗎，安得生先生？』

『我兒子阿爾去外邊住了。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那個老頭子從一個紙袋中拿出一把切得很仔細的松木片，放在爐子裏，然後在上面放一些小塊的脂木，然後在上面放三塊圓形的乾蘋果樹幹。這工作布置得那末妥當，那末巧妙，他一畫上火柴，火便旺起來了。爐子抽動起來，一股熱氣從裏邊噴出來。他放上一個咖啡壺，然後把一定數量的碎咖啡放進去。他從一隻袋子裏取出兩個雞蛋殼，投到壺裏去。

麥克和吉木坐在鋪有嶄新的黃油布的廚房桌上。安得生做完火爐旁的工作。他走過來，莊重地坐下，把兩隻手放在桌子上；他的兩隻手靜靜地伏在那裏，簡直像想要出發時的兩條好狗。『哪，什麼呀，麥克·李奧德？』麥克那筋肉發達的臉上含有一種爲難的神情。『安得生先生，』他遲疑地說道，『我手裏的牌沒有很多。我應當用心來鬥，使它們各當其用。不過我覺得不必那樣。我要把它們亮下來。假如中了彩，固然好。假如不中呢，也就不再鬥下去了。』

『得，那就亮下來吧，麥克·李奧德。』

『大致是這樣。明天就要有兩千工人罷工，蘋果就要沒有人摘了。』

安得生的手似乎在嗅，在變硬，然後又靜靜地伏下來。

麥克往下說道，「罷工的理由是這次的減工資。哪，園主們就要找破壞罷工的人來，於是就要發生糾紛。不過罷工的人數儘够糾察這一帶地方的。你明白這形勢了吧？」

「一部分；不過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得，下餘的是這樣。不久就要有一道監察命令，禁止在路上和公共地產上聚集。園主們就要以侵佔罪的名義把罷工的人們趕出他們的土地。」

「哦，我是一個地主。你從我要求什麼呢？」

「阿爾說，你有五畝耕地。」安得生的手像起點上的狗一般靜止而且緊張。「你那五畝地是私有財產。你可以在上面收留工人們。」

安得生慎重地說道，「你是在販賣一種東西；你不說那東西是什麼。」

「假如托拉斯谷的蘋果不上市，市價會高起來的，是不是？」

「當然會高的。」

「得，你的蘋果可以白替你摘。」

安得生在椅子裏稍微弛緩了一點。咖啡壺開始在爐子上輕輕地噴汽。「像那樣的人們會把地方弄得」

塌糊塗的，』他說道。

『不，他們不會。有一個維持秩序的委員會。連酒都不許喝。就要有一個醫生來照料衛生。我們要搭起一行，一行整潔的帳篷。』

安得生吸了一口短氣。『聽清楚，青年人，這地方是我的。我必須同我的鄰居處得好。假如我作那樣的事，他們一定同我搗亂的。』

『你說這地方是你的嗎？』麥克說道。『沒有糾葛嗎？沒有任何抵押的契據嗎？』

『噉，不，有一點糾葛。』

『你的鄰居是哪些人呢？』麥克趕快問道。『我可以告訴你說，這些人是誰：韓特爾，吉爾雷，馬丁。握有你的契據的是誰呢？托佳斯財政公司。擁有托佳斯財政公司的是誰呢？韓特爾，吉爾雷，馬丁。他們搾取過你嗎？你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們搾取過。你能維持多久呢？或許一年；隨後托佳斯財政公司把你的地方取過去。這是否實情呢？哪，假定你不出工資便把果子摘完；假定你把果子在上漲的市場中賣掉；你就可以把你的債務還清了吧？』

安得生的眼睛是光而小的。他的雙頰上現出兩個憤怒的點子。他的雙手在桌邊一面溜走，一面隱藏。有一個時候他似乎停止了呼吸。他終於輕輕地說道，『你並不會亮牌，你是在鬥呢，假如我能脫離關係——假如我能得到一種保障——』



「我們可以用兩團人作你的保障。」

「不錯，不過我的鄰居會把我趕出去的。」

「噉，他們不會的。假如他們碰一碰你或你的地方，我們要使全谷不剩一間倉房。」

安得生那瘦削的下頷緊閉起來。「你們從這裏頭得到什麼呢？」

麥克露了露齒。「我可以把另一件事老實告訴你。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相信這一件。我同這裏的吉木時時挨一頓好打。我們時常因浮浪罪坐六十天的牢。」

「你是那些紅黨中的一個？」

「你猜對了；我們是紅黨，照你的說法。」

「你想用你們的罷工作什麼呢？」

「不要冤枉我們，安得生先生。發動罷工的不是我們，是吉爾雷，馬丁，韓特爾。他們吩咐過你給工人多少工錢，是不是？」

「嘿，國主聯合會吩咐的。國主聯合會是由托佳斯財政公司主持的。」

「不錯。發動罷工的不是我們。不過一旦發動起來，我們便願意幫助它勝利。我們想使工人們不要胡鬧，教導他們共同工作。你參加我們一方面，你便終生不會有勞工糾紛了。」

安得生歎氣道：「我不知道我能否信任一個紅黨。」

「你從來不曾試過；不過你試過信任托佳斯財政公司了。」

安得生冷冷地微笑。他的兩隻手伸到桌上來，像兩隻小狗一般共同玩耍。「這一來大致會毀掉我，使我流離失所。基督知道，無論如何，我被逼上那條路。樂得開玩笑。我要使克里斯·韓特爾吃一些苦頭。」咖啡滾了，在爐子上猛烈地嘶嘶作響，熱咖啡的氣息充滿空中。電燈在安得生的白眼眉上也在他那粗硬的頭髮上閃光。他提起咖啡壺，仔細地用報紙把爐子擦過。「我要斟給你一些咖啡，紅黨先生。」

但麥克跳起來了。「謝謝，不過我們必須走了。我們要使你不會在這上頭吃虧。目前我們有一百萬件事要作。明天見。」他們拋下那個手持咖啡壺的老頭子。麥克用快步跑過院子。他低聲說道：「耶穌，好險哪。我擔心我隨時會失敗。他是多末倔強的一個老小孩。我早就知道，打獵的人是倔強的。」

「我喜歡他，」吉木說道。

「你不要去喜歡人，吉木，我們不能浪費時間去喜歡人。」

「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關於財政公司的那一套，用來對付他，麥克？」

「從今晚寄來的信中。不過我們要爲了那兩條狗感謝上帝跳進車去，吉木我來把它旋起。」

他們在晴好的夜色中馳過。放光的小車頭燈沿路閃爍。吉木仰起頭來，向天空看了一會兒。「主叻，我興奮

起來了。看那些星，麥克成百萬的星。」

「你看路上吧，」麥克咆哮道。「聽清楚，吉木，我忽然想起來了。今天晌午那傢伙說，他們已經釘牢我們。從此以後，你一定要當心，不要走出人羣太遠。假如你要去什麼地方，記住，帶一打來人與你一同去。」

「你的意思是，他們想要捉我們嗎？」

「你說得非常對！他們會想，把我們除掉以後，他們可以結束鬥爭。」

「喂，你到什麼時候才給我一點事作呢，麥克？我跟着你跑來跑去，簡直像一頭小狗。」

「你已經學了很多，孩子。當有用到你的地方時，我一定交給你，不要發愁。在一兩天內你可以選出一批糾察隊。向左轉，吉木，從現時起，我們不便多穿過市鎮。」

吉木把車子沿多轍的邊道開下去。過了一個鐘頭，他們才來到吳園，轉進蘋果樹中間暗黑的道路。他把車子慢到僅僅能移動的程度。車頭燈一明一暗。冷不防一道眩眼的光線透過黑暗，落在他們的臉上。同時兩個裹在外套裏的人來到前面的路上。吉木把車停下。

光線後面一個聲音喊道，「就是他們兩個。」穿外套的人們中的一個走到車旁，靠在車門上。發動機不勻地作響。因了那一道光線，靠在車門上的人幾乎看不出來。他說道，「我們要你們兩個在明天天亮時離開托佳斯谷，明白吧？離開。」

麥克偷偷地伸過來，踏吉木的腿。他的聲音變成一種好聽的哀訴。「我們有什麼不妥，先生？我們什麼都不會作過呀。」

那個人憤憤地回答道：「佳嘴，朋友。我們知道你們是誰，也知道你們是作什麼的。我們要你們離開。」

麥克哀求道：「假如你們是法律，我們是公民。我們有聽審的權利。我在家鄉納稅。」

「得，回去納稅吧。這不是法律：這是一個公民委員會。假如你以為你們該死的紅黨可以來這裏搗亂，你便是發了昏。你們不在你們那鐵皮罐頭裏離開這裏，你們便要在一隻木匣子裏離開。明白吧？」

吉木覺出麥克腳在他的腿下移動，尋找連動踏板。吉木用他的腳趾點那隻腳，表示他懂得了。那個舊引擎不勻整地動來動去。時而一個汽缸斷火，時而兩個都斷。麥克說道：「你看錯了我們，先生。我們不過是工人。我們不要惹是非。」

「我已經說過「離開」。」

「得，讓我們去取我們的行李吧。」

「聽清楚，你們即刻轉回去，離開。」

麥克叫道：「你們是孱頭，你們是那樣的東西。你們沿路埋伏下二十個人。你們是非常的孱頭。」

「誰是孱頭？只有我們三個。不過假如你們在早晨不離開本谷，就要有五十個了。」

「開過去，吉木！」

引擎大叫起來。那輛車像一匹馬一般向前衝去。車旁的那個人滾到黑暗裏去，車前的那一個跳開去逃命。那輛震響的車帶着下墜的爐架聲從路上跳過去。

麥克向後看。「手電燈不見了，」他喊道。

吉木把車開到那長建築物後面。他們跳出來，跑過寢棚的末端去。

門前的空地上聚有一羣一羣站着低聲談話的人們。女人們把裙緣裹在膝蓋上坐在臺階上。一種嗡嗡的單調的談話聲從人羣發出。那裏至少有五百人，從其他果園來的工人們。同吉木談過話的那個倔強後生昂着頭走過來。「你先前不相信我，是不是？喂，你覺得這情形怎樣？」

麥克問他道，「見過倫敦嗎？」

「我當然見過他。我們舉他作主席。他現時同委員會在他的屋子裏，你先前以為我糊塗，是不是？」他對吉木說道。「我對你說過，我是參加內部的。」

麥克和吉木在人羣中間穿過，進入嘈雜的聲音中。有一夥人翹着脚尖從窗玻璃向點着燈的房間裏張望。麥克開始上臺階。有兩個人擋在他前面。「你要幹什麼？」

「我們要見倫敦。」

「哦？倫敦要見你嗎？」

「去問他，你們爲什麼不去問？」

「你們姓什麼？」

「對倫敦說，醫生和吉木要見他。」

「你便是幫助那個小女人生孩子的人嗎？」

「當然。」

「得，我去問。」那個人開了門，走進去。一秒鐘後，他出來了，把門敞開。請進，朋友們，倫敦在等候你們呢。」

倫敦的房間已被忽忽忙忙地布置成一間辦公室，挪了一些箱子進來作坐位。倫敦坐在他的床上，他的禿頂俯向前方。一個七個人的委員會，有站着的，有坐在箱子上的，有吸烟的。當吉木和麥克進來時，他們轉過頭來。倫敦露出高興的樣子。「嘿，醫生，嘿，吉木，看見你們，很高興。聽見那些消息嗎？」

麥克咕咚一聲坐在一個箱子上。「什麼都不會聽見，」他說道。「我同吉木跑了很多路。發生過什麼事？」

「嘿，情形似乎不錯。達金的那一夥子罷了工，有一個姓勃克的人。吉爾雷農場上的主席。明天要開一個全體大會。」

「好，」麥克說道。「幹得好。不過，我們在有一個執行委員會和一個總主席以前，不能有很多成就。」

倫敦問道：「你去辦的那一件事結果怎樣？我不會告訴夥友們，恐怕辦不妥。」

「辦妥了。」麥克轉向那七個人說道。「聽清楚，」他說道。「有一個人借五噶地給我們住。這是私有的地產，因此，除了衛生人員，沒有人能趕走我們。我們就要有一個醫生來管理衛生的事。」那幾個委員直挺挺地坐在那裏，滿懷熱情地露出齒來。麥克繼續說道：「哪，我已經應許那個農夫，工人們要白替他摘蘋果。用不了他們多少時候。那裏有很多水。也是一個很好的中心地帶。」

委員中的一個興奮地站起來。「我可以去告訴外邊的人們嗎，倫敦？」

「當然，去就是了。這地方在哪裏，醫生？我們明天的大會可以在那裏舉行。」

「那是安得生的果園，離市鎮不遠。」三個委員走向門口去，宣布這個消息，外面先是一片寂靜，隨後是一片聲音，並非叫喊，只是興奮地談論；那聲音傳開去，愈來愈高，終於充滿了空中。

吉木問道：「老丹怎樣了？」

倫敦抬起頭來。「他們要把他送去一個醫院。他在醫院裏不會有什麼好處。我們找了一個醫生，接好他的屁股。他住在這一排房下首一點。有兩個好女人照顧那個老窮光蛋。他正在享福了。目前不能教他離開這裏。他不過給每一個男男女女添麻煩。」

麥克問道：「你從園主們聽到過什麼消息嗎？」

「有的，「頭兒」來了。問我們肯不肯返工。我們說「不。」他說道，「早晨就得滾開。」他說，他在早晨就要運一列車短工兒來。」

「他辦不到，」麥克插嘴道。「在後天以前，他運不進來。挑選一夥工賊要費一些時候的。到後天我們已經準備好來對付他們了。且說，倫敦有幾個自稱委員會的人，想把我和吉木趕出谷外去。最好通知大家，不要單獨地出外。對他們說，假如他們要去什麼地方，帶幾個朋友作伴。」

倫敦對他的委員之一點頭。「通告一下，薩木。」薩木出去了。聲音又傳播開來，像石子上的波浪那樣作響。這一次的調子是深刻的，憤慨的。

麥克慢慢地捲了一支褐色的菸捲。「我累了，」他說道。「我們要作的事很多。我想我們可以留到明天作。」

「去睡吧，」倫敦說道。「你過去像一個傻子一般奔走。」

「是的，我是那樣，不錯。當你累了的時候，似乎有一點難過。他們有槍。我們不能有槍。他們有錢。他們可以收買我們的夥友。在這些可憐的半挨餓的雜種看來，五塊錢似乎很多了。在你宣布什麼以前，要格外當心，倫敦。說到究竟，假如有人出賣，你不能太過責備他們。我們必須聰明，狡滑，敏捷。」他的聲音漸漸地悲哀起來。「假如我們得不到勝利，我們必須重新來過。那就太壞了，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勝利，只要我們大家團結起來。我們可以制



服這些園主。沒有槍，沒有錢。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手和牙齒來幹。」他的頭挺起來。倫敦懷着同情露出齒來，感到不安，當同夥中有人說出自己的心事時，別人常有這樣的感覺。

麥克莊重的臉羞得紅起來。「我累了。你們諸位費心吧，我同吉木去睡一會兒。噯，倫敦，明天郵局有一個給亞歷克斯·黎特爾的包裹。那是傳單。應當在八點鐘時取來。派幾個人去取，好吧？注意把傳單散開來。應當有一些用處。來吧，吉木，我們去睡。」

他們在黑暗中躺在他們的房裏。在外邊，人們坐在那裏等待，他們的低語聲穿過牆壁，似乎要穿過世界。在這處，在市鎮中，一架轉轍機轉來轉去。把車輛排成一列。夜間的牛奶車在果園旁的大道上跑過。隨後有一個人用口琴奇特地悅耳地奏了幾個調子，低語聲停止了，人們都靜下來聽。除了那個口琴聲，外邊是寂靜的，寂靜到在吉木入睡以前聽到一聲雞叫。

## 七

當吉木被門外的聲音驚醒時，早晨的天氣是暗的，冷的。他聽見一個人說道，『他們在這裏邊，或許還睡着呢。』門開了。麥克坐起來。

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道，『他在這裏，麥克？』

『狄克！你怎麼這末早便來這裏？』

『同勃登醫生一道來的。』

『醫生也來了嗎？』

『當然，他就在門外邊。』

麥克擦亮一支火柴，點上一隻破碟子裏的蠟燭。狄克轉向吉木。『嘿，孩子。你覺得怎樣？』

『很好。你穿得這末整齊作什麼，狄克？燙過的褲子，乾淨的襯衫。』

狄克不安地微笑了。『在這個垃圾堆裏有人不得不出體面的樣子。』

麥克說道：『狄克就要擾亂托佳斯每一個優美的客廳了。聽清楚，狄克，我這裏有一個同情者的名單。當然，我們需要錢；不過我們也需要帳篷，帆布，床，記住——帳篷。這是你的名單。上面有許多名字。發生連繫，我們就要派車去取東西。許多人有車。』

『好的，麥克。情形怎樣？』

『情形很嚴重。我們必須趕快來支持。』他結鞋帶。『醫生在哪里？你爲什麼不叫他進來？進來吧，醫生。』

一個生有金色頭髮的青年人走進房中。他的臉細緻得像少女的，他的大眼睛有一種柔和的憂鬱的神情，像一頭獵犬的眼睛。他用一隻手提着他的醫藥袋和一個小箱子。『你好，麥克。狄克收到你的電報，把我找來。』

『你來得這末快，我實在高興，醫生。我們立即需要你。這是吉木·諾蘭。』

吉木站起來，把腳跟踏進鞋子裏。『認識你使我高興，醫生。』

麥克說道：『出發吧，狄克。你可以在唐森德的阿爾餐車上措早餐。除了早餐以外，不要在他身上打別的主意。我們已經從他的老頭子弄到一片農場。趕快，狄克，並且記住：帳篷，帆布，錢——以及凡你能得到的東西。』

『好的，麥克。所有這名單上的名字都靠得住嗎？』

『我不知道。去試吧。你要我把他們趕給你嗎？』

『胡說。』狄克說道。他走出門外，隨手把門關上。蠟燭與曙光交戰，它們共同發生的光，似乎反少於單獨發

出的。室內是冷的。

勃登醫生說道，「你的電報不大詳細。要作什麼呀？」

「等一下，醫生。從窗子裏向外望一望，看外邊有不有煮着的咖啡。」

「噯，外邊有一個小火爐，上面有一個小壺，或一個小罐。」

麥克說道，「得，等一下。」他走出去，不久便拿着一個冒熱氣的鐵皮罐進來，氣味不大好的咖啡。

「耶穌，看起來很熱呢，」吉木說道。

「而且很滿，」麥克接下去說道。「好的，醫生。這是我好久以來見過的最好的興奮劑了。我要想出一些意見。我不要這門爭把握不住。」他吞下一口咖啡。「坐在那個箱子上吧。我們已經得到五畝私有地產。你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幫助。你能不能布置一個野營，一個完美的野營，整整齊齊？掘廁所，注意衛生，處置垃圾？想一個洗澡的辦法？使空氣中充滿那末多的石炭酸或漂白粉，使它顯出衛生的氣息？使全地方顯出清潔的意味——你能那樣作嗎？」

「是的，我能作。給我充分的幫助，我便能。」那雙憂鬱的眼睛變得更加憂鬱了。「給我五加倫粗石炭酸，我可以使得幾哩路內充滿這東西的氣息。」

「好的，哪，我們今天便把工人們遷移過去。你盡可能快地把他們檢查一下。看他們有不有人害傳染病，可

以嗎？衛生當局就要有許多挑剔了。假如他們捉住我們的短處，他們就要趕出我們去了。他們讓我們像豬一般住在窪子裏，但當我們一旦罷了工，他們就要格外關心公共衛生了。」

「好的，好的。」

麥克顯出不安的神氣。「我忽然唱起歌來了，是不是？你知道需要什麼。現時我們去見倫敦吧。」

有三個人坐在倫敦室外的台階上。他們站起來，讓路給麥克。在房裏邊，倫敦躺在那里打盹。他欠起身子來。  
「基督！早晨了嗎？」

「今天是聖誕節，」麥克說道。「倫敦先生，這是勃登醫生，公共衛生監督。他需要一些人。你要幾多人，醫生？」

「噫，我們要安置幾多人呢？」

「噫——一千到一千五百之間。」

「那末，給我十五或二十個人吧。」

倫敦叫道，「喂，來人。」守衛之一推開門，向裏看。「去找薩木來，可以吧？」

「當然。」

倫敦說道，「我們今早十點鐘要開一個大會，我的意思是全體大會。我派人把這個安得生農場通知別的

營房。他們不久就要移動了。」

門開處薩木進來了，他的瘦臉滿帶好奇的神氣。

「薩木，這是勃登醫生。他要你作他的幫手。去外面，對大家說，你要自告奮勇來幫助醫生的人。挑二十個好人。」

「是倫敦。你什麼時候要這些人？」

勃登說道：「即刻要。我們就要過去布置野營了。我的舊汽車可以載八九個。教別的有車的人載其餘的人們。」

薩木從倫敦看到勃登，然後看回倫敦，請示可否。倫敦點他那大頭。『完全照辦，薩木。不拘醫生說什麼。』勃登站起來，與他一同去。『我願意去幫助挑人。』

「等一下，」麥克說道。『你城裏都料理清楚了吧，是不是，醫生？』

「你所謂「清楚」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有不有他們可以用玩忽業務來攻擊你的藉口？」

「我無從知道。因為，假如他們要胡來，他們什麼都作得出。」

「當然，」麥克說道。『我知道；不過那樣或許多費他們一些時間。再見，醫生。等一會兒見。』

當勃登和薩木去後，麥克轉向倫敦。『他是一個好人。他那漂亮面孔看起來像一朵花，不過他是很頑強的。他像巴豆油一樣徹底。有什麼東西吃嗎，倫敦？』

『有一塊麵包，還有一些乾酪。』

『得，我們還希望什麼呢？吉木和我昨晚忘記了吃飯。』

吉木說道，『我夜間醒了，記起來了。』

倫敦從窰角拿出一個袋子，倒出一塊麵包和一片乾酪。外面有一陣激動。靜止了幾個鐘頭的嗡嗡的聲音又發出來，各房間的門時開時關。人們咯出喉嚨裏的粘液，一面吐痰，一面噴鼻子。晴明的白晝已經到來，透過窗子的太陽是紅色的。

麥克含着一口乾酪說道，『倫敦，由達金來作罷工委員會的總主席和大頭目，你覺得怎樣？』

倫敦露出一點失望的樣子。『達金是一個好人，』他說道。『我認識達金已經很久了。』

麥克注意到倫敦的失望，把它發掘出來。『我要對你說老實話，倫敦。你是一個非常好的主席，可惜你會發狂的。哪，達金看起來不像會發狂的人。假如這一夥人的頭目發狂了，我們就糟了。』

這解說是有有效的。倫敦同意道，『我非常苦惱。我的脾氣大得使我難過。你批評達金的話也是實話；他是一種富於賭博性的人。從來不睜大他的眼睛；從來不放開他的喉嚨。情形越壞，達金越安靜。』

麥克說道，『那天當開會的時候，你用力推舉達金，可以吧？』

『當然。』

『我不瞭解勃克這個人，不過我想，假如他變壞了，用了我們的人和達金的人，我們可以把他壓服。我們最好教人們趕快搬場，去那里有不少路呢。』

倫敦問道，『你以為工賊們什麼時候可以來？』

『得過了明天以後。我相信這里的老闆們這時還不以為我們真想幹。他們不能在明天以前招進一些工賊來。』

『當他們來到的時候，我們怎樣辦呢？』

『嘿，』麥克說道，『我們要去接火車，去攔阻他們。在他們從城裏出發以前，我一定能接到一個電報。大致會有一些人去攔阻招工的人們。』他抬起頭來，向門口處看。外面嗡嗡的聲音先前是間歇的，單調的，這時完全停止了。突然間，一聲反采透過寂靜，隨後別的聲音叫喊起來。外邊有一場爭論。

倫敦走到門口處，開了門。那三個守衛並肩站在門前，在他們面前，立有穿着皮褲子和長筒靴子的果園管理頭兒。他的每一邊立有一個帶保安警察的徽章的人，每一個人的手裏握有一支散彈槍。

管理頭兒從守衛的頭上望過來。『我要同你談一談，倫敦。』



「你當然負有一種和平的使命感了。」倫敦說道。

「喂，讓我進裏邊去。或許我們能討論出一點什麼來。」倫敦看麥克，麥克點頭。大眾的工人們默不作聲，在傾聽。守衛們保持他們的崗位。他們中的一個說道，「教他把他的獵狗留在外頭，領袖。」

「這意見很好，」倫敦說道。「你不需要帶着槍來談話呀。」

那個「頭兒」不安地向周圍看那靜默的可怕的人們。「我有什麼證據，知道你肯講理呢？」他問道。

「正如我知道你肯講理的證據。」

那個「頭兒」打定主意。「留在外面，保守秩序，」他說道。

這時守衛們移開，讓他一個人進去，然後恢復他們的崗位。那兩個警察很緊張。他們站在那里，一面摸他們的槍，一面兇猛地向周圍看。

倫敦闖上門。「我不知道你爲什麼不能在外面談，在那里大家都可以聽見。」

那個「頭兒」看見麥克和吉木。他忿忿地看倫敦。「把這兩個人趕出去。」

「啊——哈，」倫敦說道。

「哪，聽清楚，倫敦，你不知道你作的是什麼。假如你把這兩個人踢出去，我給你復工的機會。」

「爲什麼呢？」倫敦問道。「他們都是好人。」

「他們是紅黨。他們使許多人惹亂子。只要他們能惹亂子，他們一點也不關心你們。去掉他們，你們可以復工。」

倫敦說道，「假如我們把他們踢出去？我們能得到我們所爭取的工錢嗎？我們能得到減工資以前我們應得的數目嗎？」

「不能；不過你們可以規規矩矩地復工。園主們可以不追究過去的一切。」

「喂，那樣一來，罷工有什麼用呢？」

那個「頭兒」把他的聲音放低。『我可以把我預備提出的條件告訴你。你使工人們復工，你可以在這裏得到一個固定的職業，作副管理，每天五塊錢。』

「這兩個人怎末辦呢，我這兩個朋友？」

「假如他離開本谷，每人五十塊。」

吉木看倫敦那莊重的深思的臉。麥克在狡猾地露出齒來。倫敦往下說道，『我願意知道兩方面。假如我和我這裏兩個朋友不肯接受這條件，那就怎樣呢？』

「那末我們在半個鐘頭以內把你們從這裏踢走。那末我們把你們這一整批該死的傢伙入了黑冊。你們不能去任何地方；你們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這便是那另一面。我們要使得你們永遠找不到工作。此外，我

們要把你的朋友關在這里，教他們把苦頭吃够。」

倫敦說道，「假如他們有錢，你不能關起他們來。」

那個「頭兒」走近一點，不肯放鬆機會。「不要作傻瓜，倫敦。你同我一樣知道，浮浪法是什麼條文。你知道，浮浪罪是法官可以隨便加在你身上的罪名。假如你不知道的話，這里的法官姓韓特爾。來吧，哪，倫敦。教工人們復工。有你一個固定的職業，五塊錢一天。」

倫敦的眼睛睜開來。他看麥克，默默地求教。麥克不出聲。

「喂，來吧，倫敦。怎麼樣？你這里的紅黨朋友不能幫助你，你也知道得非常清楚。」

旁邊的吉木在發抖。他的眼睛睜得很大，很安靜。麥克看倫敦，看出了「頭兒」不會看見的東西：他的雙肩慢慢地沉下去，張開來，他那粗壯的頸子垂在雙肩中間，他的兩臂緩緩地彎起來，他的眼睛露出一種兇光，一片紅暈暗中移上他的頸子，在兩頰上透出。

突然間麥克銳聲叫道，「倫敦！倫敦抖了一下，然後弛緩一點。麥克安靜地說道，「我曉得一種辦法，倫敦。當這位先生在這里的時候，我們開一個全體大會。你是否接受那五塊錢的工作，讓我們來表決，同時——我們要盡力攔阻工人們不要收拾這里這位先生。」

那個「頭兒」怒得面紅耳赤。「這是最後的條件，」他叫道。「或接受，或滾蛋。」

「我們正要滾蛋呢，」麥克說道。

「你們要離開托佳斯谷。我們要趕你們出去。」

「噯，不，你辦不到。我們已經找到一片我們可以住下去的私有地產。那個地主讓我們去呢。」

「那是謊話！」

「聽清楚，先生，」麥克說道，「事實上我們就要費一點事把你和你的保鏢趕出這兒去。不要把事情鬧得更糟。」

「哼，你們以為你們可以住在什麼地方？」

麥克坐在一個箱子上。他的聲音慢慢地冷起來。「聽清楚，先生，我們就要在安得生農場上搭野營。哪，你們這些小子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把我們趕走。那是不錯的。我們要試來看。你們這些騙子所要作的第二件事，是想去對付安得生。哪，我告訴你這個，假如你們任何人碰一碰那裡的財產或傷害安得生，假如你們弄壞一棵果子樹，我們就要有一千個人出動，每個人手裏有一盒火柴。懂吧，先生？假如你樂意，你可以把這個當作恐嚇：你們碰一碰安得生的農場，基督在上，我們一定燒掉本谷每一個農場上的每一所男盜女娼的房子。」憤怒的淚水含在麥克的眼中。他的胸膛彷彿要哭一般掀動。

那個「頭兒」把頭轉向倫敦。「你看出同你攪在一起的是什麼人了吧，倫敦？你知道你要爲了放火罪坐

多少牢嗎？」

倫敦透不過氣來。「你最好滾蛋，先生。假如你不滾，我就要殺死你。你最好現在就滾。教他現在滾吧，麥克。」他叫道。「看在基督的面上，教他滾。」

那個「頭兒」避開倫敦那沉重的搖擺的身體，向身後去摸門柄。「用殺人來恐嚇，」他含糊地說道。他身後的門開了。

「沒有人替你證明一種恐嚇，」麥克說道。

外面那兩個警察想從守衛們僵硬的身體中間向裏看。「你們是一些傻瓜，你們全體都是，」那個「頭兒」說道。「假如我需要證人，我可以有一打，隨我的意思證明任何什麼。你已經聽到我最後一句話。」

守衛們爲「頭兒」讓路。那兩個警察圍繞在他兩旁。人羣中沒有一點聲音發生。大家爲那三個人讓出一條路來，他們便從那裏邊穿過去。靜默的人們用眼睛跟隨他們，那些眼睛是疑惑的，憤怒的。那三個人昂然走向一輛停在建築物一端的大汽車。他們爬進去，然後開走。於是人羣緩緩地向後看倫敦敞開的房門。倫敦靠着門柱站立，露出軟弱和害病的樣子。

麥克來到門口上，用臂圍住倫敦的肩頭。他們比那些安靜的人頭高兩呎。麥克叫道，「聽清楚，你們大家。在他們走遠以前，我們不要告訴你們；我們怕你們會把他們踏死。那個壞蛋來這裏，想教倫敦出賣你們。倫敦可以

得到一個穩定的工作，你們大家更要受壓迫。」

一聲咆哮發出來，一聲咒罵的咆哮。麥克舉起手來。「不必發狂。等一下，哪。此後要記住；他們想收買倫敦——他們辦不到。哪。暫時不要說話。我們必須離開這里。我們有一個農場可以住下去。在那里也要守秩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勝利。我們大家必須服從命令。哪。有車的人們把所有女人和小孩和開不動的車子帶走。其餘的人們必須走路了。哪。要規規矩矩。不要弄壞一點東西——暫時。大家團結一致。當你們把你們的東西檢好的時候，倫敦要見他的委員會。」

他一停止說話，便有一陣騷動發生。工人們叫着笑着散開了。他們似乎充滿一種可怕的樂趣，一種血腥的荒唐的樂趣。他們的笑着是遲鈍的。他們擁進他們的房間，把他們的東西拿出來，堆在地下——鍋，帚，毯子，一包一包的衣服。女人們把小孩車推出來。六個委員從人叢中擠過，進入倫敦的房間。

太陽這時已經離開樹梢，空氣被它烤暖。在建築物後面，破舊的車子開始發着一陣一陣的聲音移動。物品裝箱時發出鏗子的聲音。那地方充滿了活動，充滿了不斷的往返奔走，喊出的意見，作了又推翻的判斷等紛亂。倫敦護他的委員會進來，然後關上門，隔絕外面的喧聲。工人們是靜默的，莊重的，嚴肅的，尊嚴的。他們坐在箱子上，抱住膝蓋，凝視牆壁。

麥克說道，「倫敦，假如我來對他們談一談，你不在意吧？」

『當然，說下去。』

『我並沒有出風頭的意思，諸位，』麥克繼續說道。『我有過一點經驗。我先前經過這種事。或許我可以把前車之鑑告訴你們，或許我們可以避免一些妨礙我們的事。』

『那些人中的一個說道，』說下去，朋友。我們一定傾聽。』

『好的。我們目前有大量的熱情。不過，工人們的毛病就在這里。一分鐘他們像一瓶啤酒一般冒氣，下一分鐘他們像婊子的心一樣冷。我們必須把熱氣減低，把冷的熱起來。哪，我要提議一件事。你們諸位可以想過，隨後你們可以由全體來表決。大多數罷工因為沒有紀律失敗。假定我們把工人們分成若干小隊，每一個小隊選舉一個領袖，隨後他對他的小隊負責。這樣，我們可以一組一組地來調動他們。』

委員中的一個說道，『這些工人有許多住過軍隊。他們一點也不喜歡這辦法。』

『他們當然不。他們過去是爲了別人打仗。他們那時有壓迫他們的軍官們。假如他們選舉他們的軍官，並且爲他們自己作戰，那就不同了。』

『這些人大多數不喜歡任何軍官。』

『噯，他們非有頭目不可。假如我們沒有紀律，我們就要連褲子給人踢掉了。假如某小隊不喜歡那個頭目，他們可以用表決的方法推翻他，然後另選一個頭目。這樣應當使他們滿意。那時我們應當有管理成百人的頭』

目，然後有一個最高的領袖。想一下吧，諸位。兩個來鐘頭以後就要開大會了。我們必須預備好一個計劃。」

倫敦抓他的禿頭頂。「我覺得似乎不錯。等我見到達金的時候，我要同他談一談。」

『好的』麥克說道。「我們動起來吧。吉木，你不要離開我。」

『給我一點工作』吉木說道。

『不，你不要離開。我或許用到你。』



安得生農場上的五噸耕地三面被暗黑的大蘋果樹包圍，一面以狹窄的多塵的縣公路作界。工人們彼此嘲笑着叫喊着成羣地到來，他們已經發見爲他們作的安排。把樁子打進柔軟的地面，界出野營的街道。一共有五條與縣公路平行的街道，在每條街道的末端，掘一個深洞作廁所。

在建築野營的工作開始以前，他們頗有秩序地開過大會，選舉達金作主席，也通過了他的委員會。他們熱烈地贊同分隊的意見。

當他們剛剛開始集合時，有五個騎摩托腳踏車的警察駛來，把他們的車停在縣公路上。他們靠在車上，看那工作。帳篷搭起來，住處安排起來。眼含愁意的勃登醫生到處奔走，指揮野營的建築。路旁至少有一萬輛舊汽車，像砲廠裏的彈藥車一般排開來，都面向路方。其中有舊式的裝璜破爛的福特；有車頭生鏽、油漆脫落的雪佛龍和道奇，有的有鬆動的防衝器，有的完全沒有。有開起來像機關槍一樣響的舊赫貞。它們像赴懇親會的老兵一般停在那里。在這一列車的一端，停有達金的雪佛龍貨車，又潔淨，又新，又亮。在所有的車中，只有這一輛是沒

有毛病的；當達金由他的委員們圍繞着巡視野營時，他很少遠離開他的貨車。當他談話或聽話時，他那冷淡的神秘的眼睛時時轉向他那輛閃光的車。

當那灰色的舊帳篷搭起來時，勃登堅持用肥皂和水洗那些帆布。達金的貨車從安得生的水槽裏運來一桶一桶的水。女人們用舊刷子洗那些帳篷。

當那五畝地變成一座野營時，安得生走出來，用不安的眼睛觀看。到晌午時，帳篷已經搭好；有九百工人去果園中工作，把蘋果摘進他們的鍋子，帽子，粗麻袋。梯子的數量遠不夠用。工人們爬到樹上去。天黑時果子已經摘完，一行一行的箱子裝滿，然後把箱子運進安得生的庫房，積存起來。

狄克幹得很敏捷。他派人來要一些工人和一輛貨車去鎮上會他，那輛貨車載回各式各樣的帳篷——灰褐色帆布的繖形帳篷，低而尖的小形帳篷，足供十個人住的大軍用帳篷。那輛車也載回兩袋麥片，幾袋麵粉，若干罐頭食品，幾袋馬鈴薯和玉蔥，還有一頭宰了的牛。

那些新帳篷沿街道搭起來。勃登醫生監督煮飯的設備。派幾輛貨車去城內垃圾場，取回三個生了鏽的沒有人要的火爐子。用一片一片的鐵皮蓋起裂開的爐頂。廚子已經指定出來，水桶裏裝滿水，切碎的牛肉和馬鈴薯和玉蔥一同煮成大量的燉菜。一桶一桶的豆子都已經煮熟。在黃昏時，當果子摘完時，工人們回來，發見一盆一盆的燉菜為他們預備好。他們坐在地上，用盆子、杯子、鐵皮罐來吃。

當天色暗下來時，騎摩托腳踏車的警察，由五個帶來復槍的保安警察接替。他們威風凜凜地在路上來來去去地走了一會兒，但他們終於坐在溝子裏，看守那些工人們。野營中有不多幾盞燈。這里那里有一個點燈的帳篷。小火的光投出影子來。在第一條街的一端，恰恰在達金閃光的綠貨車後面，搭有達金的帳篷——一個不同尋常的大處所，中間有一道帆布牆，分成兩個房間。他那可以摺疊的桌子和椅子都擺起來。地面上鋪有一張地布，一隻嗡嗡作響的汽油燈懸在中央的竿子上。達金居處排場，行動闊綽。他沒有壞習慣；他和他的女人所賺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他的生活上，用在他的貨車上，用在他的營房的新設備上。

天黑時，倫敦和麥克和吉木散步到那個帳篷前，走了進去。帳篷中，達金之外，坐有勃克（一個陰鬱的孤僻的愛爾蘭人），還有兩個樣子很相像的矮矮的意大利人。達金太太已經退到隔壁去。在汽油燈的白光下，達金的紅頭皮從他的黃頭髮中露出來。他那詭秘的眼睛不停地移動。「嘿，朋友們，找個地方坐下吧。」

倫敦坐在唯一空出的椅子上。麥克和吉木隨便坐在地上；麥克拿出他的菸袋來，作了一支烟捲。「情形似乎不錯，」他說道。

達金的眼睛向他閃了一下，然後移開。「是的，情形似乎不錯。」

「他們很快把那些警察派來，」勃克說道。「我想去同他們中的一些開開玩笑。」

達金平靜地規勸他。「在你無法忍受以前，不要去惹警察。他們沒有一點妨礙。」

麥克問道，「分隊的情形怎樣？」

「不錯。他們都舉出他們的頭目。有一些已經把他們的頭目推翻然後選出新的來了。且說，那個勃登醫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

「是的，」麥克說道。「他是不错的。不知他在哪里？你最好派一隊人守衛他。當我們進行下去時，他們一定想把他從這里弄走。假如他們能把他弄走，他們便能驅逐我們了。他們說，「危害公共衛生。」」

達金轉向勃克。「現時就去辦，可以嗎，勃克？告訴大家照顧醫生。工人們喜歡他。」勃克站起來，走出帳篷去。倫敦說道，「把你先前告訴我的話告訴他吧，麥克。」

「嘿，工人們覺得這是一種野餐會，」金。明天早晨野餐會就要過去了。遊戲就要開始了。」

「工賊？」

「是的，一列車。我有一個朋友在鎖上。他爲我跑電報局。今晚接到一封電報。今天有一列貨車載了工賊從城裏出發。大約在早晨就要來了。」

「喂，」達金說道，「我們最好去接火車，同新來的人們談一談。在他們全體分散以前，或許有一點好處。」

「這正是我所想的，」麥克說道。「我知道，有時只要你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他們，全體工賊都可以加入我們這一邊呢。」

「我們一定去告訴他，對。」

「聽清楚，」麥克說道。「警察一定想攔阻我們。我們可不可以教大家在天亮以前從樹中間溜過，讓那些警察死守在這里？」

達金那冷淡的眼睛閃爍了一秒鐘。「覺得這辦法怎樣，你們諸位？」他們愉快地笑了。達金說下去道，「得出去告訴大家吧。」

麥克說道，「等一下，達金。假如你今晚告訴大家，那就不成爲秘密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喂，你不以爲我們的隊伍中沒有奸細吧，是不是？除了爲希望得一塊錢會洩露任何消息的人們以外，我猜至少埋伏有五個。唉，總是那樣的。在你準備好動作以前，不要把任何事告訴他們。」

「不信任自己的人們，呵？」

「嘿，假如你要試一試，試就是了。我敢打賭，你發見警察們與我們一同出發。」

達金問道，「你們諸位覺得怎樣？」

「我猜他說得對，」兩個小意大利人中的一個說道。

「好的，哪，我們必須留一批人看守營房。」

「至少一百個，」麥克附議道。「假如我們拋下營房，他們一定來燒掉，定而不可移的。」

「工人們把安得生的果子摘得實在快。」

「是的，」達金說道。「目前就有兩三百人在附近的果園裏。安得生的收成要比他所預料的好了。」

「我希望他們暫時不要惹麻煩，」麥克說道。「將來的麻煩是很多的。」

「有多少工賊要來？你打聽出來了嗎？」

「明天大約在四五百之間。我猜，將來一定更多。要緊吩咐工人們在衣袋裏多帶石頭。」

「我一定吩咐他們。」

勃克回來了。他說道，「醫生將要睡在一個大軍用帳篷裏。就要有十個人與他睡在同一帳篷裏。」

「現時醫生在什麼地方？」麥克問道。

「他已經爲一個工人剔出幾塊金錢癬。他正在火爐旁醫治他。」

這時一片喊聲從營房中發出，隨後是一聲尖銳的憤怒的叫喊。那六個人跑出帳篷去。喧聲來自立在向路的營房前的一羣人。達金擠到他們中間去。「這到底是什麼事？」

憤怒的聲音回答道，「我來告訴你。你們的人開始拋石頭。我現時告訴你，假如再有石頭拋來，我們就要開槍，我們不管打中誰。」

麥克轉向他旁邊的吉木。他輕輕地說道：「我但願他們會開槍。假如一種下流的事不趕快發生，這一羣傢伙或許就要瓦解了。他們太愜意了。他們就要開始同他們自己爭鬥了。」

倫敦兇猛地走進人羣中。「你們諸位退回去，」他叫道。「沒有小孩子把戲，你們要作的事也够多了。哪，回你們原來的地方去。」這個人的威風使他們更快地退回去，不過他們不情願地散開。

保安警察喊道：「你們要使那些人守秩序，否則我們用槍來維持。」

達金冷冷地說道：「你們可以縮回你們的頸子，回去睡覺了。」

麥克對吉木低聲道：「那些警察害怕得要死。害怕使他們帶危險性。正像害怕時的響尾蛇：他們會向任何東西開槍。」

工人們這時已經移開，散回帳篷裏去了。麥克說道：「我們去探望一下醫生，吉木。去火爐旁。」他們發見勃登醫生坐在一個箱子上，紮一個工人的臂膊。一盞煤油燈發出一種淡黃色的光，在地上照出一個小圓圈。他用膠布把繃帶粘起來。」

「好啦，」他說道。「下次不要抓得這末厲害。假如你那樣作，有一天你會失掉一條臂膊呢。」

那個工人說道：「多謝，醫生。」然後褪下袖子走了。

「嘿，麥克。嘿，吉木。我想我作完了。」

『是金錢癬嗎？』

『不，只是一個小傷口，不過受了傳染。他們不知道當心傷口。』

麥克說道，『假如醫生目前能發見一宗天花症，於是設立一個隔離病房，他就十分快活了。你現在要作什麼，醫生？』

那雙憂鬱的褐色的眼睛疲倦地向上看麥克。『嘿，我想我都作完了。我應當去看一看，那一隊人是否照我吩咐他們的把廁所消毒。』

『廁所所有了消過毒的氣息。』麥克說道。『你爲什麼不去睡一覺呢，醫生？你昨夜不曾睡過。』

『嘿，我是疲乏了，不過我不覺得想睡。我在過去一個鐘頭內想，當我作完時，我可以走進果園，靠着一棵樹坐下，休息一下。』

『不反對有伴兒嗎？』

『不，我喜歡同你們一道。』勃登站起來。『等我洗洗手。』他在一個溫水盆裏洗手，塗上綠色的肥皂，然後搓過。『那末，我們走吧，』他說道。

三個人緩緩地離開帳篷街道，走向暗黑的果園。他們的腳柔軟地踏在耕地的鬆鬆的小土塊上。

『麥克，』勃登疲乏地說道。『我覺得你是一個謎。你模倣你所參加的一切談話。當你同倫敦和達金在一』



道的時候，你照他們的樣子說話。你是一個演員。」

「不對，」麥克說道。「我完全不是一個演員。話語自身具有一種感覺。我捉到那種感覺，它便十分自然地出來了。我並不想那樣作。我不相信我能不那樣作。你知道，醫生，工人們不信任不照他們的樣子說話的人。你對一個人用一個他不懂得的字，可以使他感到很大的侮辱。或許他什麼也不說，不過他要為這個恨你。你的情形是不同的，醫生。人們把你看作不同的。假如你不那樣，他們反會不信任你。」

他們走進樹下的穹窿中，一簇一簇的葉子和樹枝被天空映成黑色。營房的細碎喧聲消失了。在頭頂上用一種奇特聲音尖叫的貓頭鷹使他們吃了一驚。

「那是一個貓頭鷹，吉木，」麥克解釋道。「它在捉老鼠呢。」然後對勃多說道，「吉木一向不大來鄉間。我們知道的事在他都是新奇的。我們坐在這裏吧。」

麥克和醫生坐在地上，背靠一枝老蘋果樹的巨幹。吉木坐在他們前面，把腿交疊在他前面。夜是靜的。在上方，黑色的樹葉一動不動地懸在平靜的空氣中。

麥克輕輕地說話，因為夜似乎在傾聽呢。「我覺得你也是一個謎，醫生。」

「我？一個謎？」

「是的，你。你不是一個竊賊，不過你不斷地同我們一道工作；你從這工作上得不到一點什麼。我不知道你

是否相信我們所作的事，你從來不說，你一味地工作。我先前與你一同出來過，我不能斷定你多少相信主義。」  
勃登醫生柔和地笑了。「那是很難說的。我可以把我所想的告訴你一些；你大概不喜歡這種思想。我敢斷言，你不會喜歡的。」

「得，無論如何，讓我們聽聽吧。」

「嘿，你說，我不相信主義。那好像不相信月亮。過去有過公社，將來會再有。不過你們大家有一個觀念：假如你們能建立那東西，這工作就要完成了。沒有東西停止不動，麥克。假如你明天能實現一種理想，這理想立即開始改變了。建立一個公社，而那同一的漸變還要繼續下去。」

「那末你不以為這主義是好的？」

勃登嘆了一口氣。「你知道嗎？我們又要在那舊磐石上累積起來。所以我不大喜歡談話。聽我說，麥克，我的知覺並非無可責備的，不過我不能不加以信任。我要看全部的情形——靈可能挨近來看。我不要帶上「好」或「壞」的眼罩，限制我的視力。假如我把「好」字加在一種東西上，我便失去查看它的自由。因為裏邊或許有壞的。你不明白嗎？我要可以看全部的情形。」

麥克激昂地插嘴道，「社會不公平怎樣？採取制度怎樣？你必須說它們是壞的呀。」

勃登醫生仰起頭來看天。「麥克，」他說道。「看一看生理的不公平，破傷風的不公平，花柳病的不公平，痢

疾的流氓方法——那是我的園地。」

「革命和共產主義可以醫好社會的不公平。」

「是的，消毒和預防可以防止另一種。」

「不過那是不同的；人類的行爲是一種，細菌的行爲是另一種。」

「我看不出多大不同，麥克。」

「得，醫生到處有破傷風。你可以在帕克路發見花柳病。假如你不贊成我們，你何必同我們留在一道呢？」

「我要看。」勃登說道。「當你割破你的手指時，連環菌進入傷口，於是那里發腫，發痛。腫是你的身體所作的鬥爭，痛是戰爭。你不能說，那一方將要得勝，不過傷口是最初的戰場。假如細胞在第一場鬥爭上失敗，連環菌攻進來，鬥爭在臂上繼續下去。麥克，這些小的罷工好像傳染病。人們已經受了一種傳染；一點微熱已經開始，巴腺在派遣援軍。我要看，所以我去傷口所在的地方。」

「你想罷工是一個傷口？」

「是的。集體人總要感受一種傳染。這似乎是不好的。我要看麥克，我要看這些集體人，因為我覺得他們似乎是一個新人，一點也不像一個一個的人。一個在團體中的人完全不是本來的他，他是一個有機體的細胞，這個有機體不像他，正如你身體內的細胞不像你。我要看身體，看它像什麼樣子。人們說道，「羣衆是瘋狂的，你不

能斷定他們會作什麼。」爲什麼人們把羣衆看作人，而不看作羣衆？在一個羣衆眼中，一個羣衆幾乎永遠似乎合理地行動。」

「喂，這與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大致像這樣，麥克當集體人要動作時，他作出一個主張。「上帝要我們收復聖地。」或說，「我們爲保障民主鬥爭。」或說，「我們要用共產主義除去社會的不公平。」但團體並不關心聖地，或民主，或共產主義。或許團體僅只要動，要鬥爭，不過用這些話來安服一個一個人的頭腦。我說，大致像這樣，麥克。」

「這與主義無關，那不是這樣的。」麥克叫道。

「或許不是，我就是這樣想事情。」

麥克說道，「你的毛病，醫生，是你太左了，不能作一個共產黨員。你太傾向集體化。像我這樣的人，指導事情，推動事情，你怎樣解說？這就推翻了你的集體人。」

「你可能是結果又是原因，麥克，你可能是集體人的一種表現，一個賦有特殊功能的細胞，像眼細胞一樣，從集體人吸取你的力量，同時指導集體人，像一隻眼睛。你的眼睛一面從你的腦筋接受命令，一面對你的腦筋發命令。」

「這是不切實際的，」麥克厭煩地說道。「所有這一類的話對挨餓的人們，對停工和失業有什麼關係？」

「可能與那些事有很多關係。我們知道破傷風與鎖牙關的關係並沒有多久。世界上依然有不知道小孩是交媾的結果的原始人。是的，多知道一點集體人，知道他的性質，他的目的，他的願望，或許是行得的。這些東西與我們的不相同。我們從搔癢得到的快樂，使得大量的細胞死掉。當單個的人們在戰爭中被消滅時，集體人或許可以得到快樂。我不過用我所有的手段盡可能多知道，麥克。」

麥克站起來，拂拭他的屁股。「假如你看得太多了，你什麼也作不成功。」

勃登也吃吃地笑着站起來。「或許有一天——」噉，由它去吧。我不應當說得太多。不過，說了出來，即使沒有人聽，也可以把一種思想弄清楚。」

他們開始從鬆軟的土壤上走回入睡的營房。「我們不能胡思亂想，醫生，」麥克說道。「我們必須在早晨去驅逐一夥工賊。」

「噉呀，」勃登說道。「你看見安得生那兩隻獵狗嗎？漂亮的狗；它們給我一種肉體的快感，幾乎是性慾的了。」

達金的帳篷裏依然點着燈。全營房都睡了。街道上還只有幾處炭火燃燒。寂靜的舊汽車的行列沿大路站立，路上有一簇火星時明時暗，那是監視的警察的紙烟。

「你聽見嗎，吉木？你從這上頭知道勃登是什麼樣的人。這是兩隻好看的狗，很好的獵狗，但在醫生眼中，這

不是狗，是感覺。在我看來，這是狗。睡在這里的這些傢伙是人，生有腸胃的人；但在醫生眼中，他們不是一個人，他們是一種集體的巨大。假如他不是一個醫生，我們不能留他在這里。我們需要他的技巧，不過他的頭腦只能使我們糊塗。」

勃登含有歉意地笑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說下去。你們講求實際的人們總領導帶腸胃的實際的人們，但總有一種東西出軌。你們的人胡鬧起來，他們不遵守常識的法則，於是你們講求實際的人們，或否認實在的情形，或不肯去想。當什麼人想知道，便一個帶腸胃的人越出你們的法則的是什麼時，你們便叫道，「夢想家，神祕主義者，玄學家。」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對一個講求實際的人談論這個。在全部歷史中，沒有人遭遇像講求實際的人們領導帶腸胃的人們那樣的狂暴和混亂。」

「我們有一種工作要作，」麥克用力說道。「我們沒有時間玩弄空洞的觀念。」

「是的，所以你不知道你的手段便開始工作。於是你的無知每次使你失敗。」

他們這時來近帳篷。「假如你對別人像這樣講話，」麥克說道，「我們一定把你踢出去。」

一個黑影突然從地上站起來。「那是誰？」一個聲音問道；隨即說道，「噯，噯。我早先不知道來的是誰。」

「達金派出守衛了嗎？」麥克問道。

「是的。」

「他是一個好人。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人，頭腦冷靜的人。」

他們停在一個尖頂的大軍用帳前。「我要進去了，」醫生說道。「這是我的衛隊睡覺的地方。」

「好意見，」麥克附和道。「你明天大概要有一些包紮工作了。」

當醫生進了帳篷以後，麥克轉向吉木。「你沒有理由不也去睡一點。」

「你要去作什麼，麥克？」

「我？我？我想我要去巡視一下，看是否一切妥當。」

「我要同你去。我不過跟來跟去。」

「噓——噓，不要那末高聲說話，」麥克緩緩地走向那一列車去。「你底確幫助我，吉木。說來或許像一個

老太太那末容易動感情，不過你使我不害怕。」

「我什麼都不作，一味在你後邊走來走去，」吉木說道。

「我知道。我相信，我心軟起來。我怕你會遭遇什麼意外。我不應當把你帶來，吉木。我愈來愈依賴你了。」

「得，我們現時去作什麼，麥克？」

「我願意你去睡。我要去同路上那些警察試來談一談。」

「爲什麼？」

「聽清楚，吉木，你不會被醫生的話弄糊塗吧，是不是？」

「不，我不會聽。」

「好的，那是一堆空話；但這裏有一種不是空話的東西。你有兩種辦法使罷工勝利，一種由於工人們堅決作戰，另一種由於社會同情你這一方面。哪，本谷大部分屬於少數幾個人。這就是說，其他的人們所有的東西非常少。這少數業主或付給他們錢，或與他們有關係。路上的警察是特別警察，不過是帶有一個星章、一支槍、兩個星期工作的工人。我想我去試探他們一下；發見他們對罷工的感受。我以為，他們怎樣想便是園主們怎樣教他們想。不過，無論如何，我可以測驗他們一下。」

「哦，假如他們捉起你來，怎麼辦呢？記得昨晚路上那個人說過的話嗎？」

「他們不過是保安警察，吉木。他們不能像一個正式警察那樣認出我來。」

「哦，我要與你一同去。」

「好的，不過假如出了什麼意外，你便一面向營房跑，一面拚命叫。」

在他們後面一個帳篷裏，一個人在睡夢中叫起來。一陣輕輕的聲音把他喚醒，打斷了他的夢。麥克和吉木靜悄悄地，在兩輛車中間擠過，走向一個冒紙烟火的小團體。當他們走近時，火星熄滅了，也移動了。

麥克喊道：「喂，你們諸位，我們能去那里嗎？」



人羣中發出一個聲音，「你們有幾多人？」

「兩個。」

「那末，來吧。」當他們來近時，一個手電燈發出光來，在他們的臉上照了一秒鐘，然後熄滅了。保安警察們站起來。「你們來作什麼？」他們的發言人問道。

麥克回答道，「我們不過睡不着；覺得我們可以出來談一談。」

那個人笑起來。「我們今晚有許多同伴呢。」

麥克在黑暗中拿出他的皮烟袋來。「你們諸位有人要抽烟嗎？」

「我們都有烟。你要作什麼呢？」

「嘿，我告訴你。許多人想知道，你們諸位對罷工作何感想。他們派我們出來打聽一下。他們知道，你們也是工人，同他們一樣的。他們想知道，你們肯不肯幫助與你們同類的人。」

他的話得不到回答。麥克不安地向四下里看。

一個聲音輕輕地說道，「好的，你們這些小雜兒。捉起他們來。叫一聲，我們就斃了你們。」

「且說一說，這到底是怎末一回事？這是什麼意思？」

「去他們後面，像克還有你，愛德，用你們的槍抵在他們的背上。假如他們逃跑，就幹掉他們。哪，開步走！」

來復槍抵在他們背上，然後推他們從黑暗中走去。那個頭目的聲音說道：「你們自以為很聰明，是不是？你們不知道那些白天的警察把你們指出來。」他們跨過路去，然後走進對面的樹林中。「你們自以為很聰明，教工人們在天亮以前離開這裡，使我們空等在這里。媽的，在你們決定後十分鐘內我們便得到那消息了。」

「誰告訴你們的，先生？」

「你們願意你們早知道吧？」他們的脚高高低低地走下去。來復槍戳進他們的背裏去。」

「你們要把我們送進監獄嗎，先生？」

「監獄，媽的，我們要把你們這兩個該死的紅黨送交民團委員會。假如你們運氣好，他們把你們大打一頓，然後把你攢到縣界以外去；假如你們運氣不好，他們會把你們在一條樹上吊死。我們本谷不需要過激份子。」

「不過你們諸位是警察，你們必得把我們送進監獄呀。」

「那是你所想的。雖這里不遠有一所很好的小房子。那是我們送你們去的地方。」

在果園的樹蔭下，連星宿發出的微光也遮斷了。「哪，不要出聲，你們兩個。」

吉木叫道：「逃吧，麥克！」他就這同一剎那倒下去。他的監守者絆倒在仙身上。吉木繞着一條樹幹滾，然後站起來跑開去。在第二排樹處，他爬上一枝蘋果樹，爬進高高的樹葉中間。他聽見一陣扭鬥和一聲哎呀。手電燈四處閃照，然後落在地上，無目的地照出一隻爛蘋果。傳來裂布的聲音，隨後是沈重的脚步聲。一隻手伸下來，

拾起手電燈，把它關閉。壓低的爭論聲從扭鬥的地方傳來。

吉木輕輕地從樹上溜下來，樹葉每一震動，他便嚇得心跳。他靜悄悄地移動，來到路上，然後跨過去。在那一列車處，一個守衛阻住他。「這是今晚第二次了，孩子。你爲什麼不去睡？」

吉木說道：「喂，麥克回來了嗎？」

「是的，像一個遊魂。他在達金的帳篷裏。」

吉木跑過去，掀起那條褐色簾子，走進去。達金和麥克和勃克在那里。麥克在緊張地談話。當吉木進來時，他在一句話上停下來，瞪起眼來看。「耶穌，我高興了，」他說道。「我們正要派一隊人去救你呢。我是多末該死的傻瓜！多末該死的傻瓜！你知道，達金，他們監視着我們走，用槍抵住我們的背。我不相信他們會開槍，不過他們可以開。吉木，你究竟怎樣幹的？」

「我不過倒下來，於是那傢伙跌在我身上，他的槍插到土裏去。我們在學校裏常玩那一套把戲。」

麥克不安地笑了。「一旦槍碰不到我們，我想他們怕打殺自家人了。我跳到一邊，踢在我後面那傢伙的肚子上。」

勃克當時站在麥克後面。吉木看見麥克對達金以目示意。那雙冷淡的眼睛幾乎在灰睫毛的眼簾下消失了。達金說道：「勃克，你最好去巡視一下，看那些守衛是否都醒着。」

勃克遲疑了一下。「我相信他們是靠得住的。」

「哦，不拘怎樣，你還是去看一看好。我們不要再受襲擊。他們手上有什麼東西，勃克？」

「他們有很結實的棒子。」

「好的，去巡視一次吧。」

勃克走出帳篷外去。麥克走近達金去。「帳篷的牆壁是薄的，」他靜靜地說道。「我喜歡同你一個人談一談。去散一散步好嗎？」

達金把頭點了兩下。那三個人走出來，進入黑暗中，走向勃登醫生先前所去的方向。當他們走過時，一個守衛把他們打量過。

麥克說道，「有人已經出賣我們了。那些保安警察知道我們要在天亮以前出發了。」

達金冷冷地問道，「你以為那是勃克嗎？連他那時也不在呀。」

「我不知道那是誰。任何在附近徘徊的人都可以隔着帳篷聽見。」

「哦，我們要怎樣辦呢？你似乎什麼都知道。」那冷冷的聲音說下去，「我有一個觀念，你們紅黨對我們不會有什麼好處。今晚有一個人來說，假如我們把你們踢出去，園主們或許肯讓步。」

「你以為他們肯嗎？他們減低工資在我們露面以前，不要忘記這一點。媽的，你以為這罷工是我們發動的，

你知道得非常清楚，並非我們發動的。我們不過幫助它走正路，不要胡來。」

達金那沒有變化的聲音攔住他。「你們從這裏邊得到什麼好處？」

麥克激昂地回答道，「我們什麼好處也得不到。」

「我哪能知道？」

「除非你相信，你不能知道。沒有方法可以證明。」

達金的聲音變得溫暖一點了。「我不知道，假如是那樣，我會不會信任你們。你知道，假如一個人要得到好處，他便只能作一兩件事，他或是接受命令，或是出賣。不過假如一個人什麼好處也得不到，你便不知道他要作什麼了。」

「不錯，」麥克忿忿地說道。「我們不要說這些廢話吧。當工人們想踢出我們時，讓他們表決一下。也讓我們爲自己辯護一下。不過我們彼此爭鬥是沒有好處的。」

「得，那末，我們要怎樣辦呢？假如警察曉得明早我們暗中出發，我們就不必那樣作了。」

「當然不必了。我們只消沿路前進，看情形來定吧。當我們看見警察時，也看見他們怎樣作時，我們便知道我們需要戰鬥呢，或是需要談判。」

達金停下來，把脚移到旁邊的沙土上。「你要我來這裏作什麼呢？」

「我不過要告訴你，我們在被人出賣。假如你有不要警察知道的事，不要告訴任何人。」

「好的，我懂啦。但凡每一個人都要知道的事，我們便不妨讓他們知道。我要去睡了。天亮以前，你們兩個想想看，你們能不能脫離關係。」

麥克和吉木同住一個沒有地布的小帳篷裏。他們爬進那個小洞裏去，蹣跚在他們的舊棉被裏。麥克低聲道，「我相信達金是直爽的，但他不肯聽話。」

「你不以為他想法子把我們趕出，是不是，麥克？」

「他可以那樣作。我不相信他要那樣作。到明天晚上時，就要有很多人受傷和發狂，於是他們就要給我們用了。耶穌，吉木，我們不能由着這件事完結。它是太好了。」

「麥克？」

「啊？」

「爲什麼警察不一直跑來把你和我帶走？」

「不敢。他們怕工人們會亂起來。會弄成老丹從梯子上跌落時的情形。警察們十分知道，在什麼時候他們必須對工人們放任。我們還是睡吧。」

「我只要問，麥克，你在果園裏怎樣脫身的？你有過一場鬥爭，是不是？」

「當然，不過那是太黑了，他們看不出他們所打的是誰。我却知道我可以打任何人。」

吉木靜靜地躺了一會兒。「麥克，當他用槍抵住我們的背的時候，你怕了吧？」

「誠然。我先前會同民團交過手，可憐的老約伊也幹過。他們有十或十五個一同動手，把你打成肉醬。他們是勇敢的傢伙，不錯。他們大多數帶假面。我實在怕。你怕不怕？」

「當然，我想是的。一開始我很怕。後來他們推我們走，我便心安了。我看得很清楚，假如我跌倒，會發生什麼事。我底確看見那個人跌在我身上，在那情形發生以前我便看見了。我最怕的是他們會斃了你。」

麥克說道：「那是很有趣的事，吉木，你冒的危險越大，你便越不害怕。鬥爭一開始，我便不怕了。我依然不喜歡那支槍的感覺。」

吉木從帳篷洞中向外看。與帳篷裏的黑暗對照起來，夜似乎是灰色的。有脚步踏碎着小土塊走過。「你以為我們這次罷工會勝利嗎，麥克？」

「我們應當睡了；不過你知道，吉木，在今夜以前，我不會告訴你這個：我不相信我們有勝利的機會。本谷是有組織的。他們會開鎗，他們會把它了結。我們沒有一個機會。我相信，一旦大的糾紛開始，這裏這些人大致要溜走了。不過你不要為這個發愁，吉木。這件事會繼續下去，繼續下去。它會發展開來，於是有一天——它就要發生作用了。有一天我們一定勝利。我們必須相信這個。」他靠着一隻臂肘欠起身子來。「假如我們不相信這個，我

們不會來這里。醫生關於傳染的話是不錯的，不過那傳染是投下的資本。我們必須相信，在它侵入我們心中，殺死我們以前，我們可以把它拋開。你永遠不變，吉木。你永遠在這裏。你給我力量。」

吉木說道，「哈里在一開始便告訴我，我要預先想到什麼。每一個人都恨我們，麥克。」

「這是最使人難過的地方，」麥克同意道。「每一個人恨我們；我們自己一邊和敵人一邊。假如我們勝利了，吉木，假如我們克服了敵人，我們自己一邊會殺掉我們。我不明白我們爲什麼要幹。噫，睡吧！」



## 九

在天還沒亮以前，睡醒的人們的聲音已經轟動野營。有用斧子劈柴的聲音，有生鏽的爐子咯咯的聲音。過了一會兒，燃燒着的松木和蘋果木的香氣充滿了野營。廚子隊忙起來了。呼呼響的爐子旁，放有一桶一桶的咖啡。洗衣鍋裏的豆子開始熱起來。人們溜出帳篷外來，站在爐子附近。他們擠得那天近，使得廚子們沒有工作的餘地。

達金的汽車開去安得生的住宅，載回三桶水來。有話傳開來，「達金要見諸位隊長。他即刻要同他們談話。」隊長們儼乎其然地走向達金的帳篷。

這時蘋果樹頂的輪廓背着天空變得明晰了，停在那里的汽車也可以朦朦朧朧地看出了。一桶一桶的咖啡開始煮滾。豆子鍋中也發出一陣富于滋養的氣息。廚子們把豆子舀進人們拿來的各種東西裏：鍋子，瓶子，鐵皮盤子。有許多人坐在地上，用小刀削用來喫豆子的小木勺子。咖啡是黑而且苦的，但一向寂靜的不愉快的男人們和女人們被這東西溫暖起來，於是他們開始說笑，彼此問候。日光從樹上照過來，地面變成暗藍色。三

大隊天鵝向前的在目光中飛過。

這時達·由勃克和倫敦輔佐着，站在他的帳篷前。隊長們站在達·由勃克面前等候，麥克和吉木也站在他們中間，因為麥克已經對吉木解釋過，「我們暫時必須持重。我們不要工人們在這時把我們趕出去。」

達·由勃克已經穿上一件斜紋布短衫，戴上一頂軟呢便帽。他的灰色眼睛在那些人的臉上轉來轉去。他說道，「我要把現時的情形告訴你們諸位，假如你們願意，你們可以脫離。我不要任何不願意來的人來。有一列車工賊就要來到。我們想去鎖上，把他們攔住。我們要同他們談判，我們或許必得同他們打仗。你們覺得怎樣？」

一陣贊成的低語發出來。

「那末，好啦。我們就要開了去。教你們的人守秩序。教他們安靜，教他們在路旁邊走。」他冷冷地露出齒來。『假如他們有人要揀幾塊石頭，放在衣袋裏，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那些人會心地笑起來。

『好啦，假如你們聽懂了，去同你們的人講吧。在我們出發以前，我要取得大家的同意。我要留一百來個人看守營房。去吃一點早餐吧。』

那些人散開來，跑回火爐旁邊去。麥克和吉木走向領袖們站立的地方。倫敦正在說道，『我，相信他們肯用力打仗。我覺得他們的樣子並不認真。』

『時間太早了，』麥克使他安心道。『他們還不會喝咖啡呢。人們在吃東西以前是不同樣的。』

達金問道，『你們兩個也去嗎？』

『不錯，』麥克說道。『不過，注意，達金，我們有人在外面收集食料和給養。要安置好，什麼時候他們送進消息來，便派我們幾輛車去取東西。』

『好的。我們今天晚上也需要食物了。豆子就要吃光了。養活像這樣一批人要用很多很多東西呢。』

勃克說道，『工賊們一離開火車，我就去惹一點亂子，把他們嚇壞。』

『還是先談判好，』麥克說道。『假如先同他們談判，可以有半列車走向罷工方面來。你若攻擊他們，你可以嚇壞一些，也使得一些發狂。』

當他說話時，達金不信任地看他。『得，我們動起來吧，』他說道。『我得挑選留守的人。醫生和他的人們可以清理營房。我要坐我的貨車去；倫敦和勃克可以同我坐一輛車。我們還是把那些破車留在這裡好。』

當那襤褸的長行出發時，太陽剛剛升起。隊長們教他們的人在路一邊走。吉木聽見一個人說道，『不要費事拿土塊。等我們到鐵路旁邊時，說。路床上有很好的花崗石。』

歌聲騰起來，未受訓練的人們沒有調子的不整齊的歌聲。達金的綠雪佛龍貨車緩緩地在前邊領路。那一長行人隨在後面，留在營房裏的人和女人們在他們後面喊再見。

他們剛一出發，十個乘摩托腳踏車的警察趕上來，沿着那一行人緩緩地前進。當他們沿路走了半哩路時，一輛載滿人的大做車，衝到行列前頭，停在路中央。車上的人手裏都拿有來復槍，都佩帶保安警察的徽章。開車的人站在座位上。「你們大家要守秩序，也不要忘記，」他喊道。「只要你們不妨礙交通，你們可以向前走，不過你們不能干涉任何人。懂了吧？」他坐下來，把他的車子開到達金的貨車的前頭，領導全隊的人前進。

吉木和麥克在達金的車後五十呎處走。麥克說道，「他們爲我們組織了一個招待委員會。他們是不是那樣？」他周圍的人們吃吃地笑了。麥克說下去道，「他們說，『你們有罷工的權力，不過你們不能糾察，』他們知道，罷工沒有糾察是沒有用處的。」這一次沒有笑聲。人們咒罵起來，但聲調中沒有怒氣。麥克不安地看吉木。「我覺得不妙，」他輕輕地說道。「這一批窮光蛋是不緊張的。我但希望不久發生一件使他們發狂的事。假如不發生什麼事，這次罷工就要失敗了。」

那拖長的隊伍進入市鎮，靠近邊道走。這時工人們安靜了，大多數露出羞怯的樣子。當他們進入市鎮時，孩子們站在草地上看他們，隨後孩子們的父母把他們拖進宅內，關起門來。街上很少人走動。警察的摩托腳踏車駛得那末慢，騎在上面的人們必得時時把脚移到地面上來保持平衡。隊伍由警察的車子領導，沿僻靜的街道前進，終於來到鐵路場地。工人們沿通行路邊停下來，因爲那行列受到二十個帶散彈槍和催淚彈的人們的監視。

達金把他的貨車停在邊石旁。工人們靜靜地面對那一列特別警察展開來。達金和倫敦在那稠密的隊伍前走來走去，加以指導。工人們再分得已不要同警察起衝突。先開談判，不過如此。

有兩長行冷藏車停在通行路上。吉木暗中對麥克說道：『他們或許把貨車停在站外，把那些人打發下來。那樣我們便沒有機會對付他們了。』

麥克搖頭。『他們後來或許那樣，不過現時我相信他們要亮一牌。他們以為他們可以嚇走我們呢。耶穌，我但願火車開進來。等待對於我們這一夥子人不利。當他們必須等待時，他們就怕起來了。』

這時有一些人已經坐在邊石上。一片嗡嗡的安靜的談話聲從密集的行列中發出。他們被夾在中間，一邊是鐵路守衛，一邊是摩托腳踏車警察和保安警察。工人們的樣子是不安的，忸怩的。保安警察用兩隻手握槍，橫在他們的肚子前。

『警察們也害怕呢，』麥克說道。

倫敦安撫一羣工人。『他們不會開槍的，』他說道。『他們不便開槍。』

有人叫道，『火車來了！』在沿路軌的遠處，停車標舉起來。一縷烟在樹頂上出現，車軌在臨近的車輪下降隆作響。這時人們從邊石上站起來，向路軌上探頭。

倫敦大叫道，『哪，教他們靠裏邊。』

他們可以看見黑色的火車頭和一輛一輛的貨車緩緩地開進來；在車門處，他們可以看見一些人的腿。火車頭緩緩地隆隆進來，從車輪下面噴出一陣一陣的熱汽。火車駛進一條側路，然後停下來。車箱撞在一起，火車頭站在那裏一面震顫，一面喘氣。

在從通行路起的街道對面，立有一列荒廢的商店和飯館，上層是帶傢具出租的房間。麥克向後看。那些房間的窗子擠滿了向外看的男人的頭。麥克說道：『我不喜歡那些人的神氣。』

『爲什麼？』吉木問道。

『我不知道。那裏應當有一些女人。那裏一個女人也沒有。』

車箱門口坐有一些破壞罷工的人，其餘的站在他們後面。他們不安地凝視。他們沒有下地的表示。

這時倫敦走到前面去，走得那末挨近一個守衛，散彈槍的槍口轉過來，指向他的肚子，那個守衛後退了一步。火車頭像一頭疲倦的大獸一般有節奏地喘氣。倫敦用雙手擺起嘴來。他那深沈的聲音吼叫道：『過來吧，你們諸位。不要同我們作對。不要幫助警察。』他的聲音被一陣放汽聲阻斷。一股白汽從機車旁邊噴出來，吞沒倫敦的聲音，除了吱吱尖叫的放汽聲以外，一切聲音都被它弄模糊了。罷工的人們的行列躁動起來，在中間凸出，移向守衛去。散彈槍口轉過來，向隊伍作式。守衛們的臉緊張起來，但他們的恐嚇已經把那一列人阻住。放汽聲繼續下去，水蒸氣像白色羽毛一般騰起，分散。

在一輛車廂的門口處，起了一陣騷動，好似人類的沸騰。一個人從坐着的工賊中間鑽出來，落在地面上。

麥克對着吉木的耳朵喊道，「我的上帝！那是約伊！」

那個醜陋的地鬼般的身形面向車門，和那些人兩臂忙亂地揮舞。蒸汽依然嘶嘶下去。門口上的人們落在地上，站在瘋狂的跳動的約伊前面。他轉過身來，向罷工的人們揮舞兩臂。他那受傷的臉扭歪起來。五六個人在他後面落下來，於是這一夥人一齊走向罷工者的行列。守衛轉向旁邊，不安地想同時監視兩方面。

就在這時——壓過放汽聲——三次銳利的劈拍聲。麥克向後面看那些商店。人頭和來復槍匆忙地從窗口撤退，窗門隨即關起來。

約伊已經停止動作，他的眼睛睜得很大。他的嘴張開來，一股血流過他的下頷，然後從他的襯衫上流下來。他的眼睛瘋狂地張望那一羣人。他臉朝下倒下來，用手指向外爬抓。守衛們不相信地注視地上爬動的身形。放汽聲突然停止了；寂靜像聲浪一般落在人們上面。罷工者的行列帶着奇特的作夢一般的臉站立不動。約伊用兩臂扶起自己來，像一條壁虎，然後倒下去。一道濃血的小河從路床的碎石上流下去。

工人們中間起了一陣奇特的遲滯的動作。倫敦木然地移向前方，工人們也向前移動。他們是僵硬的。守衛用槍指向他們，但那一列人不管不顧地向前移動。守衛們趕快讓開路，因為車門正在吐出緩緩地加入的默不作聲的人們。那長列的末端慢慢地彎過來，環繞起那個死人，像環繞一個核心的羊羣。

吉木顫抖着捉住麥克的臂膀。麥克轉過來低聲說道：「他已經作了他生平第一件真正有用的事。可憐的約伊。他已經作了。他會非常喜歡。看那些警察，吉木。放開我的臂膀。不要怕。看那些警察！」

守衛驚慌了；暴動他們可以阻止，爭鬥他們可以阻止；不過這種大睜着夢遊者的眼睛的人們緩緩的靜默的動作使他們吃驚。他們守定他們的立足地，但保安官發動了他的汽車。乘摩托腳踏車的警察們不知不覺地移向他們停在那里的車子。

那些破壞罷工的人們這時都從車裏出來了。有一些在車箱中間或車輪下爬過，跑到另一邊去，但大多數走過來聚在約伊躺臥的地方。

麥克看見達金站在人羣的外圍，他那灰色的小眼睛這時直向前看，一動不動。麥克走向他去。「我們最好把他放在你的貨車上，運回營房去。」

達金慢慢地轉過來。「我們不能碰他，」他說道。「這些警察一定要把他取走。」

麥克鋒利地說道：「爲什麼警察不去捉窗子裏的那些人？看那些警察，他們嚇得要死。我們一定要取走他，我告訴你。我們一定要用他來鼓勵我們的人，把他們團結起來。這樣可以使他們團結，這樣可以使他們鬥爭。」

達金蹙起額頭。「你是一個冷血的雜種。除了「罷工」你什麼都不想吧？」

吉木插嘴道：「達金，那個小個子爲要幫助我們才被打死。你現時要不使他那樣作嗎？」



達金的眼睛緩緩地由麥克移向吉木，然後又移向麥克。他說道：「你知道他作的是什麼？除了那該死的放汽聲，當時什麼也聽不見。」

「我們認識他，」麥克說道。「他是我們一個朋友。」

達金的眼中充滿憎惡。「你們的朋友，你們到這時還不讓他休息。你們想用他。你們是一對冷血的雜種。」麥克大叫道：「你知道什麼？約伊過去並不要休息。約伊要工作，但他不知道怎樣作。」他的聲音歇斯迭里地高起來。「現時他得到一個工作的機會，而你偏不要他作。」

有一些人已經轉向那爭論的聲音，含着陰鬱的好奇心轉過來。達金把麥克更多看了一會兒。「來吧，」他說道。他們擠進稠密的人叢中，人們不情願讓路。

麥克喊道：「喂，諸位，讓我們進去。我們必須把這個可憐的人從那里搬走。人們用力向後推，讓出一條狹窄的路。」

倫敦走過來，幫助他們擠出一條路。約伊完全死了。當他們在他周圍擠出一片小地方時，倫敦把他翻過來，開始擦去約伊嘴上的血污。在那雙睜開的眼睛中有一種狡猾的神氣；嘴角現出可怕的笑意。

麥克說道：「不要那樣作，倫敦。由它那樣吧，完全由它那樣。」

倫敦把那個小人兒抱起來。約伊在倫敦的大胸膛前顯得很小。這時很容易地讓給他們一條路。倫敦走下

去，人們排成一個草草的隊伍，隨在後面。

保安官由他的警察包圍着站在達金那輛閃光的綠汽車旁邊。倫敦停下來，隨從的人們也停下來。「我要那個屍體，」保安官說道。

「不，你不能要走。」

「你們打死一個破壞罷工的人。我們要加以證明。我要把那個屍體交驗屍官。」

倫敦的眼睛紅得放光。他簡單地說道，「先生，你認識打死這個小人兒的那些人；你知道這是誰幹的。你有法律，偏不肯守法律。」羣衆默不作聲，在傾聽。

「我告訴你，我要那個屍體。」

倫敦悲痛地說道，「你不看見嗎，先生？假如你們諸位不離開這里，你不看見你們就要被打死嗎？你不看見這情形嗎，先生？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不能再向前進嗎？」

羣衆中發出一片喘息聲。保安官說道，「我不會放過你們的，」不過他向後退去，他的警察也向後退去。羣衆咆哮起來，聲音輕得像呻吟。倫敦把約伊放在車尾板上，他爬進去，把那屍體向前移，使它靠在座背上。

達金開了發動機，退轉來，沿街道駛去，那陰沈的可畏的羣衆隨在後面。他們不出聲。他們用沈重的搖擺的步子走路。

路上沒有騎摩托腳踏車的警察了。在他們走過的街道上和公路上沒有一個人。麥克和吉木貼近貨車一  
旁走。『這是民團幹的嗎，麥克？』

『是的。不過這一次他們作過頭了。一切都於他們不利。那種放汽聲——假如我們的人把開槍的聲音聽  
得更清楚一點，他們大致要跑走了。不過放汽聲太高了。事情過得太快；我們的人不會有害怕的機會。不，他們犯  
了一種錯誤。』

他們在那一隊前進的人們旁邊緩緩地走下去。『麥克，這些民團到底是誰？他們是些什麼人？』

『嘿，他們是各城鎮最下流的一些人。在戰爭時燒掉老日耳曼人的住宅的就是他們。私刑殘害黑人的也  
是他們。他們喜歡殘酷。他們喜歡害人，他們總有一個好聽的名目。愛國或保護憲法。不過他們實際上是老牌的  
黑人殘害者。園主們利用他們，對他們說，我們必須保護人民，抵抗紅黨。你知道，他們燒房子，打人，沒有任何危險。  
無論如何，這正是他們所要作的。他們沒有胆量；他們只能在掩護下開槍，或十對一地圍攻一個人。我以為他們  
是世界上最壞的廢物。』他的眼睛探視貨車裏的約伊。他說道，『在戰爭時期，我那鎮上有一個胖胖的小日耳  
曼裁縫匠，於是有五十來個這些愛國的雜種，放火燒掉他的房子，把他打成肉醬。他們是偉大的人物，這些民團。  
不久以前，他們用探照彈打穿一個煤油槽，因而燒掉一個寢棚。他們運用火柴來放火的胆子都沒有。』

那一隊人從鄉間走過，揚起大量的塵土。工人們慢慢地從夢中醒過來。他們低聲交談。他們的脚沈重地在

地面上移動。『可憐的約伊，』吉木說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小人兒。他過去捱了那末多打。他使我想起的我的老人家，時常發狂。』

麥克規勸他。『不要爲約伊難過。假如他能知道他作了什麼，他會驕傲的。約伊總要領導人們，現時他就要那樣作了，縱然他是在棺材裏。』

『工賊們怎樣，麥克？我們已經拉過他們一批來了。』

『不錯，有一批過來，但有許多跑掉。我們的人也有一些跑掉。我們現有的人數大致與我們出發時的相等。你不看見他們在車下爬着跑開去嗎？』麥克說道，『看這些人。他們醒過來了。好像他們方才中了一瓦斯彈。這才是最可怕的一種人。』

『警察們也知道這一點，』吉木說道。

『他們當然知道。當羣衆默不作聲的時候，當他們面部毫無表情地前進的時候，那便是警察退避的時候了。』

他們來近安得生的農場了。吉木問道，『我們現時作什麼呢，麥克？』

『嘿，我們舉行葬禮，我們開始糾察。現時這件事就要安定下來了。他們就要用貨車運工賊進來了。』

『你依舊以爲我們要失敗嗎，麥克？』

『我不知道。他們已經把這個山谷組織起來。上帝，他們把這個山谷組織得多末周密。當少數人控制一切東西、土地、法院、銀行的時候，那樣作是不很難的。他們可以停止放斃，他們也可以把一個人陷進監獄，他們也隨時可以收買很多人。』

達金的貨車駛到那一系列車的末尾，停在原處。營房的守衛們湧出來，回來的人們的隊伍在他們中間散開。一羣一羣聚起來的人們聽那說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勃登醫生走向達金的貨車。倫敦緩緩地站起來。他那寬闊的舊襯衫前面染有約伊一道一道的血痕。勃登把約伊看了一眼。『把他打死了，是不是？』

『把他打死了，』倫敦說道。

勃登說道，『把他抬到我的帳篷裏去。我要把他檢查一下。』帳篷後面發出一聲嘎音的震耳的尖叫。工人們都轉過身來，被那聲音驚得動彈不得。勃登說道，『噯，他們在殺一頭豬。有一輛車載回一條活豬。把這個屍身抬到我的帳篷裏去。』

倫敦疲乏地俯下身子，又把約伊抱起來。有一羣人跟隨他，聚在大軍用帳外面。麥克和吉本隨着勃登醫生進入帳篷。他們靜靜地看，醫生把那僵硬的血污的襯衫解開，露出胸部一個傷口。『得，就是這里。這就夠了。』

『認得他嗎，醫生？』

勃登仔細地看那失去原形的臉。『我先前見過他。』

「你當然見過。這是約伊。你接過他身上幾乎每一根骨頭。」

「嘿，他這一次是完了。倔強的小人兒。你們一定得把他的屍體送到鎮上去。驗屍官一定要驗他。」

倫敦說道：「假如我們那樣作，他們會埋掉他，藏起他來。」

麥克說道：「我們可以派一些人去，一定把他運回來。讓他們糾察驗屍場，直到把屍體運回，然後告一段落。那些該死的民團犯了一個錯誤；他們這時知道了。」

達金揚起簾子，走進大帳篷裏來。『他們在烤豬肉，』他說道。『他們把那頭豬宰割得實在快。』

麥克說道：「達金，你可以教人搭一個講臺之類的東西嗎？我們要有一個擺棺材的地方。你也應當有一個從上頭說話的地方。」

「用他來號召，是不是？」

「你說得一點也不錯！你先前誤解了我，達金。我們用什麼來作戰？石頭，棍子。連印第安人還有弓和箭呢。但若我們有一支小槍來保護我們自己，他們便動員軍隊來鎮壓革命了。我們用來作戰的東西太少了。我們只好用我們能用的東西。這個小人兒是我的朋友。我敢担保，隨我們怎樣用他，他都肯。我們不得不用他。」他停下來。『達金，你明白嗎？假如我們舉行一個公開的葬禮，我們可以使許許多多人加入我們這一邊。我們必須得到輿論的支持。』

倫敦緩緩地上下點頭。『他說得對，達金。』

『好的，假如你也要那樣，倫敦。我想一定要有一個人來一篇演說，不過我不要幹。』

『得，假如必須的話，我來幹。』倫敦叫道。『我眼見那個小人兒走向我們這方面來。我眼見他被打死。假如你不肯，我來演說。』

『聽起來好像科克·洛杉（註一）』勃登說道。

『誰？』

『沒有什麼。我不過隨便說說。現時還是把屍體運到鎮上去，交給驗屍官吧。』

倫敦說道，『我要派一羣我自己的人，同他留在那里。』

吉木的聲音從帳篷外傳來。『噯，麥克，出來吧。安得生要見你呢。』

麥克趕快走出去。安得生同吉木站在一起。他露出疲乏和衰老的樣子。『你簡直惹了禍，』他惡狠狠地開始說道。

『什麼事，安得生先生？』

『我就要告訴你什麼事。昨夜一羣人燒掉阿爾的餐車。他們在阿爾身上跳，跳斷他一條臂膊和六根肋骨。』

（註一） Cock Robin——大意是容易相與的人，但其本義尙待查考。——譯者註。

他們把他的餐車燒光。」

「耶穌，」麥克說道。「我不會想到他們會那樣幹。」

「你不會想到，不過他們依然幹了。」

「阿爾現時在哪里，安得生先生？」

「他已經回了家。我必須把他從醫院裏運回來。」

「我要去請醫生。我們就要去看他。」

「八百塊錢！」那個老頭子叫道。「他湊集了一些，我借給他一些，隨後你們來了。現時他一無所有了。」

「我非常抱歉，」麥克說道。

「當然，你是抱歉的。這並不能使阿爾的車不被燒。也不能接好他的臂膊和肋骨。你們要怎樣保護我？」

他們就要再燒掉我的房子。」

「我們要派人守衛你的房子。」

「守衛，媽的。這羣窮光蛋有什麼用？我但願我從來不讓你們來這里住。你們就要毀掉我了。」他的聲音高得成爲一種尖叫。他的老眼在流淚。「你簡直惹了禍，這就是你幹的事。我們同一羣該死的過激份子攪在一起，所得的結果就是這樣。」



麥克想安慰他。『我們去看阿爾吧，』他提議道。『阿爾是一個好人。我要去看他。』

『嘿，他渾身都受了傷。他們也踢過他的頭。』

麥克緩緩地把他推開，因為工人們開始向那尖叫的聲音走來。『你爲什麼責備我們呢？』他說道。『這並不是我們幹的。這是你那些好隣居幹的。』

『不錯，不過假如我們不同你們攪在一起，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麥克忿忿地轉向他。『聽清楚，先生，我們知道，你吃了虧；像你我這樣的小人物永遠吃虧。我們所要作的，便是想使像你這樣的人不再吃虧。』

『那輛餐車用去八百塊錢。喂，人，我每次進城，都要有人用石頭打我了。你毀掉了我們，這就是你幹的事。』

麥克問道，『阿爾覺得怎樣？』

『我相信阿爾自己也紅的不得了。他只恨那些這樣幹的人。』

『阿爾的頭腦是清楚的，』麥克說道。『阿爾知道全部情形。無論如何你總要受壓迫。現時，假如你受到打擊，你有一大羣人援助你。這一羣人不會忘記你待他們的好處。我們今晚就要在你的住宅周圍放哨。我就要同醫生去看阿爾。』

那個老頭子疲乏地轉過身去，走了。

從破爐子裏冒出的烟，低垂在營房上。人們開始向着烤肉的氣味移動。麥克從後面看走去的安得生的身  
形。「現時覺得作一個黨員怎樣，吉木？當你從書上讀的時候，這是很好的——浪漫的。太太小姐們喜歡裝飾起  
來，尖聲尖氣地談論「老階級」和「被蹂躪的工人」。這是一種很重的壓力，吉木。那個可憐的傢伙。在他看  
來，餐車比世界還要大。我覺得我應當對這件事負責，哎呦。」麥克繼續說道。「我過去想，我帶你來這里指教你，  
使你增加信仰；而現時我浪費時間來訴苦。我過去想，我要把你扶持起來，而事實上——噯，多末禮！要想使你的  
眼睛常向大處看是非常困難的。你究竟爲什麼一言不發呀？」

「你不曾給我機會呀。」

「我相信我不會。現時說一點什麼吧！我所能想的只有被打死的可憐的小約伊。他沒有很多思想，但他任  
什麼都不怕。」

「他是一個可愛的小人兒。」

「記得他說過的話嗎？沒有人能使他不叫狗娘養的「狗娘養的。」我但願我沒有這種有時有的沮喪感  
情，吉木。」

「一點烤猪肉或許有益。」

「哎呀，不錯。我今天早晨吃得不多。我們去吃吧。」

一輛長形的運貨馬車從路上趕來，停在那一列汽車前面。一個裝腔作式的小個子從座位上跨下來，走進野營。『這呈歸誰負責？』他問麥克道。

『達拿。他在那個大帳篷裏。』

『哦，我是驗屍官。我要那個屍首。』

『你的保鏢在哪里？』麥克問道。

那個小個子對他噴了一口氣。『我要保鏢作什麼？我是驗屍官。那個屍首在哪里？』

『在那邊那個大帳篷裏。都爲你預備好了。』

『得，你爲什麼先前不這樣說？』他像一架小機器一般噴着氣走開去。

麥克歎了一口氣。『謝上帝，與我們對敵的沒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他說道。『那個小個子有胆子。獨自一個出來。他自己有一點像約伊。』他們向火爐走去。兩個人擡着約伊的屍體走過，那個驗屍官裝腔作式地隨在後面走。

人們手裏拿着一片一片油滑的烤豬肉從火爐旁走開。他們用袖子擦嘴唇。火爐頂上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噝噝響的肉。『上帝，味道是好的。』麥克說道。『我們來吃一點。我餓的不得了。』廚子把那切得不整齊的半生熟的豬肉遞給他們，他們咬着那柔軟的肉走開去。『專吃外邊的吧。』麥克說道。『醫生不應當讓人們吃生

猪肉。他們都要害病了。』

『他們太餓了，不能等了，』吉木說道。

# 十

一種冷淡的神情現在工人們身上。他們坐在那裏向前面凝視。他們似乎沒有說話的氣力，衣履垢污的不滿足的女人們坐在他們中間。他們是無精打采的。他們如有所思地吃肉，到肉吃完了時，便用衣服揩他們的手。空氣中充滿了他們的冷淡，充滿了他們的不滿足。

同吉木走過營房的麥克也不滿意起來。「他們應當作一點什麼，麥克怨訴道。「作什麼都好。我們不能由着他們像這樣坐在那裏。我們的罷工就要從我們手裏失敗了。基督他們是怎末一回事，今早他們有一個人被打死；這件事應當使他們激動。現在剛過晌午，他們已經洩氣了。我們必得使他們作一點什麼看他們的眼睛，吉木。」

「他們不看任何什麼——他們一味瞪着眼。」

「是的，他們在想他們自己。那裏每一個人都在想，他是多末難過，他在大戰時賺了多少錢。像安得生一樣。他們就要解體了。」

『喂，我們作一點什麼吧。我們使他們動起來。有什麼可作呢？』

『我不知道。假如我們可以使他們掘一個洞，也沒有什麼不好。假如我們能使他們一同推一件東西，或舉一件東西，或一同向一個方向走——沒有一點關係。假如我們不使他們動起來，他們就要開始彼此打架。他們不久就要變得下流了。』

忽忽走過的倫敦聽到末尾幾個字。『誰要變得下流？』

麥克轉過身來。『嘿，倫敦，我們正在談這裏這些人。他們就要解體了。』

『我知道這一點。我已經同這些工人在一起很久，我知道的。』

『嘿，我方才說，假如我們不使他們作事，他們就要彼此打架了。』

『他們已經打過了。我們今早留在營房裏的這一羣人起過糾紛。其中有一個想勾引別一個的女人。於是後者用剪刀刺傷了前者。醫生把他包紮起來。我相信，他幾乎流血流死呢。』

『你看，吉木，我告訴過你啦。聽清楚，倫敦，達金憎惡我。他不要聽我對他說的任何話，但他肯聽你的話。我們要在這些人惹亂子以前使他們動起來。使他們繞圈子——使他們掘一個洞，然後再填起來。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

『我知道這一點。喂，去糾察好嗎？』

『好極。不過我相信還沒有很多事可作。』

『那有什麼關係，只要不使這些人發痴就得啦。』

『你想得對，倫敦。看你能不能使達金派他們出去，大約五十個人一夥，向不同的方向出發。教他們沿路走，假如他們看見有人摘蘋果，教他們去把他們解散。』

『我當然去，』倫敦說道，於是他轉過身來，走向達金的褐色帳篷。

吉木開始說道，『麥克，你說過我可以同糾察隊出發的。』

『哦，我願你同我在一起。』

『我要參加到裏面去，麥克。』

『好的，那末就同一隊人去吧。不過要貼近他們，吉木。他們這裏已經釘上我們。你是知道的。不要讓他們把你架走。』

他們看見達金和倫敦從帳篷裏出來。倫敦很快地說話。麥克說道，『你知道，我覺得我們推舉達金是一種錯誤。他太關心他的貨車，他的帳篷，他的孩子們。他太小心。倫敦才是最好的人。倫敦沒有什麼可以喪失的東西。我想知道，我們能不能使工人們把達金踢走，使倫敦上去。我覺得工人們更喜歡倫敦。達金的財產太多了。你看見他那個可以摺疊的火爐嗎？他連吃飯都不肯同別人一道。或許我們應當開始活動，看我們能不能使倫敦上

去。我過去以爲達金是冷靜的，不過他是太他媽的冷靜了。我們需要一個能鼓動工人們的人。」

吉木說道，「來吧，達金現時在組織糾察隊了。」

吉木加入一個大約五十個人的糾察隊。他們沿路背着巾鎮走去。幾乎與他們出發同時，那種冷淡神氣消失了。那散漫的隊伍迅速地沿路走去。

瘦臉的薩木領導那一隊，他一面走一面指教那些人。「揀石頭吧，」他說道。「把一大些合用的石頭放進衣袋。眼睛要看樹行。」

走過一段路，所有果園都是空的。人們開始沒有腔調地唱起來，

「島上正過聖誕節，

所有那裏的囚犯——」

他們用脚打出拍子。他們走過十字路，一片灰塵的雲追隨他們。「像法國，」一個人說道。「假如全是泥濘，那就完全像法國了。」

「媽的，你不曾到過法國。」



『我到過。我在法國住過五個月。』

『你走路不像當兵的。』

『我現時走路不要像當兵的了。我過去走路很像當兵的。我身上中過彈片，實在的。』

『工賊在哪裏啦？』

『看樣子好像我們已經把他們制服了。我看不見一個作工的人。我們這場罷工已經有了把握。』

薩木說道：『當然，你已經使罷工勝利了，朋友。隨便一想，你就勝利了，是不是不要作一個該死的傻瓜吧。』

『喂，我們今早必然把那些警察嚇壞了。你看不見附近有警察，是不是？』

薩木說道：『在你脫離罷工以前，你要看見一大些呢，朋友。你完全像世界上所有的工人。你現時是得意忘形了。過一會兒，你就要開始訴苦，第二件事，你就要溜走了。』大家一同向他抗議。

『你那樣想嗎，神氣的傢伙？喂，給我們一點事作吧。』

『你沒有像那樣說話的權利。你到底作過什麼？』

薩木向路上吐了一口唾沫。『我要告訴你，我作過什麼。在「流血的星期四」我在舊金山。我把一個警察從馬上打下來。警察們在木匠鋪定作守夜的棍子，工人們去把棍子取走，我便是其中的一個。現時還有一條呢，留作紀念。』

『那是該死的謊話。你並不是碼頭工人；你不過是一個摘果子的短工兒。』

『我當然是一個摘果子的短工兒。知道那緣故嗎？因為全國輪船公司都把我入了黑冊，就是那緣故。』他懷着自負的神氣說話。沒有人回答他的話。他說下去道：『我比你們這些不中用的工人見過更多的糾紛。』他的輕蔑壓服了他們。『哪，眼睛看樹行吧，不要說這一些了。』他們走了一會兒。

『看那裏有箱子。』

『哪裏？』

『就在樹行那一頭。』

吉木向指出的方向看。『那邊有人，』他叫道。

一個人說道：『來吧，碼頭工人，讓我們看一看你的本領。』

薩木一動不動地站在路上。『你們諸位服從命令嗎？』他問道。

『當然，只要是好的命令，我們一定服從。』

『那末好啦。要安靜。我不願意一開始着忙，隨後一發生什麼事，你們大家便亂跑起來。來吧，團結一致。』

他們離開大路，跨過一條深溝，走進兩行大樹中間。當他們走進那一堆箱子時，人們開始從樹上跳下來，聚成不安的一羣。

一個記數員站在箱堆旁邊。當糾察員走近時，他從一隻箱子裏拿起一支雙管的散彈鎗，向他們走了幾步。『你們要復工嗎？』他喊道。

一陣嘲笑聲回答了他。一個人把手指放在嘴裏，吹出刺耳的嘯子聲。

『你們離開這地方，』記數員說道。『你們完全沒有留在這地方的權利。』

罷工的人們緩緩地前進。記數員退到箱子堆處，他的摘工們在那裏不安地轉動，用吃驚的眼睛張望。

薩木回過頭來說道，『好啦。你們諸位停在這裏。』他獨自向前走了幾步。『聽清楚，你們工人們，』他說道。『來我們這一邊吧。不要暗中傷害我們。來同我們合作吧。』

記數員回答道，『你把那些人從這地方帶走，否則我要把你們全體逮捕起來。』

又是嘲笑的喊聲，又是刺耳的吹嘯。

薩木忿忿地轉過身來。『不要吵，你們這些胡鬧的雜種。不要吹嘯。』

摘工們向四下裏看，尋找退路。記數員安撫他們。『不要讓他把你們嚇住，諸位。假如你們樂意，你們有作工的權利。』

薩木又叫道，『聽清楚，諸位，我們現時給你們一個同我們合作的機會。』

『不要讓他欺侮你們，』記數員叫道。他的聲音高起來。『他們不能吩咐一個人必須作什麼。』

摘工們站立不動。『你們過來嗎？』薩木問道。他們不回答。薩木開始緩緩地移向他們。

記數員走過來。『這支鎗裏有一粒散彈。假如你不走開，我就要開鎗。』

薩木一面移動，一面柔和地說話。『你不會開鎗，朋友。你可以打中我們中的一個，其餘的人會宰了你。』他的聲音是低的，不帶感情的。他的隊員也向前移動，在他身後十呎的地方。他停下來，剛好在記數員前面。那支抖動的鎗指向他的胸膛。『我們只要談話，』他說道，於是他一下子像一個足球衝鋒員一般俯衝過去，從下面捉住記數員的雙腳。鎗響了，在地面上打了一個洞。薩木轉過身來，用雙膝在記數員的兩腿間一頂。他隨即跳起來，拋開那個在地上扭捩和嘎聲叫喊的人。摘工們和糾察員雙方一動不動地站了一秒鐘。摘工們想轉身逃走，已經太晚了。糾察員們在嗓子裏咒罵着包圍起他們來。摘工們抵抗了一會兒，終於倒在地上了。

吉木站得稍遠一點；他看見一個摘工掙開去，開始跑走。他拾起一個大土塊，向那個人拋過去，打中他的後腰，把他打倒。那一羣人圍起那個倒下的人，用腳來踢，踏；於是那個摘工從地上尖叫。吉木冷冷地看那個記數員。他痛得臉色變白，周身是汗。

薩木脫出身來，對那些踢和踏的人們跳腳。『打住，該死，打住，』他對他們喊道；他們依舊在喉嚨裏咆哮着。踢他們的嘴唇被唾沫沾濕。薩木從堆子上拿起一個蘋果箱，打在一個人的頭上。『不要弄死他們，』他喊道。『不要弄死他們。』

怒氣消失得同來時一樣快。他們離開那些挨打的人們。他們用力地喘息。吉木無動於中地看那在地面上呻吟地十個人，他們的臉都被踢得失去原形。有一個人的嘴唇被踢破，露出血淋淋的牙齒和牙齦；另外一個像孩子一般哭，因為他的臂膊被硬扳到背後去，在臂肘處折斷了。怒氣漸漸地消失了，罷工的人們難過起來，因了自己的怒氣中毒。他們軟弱了；一個人用雙手抱住頭，彷彿他的頭非常痛。

突然間一個人咯咯着打起轉來。樹行尾發出一聲槍響。五個人跑過來，時時停下來放鎗。罷工的人們散開了，跑走了，藏進樹中間，逃出火綫。

吉木與他們一同跑。他對自己叫道，「禁不住鎗打。我們禁不住鎗打。」淚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他覺出肩上重重的一擊，於是傾斜了一下。那一羣人跑到路上，回頭看着衝過路對面去。

薩木在他們後面在吉木旁邊跑。「好啦，」他喊道。「他們住下了。」依然有一些人驚惶失措地跑下去，在十字路口消失了。薩木追上其餘的人。「住下，」他喊道。「住下，沒有人追你們。」他們停下來。他們軟弱地站在路旁邊。「他們捉到幾多？」薩木問道。

那些人面面相覷。吉木說道，「我只看見一個人着了鎗。」

「是的。他或許完了。打中他的胸膛。」他更仔細地看吉木。「你怎麼啦，小孩子？你在流血呢。」

「什麼地方？」

『你整個背上。』

『我碰在樹枝上，我相信。』

『樹枝，哎呀。』薩木從吉木肩上拉下那件藍斜紋布外衣。『你中了鎗。你能動你的臂膊嗎？』

『當然。不過覺得發麻。』

『我相信未打中骨頭。肩部肌肉。一定是一粒鋼帽彈。你血也流得不多。來呀，諸位，我們回去吧。這裏就要有蛆一樣多的警察了。』

他們沿路快走。薩木說道，『假如你覺得軟弱，我可以幫你一下忙，小孩子。』

『我很好。我們不能抵抗，薩木。』

薩木嘲諷地說道，『常我們五對一的時候，我們作得很可觀；我們已經把那些工賊打得一塌糊塗。』

吉木問道，『我們打死他們中的什麼人嗎？』

『我想沒有。他們有一些永遠不能復原了。』

吉木說道，『耶穌，實在可怕，是不是？你看見那個弄破嘴唇的人嗎？』

『媽的，他們會把他的嘴唇縫好的。我們不得不這樣幹，小孩子。我們只好這樣。假如他們不肯過來，我們不得不恐嚇他們。』

『噫，我知道這一點，』吉木說道。『我並不爲他們發愁。』

他們聽見前方遠處有警笛聲。薩木叫道，『跳到溝子裏去，諸位。躲在溝子裏。警察來了。』他看見他們都平躺在路旁的深溝裏。若干輛摩托腳踏車嘟嘟過去，穿過交叉路，一輛救護車在它後面噹啞。在摩托車穿過交叉路消失以前，工人們不曾抬起頭來。薩木跳起來。『哪，起來吧。我們必須快跑了。』

他們沿小路跑下去。這時太陽正在下沈，路上籠罩有一層藍色的晚間的暗影。一片烏雲像一條船一般駛向太陽，當它接近太陽時，它那黑色的邊緣變紅了。當救護車回來時，人們又跳到溝子裏去。那些摩托腳踏車這一次駛得慢一點了，警察們走過時向樹行中張望，但他們不曾搜索溝子。

當黃昏降臨時，糾察員們回到營房。吉木的腿在他下面顫抖起來。他的肩部痛得很厲害，因爲那些被猛力鎗彈震麻痺的神經蘇醒過來了。人們散進營房去。

麥克走向吉木，當他看出吉木是多末蒼白時，他跑過來了。『你怎麼啦，吉木？你受了傷嗎？』

『不，不厲害。薩木說，我肩部中了鎗。我看不見，並不很痛。』

麥克的臉變紅了。『唉，我早就知道我不應當讓你去。』

『爲什麼？我並不是暖室裏的花。』

『你或許不是，不過，假如我不監視你，你就要連根拔出來了。來吧，讓醫生來看你吧。他方才還在這裏呢。他』

在那裏。喂，醫生！他們把吉木扶進一個白色帳篷。『這個帳篷是剛送來的。醫生要用它作醫院了。』麥克說道。秋季的夜色很快地降臨，晚間被那大塊的黑雲加速，黑雲在西方的天空展開來。常勃登把吉木的襯衫從他的肩頭褪下時，麥克拿起一個燈籠。他用滾熱的消過毒的水仔細洗那個傷口。『幸運的孩子，』他說道。『一粒鉛彈會把你的肩頭打碎呢。你不過在筋肉處被鑽了一個小洞。那塊筋肉就要腫一些時候了。鎗彈一直穿出去了。』他那雙靈活的手用一個鉗子把傷口洗淨，放上一塊藥布，然後包紮起來。『你就要好的，』他說道。『休息兩天吧。麥克，隨後我要去看阿爾·安得生了。要去嗎？』

『當然，我一定同你去。我要給吉木一盃咖啡。』他把一鐵皮罐黑色的難看的咖啡遞在吉木手中。『來，坐下吧，』他說道。他拉出一個箱子，讓吉木坐在上面，然後在他旁邊橫臥在地上。『遇到什麼啦，吉木？』

『我們撞見一些工賊。麥克，我們的人把他們踢得一塌糊塗。下死狠地踢他們。』

麥克輕輕地說道，『我知道，吉木。那是可怕的，不過，假如他們不肯過來，也只好那樣。我們不得不那樣作。看宰羊也是使人不舒服的，不過我們必得吃羊肉。後來怎樣呢？』

『嘿，五個人一面跑一面放鎗。我們的人像兔子一般跑起來了。他們不能抵抗。』

『哈，他們爲什麼應當抵抗呢，吉木，除了赤手空拳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用來作戰哪？』

『當我着了鎗的時候，我幾乎不知道。我們的人有一個被打躺下。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打死呢。』



『幹得好』麥克說道。『別的幾隊帶回大約三十來個工賊。他們未遇到任何麻煩；不過叫他們過來，他們就過來了。』他伸出手來，把吉木的腿撫摩了一會兒。『肩頭現時覺得怎樣？』

『有一點痛，不要緊。』

『噫，吉木，看樣子我們就要有一個新頭腦了。』

『你的意思是，把達金踢出去了嗎？』

『不，不過他出去了，是不錯的。狄克送信來，他有一車氈子。嘿，達金帶了六個人，坐着他那輛閃光的貨車去了。六個人中的一個逃回來，報告當時的情形。他們裝好車，開回來。在市鎮這邊不遠的地方，他們駛過一些釘子，停下來換車輪胎。嘿，這時有一打帶鎗的人跳出來，把他們包圍。嘿，其中六個用鎗抵住他們，其餘的人拆毀達金的貨車，把車盤打碎，然後用火燒掉。達金被一支鎗抵着站在那裏。他變白了，隨後他變藍了。於是他發出一聲山狗一般的嗥叫，衝向他們去。他們在他腿上打了一鎗，但並不能攔住他。當他不再能跑的時候，他爬向他們去，像瘋狗一般滿嘴流涎——完全昏了，他簡直發了昏。我相信，他愛那輛貨車過於此間任何東西。回來的那個人說，他爬向他們的樣子實在是可怕的。想要咬他們。他在咆哮——像一條瘋狗。嘿，後來，一些交通警察來了，那些民團的傢伙退却了。警察們把達金捉住，把他帶走。回來報告的那個人那時躲在一棵膠樹上看。他說，達金咬住一個警察的手，他們不得不把一個螺絲旋子插進他的牙關，把他撬開。這就是我過去所說不會發脾氣的人。他現

時進了牢了。我相信人們會選舉倫敦來代替他的。」

吉木說道，「嘿，我覺得他過去的樣子實在够冷靜的。我幸而不曾碰一下他的貨車。」

麥克用手在地上爬起一小堆土，把它爬圓，然後在上面拍出一個小小的平頂。「我有一點發愁，吉木。克今天未送一點食物來。除了那些氈子外，我們不會聽到他的任何消息。他們把餘下的豆子同豬骨煮在一起，除了一些麵糊外，只有這末多了。明天只有這末多了。」

「你以為他們把狄克捉了去嗎？」

麥克把他的小堆子拍得更圓一點。「狄克像一頭伶鼠一樣乖覺。我不相信他們能捉住他。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緣故。我們必須有食物送來。一到人們餓肚子的時候，他們就完了，我擔心。」

「或許他不會歛到東西。他今天早晨送過那頭豬。」

「不錯，那頭豬現時在豆子裏了。狄克知道，養活這些人，要有多少東西。狄克這時一定把同情者組織起來了。」

吉木問道，「人們現時覺得怎樣？」

「噯，他們好一點了。他們今天下午有一股子精神了。我知道那是不禁久的，不過我們明天一定要舉行葬禮。那樣應當使他們緊張一會兒。」他從帳篷口向外看。「上帝，看那一片雲！」他走出去，向頭上望。一陣微風刮

起來，吹走塵土，吹散爐子上的烟，鼓動帳篷布，搖擺營房周圍的蘋果樹。『那好像一片雨雲呢，』麥克說道。『主啊，我希望天不下雨。雨水會把這一夥子像耗子一般淹沒呢。』

吉木說道，『你對可能發生的事愁得太多了，麥克，你不斷地發怒。這些人過慣露天生活。一陣小雨於他們沒有害處。你不斷地心神不安。』

麥克又坐在地上。『或許那是對的，吉木，我非常怕罷工失敗，或許我是胡思亂想。我已經參加那末多失敗了的罷工，吉木。』

『不錯，不過縱然失敗了，你有什麼可愁的呢？它使得不安的人們團結起來，這是你先前說過的呀。』

『誠然，我知道。我以為，縱然罷工即刻失敗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工人們永遠不會忘記約伊怎樣被打死；他們也永遠不會忘記達金的貨車。』

『你簡直越來越像一個老太婆了，麥克。』

『嘿，這是我的罷工——我的意思是，我覺得這好像是我的。我不願見它這時失敗。』

『得，它不會的，麥克。』

『哈？對這問題你有什麼意見？』

『嘿，我在想今天早晨讀過很多歷史嗎，麥克？』

「一點，在學校裏作什麼？」

「得，你記得希臘人在薩拉密斯得勝嗎？」

「或許我過去知道。我記不得了。」

「得，希臘人帶了一些船，被封鎖在一個港口裏。他們想逃走。但他們前面有很多波斯船。嘿，希臘海軍司令知道他的就要逃走，於是他通知敵人，加緊封鎖他們。第二天早晨，希臘人知道，他們不能逃走了；他們必須打出去了，於是他們勝利了。他們把波斯艦隊打得一塌糊塗。」吉木不作聲了。

人們開始走過，走向火爐去。麥克川張開的手用力拍地面。「我懂得你的意思，吉木。」他說道。「我們現時不需要那樣，不過假如我們需要，老實說，那是一種辦法，吉木。」他歎氣道。「我帶你來這裏指教，你現時却指教起我來了。」

「瞎說，」吉木說道。

「好的，那末，就算瞎說。我想知道，人們怎樣知道飯好的時候。一種傳心術，我相信。否則或許他們有兀鷹所有的同一種官覺。看他們去了。來吧，吉木。我們去吃。」

## 十一

他們有浮在豬油裏的豆子可喫。麥克和吉木從帳篷裏拿出他們的罐子，排進隊中，等到把一些糊塗倒進他們各人的罐子中，然後走開了。吉木從衣袋中拿出一個小木勺，嚐了一些豆子。『麥克』他說道，『我不能喫這東西。』

『喫慣更好的東西啦，是不是你不得不喫這東西呀。』他嚐了嚐他自己的，立即把罐子拋在地上。『不要喫吧，吉木，這東西會使你害病的，豆子和肥油！人們會爲了這個鬧起來的。』

他們看坐在帳篷前試着喫他們的食物的人們。烏雲布滿天空，吞沒新出的星。麥克說道，『一定有人要把廚子打死呢，我相信。我們去倫敦的帳篷吧。』

『我看<sub>不見</sub>達金的帳篷，麥克。』

『沒有了，達金太太把它拆走了。她帶着帳篷進城去了。有趣的傢伙，達金；在他被釋放以前，他就要有錢了。我們去找倫敦吧。』

他們走到倫敦的灰帳篷前，一片燈光透過幕布。麥克掀起簾子。在裏面，倫敦坐在一隻箱子上，手裏拿着一個開了口的沙丁魚罐頭。那個黑色的小女人，鬚髮，蜷縮在藁薦上，奶那個嬰兒。當他們兩個走進時，她拉起一條氈子，裹起嬰兒和袒露的胸部。她忽忽地對他們笑了笑，然後又低下頭看嬰兒。

「正趕上喫飯的時候！」麥克說道。

倫敦露出羞慚的樣子。「我剩有一點喫的東西。」

「你嘗過那邊的糊塗嗎？」

「嘗過。」

「嘿，我希望別人也剩有一點東西。我們非得作得比那個好，否則那些人要反對我們了。」

「食物似乎沒有得來了，」倫敦說道。「我還有一罐沙丁。你們兩位喜歡喫嗎？」

「好極啦。」麥克趕忙接過那個罐頭，用上面的鑰匙擰開來。「掏出你的刀子來，吉木。我們把這個分開。」

「你的臂膊怎樣？」倫敦問道。

「腫起來了，」吉木說道。

帳篷外一個聲音說道，「就是那地方，有燈的地方。」簾子掀起，狄克進來了。他的頭髮梳得很整齊。他手裏拿有一頂灰色便帽。他的灰色衣服是潔淨的，但不曾燙過。只有他那蒙塵的未擦油的鞋子表明他在鄉間走過。

路。他站在帳篷門口，向四下里看。「喂，麥克，嘿，吉木。」然後對那個小女人道，「嘿呀，小孩。」她的眼睛亮起來了。一點紅色進入她的雙頰。她賣弄風情一般地把毯子從肩頭拉下來。

麥克擺手。「這是倫敦——這是狄克。」狄克鞠了半躬。「嘿呀？」他說道。「喂，麥克，城裏這些傢伙已經在學乖。」

「你說什麼？你到底來這裏作什麼？」

狄克從外邊衣袋中掏出一張報紙，遞了過來。麥克打開來，倫敦和吉木都從他後面看。「午前出的，」狄克說道。

麥克叫道，「狗娘養的！」報紙上有一個大標題，「衆監事表決供給罷工者食物。在昨晚公開大會中，監事會全體通過，以食物供給目前蘋果園罷工工人。」

「他們底確學乖了，」麥克說道。「已經發生作用了嗎，狄克？」

「媽的，不錯。」

倫敦插嘴道，「我看不出反對的理由。假使他們肯送火腿和雞蛋來，我是贊成的。」

「當然，」麥克嘲諷地說道，「假如他們肯。這張報紙却不會說他們取消這議決的另一次大會。」

「這是什麼把戲？」倫敦問道。「這到底是怎末一回事？」

「聽清楚，倫敦，」麥克說道。「這是一套老把戲，不過它發生作用。這裏狄克把同情者聯合起來。我們得到食物，氈子和錢。嘿，於是這個出來了。狄克去募捐了。同情者說道，「這到底是什麼事呀？縣當局供給他們食物了。」「那是胡鬧的，」狄克說道。於是那人說道，「我在報紙上看見過。報紙上說，他們就要送食物給你們了。你從這裏邊得到什麼？」它的作用就在這裏，倫敦。你今天見過縣當局的什麼食物送來嗎？」

「沒有——」

「得，狄克也得不到援助。你現時明白啦。他們想把我們餓倒。實際上，假如我們得不到幫助，他們便能達到目的。」他轉向狄克。「你過去的情形是好的。」

「當然，」狄克同意道。「這是一種延宕政策。要我費一些時間重新來過。我要這裏人寫一張你們不會得到食物的證明書。我要罷工主席在上面簽字。」

「好的。」

「托佳斯的同情者是多的，」狄克往下說道。「因為這地方被國主聯合會組織起來，所以他們像一羣食蟻獸一般鑽到地下去了。不過，只要我能想出辦法，東西是有的。」

「在這件事發生以前，你作得很好，」麥克說道。

「誠然。我同一位老小姐有過一次糾紛。她要用一種可怕的東西來幫助我們的主義。」



麥克笑了。「我從來不曾聽說任何幽嫺貞靜的小姐謝絕你的請求。她一定要把她所有的東西都獻給主義了吧！」

狄克顫抖了一下。「她所有的東西是綁在一起的十六條斧子柄。」

「得，我們要把你的證明書給你，隨後我要你趕快離開這裏。他們還不會釘你的梢吧，是不是？」

「我不知道，」狄克說道。「我似乎覺得他們已經釘上了。我已經寫信去要巴布·式華茲來。我有一種感覺，我不久就要因浮浪罪進牢了。那時巴布可以接替。」

倫敦從一個箱子裏摸出一個紙簿和一支鉛筆。麥克接過來，把證明書寫好。「你寫得真好，」倫敦羨慕地說道。

「唔？當然。我能替你簽字嗎，倫敦？」

「當然。簽就是了。」

「唉呀，」狄克說道。「我本可以自己來寫。」他接過那張紙，仔細地疊起來。「噯，且說，麥克。我聽說有一個人被打死了呢。」

「你不知道嗎，狄克？那就是約伊呀。」

「唉呀！」

『當真，他同一夥工賊來這裏。他想把他們帶過來，他就在那時著了槍。』

『可憐的雜種。』

『他死得很快。他不會受多過一分鐘的苦。』

狄克歎了一口氣。『嘿，這在約伊是最好。他早晚一定要被打死的。要舉行一個葬禮嗎？』

『明天。』

『大家都要去遊行嗎？』

麥克看倫敦。『當然，他們要去的。』他說道。『或許我們能把社會同情拉向我們方面。』

『好的，約伊一定喜歡那樣。』狄克說道。『沒有別的更使他喜歡了。可惜他不能看見得，再見，我必得走了。』他轉過身來，要離開帳篷。麗沙擡起眼睛。『再見，小孩。再見。』狄克說道。兩個紅點子又現在她的雙頰上。她的嘴唇張開一點，當簾子在狄克後面垂下來時，她的眼睛依舊向那裏停留一些時候。

麥克說道，『耶穌，他們這裏是有組織的。狄克是一個好人。假如他得不到喫的東西，那就是得不到了。』

吉木問道，『那個演講臺怎樣了？』

麥克轉向倫敦道，『是的，你記得那件事嗎，倫敦？』

『人們明早搭起來。除了一些舊籬柱以外，沒有別的可用了。只好搭一個小的了。』

『不要緊，』麥克說道，『只要高得能使每一個人看見約伊，就夠了。』

倫敦的臉上露出發愁的神氣。『我到底對大家說什麼呢？你先前說我應當來一篇演說。』

『到你時你自會有話說的，』麥克說道。『告訴他們，這個小人兒是爲他們死的。既然他可以那樣作，他們至低限度可以爲他們自己戰鬪。』

『我從來不大發表演說的，』倫敦怨訴道。

『噯，不要發表一篇演說。只要對大家談話。你過去時常那樣作呀。只要告訴他們。那比一篇演說還好呢，不拘怎樣。』

『噯。像那樣。可以。』

麥克轉向那個小女人。『小孩好嗎？』

她臉紅了，把肩頭的毯子拉得更緊一點。她的睫毛遮起她的雙頰。『很好，』她低聲說道。『他一點也不哭。』  
癱子掀起，醫生進來了，他那迅速的匆忙的動作，與他那憂鬱的狗一般的眼睛不調和。『我要去看小安得生，』麥克，他說道。『要去嗎？』

『當然要去，醫生。』然後對倫敦說道，『你曾經派人去守衛安得生的住處嗎？』

『派啦。他們不高興去，我硬要他們去。』

『好的。我們去吧，醫生。來呀，吉木，假如你受得住。』

『我覺得很好，』吉木說道。

勃登牢牢地看他。『你應當躺在牀上。』

麥克吃吃地笑了。『離開他我不放心。假如我有一小會兒離開他，他便要發脾氣了。等一會兒見倫敦。』

外邊的夜色是很暗的。大塊的雲伸展到把天空遮蔽起來，所有的星都不見了。一種壓低的寂靜籠罩了營房。坐在一些小火周圍的人們輕輕地說話。空氣是靜止的，溫暖的，潮濕的。醫生和麥克和吉木仔細地穿出營房，進入包圍營房的黑暗中。『我擔心就要下雨了，』麥克說道。『到這些人沾濕的時候，我們就要遭殃了。那樣比砲火更能使人們失掉勇氣。我相信，這些帳篷大多數是漏水的。』

『當然漏水，』勃登說道。

他們來到果園的邊界，從兩行樹中間走進去。夜色是那末黑，他們把手伸向他們前面去。

『你現時覺得你們的罷工怎樣？』醫生問道。

『不大好。他們已經把這個山谷組織得像意大利。食物目前沒有來了。假如我們得不到食物，我們就完了。假如今晚雨下得大，人們就要背着我們溜走了。他們實在受不住，我告訴你吧。這是一件有趣兒的事，醫生。你不相信主義，而你大概要成爲死守不去的最後一個人呢。我一點也不瞭解你。』

「我也不瞭解我自己，」醫生輕輕地說道。「我不相信主義，但我相信人們。」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我想，我只相信他們是人，不是獸。假如我走進一個狗洞，那些狗又餓又病又污穢，假如我能幫助這些狗，我會幫助的。它們所以那樣，不會是它們的罪過。你不能說，「那些狗所以那樣，因為它們沒有野心。它們不儲蓄它們的骨頭。狗總是那樣的。」不，你要把它們洗淨，給它們東西喫。我想，我就是這樣的。我有一種幫助人的技能，當我看見需要幫助的人時，我便去幫助。我不多去想它。假如一個畫家看見一塊畫布，他也有顏料，得他會想在上面畫。他不會想他為什麼要畫。」

「當然，我懂得你。在一方面，似乎是冷血的，像那樣站在一旁俯視人們，永遠不使你自己同他們攪和起來；但在另一方面呢，醫生，又似乎非常好，非常清爽。」

「噯，麥克，消毒藥就要用光了。假如我得不到更多的石炭酸，你們就不會有好氣味了。」

「我要想想辦法看，」麥克說道。

一百碼外有一道黃色的光。「那不是安得生的房子嗎？」吉木問道。

「我想那是的。我們應當就要撞見一個守衛了。」他們向着光走去，他們並沒受盤問。他們一直來到院門前，也沒有人盤問。麥克說道，「該死，倫敦派的人在哪裏啦？一直走進去吧，醫生。我要去找一找他們看。勃登走上

小徑，進入點着燈的廚房。麥克和吉木走向穀倉去，他們在穀倉裏發見那幾個人，躺在那低低的草墊子上吸紙煙。一盞煤油燈懸在牆上一個鈎子上，把一種黃色的光投在那一系列空畜欄上，也投在大蘋果箱堆子上——等待運走的安得生的收成。

麥克怒得嘴裏噴出沫來，但他趕快按納住自己，當他說話時，他的聲音是柔和的，友好的。「聽清楚些，你們諸位，」他說服道。「這不是開玩笑。我們得到消息，那些該死的民團，因為安得生讓我們住在他的地產上，就要來對付他。假如他從來不讓我們住，那會怎樣呢？他們這時把我們大家都踢出去了。安得生是一個好人。我們不應當讓任何人傷害他。」

「附近沒有一個人，」其中一個人抗辯道。「耶穌，先生，我們不能整夜留在外頭呀。我們已經出去糾察了整整一下午了。」

「那末，由它去吧，」麥克忿忿地說道。「讓他們來偷襲這地方吧。隨後安得生一定把我們踢走。那時我們到底去什麼地方呢？」

「我們可以去河旁的窪地住，先生。」

「你以為你可以。他們一定立刻把你趕出縣界外去，你也知道的！」

其中一個緩緩地站起來。「他說得對，」他說道。「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我的老娘在營房裏。我不願她喫

苦頭。」

「好的，設一道防綫，」麥克提議道。「不要讓任何人通過。你們知道他們怎樣對付安得生的兒子啦——燒掉他的餐車，把阿爾踢得一塌糊塗。」

「阿爾的燉菜作得很好，」其中一個人說道。他們疲乏地站起來。當他們全體走出倉房時，麥克把燈吹滅。「民團喜歡向燈開槍，」他解釋道。「他們像那樣亂來。我們最好教安得生也把窗簾拉下來。」

守衛們一個一個地走入黑暗中。吉木問道，「你以為他們這時會去守衛嗎，麥克？」

「我但願那樣以為。我以為他們在大約十分鐘內又回到那個倉房裏去了。在軍隊，假如一個人睡着了，他們可以槍斃他。我們沒有別的法子，只有說服上帝，這種無能為力使我難過！假如我們可以用槍啊！假如我們可以用懲罰來保持紀律啊！」守衛們的脚步聲在黑暗中消失了。麥克說道，「在我們回去以前，我要再去鼓勵他們一次。」他們走上廚房的前廊，敲門。回答他們的是狗的嗥叫聲和咆哮聲。他們可以聽見狗在屋內跳躍，也聽見安得生安撫它們。門開了一道縫。「是我們，安得生先生。」

「進來吧，」他滿懷不快地說道。

那兩條指狗抽打着細而硬的尾巴，滿懷喜悅地哼着，擺來擺去。麥克俯下身子，一個一個地拍撫，扯一扯它們的皮項圈。「你應當把狗留在外面，安得生先生，看守地方，」他說道。「外面黑得守衛任什麼看不見。不過狗

可以嗅出一切走過的人。」

阿爾躺在火爐旁的一張小牀上。他的樣子是蒼白的，軟弱的。他似乎已經變瘦了，因為他的兩頰上的肉鬆下來了。他平躺在那裏，有一條臂用帶子綁在胸前。醫生坐在牀旁的椅子上。

「嘿，阿爾，」麥克靜靜地說道。「覺得怎樣，朋友？」

那雙眼睛亮起來。「還好，」阿爾說道。「痛得很厲害。醫生說我得躺一些時候了。」麥克俯過來，握起阿爾未受傷的那隻手。「不要太用力，」阿爾趕快說道。「那一邊有折斷的肋骨叻。」

安得生站在旁邊；他的眼睛在閃光。「哪，你看見啦，」他說道。「你看見那結果啦。餐車燒掉了，阿爾受了傷，哪，你看見啦。」

「噉，看在基督的面上，爸爸，」阿爾軟弱地說道。「不要再說那一套了。他們叫你作麥克，是不是？」

「是的。」

「得，喂，麥克。你覺得我可以入黨嗎？」

「你的意思是你要參加積極的工作嗎？」

「是的。覺得我能加入嗎？」

「我覺得能——」麥克慢慢地說道。「我要給你一張申請片。你爲什麼要加入呢，阿爾？」



那個胖大的臉作了一個鬼臉。阿爾把頭前後搖擺。「我會經想，」他說道。「自從他們打過我以後，我便想我不能忘記那些人——我的小餐車燒光了，他們又用腳在我身上跳；有兩個警察在旁邊看，什麼都不作！我不能忘記。」

「所以你要入我們的夥，是不是，阿爾？」

「我要同他們作對，」阿爾叫道。「我要終生同他們打。我要參入反對的一邊。」

「他們會把你打得更厲害呢，阿爾。我老實對你講。他們會把你打得昏天黑地呢。」

「得，那時我就不在意了，因為我要同他們打，知道吧？不過，在過去，我不過經營一輛小餐車，有時給窮光蛋們一點援助——」他的聲音哽住了，眼淚從眼裏擠出來。

勃登醫生輕輕地摸他的面頰。「不要再說下去了，阿爾。」

「我一定給你弄一張申請片，」麥克說道。他繼續說道，「哎呦呦，真有趣。一個一個的人被警察的大棒子打過我們這一邊來。每次他們把一夥子人大打一頓，我們便收到許多申請書。哈，洛山吉有一個紅色警察隊，他們比我們一打招募員使我們得到更多的黨員。那些該死的傻瓜不能瞭解這一點。好的，阿爾。你就要得到你的申請書。我不知道你的申請能否通過，不過只要我辦得到，我一定使它通過。」他拍阿爾那條好臂膊。「我希望它能通過。你是一個好人，阿爾，不要爲了你的餐車責備我。」

「我不，麥克，我知道負責的是誰。」

勃登說道，「不要難過，阿爾。完全休息；你需要休息。」

安得生在室中坐立不安。那兩條狗不斷地圍着他轉，擡起它們那肝褐色的鼻子來嗅，搖擺它們那小鞭子一般的破尾巴。「得，我希望你滿足了，」他無可奈何地說道。「你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破壞了。你連阿爾也帶走了。我希望你爲了這個開心。」

吉木插嘴道，「不要難過，安得生先生。你的住宅周圍有守衛。你是本谷唯一摘完蘋果的人。」

麥克問道，「你什麼時候運走你的蘋果？」

「後天。」

「哦，你那些貨車上要守衛嗎？」

「我不知道。」安得生不安地說道。

「我想我們還是在車上派守衛好，」麥克說道，「提防有人設法毀掉你的收成。我們現時要去了。再見，安得生先生。再見，阿爾。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發生的事使我高興呢。」

阿爾抿着嘴笑了。「再見，你們諸位。不要忘記那張卡片，麥克。」

「我不會忘記的。還是放下你的窗簾好，安得生先生。我不相信他們會對着你的窗子開槍，不過他們作得

出；他們先前作過，在別的一些地方。」

門即刻在他們身後關起來。從窗子裏射在地面上的光點縮作黑暗，窗簾拉下來了。麥克摸索到大門處，當他們走出以後，隨手把門關起來。『在這裏等一下，』他說道。『我再去看一看那些守衛。』他走進黑暗中去了。

吉木站在醫生旁邊。『還是當心那隻肩膊好，』勃登勸告道。『後來或許給你添一些麻煩呢。』

『我不去關心它了，醫生，這樣似乎使我覺得好過。』

『是的，我想或許是那樣。』

『哪樣？』

『我的意思是你眼中有了一種東西，吉木，一種宗教一類的東西。我先前在你們這些人身上見過這種東

西。』

吉木爭辯道，『哦，那不是宗教一類的。我用不着宗教。』

『不，我相信你用不着。不要讓我打攪你，吉木。不要讓我用名詞把你弄糊塗。你在度很好的生活，不拘你要叫它什麼。』

『我是快活的，』吉木說道。『也是第一次快活。我很滿足。』

『我知道。不要讓它失掉。這是天國的現形。』

『我不相信天國，』吉木說道，『我不相信宗教。』

『好啦，我不要再爭論下去。我盡可能不妒嫉你，吉木，因為我有時像你一樣愛人們，或許作法不完全相同罷了。』

『你懂這意思嗎，醫生像這樣——像無窮無盡的軍隊進入你裏邊？你在他們周圍？』

『是的，有一點像。特別當他們作過一件蠢事的時候，當一個人犯了一種錯誤因而死掉的時候。是的，我懂得，吉木——常常這樣。』

他們聽見麥克的聲音，『你們兩個在哪裏啦？他媽的這末黑。』

『在這裏。』他們與他會合，三個一同在黑色的樹下走進果園。

『守衛們不在倉房裏，』麥克說道。『他們出去警戒了。或許他們要認真幹了。』

在遠處大道上，他們聽見一輛貨車向他們開來。『我爲安得生難過，』勃登靜靜地說道。『他所尊重的一切，他所怕的一切，都同他作對。我不知道他要怎樣幹。他們就要把他從這裏趕出去了，一定的。』

麥克嚴肅地說道，『我們無可奈何，醫生。他碰巧作了爲人們犧牲的一個。假如這一大夥子要脫離屠場，必然有人犧牲。我們不能考慮一個人的痛苦。必須這樣，醫生。』

『我並不懷疑你們的動機，也不懷疑你們的目的。我只爲那個可憐的老頭子難過。他的自尊心失掉了。這』

是使他苦惱的事，你想是不是，麥克？」

「我不能費時間去想一個人的感情。」麥克鋒利地說道。「大眾的人使我忙不過來。」

「這在那個被打死的小人兒是不同的，」醫生自言自語地往下說道。「他喜歡他所幹的事。他不肯有另外的幹法。」

「醫生，你在使我灰心，」麥克忿忿地說道。「不要由着一些無聊的感情把你弄糊塗。我們有一個目的要達到；那是一個真的目的，與人們失掉自尊心沒有任何關係。我們的目的是人們有麵包喫。這是真的，完全不是你那些大而無當的觀念。那個跌斷屁股的老頭子怎樣了？」

「那末，好啦，改變話題吧。那個老頭子變得像一條蝟子一樣討厭。一開始時他受到很多注意，他很得意了一些時候；現時因為人們不來聽他談話，他發了狂。」

「我明天早晨去看他一下，」吉木說道。「他是怪不錯的老頭子。」

麥克叫道，「聽！是那輛貨車停下來了嗎？」

「我相信是的。聽來好像停在野營前面呢。」

「我知道這到底是什麼事。來呀，我們快一點吧。不要撞在樹上。」他們才走了不遠，那輛貨車便又開走了。貨車在遠處的聲音愈來愈底，終於沒入寂靜中。「我希望沒有出亂子，」麥克說道。

他們快步走出果園，跨過空地。倫敦帳篷裏的燈依然點在那裏，有一羣人在附近移動。麥克跑過去，掀起簾子，走了進去。地上放有一口粗松木的長匣子。倫敦坐在一個箱子上，悶悶不樂地看新來的人們。那個小女人似乎要縮到她的墊子上去，倫敦那個黑頭髮的蒼白的兒子坐在她旁邊，撫摸她的頭髮。倫敦用他的拇指指了指那個匣子。『我到底怎樣處置這東西才好呢？』他問道。『這東西已經把這裏這個女孩兒嚇了個半死。我不能把這東西留在這裏。』

『約伊嗎？』麥克問道。

『不錯。他們剛把他運來。』

麥克擡起嘴來，看那口棺材。『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外面，我想。否則我們可以讓你的孩子們今夜睡在醫院帳篷裏，把它留在這裏，便是說，除非你也怕它，倫敦。』

『我一點也不怕，』倫敦抗議道。『這也是一個短工兒。我生平見過很多了。』

『得，那末，把它留在這裏吧。』吉木和我要同它留在這裏。這人是我們的一個朋友。『醫生在他後面細聲吃地笑。麥克臉紅了，轉過身來。『雖然你勝利了，醫生，又怎樣呢？我先前認識這個小人兒。』

『我任什麼不會說呀，』勃登說道。

倫敦輕輕地對那個小女人和那個黑小子講話，他們隨即走出帳篷去，她用肩頭的毯子緊緊地裹起她自

己和那個嬰兒。

麥克坐在那個長方形的匣子的一端上，用兩個食指磨擦木頭。粗糙的松紋像小河一般在木頭上蜿蜒。吉木站在麥克後面，從他的肩上凝視。倫敦不安地在帳篷中移動，他的眼睛避開那口棺材。麥克說道：『本縣發給的好貨色。』

『不出一個錢，你還要什麼呢？』倫敦問道。

『嘿，』麥克回答道，『我自己只要一把火，別的任什麼不要，只要一把燒掉我的火，我不要躺在什麼地方。』他站起來，摸他的斜紋布衣袋，掏出一把大刀子來。刀刃之一的尖端有一個螺絲釘旋兒。他把它按在棺材蓋上一個螺絲釘上，然後轉起來。

倫敦叫道，『你要打開它作什麼？那沒有什麼好處。不要動他吧。』

『我要看一看他，』麥克說道。

『爲什麼？他已經死了——他是一堆爛泥了。』

醫生輕輕地說道，『有時我覺得你們現實主義者是世間最容易動感情的人。』

麥克哼了一聲，仔細地把那個螺絲釘放在地上。『假如你以爲這是感情，你便糊塗了，醫生。我要看一看，明天好不好讓大家看他。我們不得不想方法給他們注射一種興奮劑。他們就要消極下去了。』

勃登說道：『拿死人來開玩笑，是不是？』

吉木誠懇地插嘴道：『我們不得不使用一切手段，醫生。我們不得不使用一切武器。』

麥克讚許地向上看他。『就是這意思。事情就是這樣。假如約伊死後能作一種工作，那末他不得不作。在這  
一死人中沒有所謂私人感情的東西。不能有。也沒有所謂嗜好的東西，你不要忘記。』

倫敦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一面聽，一面緩緩地一上一下地點他那個大頭顱。『你們兩個說得對。』他同意道。『看這。』他指他那輛該死的貨車把他弄瘋了。我聽說他明天要去受審了。鬥毆罪。』

麥克趕快旋了螺絲釘，在壇上列成一行。棺材蓋已經黏起來。他用腳把它踢鬆。

約伊的樣子是扁平的，細小的，清潔得令人不舒服。他穿着一件清潔的藍襯衫，還有他那一身油膩的藍斜紋布衣服。雙臂僵硬地交疊在腹部。『他所得到的不過是一針防腐劑。』麥克說道。『一片短鬍子從約伊兩颊上生出，與他那灰白的蠟一般的皮膚對照起來，顯得很黑。他的臉是平靜的，安息的。臉上那種痛楚的神情已經不見了。』

『他的樣子很安靜。』吉木說道。

『是的。』麥克說道。『壞處就在這裏。』他給大家看沒有好處了。他的樣子舒服得大家都要同他一道進去。醫生走近來，向棺材裏看了一會兒，然後走向一個箱子，坐下來。他那悲愁的大眼睛盯在麥克的臉上。麥克



依舊看約伊。『他是那末好的一個小人兒』他說道。『他完全不顧自己。你知道，他並不很聰明。但他究竟看出什麼地方不對。他不明白，爲什麼一邊食物囤積起來，爛掉，一邊有人捱餓。可憐的小傻瓜，他永遠不能瞭解這問題。他起了一種去加以糾正的念頭。我不知道他盡了多少作用？這是很難講的。或許完全沒有——或許很多。你無法斷定。』麥克的聲音已經顫動起來。醫生的眼睛釘在他臉上，醫生的嘴現出一種奇特的半譏諷半和藹的微笑。

吉木插嘴道，『約伊什麼都不怕。』

麥克拿起棺材蓋，放回原來的地方。『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說「可憐的小人兒」。他並不是可憐的。他比自己更偉大。他不知道這一點——也不關心這一點。不過他心中永遠有一種樂境，即使在他們打他時也有。正如吉木說的——他不怕。』麥克拾起一個螺絲釘，插進孔中，用他的刀子旋下去。

倫敦說道，『聽起來好像是一篇演說。還是你來演說的好。我對於演說的事一無所知。這是一篇很好的演說。聽起來很不錯。』

麥克不安地向上看，看倫敦有不有諷刺的意味，結果是看不出。『這不是一篇演說。』他平靜地說道。『我想，這可以成爲一篇演說，但實際上並不是。這好像告訴這個人，他不會白白地犧牲。』

『爲什麼明天不由你來演說？你能演說。』

『噫，不可以。你是頭腦。假如由我來演說，大家會不高興的。他們希望你去幹。』

『得，我有什麼可說呢？』

麥克把那些螺絲釘一個一個地旋進去。『把那個老套子告訴他們。告訴他們，約伊是爲了他們死的。告訴他們，他想用力幫助他們，他們答報他的最好的辦法是，團結起來幫助他們自己，明白吧？』

『不錯，我懂得了。』

麥克站起來，看棺材蓋上的木紋。『我希望有人出來攔阻我們，』他說道。『我希望有一些該死的民團攔阻我們。』

『不錯，我明白，』倫敦說道。

吉木的眼睛放光了。他重複道，『我希望那樣。』

『工人們就要鬥爭了，』麥克繼續說道。『他們就要着惱了。他們就要打壞一切東西。那些民團是沒有很多見識的；我希望他們明天發昏到亂幹起來。』

勃登疲乏地從他坐的箱子上站起來，走向麥克去。他輕輕地碰了碰他的肩頭。『麥克，』他說道，『就我見過的來說，你是最殘酷的，又是最婆婆媽媽的；是最有眼力的，又是最有偏見的。我不知道，你怎能同時具有這一切特徵。』

「胡說，」麥克說道。

醫生打了一個哈欠。「得。就算是胡說。我要去睡了。假如你用着我時，你知道去哪裏找我，不過我希望你看我。」

麥克趕快看帳篷頂。重大的遲緩的點子落在帆布上。——二十一三，接着是一打，輕輕地敲鼓一般打在帳篷上。麥克歎了一口氣。「我希望不會下雨。哪，到早晨人們就要變成落水的老鼠了。他們就要不比天竺鼠更生氣了。」

「我依然要去睡，」醫生說道。他走出去，隨手放下簾子。

麥克悶悶地坐在棺材上。敲鼓聲愈來愈快。外面，人們開始彼此叫喊，他們的說話聲與雨聲混成一片。「我深信對營中有不測的帳篷，」麥克說道。「耶穌，爲什麼我們不能順順常常地幹下去，爲什麼我們總要遭受不幸？」

吉本小心地傍着他坐在那個長匣子上。「不要爲這個發愁，麥克。有時，當一個人難過的不得了時，他會更激烈地鬥爭。我就是這樣的，麥克，當我母親臨死的時候，她連話都不肯同我說。我難過到什麼都幹得出。你不要爲這個發愁吧。」

麥克轉向他。「又來使我難堪，是不是？假如你太好揭我的短處，我就要發狂的。去躺在那邊那個小女人的

墊子上。你的臂膊受了傷。現時一定痛起來了。」

「有一點發燒，不要緊。」

「喂，躺在那裏。盡可能睡一點吧。」吉木本來要反對，但他終於走向地上的墊子，躺在上面。傷口沿着他的臂跳動，橫過他的胸部。他聽見雨聲增加，後來在帆布上掃蕩起來，像一把笤帚。他聽見在帳篷裏邊下落的大點子，後來，當帳篷中央一處漏水時，他聽見沈重的點子在棺材上拍打。

麥克依舊坐在棺材旁邊，用兩臂抱着頭。倫敦的眼睛，像不睡的山貓的眼睛，向那盞燈看下去。野營又安靜了，雨從沒有風的天空不斷地落下來。不久吉木便進入一種灼熱的睡眠。雨一點鐘一點鐘地傾注下來。帳篷竿子上的燈光變黃了，收縮到燈心處。一股藍火跳動了一會兒，然後熄滅了。

## 十一

吉木覺得，他被人一拳打醒。他的一個感到痛楚的僵硬。他睜開眼，向四下里看。一種灰色的沒有光彩的黎明已經到來。棺材依舊停在原來的地方，但麥克和倫敦不見了。他聽見那震醒他的搥打聲，鎚子搥木頭聲。他靜靜地躺在那裏，向四下里看了一會兒，終於用力坐起來。他依然覺得痛。他翻了一個身，跪起來，然後站起來，垂下他那受傷的肩頭，免得它緊張。

簾子掀起，麥克進來了。他那藍斜紋布短衫現出水濕的光。「喂，吉木。你睡了一覺，是不是臂膊覺得怎樣？」  
「僵硬，」他說道。「還下雨嗎？」

「討厭的毛毛雨。醫生一會兒就要來看你的肩膀了。主啊，外邊是濕的！等一下人們一走動，就都成了泥塘了。」

「搥打的是什麼？」

「哦，我們方才爲約伊建築臺子。還找出一面旗子來蓋在他身上呢。」他舉起一個垢污的小布包，打開來，

一面破舊的垢污的美國國旗。他把它仔細地鋪在棺材頂上。『不對，』他說道。『我覺得這樣不對。我以爲素地應當蓋在左胸上，像這樣？』

『這是一面很醜陋的旗子，』吉木說道。

『我知道，不過它會有大用處。醫生隨時就要來了。』

『我餓得要命，』吉木說道。

『誰不餓？我們就要有麥片作早餐了，沒有糖，也沒有牛奶——只有麥片。』

『連那個我也覺得好吃。你今天早晨不那末煩悶了，麥克。』

『我？人們並不像我所想的那末洩氣。女人們在吵鬧，不過男人們看情形還像樣子。』

勃登跑進來。『覺得怎樣，吉木？』

『很痛呢。』

『喂，坐在這里。我要換上一條乾淨繃帶。』吉木坐在一個箱子上，挺起身子來，承受預期的痛楚，但醫生作得很輕巧，除去舊繃帶，換上一條新的，並未使他覺得痛。『老丹不快活了，』他說道。『他恐怕不要他去參加葬禮。他說，這次罷工是他發動的，現時大家都忘記他了。』

麥克問道，『你覺得我們可以把他放在一輛貨車上帶了去嗎，醫生？假如我們可以，那是一種很好的宣傳』

吧。」

「你們可以，麥克，不過那樣會使他難過得要命；可能引起震驚併發症。他是一個老年人。不要動，吉木。我就完了。不，我告訴你，我們以怎樣作爲妙。我們要告訴他說，我們就要帶他去，等到我們開始抬他時，我相信他就要請求不去了。他的自尊心剛受了傷損。他覺得約伊偷去他的體面。」他拍了拍綁好的繃帶。「好啦，吉木。你現時覺得怎樣？」

吉木小心地動了動他的肩膀。「好一點了。底確，好多了。」

麥克說道，「你吃過東西以後，爲什麼不去看一看那個老頭子呢，吉木？他是你的朋友呀。」

「我想我要去的。」

勃登解釋道，「他有一點神經失常，吉木。不要使他發愁。這一切激動使他的精神有一點錯亂。」

吉木說道，「當然，我要開導他。」他站起來。「喂，我覺得好多了。」

「我們去吃一點麥糊吧，」麥克說道。「我們要按時候出喪，以便遮斷正午鎮上的交通，假如我們辦得到的話。」

醫生笑起來。「我從來幫助人。上帝，你是一頭蝎子，麥克。假如由我來主持對方，我一定把你拉出去槍斃。」  
「嘿，他們有一天就要那樣幹的，我相信，」麥克回答道。「他們已經把一切別的都在我身上幹過了。」

他們一個跟一個地走出帳篷。外面空氣中充滿細小的下降的水滴，一種灰色的霧一般的毛毛雨。果園裏的樹在一道灰色霧的帳篷幕後面是模糊的。吉木望那一行澆水的帳篷。帳篷中間的街道已經被移動的人們踏成泥，人們不斷地走動，因為沒有乾地方可坐了。街尾一行一行的人輪流去廁所。

刺魯和麥克和吉木向爐灶走去。濕柴發出的濃厚的藍烟從烟突中噴出一桶一桶的洗衣桶的麥糊在爐頂上翻滾，廚子用長棍子加以攪動。吉木覺得霧侵入他的領子。他把短衫拉緊，扣起頂端的鈕子。『我需要洗一次澡，』他說道。

『哦，用水擦一擦吧。我們只能這樣。喂，我已經帶來你的飯罐。』

他們走上那一行等在火爐旁邊的人們的末尾。廚子們把麥糊舀進一個跟一個走過的人的器皿。吉木用的匙子刮起一些來，用嘴吹冷。『味道很好，』他說道，『我餓極了，我相信。』

『喂，縱然你不餓，你也應當餓了。倫敦在那邊監督搭講臺的工作。來呀，我們去那邊。』他們從軟泥上踏過。一遇到未經人踐踏的地面，便避開那些足跡。那個新講臺立在爐灶後面，一個用舊籬柱和陰溝板搭成的平臺。離地四呎高。倫敦正在一個扶手上釘釘子。『喂，』他說道。『早餐怎樣？』

『今早烤爛泥也會覺得好吃，』麥克說道。『這是最後一餐了，是不是？』

『不錯。這一餐用完，再也沒有了。』



「或許狄克今天運氣比較好。」吉木提議道。「爲什麼你不讓我出去找食物呢？麥克我什麼事都不作。」  
麥克說道：「你要留在這里。喂，倫敦，這人已經被人釘梢；他們已經有兩次想把他架了去。而他現時却要出去，獨自一個在街上走。」

「不要胡鬧，」倫敦說道。「我們就要把你同棺材放在貨車上。你受了傷，斷乎不能走路。你坐車好啦。」  
「什麼玩藝兒？」吉木開始說道。

倫敦向他瞪起眼來。「不可以對我得意忘形，」他說道。「我是這裏的頭腦。到你作了頭腦時，你來吩咐我。現時，我要吩咐你。」

吉木的眼睛不服氣地閃光。他趕快看麥克，見他在含笑等待。「好，」吉木說道。「我依你的話作。」

麥克說道：「有一件事你可以作，吉木。你以爲怎樣，倫敦。假定吉木去巡行一下，同大家談談？發見他們覺得怎樣？我們應當知道我們前進的限度。我相信人們會向吉木談的。」

「你要知道什麼呢？」倫敦問道。

「嘿，我們應當知道他們現時對罷工的感覺怎樣。」

「我覺得很對，」倫敦說道。

麥克轉向吉木。「去看老丹吧，」他說道。「隨後去同許多人談話，每次幾個人。不要同他們爭論。一味附和

他們，到你發見他們的感覺怎樣時，然後作罷。你能作這個吧，吉木？」

「當然。他們把老丹擱在什麼地方？」

「看看第二排那個比別的格外白的帳篷嗎？那便是醫生的醫院帳篷。我相信老丹就要去那裏。」

「我去那裏找他，」吉木說道。他把他最後一口麥糊刮在杓子上，吃下去。他在水桶之一舀水把飯罐洗過，然後在經過他的小帳篷時把那個罐子拋進去。帳篷裏有一個小動作。吉木跪下來，爬進去。麗沙在那裏。她剛奶過那個嬰兒。她趕快掩起她的胸來。

「嘿嘍，」吉木說道。

她臉紅了，輕輕地說道，「嘿嘍。」

「我以爲你去醫院帳篷裏睡呢。」

「那裏有人，」她說道。

「我希望你昨夜在這裏不會沾濕。」

她把肩頭的毯子輕巧地拉下來。「不，沒有漏。」

「你怕什麼呢？」吉木問道。「我不會害你的。我幫過你的忙，麥克和我。」

「我知道。所以。」

『你說什麼呀？』

她的頭幾乎躲到毯子底下去。『你見過我——沒有穿衣裳，』她輕輕地說道。

吉木開始笑起來，隨即控制住自己。『那沒有什麼要緊，』他說道。『你不應當爲那個難過。我們不得不幫助你呀。』

『我知道。』她的眼睛抬起一會兒。『使我覺得好笑。』

『不要在意，』吉木說道。『小孩好嗎？』

『好。』

『够奶嗎？』

『够。』於是她的臉變得通紅。她含糊說道，『我喜歡餵奶。』

『你當然喜歡啦。』

『我喜歡餵——因爲——覺得好過。』她藏起臉來。『我本不應當告訴你。』

『爲什麼不呢？』

『我不知道，不過我本不應當。那是不是——合宜的，是不是？你不会告訴任何人吧？』

『當然不。』吉木不去看她，向那低低的門口外看。霧偶而飄下來。大的點子像一條線上的珠子一般從傾

斜的帳篷上流下。他繼續向帳篷外看，因為他本能地知道，那個小女人想要看他，在他轉開眼睛以前她不能看的。她的眼光掠過他的臉，一個背光的暗黑的側面。她看見那腫脹的繃起的肩膀。「你的臂膊怎樣啦？」她問道。

他轉過來，這一次她的眼睛不避開了。「我昨天中了鎗。」

「噉。痛嗎？」

「有一點。」

「單是挨打單是被人用鎗打？」

「同一些工賊打仗。園主中的一個用鎗打了我。」

「你打過仗？」

「當然。」

她的眼睛睜開來。她著了迷的一般看他的臉。「你沒有鎗，是不是？」

「沒有。」

她嘆了一口氣。「昨夜進帳篷裏來的那個人是誰呀？」

『年青的人嗎？那是狄克。他是我的朋友。』

『他的樣子像一個好人，』她說道。

吉木微笑了。『當然，他是不錯的。』

『不過，有一點莽撞，』她說道。『喬伊，我的丈夫，他很不喜歡那樣。我相信他是一個好人。』

吉木跪下來，預備爬出帳篷外去。『用過早餐嗎？』

『喬伊出去替我拿了。』她的眼睛這時勇敢一點了。『你要去送葬嗎？』

『當然。』

『我不能去。喬伊說，我不能。』

『太濕了，也太醜陋了。』吉木爬出去。『再見，伙計，保重你自己。』

『再見。』她停了一會兒。『不要告訴任何人，好不？』

他回過頭來向帳篷裏看。『不要告訴他們什麼呀？關於嬰兒的事，我不會的。』

『你知道，』她解釋道，『你見過我那樣子，所以我告訴你。我不知道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再見，伙計。』他挺起身子，走開去了。有幾個人在霧中移動。大多數罷工工人已經拿到麥糊，走回帳篷去了。火爐子冒出的烟在地面上旋轉。微風把毛毛雨吹得稍稍傾斜。當吉木走過倫敦的帳篷時，他向

裏看，看見棺材周圍立有一打人，都朝下看那口棺材。吉木開始走進去，但他制止自己，走向下首白色醫院帳篷去。那個帳篷裏邊是希奇的正確的整齊，有幾種藥品，繃帶，幾瓶碘酒，一大尊瀉鹽，一個醫生提包，都有條有理地擺在一個大箱子上。

老丹被支撐着躺在一張床架上，地上立有一個作尿壺用的大口瓶子，還有一個作臥來用的舊式便盆。老丹的鬍子已經長得更長更兇猛了，他的兩頰更下陷了。他的眼睛兇猛地射向吉木。『哈，』他說道。『你終於來了。你們這些愚而好自用的小子得到你們所要的東西，於是把一個人丟棄了。』

『你覺得怎樣，丹？』吉木慰撫地問道。

『誰關心哪？那個醫生是一個好人；他是這一夥虱子裏唯一的好人。』

吉木拉過一個蘋果，坐下來。『不要發狂，丹，看，我也受了傷；肩頭中了一鎗。』

『活該，』丹陰沈沈地說道。『你們這些小子不能照顧你們自己。你們都倒下來，死掉也沒有什麼奇怪。』吉木一聲不響。『由我躺在這裏，』丹叫道。『以爲我什麼都不記得。在那棵蘋果樹上，你們只能談罷工，罷工。誰發動的罷工呢？你們媽的，不是我發動的，以爲我不記得了。我在跌傷屁股時發動的呀。隨後你們便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裏了。』

『我們知道，丹。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末爲什麼我沒有一點發言權？把我當他媽的吃奶的孩子看待。」他猛烈地比畫，隨即收縮起來。「就要把我丟在這裏，全體去送殯！沒有人關心我了！」

吉木插嘴道：「並不是那樣，丹。我們就要把你放在一輛貨車上，帶了你一同去，由你來領頭呢。」

丹的嘴張開來，露出他那四個長松鼠牙。他的手緩緩地垂在床上。「真的嗎？」他說道。「在一輛貨車上？」

「這是頭腦說的。他說，你是真正的領袖，你不能不去。」

丹露出很嚴肅的神氣。他的嘴變得緊張有力了。「他應當這樣。他是懂事的。」他向下看他的兩隻手。他的眼睛變柔和了，帶孩子氣了。「我要領導他們，」他輕輕地說道。「這是幾百年來工人們所需要的，一個領袖。我要領他們走向光明。他們要絕對服從我的話。我說，「你們大家作這個，」於是他們都去作。我又說，「你們這些懶雜種去那邊！」於是，基督在上，他們都去了，因爲我不要懶雜種。當我說話的時候，他們不得不立即服從。」隨後他感動得微笑了。「這些可憐的該死的耗子，」他說道。「他們從來不曾有人告訴他們作什麼。他們從來沒有過真正的領袖。」

「對的，」吉木說道。

「喂，你現時就要看出一些改變了，」丹高聲說道。「你對他們說，我這樣說的。對他們說，我就要定出一個計畫。我就要在幾天之內起來巡行。對他們說，要忍耐，等我出來領導他們。」

『我當然要對他們說。』吉木說道。

勃登醫生走進帳篷。『早，丹。嘿，吉木。丹，我吩咐了來照顧你的人在哪裏啦？』

『他出去了，』丹悲哀地說道。『出去替我取早餐。他永遠不會回來。』

『要尿壺嗎，丹？』

『不。』

『他給你灌暈膠嗎？』

『沒有。』

『非替你另找一個看護不可，丹。』

『且說，醫生，這裏這小子說，我要坐車去送殮呢。』

『不錯，丹。只要你想去，你可以去的。』

丹含笑仰過去。『到了有人注意的時候了，』他滿意地說道。

吉木從箱子上站起來。『等一會兒見，丹。』勃登與他一同出去。吉木問道，『他要發昏了吧，醫生？』

『不。他是一個老年人了。他受過驚。他的骨頭不容易接起來。』

『不過，他說起話來瘋瘋顛顛。』



「嘿，我吩咐了來照顧他的人不肯聽話。他需要灌腸，便祕有時使人頭腦昏亂；不過他究竟是一個老年人，吉木，你使得他很快活，還是常來看看他好。」

「你以為他要去送葬嗎？」

「不，在一輛貨車上顛來顛去，於他有害。我們一定要設法推脫過去。你的臂膊覺得怎樣？」

「我已經完全忘記它了。」

「好，儘可能不要使它受寒。假如你不當心它，它會出毛病呢。等一會兒見。人們不肯在廁所裏灑土。我們沒有消毒藥了，必須有一種消毒藥——什麼都好。」他急急忙忙地走開，一面走，一面輕輕地對自己嘟囔。

吉木向四下裏看，找談話的人。看得見的人們忽忽地在細雨中從一個帳篷到另一個帳篷。街道上的軟泥這時是深而且黑。那些大軍用帳篷之一立在附近。聽見裏邊有談話聲，吉木走進去。在那黯淡的褐色光中，他看見一打來人，尊坐在各自的毯子上。他一進去，談話便停止了。人們向上看他，不出一聲。他摸他的衣袋，掏出麥克給他的菸口袋。「喂，」他說道。那些人依舊不出聲。吉木說下去道：「我的一條臂受了傷。你們諸位有人肯替我捲一支菸嗎？」

一個坐在他面前的人伸出手來，接過菸口袋，很快捲了一支菸。吉木接過來，向別的人們一揮。「傳一遭吧。上帝知道，在這個野營裏，菸是不多的。」菸口袋由一隻手傳到另一隻手。一個生有一片短鬍子的小胖子說道

「坐下吧，伙計，這裏，坐在我的床上。你不是昨天着鎗的那個人嗎？」

吉木笑起來。「我是其中的一個。我不是那個死的。我是逃走的那一個。」

他們譁許地笑起來。一個生有長下巴和高顴骨的人打斷了笑聲。「他們爲什麼要在今天埋葬那個小子？」

「爲什麼不呢？」吉木問道。

「噯，不過每個人要等三天哪。」

那個小胖子噴出一口烟來。「到你死了的時候，你就是死了。」

長下巴黯淡地說道，「假如他還未死呢。假如他不過是假死呢？假如我們把他活埋了呢。我覺得我們應當等三天，像別人一樣。」

一種流暢的嘲諷的聲音回答了吉木。看見一個生有沒有皺紋的白額頭的高個子。「不，他並非在睡。」那個人說道。「你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假如你知道一個殯儀館的人怎樣幹，你便可以斷定他並非什麼「假死」了。」

長下巴說道，「他可以是那樣。我看不出有什麼冒險的理由。」

白額頭加以嘲笑了。「噯，他血管裏充滿了防腐劑，假如他還能睡，他真是他媽的有本事睡的傢伙了。」

『他們這樣幹嗎？』

『是的，是這樣的。我認識一個在賭館裏作事的人。他告訴我一些你不會相信的事。』

『我不要聽那個，』長下巴說道。『像那樣說話沒有一點好處。』

那個胖子問道，『那個小人兒是誰？我見他用力把工賊們拉過來，隨後我見他開始走過來，隨後，轟！他倒下去了。』

吉木把他那末點火的菸捲拿近嘴邊一會兒。『我認識他。他是一個好小人兒。他是一種工人領袖。』

白額頭說道，『工人領袖們似乎是命中註定的。他們活不長久的。看那條響尾蛇，薩木。據說他是一個碼頭工人。我敢打賭，他準在六個月內死掉。』

一個黑少年問道，『倫敦怎樣？你以為他們會像對付達金那樣對付他嗎？』

長下巴：『不，上帝在上。倫敦能照顧他自己。倫敦是有腦筋的。』

白額頭：『假如倫敦有腦筋，我們到底坐在這裏幹什麼？這次罷工有毛病。有人從中賺錢。到情形緊張的時候，就要有人出賣，由我們下餘的人去吃苦頭了。』

一個壯健的人跪起來，像一頭獸一般蹲伏在那裏。他的嘴唇翻開來，他的眼睛冒紅光。『住嘴吧，聰明人，』  
『我已經認識倫敦不少時候。假如你想說倫敦有意出賣，我同你現時就要拼一拼！我對於這裏這場罷』

工一無所知。我所以這樣幹，只因為倫敦說，這是不錯的。你還是攔起你那些俏皮話吧。」

白額頭冷冷地看他。「你是很能打的，是不是？」

「無論如何，可以把你收拾一個够，先生。」

「算了，」吉木插進去說道。「我們打架作什麼呢？假如你們要打架，每個人就要有很多架打了。」

那個壯漢一面嘟囔，一面坐回他的毯子。「當我在場的時候，沒有人可以在倫敦背後說長道短。」他說道。

那個小胖子看吉木。「你怎樣着鎗的，伙計？」

「跑着的時候，」吉木說道。「我跑得飛快。」

「我聽見一個人說，你們大家把一些工賊打了個落在流水呢。」

「不錯。」

白額頭說道，「他們說，工賊們就要坐着貨車來了。他們也說，每一個工賊衣袋中都有催淚彈呢。」

「那是謊話，」吉木趕快說道。「他們時常散布這一類的謊話，想把人們嚇走。」

白額頭說下去道，「我聽說園主們通知倫敦，只要野營中有紅黨，他們不肯講條件呢。」

那個壯漢又激動起來。「喂，誰是紅黨？你說起話來比我所見過的任何人更像一個紅黨。」

白額頭繼續說道，「嘿，我覺得那個醫生是一個紅黨。一個醫生想從這裏得到什麼？他得不到一點報酬。喂，

誰報酬他？他總有報酬；那是不必愁的。」他露出聰明的神氣。「大致他要從莫斯科得報酬。」

吉木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他的臉變白了。他平靜地說道：「你是我見過的他媽的最下流的狗雜種！你以爲每一個人都是你這樣的壞蛋。」

那個壯漢子跪起來。「這位伙計說得對，」他說道。「他不能踢死你，不過我能。基督在上，假如你不閉上你那個馬桶口，我就踢死你。」

白額頭緩緩地站起來，走向門口。他轉過身來。「好啦，你們諸位，不過你們看看吧。過不多久倫敦就要教你們復工了。那時他就要得到一輛新汽車，或一個固定的職業。你們看看吧。」

那個壯漢又跪起來，但白額頭閃出帳篷外去了。

吉木問道：「這個人是誰？他睡在這裏嗎？」

「噫，不。他剛來了沒有多久。」

「哦，你們有人先前見過他嗎？」

他們一齊搖頭。「我未見過。」

「我從來未見過。」

吉木叫道：「基督在上！那末他們派他進來了。」

那個胖子問道：『誰派他進來？』

『國主們派的。他被派進來，像那樣談話，使你們大家猜疑倫敦。你們不明白嗎？使得我們的隊伍分裂。你們最好有幾個人去注意他在隊伍中的行動。』

那個壯漢爬起來。『我自己去幹。』他說道。『沒有比這件事更對我的胃口的了。』他走出帳篷去。

吉木說道：『你們必須當心。像這一類的人，要使你們相信，罷工就要過去了。不要聽那些謊話。』

那個胖子向帳篷外看。『東西都吃光了，這不是謊話。』他說道。『煮起來的牛食不够一頓早餐，這不是謊話。這個用不着奸細來散布呀。』

『我們不得不團結。』吉木說道。『我們底確不得不團結。假如我們這一次失敗了，我們就完了；也不僅是我們。國內每個別的工人都要受到影響。』

那個胖子點頭。『應當團結。』他同意道。『沒有可分裂的。人們都想爲自己謀利益，不過倘非人人得到利益，他們也得不到。』

一個一向頭向帳篷後方躺着的中年人坐起來。『你知道工人們常犯的毛病嗎？』他問道。『嘿，我告訴你們吧。他們說話太他媽的多。假如他們多作事，少爭論，他們就有一點出息了。』他停下來。帳篷裏的人們側起耳朵聽。外邊傳來略覺忙亂的聲音，脚步声，說話聲，像一種氣味一般輕輕地透進的人聲。帳篷裏的人們一動不動。

地坐在那裏聽。人聲變得高一點了。脚步在爛泥中踏過。一羣人在帳篷外走過。

吉木站起來，走向門口處，就在這時探進一個頭來。「他們就要去抬棺材了。來呀，你們諸位。」吉木從簾縫中間走出去。霧依然下降，像輕微的雪花一般斜着飄浮。這裏那裏有鬆垂的帳篷帆布在風中含濕動盪。吉木沿街道望過去。消息已經傳開來。男人們和女人們從帳篷裏出來。他們一同緩緩地走來，聚在講臺周圍。當人羣愈來愈密時，許多人的聲音混合成一個聲音，他們的脚步聲變成一場大的動亂。吉木看那些臉。那些眼裏含有一種瞎子的神情。那些頭仰起來，彷彿他們嗅一種東西。他們走近講臺，緊聚起來。

六個人抬着棺材從倫敦帳篷裏出來。棺材上沒有環子。每一對人在下面鎖起手來，把棺材架在他們的前臂上。他們一跳一跳地想合上步子，既經合拍以後，緩緩地從軟泥中走向講臺。他們光着頭，雨點像灰色的塵土一般浮在他們的頭髮上。微風把那垢污的國旗的一角掀起，放下，又掀起。人們在棺材前讓出一條路來，抬棺材的人一直走下去，他們的臉照禮法板起來，頸子挺起來，下巴垂下來。路兩旁的人們看那口棺材。他們在棺材經過時安靜下來，隨後便神經緊張地彼此低語。抬棺材的人們來到講臺前。領頭的兩個人把棺材的一端放在臺面上，其餘的人向前推，推到放穩的地步，然後住手。

吉木跑去倫敦的帳篷。倫敦和麥克都在那裏。「耶穌，我但願由你來演說，我不會演說。」

「不。你會幹好的。記住我告訴你的話。盡可能使他們響應你。你一得到反應，你便抓住他們了。野營集會的

老調子；不過在羣衆身上一定有效。」

倫敦露出着慌的樣子。「你來幹吧，麥克。說老實話，我不會。我連這個人都不認識呢。」

麥克露出厭煩的神氣。「得，你上去試一下。假如你說不下去，我便在那裏接下去。」

倫敦把他的藍襯衫的領口扣起來，把領角翻到喉嚨處。他把他那黑色的舊嗶嘰外衣在腹部處扣起來，拍平伏。他的手伸上去，把那半圈頭髮爬向後方和兩側；隨後他似乎把自己抖擻出一種嚴肅莊重的神氣。瘦削臉的薩木走進來，站在他旁邊。倫敦帶着儼然可畏的樣子。走出帳篷，麥克和占木和薩木隨在他後面，倫敦獨自一個走在前頭，走過泥濘的街道，他那小小的護衛跟在他後面。當他走近時，人們的頭轉過來。輕微的語絲停下來。一條新的衝鋒隊出來，讓頭腦走過，那些頭隨着他移轉。

倫敦攀上講臺。他是一個人了，高出別人的頭上。那些臉仰向他，那些眼睛像玻璃一般沒有表情。倫敦向那口松木棺材看了一會兒，然後聳起肩來。他似乎不願打破那片刻的寂靜。他的聲音是遙遠的，莊重的。「我來這裏發表一篇演說。」他說道。「我不懂什麼演說。」他停下來，從那些仰起的臉上望過去。「這個小人兒昨天被人打死。你們大家都看見了。他正在過我們這方面來，什麼人槍了他。他並未作對不起人的事呀。」他又停下來，他的臉上露出爲難的神氣。「喂，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們就要去埋他了。他是我們自家，他被人打死了。我能說什麼呢？我們就要出發去埋他了——我們所有的人。因爲他是我們自家。他是像我們大家一樣的他。遭遇到



的事，這裏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遭遇到。」他停下來，他的嘴合不攏了。「我——我不懂什麼演說，」他不安地說道。「這裏有一個認識那個小人兒的人。我要讓他來演說。」他的頭緩緩地轉向麥克站立的地方。「上來吧，麥克。把那個小人兒的事情告訴他們。」

麥克突破他的僵硬態度，幾乎把自己拋上講臺。他的雙肩像拳術家的一般搖擺。「我當然要告訴他們，」他熱情地叫道。「這個人的名字是約伊。他是一個過激派！懂吧？一個過激派。他希望像你們這樣的人有够吃的東西，有不沾濕的睡覺的地方。他完全不爲他自己着想。他是一個過激派！」麥克叫道。「你們知道他是什麼東西嗎？一個討厭的雜種，一個危害政府的份子。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見過他那被打得一塌糊塗的臉。警察們打他，因爲他是一個過激派。他的兩隻手都被打斷了，他的下巴也被打脫了。有一次他在糾察線上被打脫了下巴。我們把他送進監牢。後來有一個醫生來看他。「我不要醫一個該死的紅黨，」那個醫生說道。因此約伊帶着脫落的下巴躺在那裏。他是個危險份子——他希望像你們這樣的人有够吃的東西。」他的聲音愈來愈輕，他的眼睛精明地觀察，看見那些臉緊張起來，想捉住他低聲發出的話，看見人們傾向前方。「我認識他。」他突然喊道，「你們預備怎樣呢？把他丟進爛泥洞裏，用爛泥埋起他來。忘記他。」

人羣中一個女人開始歇斯迭里地嗚咽。「他是爲你們打仗呵，」麥克喊道。「你們要忘記這件事嗎？」

人羣中一個男人叫道，「不，絕對不！」

麥克進逼下去，『讓他被人打死，你們躺下來忍受？』

這一次若干人同聲應道，『不——！』

麥克的聲音低落成一種單調。『把他丟在爛泥裏頭嗎？』

『不——』那些身體搖擺了一下。

『他爲你們打仗。你們要忘記他嗎？』

『不——』

『我們就要在鎖上穿過。你們要談一些該死的警察攔阻我們嗎？』

沈重的吼聲，『不——！』人羣合着節奏搖擺。他們預備作下一次反應。

麥克把那節奏中斷，這中斷使他們不滿足。他平靜地說道，『這個小人兒是我們全體的精神。我們不要爲他禱告。他不需要禱告。我們也不需要禱告。我們需要大頭棒！』

人羣飢餓一般地想恢復那節奏。『大頭棒，』他們說道。『大頭棒。』隨後他們靜靜地等待。

『不錯，』麥克斬截地說道。『我們要把那個討厭的過激派丟進爛泥裏，不過他也要與我們同在。上帝幫助想攔阻我們的任何人吧。』他突然從講臺上跳下來，拋下那飢餓的激動的人羣。那些眼睛含着驚奇互相打量。

倫敦從講臺上爬下來。他對抬棺材的人們說，把他放在亞爾培·約翰生的貨車上。我們就要在幾分鐘內出發了。」他跟隨從人羣中鑽出的麥克。

當麥克脫出人羣時，勃登醫生來到他身邊。「你底確知道怎樣對付他們，麥克。」他靜靜地說道。「從來沒有這樣快地感動人們的傳教士。爲什麼你不延長一會兒，再過一會兒，你會使他們說方言發神瘋呢。」

麥克忿忿地說道，「不要對我開玩笑，醫生。我有一件事要幹，我不得不用一切手段來幹。」

「不過你從什麼地方學來的呢，麥克？」

「學什麼？」

「所有這些把戲。」

麥克懶懶地說道，「不要想知道那末多吧，醫生。我要他們發狂，得他們果然發狂。你何必關心怎樣幹的呢？」

「我知道那是怎樣幹的，」勃登說道。「我只是不知道你怎樣學習的。且說，老丹情願不去了。當我們拾他時，他決定不去了。」

倫敦和吉木追上他們。麥克說道，「你還是留一大批守衛在這裏好，倫敦。」

「好的。我要教薩木留下，再留一百來人。那實在是一篇好演說，麥克。」

『我事前沒有時間去想它。我們還是在這些人冷下去以前出發好。他們一動起來，他們便沒有問題了。不過我們不要他們一味站在那裏冷下去。』

他們轉過身來，向後看。抬棺材的人們把棺材抬在前臂上，搖搖擺擺地穿過人羣。人叢散開來，隨在後面。輕飄飄的霧向下落。西方的烏雲有一道裂縫，露出一線暗藍色的天空，一陣高速度的無聲的風在他們觀望時把烏雲撕開。

『還可能是一個好天呢，』麥克說道。他轉向吉木。『我幾乎忘記了你。你覺得怎樣？』

『很好。』

『喂，我不以為你應當走這末遠路。你坐在貨車上吧。』

『不。我要走。假如我坐車，人們會不高興的。』

『我想到這一點了，』麥克說道。『我們要教抬棺材的人們也坐在車上。這樣就沒有問題了。我們都安排好了嗎，倫敦？』

『都安排好了。』

## 十三

棺材停放在一輛舊道奇貨車的平底板上。抬棺材的人們坐在車兩側，腿垂在外面。吉木的腿垂在後面。摩托一面震動，一面咳嗽，亞爾培·約翰生從停車處開出，然後停在路上，等待人們列隊，大約八個人一排。隨後他緩緩地沿路開行，那一長行人在他後面拖着腳走。那一個個守衛站在野營中，看那一隊人走遠。

一開始人們想合上步子，嘴裏說着「一，二，一，二」，但他們不久便不高興說下去了。他們的腳在鋪石路上拖下去。他們中間發生些微嗡嗡的談話聲，但爲要對那口棺材表示敬意，每一個人都把說話聲壓低。在混凝土的州公路上，一打騎摩托腳踏車的快班警察等在那裏。他們那坐在車上的隊長喊道：「我們並不要干涉你們大家。我們從來領導遊行的。」

腳在混凝土上發出響亮的聲音。隊伍亂糟糟地拖下去。直到他們來到鎮邊時，他們才提起精神來。人們站在院子裏和邊道上，看那行列走過。有許多人對那口棺材摘下帽子來。不過麥克的希望落了空。經過的路線各角落立有警察，指揮交通，爲送殯的人們開路。當他們進入托佳斯的商業區時，太陽露出來，在潮濕的街道上閃

光。遊行的人們的濕衣服在突發的熱度下冒汽。這時邊道上擠滿好奇的人們，打量那口棺材；遊行的人們提起精神來。隊伍密集起來。人們合上步子，他們的臉上擺出儼乎其然的神氣。沒有人出來干涉，車輛完全從路上避開。

在那輛貨車後面，他們穿過市鎮，又穿過那人越來越少的市鎮，進入鄉間，走向縣立公墓。走了一哩來路，他們來到那個雜草叢生的小公墓。那些新坟墓上立有小小的電鍍柱子，上面印有名字和時日。在那地段的後方，堆有一堆新掘出的濕土。貨車停在大門前。抬棺材的人們爬下來，又把棺材抬在前臂上。交通警察把他們的車子停在路上，站在那裏等待。

亞爾培·約翰生從座位下拿出兩條曳繩，跟在抬棺材的人們後面。人羣散開隊來，隨在後面。吉木從貨車上跳下來，開始加入人羣，但麥克把他捉住。「現時讓他們去料理吧；主要的事是遊行。我們要等在這裏。」一個生紅頭髮的青年人從公墓大門走過來。「認識一個他們喚作麥克的人嗎？」他問道。

「他們喚我作麥克。」

「哦，你認識一個他們喚作狄克的人嗎？」

「當然。」

「真的嗎？他的別名是什麼？」

「哈爾星他怎樣啦？」

「不怎樣，不過送給你這個條子。」

麥克把那張摺起的紙打開來讀。「哎呀，」他說道。「看，吉木！」

吉木看那張條子，上面寫着道：

「太太勝利了。她已經得到一片農場，在高林納斯路，R·F·D（★）信箱二一一號。即刻派一輛貨車去那裏。他們有兩條老牛，一條公牛犢，還有十袋豆子。派幾個人去宰牛。」

狄克。

附白：我昨夜幾乎被捕。

又白：只有十二個斧子柄。」

麥克大笑起來。「噯，耶穌噯，基督兩條牛，一條牛犢，還有豆子。使我們把時間延長。吉木，跑去找倫敦。教他來這裏，越快越好。」

吉木跑開去，從人羣中走過。不一會兒他回來了，倫敦急急忙忙地在他旁邊走來。

（註）意爲農村免費郵遞。——譯者註。

麥克叫道，「他告訴你了，倫敦，是不是？」

「他說我們有了吃的東西了。」

「對啦。兩條牛和一頭牛犢。十袋豆子！喂，我們可以即刻坐這輛貨車去。」

從墓地人多的地方傳來向松木棺材上拋土的聲音。「你知道，」麥克說道。「當人們的肚子裝滿牛肉和豆子的時候，他們便覺得好過了。」

倫敦說道，「有一塊肉，我也覺得好過。」

「喂，倫敦，我要坐那輛貨車去。給我十來個人守衛。吉木，你可以同我去。」他遲疑了一下。「我們去什麼地方取柴呢？我們就要沒有柴了。喂，倫敦，教每一個人拾一兩條柴，籬柱，陰溝板，諸如此類。告訴他們作什麼用。當你們到家時，掘一個洞，在裏邊生上火。你可以在那些該死的舊汽車裏找到補綴一個屏風的東西。把火生好。」他轉向那個紅頭髮的青年。「高林納斯路在什麼地方？」

「離這裏大約有一哩。你們可以帶我走一段路。」

倫敦說道，「我要去找亞爾培·約翰生和一些別人。」他急急忙忙地走開，沒入人羣中。

麥克依然對自己輕輕地笑。「多末大的幫助！」他說道。「又把壽命延長。噯，狄克是一個大人物。他是一個大人物。」



張望人羣的吉木看見人羣活潑起來，旋轉起來。人羣中起了一種激動。那些人向後退，散開來，開始走回貨車處。領頭的倫敦用手指出人來。人羣圍繞貨車，一面笑，一面喊。亞爾培·約翰生把沾泥的繩子放在座位下面，然後爬進去。麥克坐在他旁邊，把吉木拖上去。「教大家聚在一起，倫敦，」他喊道。「不要由着他們散開去。」那十個選出的人跳到車底板上去。

這時人羣遊戲起來。他們捉住車尾板，使得車輪擡動起來。他們作泥球，打坐在貨車上的人。在外面，在路上，警察靜靜地站立，等待。

亞爾培·約翰生開足馬力，掙脫人羣的把握。當他衝向路上去時，摩托艱難地喘氣。有兩個警察開了他們的摩托，隨在貨車旁邊。麥克轉過身來，從車後窗看那人羣。他們像波浪一般湧出墓地。他們在路上散開來，急急地前進，把路塞滿，警察們想開出一條通汽車的路，但沒有效果。興高采烈的人們嘲笑他們，推擠他們，在他們周圍湧湧，像孩子一般大笑。那輛貨車，連同它的監視者，轉過一個角，很快地開遠。

亞爾培懶洋洋地看他的速度計。「我相信，這些小子想用超過速度的罪名把我捉起來。」

「一點也不錯，」麥克說道。他轉向吉木。「假使我們遇到什麼人時，低下你的頭，吉木。」隨後對亞爾培說道。「假使有人要攔住我們，一直從他們身上開過去。記得達金的貨車遇到的事情吧。」

亞爾培一面點頭，一面把速度慢到四十。「沒有人能攔住我，」他說道。「從我得到一輛貨車的時候起，我

已經開了一輩子車了。」

他們未穿過市鎮，却從市鎮一端切過，跨過河上一道木橋，轉上高林紐斯路。亞爾培慢下車來，讓紅頭髮少年下去。當他們開下去時，他活潑地擺手。路夾在無窮無盡的蘋果樹中間。在果園讓位給帶短梗的田地以前，他們向山麓的小丘駛了三哩路。吉木看路旁的電報信箱。「這裏是二一八，」他說道。「不遠了。」

一個警察轉回頭，駛向市鎮去，但另一個跟下去。

「是這裏了，」吉木說道。「那邊那個白色的大門。」

亞爾培開到門前，車上一個人跳下來，把大門敲開。那個警察關起摩托，停放在那裏。

「私家產業，」吉木對他喊道。

「我要留在附近，朋友，」他說道。「我只要留在附近。」

向前一百碼處，一所小白房子立在一株大花椒樹下，後面是一個白色的大穀倉。一個矮胖的生有草色鬍子的農夫從房子裏移動出來，站在那裏，等待他們。亞爾培停下車。麥克說道：「嘿，先生。太太告訴我們來取一種貨色。」

「是的，」那個人說道。「她告訴過我。兩條老奶牛，一頭小公牛犢。」

「喂，我們可以在這裏宰牛嗎，先生？」

『可以自己宰。事後弄乾淨。不要弄得一場糊塗。』

『牛在哪裏啦，先生？』

『在倉房裏。你們不要在那裏宰。把倉房弄髒罷。』

『當然，先生。開去穀倉旁邊吧，亞爾培。』

『當貨車停下來時，麥克繞車轉了一圈。『你們有人宰過牛嗎？』

吉木接過來說道，『我的老人家是一個屠場工人。我可以指導他們。我的臂膊太痛了，不能親自動手了。』

『好的，』麥克說道。

那個農夫已經由房子前走向他們來。吉木問道，『你有一把大鎚嗎？』

他用手指穀倉旁的小披間。

『有刀子嗎？』

『有。我有一把好刀。你要交還我的。』他向房子走去。

吉木轉向那些人。『你們去幾個人，到穀倉裏，先把那頭牛犢牽出來。它或許是最活躍的了。』

那個農夫一隻手拿着一把短柄大頭鎚，另一隻手拿着一把刀子跑過來。吉木從他接過刀子來看。刀刃已經磨得狹窄而雪亮。刀尖是像針一般的。他用拇指拭那刀刃。『很快。』農夫說道。『刀子從來是快的。』他拿回

刀來，在袖子上磨擦，閃一閃光。『德國鋼好鋼。』

四個人帶着一頭紅色的一歲大的公牛犢從穀倉裏跑出來。他們一面捉住一條繫在牛頸子上的繩子，一面用肩頭抵着它把它推出來。他們把腳跟插進土裏，勒住在他們中間跳擲的牛犢。

『來這裏吧，』那個農夫說道。『在這裏血可以流進土裏去。』

麥克說道，『我們應當把血留起來。這是富於補養的食品。我們有一種盛血的東西就好了。』

『我的老人家過去常喝這東西，』吉木說道。『我不能喝：使我難過。喂，麥克，你拿鎚子，哪，你用大力打它頭上這地方。』他把刀子遞給亞爾培·約翰生。『看看見我的手在什麼地方嗎？哪，這就是下刀子的地方，麥克，一打中它，你便刺進去。這裏有一條大動脈，把它割開。』

『我哪能知道呢？』

『你就要知道的，放心吧。它就要像半吋的水管子一般噴血了。站遠一點，你們大家。』

兩旁的兩個人捉住那頭跳擲的牛犢。麥克把它打得跪下來。亞爾培把刀子插進去，把動脈割開，然後跳着解開那向外噴的血。牛犢跳起來，然後慢慢地安靜下來。它的下頷平放在地面上，它的腿折疊起來。那濃厚的鮮紅的血汙子在潮濕的地面展延開來。

『非常可惜，我們不能把它留起來，』麥克說道。我們只要有一個小桶子，就可以留起來了。』

吉木叫道，「好啦。牽別的出來吧。把它牽到這裏來。」人們一開始覺得宰牛好玩，但當宰這兩條老牛時，他們便不擠得那末近來看了。當三條牛都已宰完，血從它們的咽喉緩緩地滲出時，亞爾培把那把刀子在一條袋子上擦乾，然後交回那個農夫。他把車子推近死牛，人們把那三條軟綿綿的沉重的動物舉到車底板上，讓它們的頭懸垂在外邊，以便把血流到地上去。隨後，他們把那十袋豆子堆在底板前方，他們便坐在那些袋子上。

麥克轉向那個農夫。「謝謝你，先生。」

「不是我的地方，」他說道。「不是我的牛。我佃種別人的田。」

「得，謝謝你借刀子給我們。」當吉木上車時，麥克幫助他一下，然後移近亞爾培·約翰生。亞爾培的右臂上的襯衫袖子被血染紅到肩頭。亞爾培開了他那緩慢的吱吱叫的摩托，然後小心地在那不平的路面上駛過。那個交通警察在大門口上等待他們，當他們駛到鄉間大路上時，他離開一點隨在後面。

袋子上的人們開始唱歌了。

「湯，給我們一點兒湯——」

「我們不要別的，只要一點兒湯。」

那個警察對他們微笑。工人們中間有一個對他唱道：

「嘩啦，嘩啦，嘩啦，」

連警察頭兒都抓了瞎。

在前座上，麥克靠向後面，陪着吉木說話。「亞爾培，我們要避開市鎮。我們一定要把這些食料運回野營。從邊上繞過去，好不好，雖然遠一點？」

亞爾培悶悶地點頭。

這時太陽放光了，不過離開很遠，沒有一點燠意。吉木說道：「這樣一來，應當使得大家覺得好過了。」

亞爾培又點了點頭。「讓他們把肚子裝滿了肉，他們就要睡了。」

麥克笑了。「你使我吃驚，亞爾培。你不會得到一點勞動神聖的理想嗎？」

「我什麼也沒有，」亞爾培說道。「沒有理想，沒有錢，沒有一切東西。」

「除了你的鎖鏈，沒有東西可以喪失了，」吉木輕輕地插嘴道。

「胡說霸道，」亞爾培說道，「除了我的頭髮，沒有東西可以喪失了。」

「你有這輛貨車呀，」麥克說道。「沒有這輛車，我們怎能把這些東西運回去呢？」

「這輛貨車害了我，」亞爾培訴苦道。「這輛該死的貨車簡直把我逼死了。」他憂愁地向前看。當他說話時，他的嘴唇很少移動。「當我工作的時候，我剩下三塊錢，我覺得神氣起來，這輛倒霉的車子出了毛病，於是把三塊錢通通用掉。從來沒有兩樣該死的車子比一個老婆還壞呢。」

吉木誠懇地說道，「在一種好的社會制度下，你會有一輛好車的。」

「真的？在一種好的制度下，我會有一輛好的。我不是達金。假使達金的車子會燒飯，他會什麼東西都不要了呢。」

麥克對吉木說道，「你在同一個知道他要什麼的人講話呢，他所要的不是一輛汽車。」

「就是這意思，」亞爾培說道。「我想是宰牛宰累了。我先前覺得很好。」

他們這時回到無窮無盡的果園處，葉子是黑色的，土地着雨後也是黑色的。路旁的溝子裏，流有一股混濁的水。當亞爾培繞着市鎮由這條路轉上那條路時，那個交通警察隨在他們後面。他們可以看見樹中間園主們和佃戶們的住宅。

麥克說道，「假如不是使得我們的人那末苦惱，我願意雨一直落下去。雨對於那些蘋果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雨對於我的毯子也沒有什麼好處，」亞爾培悶悶地說道。  
車後面的人們一同在唱，

「嘖，我們歌頌，我們歌頌，我們歌頌，

我們歌頌李狄亞·賓克漢，

我們歌頌她給人類的禮物——」

亞爾培轉了一個灣，駛上通安得生的農場路。「幹得漂亮，」麥克說道。「你不會開過市鎮。假如我們被攔住，失掉我們的貨物，那就糟了。」

吉木說道，「看那烟，麥克。他們已經生好火，不錯。」藍烟在樹中間旋轉，不能高出樹頂。

「最好把車子沿着野營開過去，停在近樹的地方，」麥克建議道。「他們就要割這幾條牛，除了蘋果樹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掛肉呢。」

工人們站在路上，張望他們。當貨車開近時，豆子口袋上的人們站起來，摘下帽子，鞠躬。亞爾培把車慢下來，緩緩地在人羣中駛過，開到野營末端近蘋果樹的地方。



倫敦身後隨有薩木，從那歇斯迭裏的男女叫喊競賽場中擠過。

麥克叫道，「把這幾條牛吊起來。聽清楚，倫敦，吩咐廚子把肉切薄，可以熟得快一點。這些人都餓了。」

倫敦的眼睛像他周圍的人們的眼睛一樣亮。「耶穌，我吃得嗎？」他說道。「我們幾乎以為你們不回來了呢。」

廚子們從人羣中穿過。把那三條牛懸在比較低的樹枝上，把內臟挖出來，把皮剝去。麥克叫道，「倫敦，不要由着他們浪費任何東西。把所有骨頭、腳留來煮湯。」一盤切好的肉片送去火坑處，人羣隨了去，使得割肉的人們鬆動一點了。麥克站在踏板上，觀看那場面，但吉木依然坐在前座裏，跨坐在聯動杆上。麥克不安地轉向他。「怎樣啦，吉木？你覺得好嗎？」

「當然，我很好。不過我的肩膀非常僵硬。我幾乎不能移動它了。」

「我相信你冷了。我們去看看，醫生，能不能使你舒服一點。」他幫助吉木從貨車上下來，扶着他的臂肘走向烤肉坑去。一股烤肉的氣味充滿全營房，肉上的油滴在火炭上，於是猛烈的小火騰起來，吞掉每一滴油。人們在坑周圍聚得那末密，使得那走來走去用尖頭的長棍子轉肉的廚子們必須在人叢中擠路。麥克把吉木扶回倫敦的帳篷。「我去找醫生來。你在那裏頭坐一下。肉烤好時我拿給你一些。」

帳篷裏是暗的。穿過灰色帆布的微光也是灰色的。當吉木的眼睛漸漸習慣那光線時，他看見麗沙把小孩

抱在披肩下，坐在她的墊子上。她用確定不疑的眼光看他。吉木說道：「嘿，你過得好嗎？」

「好。」

「喂，我可以坐在你的墊子上嗎？我覺得有一點軟。」

她把腿縮在身子下面，移開來。吉木在她旁邊坐下。「這好氣味是什麼呀？」她問道。

「肉。我們就要有很多肉吃了。」

「我喜歡吃肉，」她說道。「我可以完全靠肉來養活。」倫敦那個黑臉的瘦弱的兒子從簾外進來。他站在那裏，打量他們兩個。「他受了傷，」麗沙趕快說道。「他沒有作什麼。他的肩膀受了傷。」

那個青年人說道：「噫，」輕輕地。「我並不會想他作過什麼。」他對吉木說道：「她總以為我那樣看她，我並不那樣。」他很開明地說道：「我總以為，假使你信不及一個女孩子，監視她是沒有用處的。一個不守婦道的人是一個不守婦道的人。麗沙不是一個不守婦道的人。我沒有把她看作不守婦道的人的必要。」他停了一下。「他們外邊有肉，很多肉。他們還有豆子。不過現時不吃。」

麗沙說道：「我也喜歡豆子。」

那個年青人往下說道：「人們不肯等到肉熟的時候。他們要吃裏邊完全是紅顏色的肉。假如他們不小心，他們就要害病了。」

簾子掀開來，走進勃登醫生。他手裏提有一壺冒汽的水。『這好像是神聖家庭了，』他說道。『麥克告訴我，你覺得僵硬起來了呢。』

『我很痛，』吉木說道。

醫生向下面看那個小女人。『你覺得你可以把小孩放下一會兒，把一塊熱布按在他的肩膀上嗎？』

『我？』

『是的。我很忙呢。把他的上衣脫去，用熱水浸他那僵硬的地方。可能時不要把水弄進傷口裏去。』

『你以為我辦得到嗎？』

『噢，爲什麼不呢？他爲你作過事。來呀，脫去他的外衣，剃下他的襯衫。我很忙呢。當你弄完時，我要換一條新繃帶上去。』他走出去了。

那個小女人說道，『你要我來作嗎？』

『當然。爲什麼不呢？你能作。』

她把孩子遞給喬伊，幫助吉木脫去他的藍斜紋布短衫，褪下他的襯衫。『你不穿底衣的呀？』

『不穿。』

她於是<sub>不</sub>出聲了，把熱布放在肩膀肌肉上，使那作痛的僵硬處弛緩下來。她的手指按那塊布，向四下裏移

動，輕輕地壓了又壓，她的年青的丈夫從旁觀看。不多一會兒，勃登醫生回來了，麥克用棍子挑着一大塊黑色的肉與他一同進來。

「現時覺得好一點嗎？」

「好一點了。好多了。她作得很好。」

那個小女人退開去，她的眼睛羞怯地低下去。勃登趕快加上一條新繃帶，然後麥克遞過那一大塊肉。「我在外邊加上了鹽，」他說道。「醫生覺得你今天不再出去跑好。」

勃登點頭。「你可能着涼，發熱，」他說道。「那樣一來，你便什麼也不能作了。」

吉木用大塊的肉把嘴塞滿，然後嚼起來。「大家喜歡這肉嗎？」他問道。

「高興的不得了。他們現時覺得他們掌管全世界了。他們就要出去同什麼人鬥爭了。我知道那樣的事會發生的。」

「他們今天出去糾察嗎？」

麥克想了一會兒。「無論如何，你是不去了。你要坐在這裏，不要着涼。」

喬伊把小孩遞給他的老婆。「肉很多吧，先生？」

「當然。」

『得，我要去爲麗沙和我取一些來。』

『好的，去吧。聽清楚，吉木。不要唉呀着四處奔走。沒有多少奔走了。現時已交下午。倫敦要派一些人坐車去看，有幾多工賊在作工。他們要知道有多少，在什麼地方。隨後，明天早晨，我們要開始來應付。我們現時可以把這一夥人養活幾天。雲在散開。我們隨後就要有晴明的寒冷的天氣了。』

吉木問道，『你聽見過關於工賊的消息嗎？』

『不多。有一些人說，工賊們正帶着守衛坐貨車進來，不過，在這樣的營房中，你什麼也不能相信。世間最多謠言的地方。』

『人們現時非常安靜了。』

『當然。爲什麼不呢？他們已經把他們的嘴填滿。明天我們一定要開始鬧起來。我相信，我們鬧不多久了，所以我們不得不拼命鬧。』

一輛汽車的聲音沿路駛來，停在外面。帳篷外突然發出一陣喧聲，隨即又靜下來。薩木把頭探進帳篷。『倫敦在這裏嗎？』他問道。

『不在。什麼事？』

『有一個穿得很講究的狗娘養的，坐着一輛閃光的汽車來見頭腦。』

『作什麼呢？』

『我不知道。據說，他要見罷工的領袖。』

麥克說道，『倫敦在烤肉的坑子附近。教他來這裏。那傢伙大致來商量事情。』

『好的。我去告訴他。』

不一會兒的功夫，倫敦走進帳篷，那個陌生人隨在他後面，那是一個矮胖的外表愉快的人，穿着一身灰色的辦公服裝。他的雙頰是紅色的，剃光的，他的頭髮幾乎白了。好脾氣的笑紋從他的眼角上放射出來。每當他說話時，他的嘴上現出一種顯明的友好的微笑。他對倫敦說道：『你是野營的主席嗎？』

『不錯。』倫敦猜疑地說道。『我是公舉的頭腦。』

薩木進來，站在倫敦身後，他的臉是陰沉的，含怒的。麥克蹲下來，用手指維持平衡。新來的人微笑了。他的牙齒是白的，齊整的。『我的名字是包爾特，』他簡捷地說道。『我有一個大果園。我是本谷園主聯合會的新會長。』

『那又怎樣呢？』倫敦說道。『假如我肯出賣，給我一個好職業，是不是？』

笑容並未離開包爾特的臉，但他那潔淨的紅色的手輕輕地貼在兩側。『讓我們來一個比那個更好的起頭吧，』他請求道。『我告訴過你，我是新會長。這便是說，在政策方面有了改變。我不相信他們過去的作風。』當

他說話時，麥克所看的不是包爾特，却是倫敦。

倫敦的臉上減去多少怒意。「你有什么話說呢？」他問道。「哼出來吧。」

包爾特向四下裏找一種可以坐的東西，結果什麼也未找到。他說道：「我從來不曾見過兩個人互相咆哮，可以成爲什麼事。我過去總有一種見解，不拘多末瘋狂的人，只要他們能坐在桌子兩旁，便可以得到一種結果。」

倫敦笑了。「我們沒有桌子。」

「你知道我的意思，」包爾特繼續說道。「聯合會中每一個人都說，你們工人們不肯講理，不過我告訴他們說，我懂得美國工人們把一種有理性的話講給美國工人們聽，他們一定肯聽。」

薩木衝口而出道：「得，我們在聽呢，是不是講給我們一種有理性的話吧？」

包爾特的白牙齒閃光了。他讚美地向後看。「喂，你知道嗎？這是我告訴他們的話。我說道，「讓我把我們的牌亮在桌子上，然後讓他們亮下他們的來，看我們能不能得到好處。美國工人不是畜生呵。」」

麥克嘟囔道：「你應當去參加國會競選。」

「對不住，你說什麼？」

「我在同這裏這個人講話呢，」麥克說道。倫敦的臉又板起來。

包爾特說下去道：『我就是爲了這個來這裏，把我們的牌亮在桌子上。我已經告訴你們，我有一個果園，不過不要以爲，因了那緣故，我不把你們的利益放在心上。我們大家都知道，除非工人們快活，我們不能賺錢。』他停下來，等待一種回答。沒有回答。『得，我是這樣想法；因爲我們一味地互相咆哮，你們損失金錢，我們也損失金錢。我們要你們復工。那樣一來，你們可以得到你們的工錢，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蘋果摘完。於是我們兩方面就都快活了。你們肯復工嗎？爽快，在我們兩個在桌面商量事情的人中間說一句？』

倫敦說道：『我們當然復工，先生。我們不是美國工人嗎？只要把我們要求增加的工錢給我們，同時踢出那些工賊，明天早晨我們就要在那些老蘋果樹上了。』

包爾特向他們一個一個地笑了一圈，直到他的笑容在每一個臉上停留過，然後告一段落。『得，我覺得應當給你們加工錢。』他說道。『我會經對每一個人說，我這樣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好的事務家。聯合會裏的別人把各種情形解釋給我聽。按照蘋果實在的價格，我們所付的工錢是我們所能付的最高的工錢。假如我們再多付，我們便賠錢了。』

麥克笑了笑。『我相信我究竟不是美國工人。』他說道。『我覺得這些話沒有一點理性。到此爲止，這些話聽起來只能使人難過。』

吉木說道：『他們不肯加工錢的理由是，因爲那就是說，我們罷工勝利了；假使我們勝利了，一些別的窮鬼



也要罷工了。是不是，先生？」

包爾特的笑容未改變。「我覺得從一開始就應當給你們加工錢，不過先前我沒有權力。現時我作了聯合會的主席，我依然那樣相信。現時我已經告訴聯合會說，我要作什麼了。他們有的不喜歡這樣作，但我堅持，必須給你們大家加工錢。我要加給你們兩角錢，爽爽快快。我們希望你們明天早晨復工。」

倫敦回頭看薩木。他笑薩木那氣忿忿的臉，於是拍了一下那個瘦子的肩膀。「包爾特先生，」他說道，「正如麥克所說，我相信我們不是美國工人。你要求亮牌，隨後你把你自己的背朝上放下來。我們的牌就是這樣，基督在上，不多不少。你們那些該死的蘋果非摘不可，不加給我們所要加的工錢，我們不要去摘。別人也不能去摘。你覺得這個怎樣，包爾特先生？」

笑容終於從包爾特臉上褪去。他嚴肅地說道，「美國所以成爲大國是因爲大家合力支持。美國勞工是世界上最的勞工，工錢也是最高的。」

倫敦忿忿地插嘴道，「假定有幾個華工每天得到半分錢，假定他能靠來生活，那又怎樣？假如我們非挨餓不可，我們何必關心我們得到多少？」

包爾特又換上他的笑容。「我有一個家和孩子們，」他說道。「我曾經勞苦地工作。你以爲我和你不同。我要你把我也看作工人。我曾經爲一切我所有的東西工作。我們已經聽說，過激派在你們中間活動。我不相信這

些話。我不相信具有美國理想的美國工人會聽過激派的話。我們大家都是同船共命的。時代是艱難的。我們大家都要用力活下去，我們大家不能不互相幫忙。

薩木突然叫道，「暫，看在基督的面上，不要胡扯了。假如你有話要說，那會說出來，不過免去這種該死的演講吧。」

包爾特露出很愁苦的樣子。「你們肯接受一半嗎？」

「不，」倫敦說道。「假如不擠你，你連一半也不肯出。」

「你怎末知道工人們不肯接受呢，假如你拿來表決一下？」

「聽清楚，先生，」倫敦說道，「工人們已經是滿肚子烏氣，假如你把那身漂亮衣服露在外面去，他們會剝了你的皮呢。我們爲我們所要加的工錢罷工。我們正在糾察你們那該死的果園，我們要把你們運進來的所有工賊踢出去。哪，不要講價還價吧。翻過你那些該死的牌來。假如我們不來上工，你以爲你委怎樣呢？」

「使民團來撒野，」麥克說道。

包爾特趕快說道，「關於民團的事我們一無所知。不過假如動了怒的公民連合起來，維持治安，那是他們的自由。關於那種事，聯合會一無所知。他又微笑了。「你們大家不明白嗎，假如你們攻打我們的家庭和孩子們，我們不得不加以保護呀。你們不保護你們自己的孩子嗎？」

「你到底以爲我們在作什麼？」倫敦叫道。「我們要使他們不投訴。我們用一個工人等有的辦法。你不要說什麼孩子們吧，否則我們要給你一點顏色看。」

「我們只要和平地了結這件事，」包爾特說道。「美國公民要有秩序，我對你們担保，縱然我們必須向州長請軍隊，我們也要有秩序。」

薩木的嘴裏流涎了。他喊道，「是你用從窗口鎗打我們的辦法來保持秩序，你這胆怯的雜種。在舊金山，你們用馬驅逐女人的辦法來保持秩序。而報紙上說，「今早一個罷工工人撞在一把刺刀上，因而被殺死。」撞在刺刀上！」

倫敦用臂抱住那個憤慨的人，緩緩地把他從包爾特身邊拖開。「帶住，薩木。不要鬧啦，哪。平靜一下吧。」

「滾你的蛋，」薩木叫道。「站在那裏，拿那個大壞蛋給你的竊錢吧。」

倫敦突然挺起身子。他的大拳頭飛出去，打中薩木的臉，薩木倒下去了。倫敦站在那裏看他。麥克歇斯里地大笑起來。「一個罷工工人剛好撞在一個拳頭上，」他說道。

薩木坐在地上。「好啦，倫敦。你勝了。我不要鬧下去了，不過「血腥的星期四」你不在舊金山。」

包爾特站在他原來的地方。「我希望你們肯聽從理性，」他說道。「我們得到報告說，你們受了紅色團體派來的過激派的影響。他們把你們領上錯路，告訴你們謊話。他們一味要搗亂。他們是職業的搗亂份子，被人僱

來煽動罷工。

麥克站起來。『嘿，可惡的搗亂份子，』他說道。『把美國工人領上錯路，是不是？大概是俄國僱來的，你想想不是，包爾特先生？』

那個人轉過來向他看了許久，隨後那健康的血色從他的雙頰上消失了。『你要使我們鬥爭，我相信，』他說道。『對不住。我要的是和平。我們知道誰是過激派，我們就要不得不採取對付他們的手段。』他祈求一般地轉向倫敦。『不要由着他們把你領上錯路。復工吧。我們只要和平。』

倫敦蹙起額頭。『我已經聽够這一套了，』他說道。『你要的是和平。得，我們作過什麼呢？遊行過兩次。鎗了我們三個人，燒了一輛貨車，一輛餐車，斷絕了我們的糧食來源。你那些該死的謊話使我難過，先生。我要把你護送出去，不使薩木捉到你，不過在你們決定講老實話以前，不要再派什麼人來吧。』

包爾特悲哀地搖頭。『我們不要同你們大家打架，』他說道。『我們要你們復工。不過到我們不得不打架的時候，我們有武器。衛生當局非常不滿意這座野營。縣政府不喜歡把未經檢驗的肉運進縣裏來。公民們對於這一切暴動十分厭倦了。假如我們用得着軍隊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去調。』

麥克站起來，走到門簾處，向外看。晚間已經到了。野營是安靜的，因為工人都站在那裏看守倫敦的帳篷。所有在集擁的夜色中變白的面龐都轉向帳篷。麥克喊道，『放心吧，伙伴們。我們不會出賣你們。』他轉回帳篷。

裏來。『點上燈吧，倫敦。我要對這位滿嘴仁義道德的朋友說幾句話。』

倫敦把鐵皮燈籠點上，掛在帳篷杆子上，燈籠從那裏投下一種黯淡的靜止的光。麥克站在包爾特前面，他那多筋肉的臉露出一種嘲弄的微笑。『好的，乖兒子，』他說道。『你方才口出大言，不過我知道你不斷地尿褲子。我承認你能作你能作的一切事，不過看後來的結果吧。你們的衛生當局燒掉在華盛頓的帳篷。而這便是胡佛失去勞工票數的理由之一。你們在舊金山調動了國防軍，結果全城幾乎都傾向罷工者方面來。你們曾經派警察攔阻食物運進來，使輿論反對罷工。我現時不要談對不對，先生。我要告訴你們新奧。』麥克退後一步。『你以為我們從什麼地方得到食物、帳篷、藥品和金錢呢？你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些東西。你們山谷裏的同情者多的不得了。你們那些「動了怒的公民們」有一點對你們諸位寶貝動了怒，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假如你們鬧得太過分，各工會會出來干涉的。貨車司機，飯館工人，農場工人，諸如此類。正因為你知道這一點，你想要來恐嚇一下，嘿，不中用。這座野營比你們果園裏的寢棚乾淨得多。你來這裏想要恐嚇我們，沒有用呵。』

包爾特變得很蒼白了。他從麥克轉開去，面向倫敦。『我已經盡力講和，』他說道。『你知道這個人是由紅色司令部派出來發動這場罷工嗎？當他進監獄的時候，當心你不要同他一塊兒進去。我們有保護我們的財產的權利，我們要加以保護。我已經盡力同你公平相商，而你不肯接受。從現在起，交涉的路已經關閉。今晚就要通

過一道不准在縣公路上遊行和集會的法令。保安官需要時可以派出一千個人。」

倫敦迅速地看了麥克一眼，麥克向他丟眼風。倫敦說道：「耶穌先生，我希望我們能使你平安離開這裏。當外邊的人們聽見你方才的話時，喂，他們會把你扯碎呢。」

包爾特的牙關緊閉，眼簾下垂。他挺起雙肩：「不要以為你們可以恐嚇我。」他說道：「必須時我要用我的性命來保護我的家和孩子們。假如你們碰我一下，我們可以在天亮以前消滅你們的罷工。」

倫敦的兩臂交疊起來，走上前去，但麥克趕快擋住他：「他說得對，倫敦。他並不怕。他很應當怕，但他並不。」他轉過身來：「包爾特先生，我們要保護你走出營房。我們現時彼此瞭解了。我們知道你會怎樣對付我們。我們也知道，當你們使用武力的時候，你們必得怎樣的小心。不要忘記那成千送食物和金錢給我們的人們。假如他們不得不時，他們會作別的事情。我們一向是好的，包爾特先生，不過假如你要鬧什麼玩笑，我們就要給你一場你不會忘記的暴動看。」

包爾特冷冷地說道：「似乎沒有別的法子了。我很抱歉，但我不得不去報告，你們不肯讓步。」

「讓步？」麥克叫道：「沒有讓步的可能呀。」他的聲音變柔和：「倫敦，你在他一邊，薩木在另一邊，保護他離開。隨後，我覺得，你還是把他說過的話告訴大家好。不過不要由着他們鬧起來。吩咐他們管束各分隊，不得胡鬧。」

他們圍繞包爾特，帶他從靜默的人羣中穿出，看他走進汽車，守候他沿路開走。當他走遠時，倫敦發話了。『假如你們諸位肯去講臺前，我可以上去，把那個狗娘養的說過的話以及我回答他的話告訴你們。』他從人叢中擠過去，工人們激動地隨在後面。廚子們離開他們煮豆子和牛肉的爐灶。女人們像齧齒獸一般從帳篷裏鑽出，隨在後面。當倫敦爬上講臺時，講臺周圍已經擠滿了，在黃昏中向上看他的人。

在同包爾特談話的時間，勃登醫生不出一聲，似乎失了蹤，但當那一羣人走出去，只剩下坐在墊子上的吉木和麗莎時，他從角落裏出來，坐在他們旁邊的墊子邊上。他的臉是憂愁的。『麻煩就要來了，』他說道。

『那正是我們所要的，醫生，』吉木告訴他道。『麻煩愈多，效果愈大。』

勃登用憂愁的眼睛看他。『你看出一條路來，』他說道。『我但願我也看出。我覺得一切似乎沒有意義，野蠻而沒有意義。』

『必須這樣幹下去，』吉木堅持道。『只有當人們統治自己，取得自己的勞動的利潤時，才能罷手。』

『似乎很簡單呢，』勃登歎氣道。『我但願我也覺得這是那末簡單。』他笑着轉向那個小女人。『你的辦法是什麼，麗莎？』

她吃了一驚。『什麼？』

『我的意思是，你喜歡有什麼東西使你快活？』

她羞怯地向下看那個嬰兒。『我喜歡有一頭牛，』她說道。『我喜歡有你們所能有的奶油和乾酪。』

『想搾取一頭牛嗎？』

『什麼？』

『我在說昏話。你有過一頭牛嗎，麗沙？』

『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們有過，』她說道。『去外邊趁熱喝它的奶。老人家常把奶擠進一個盃子裏喝。喝起來很暖。那是我所喜歡的。相信會於嬰兒有益呢。』勃登緩緩地轉開去。她堅持道，『牛習慣吃鮮草，有時吃乾草。並非人人能擠奶呢。它們踢人。』

勃登問道，『你有過一頭牛嗎，吉木？』

『沒有。』

勃登說道，『我從來不以爲牛是反革命的動物。』

吉木問道，『你究竟在說什麼呀，醫生？』

『沒有什麼。我相信，我有一點不快活。世界大戰時，我在軍隊裏。剛離開學校。他們有時抬進一個炸掉胸膛的我們自己人，他們有時抬進一個把腿炸碎的大眼睛的德國人。我把他們像木頭一般來處理。不過，有時，當完工以後，當我不工作的時候，我便像這樣不快活了。我覺得寂寞。』



值。」

吉木說道：「你應當專想結果，醫生從這所有鬥爭中，有一種好東西就要生出來。那種東西使得鬥爭有價值。」

「吉木，我但願我知道這一點。不過據我這小小的經驗，結果在性質上永遠不與手段有很大的差別。哎，吉木，你用暴力只能建造一種強暴的東西。」

「我不相信這句話，」吉木說道。「一切偉大的事業都有強暴的開端。」

「並沒有什麼開端，」勃登說道。「也沒有什麼結果。我覺得人類似乎加入了一種盲目的可怕的鬥爭，從他無法記憶的過去，進入他不能預知也無法瞭解的將來。人類也已經遭遇並克服了一切障礙，一切敵人，但要把它一個除外。他不能戰勝他自己。人類怎樣仇恨他自己呀。」

吉木說道：「我們並不仇恨我們自己，我們仇恨那壓迫我們的投放資本。」

「對方是由人造成的，吉木，像你這樣的人。人類仇恨他自己。心理學家說，一個人的自愛和自恨剛好相等。全人類必然也是這樣。我們同我們打仗，只有殺掉每一個人，我們才能勝利。我是寂寞的，吉木。我沒有可恨的東西。你要從這裏邊得到什麼呢，吉木？」

吉木露出吃驚的樣子。「你說的是我？」他用一個指頭指他的胸膛。

「是的，你。你將從這一切紛亂中得到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不在意。』

『喂，假定那個肩膀中了血毒，或你死於破傷風，罷工也失敗了？又怎樣呢？』

『那不要緊。』吉木堅持道。『我過去常像你那樣想，醫生，不過那一點也不要緊。』

『你是怎樣想出來的？』勃登問道。『過程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我過去時常是寂寞的，我現時再也不了。假如我現時死掉，沒有什麼要緊。工作不會停止。我不過是它的一小部分。它會發長了再發長。肩頭的痛苦在我是一種快樂；我相信，在約伯死掉以前，他快活了一會兒。我相信，只在那一會兒，他是快活的。』

他們聽見外面一片粗暴的單調的聲音，隨後是幾聲叫喊，隨後是那憤怒的人羣的吼聲，像一頭發狂的野獸的咆哮。『倫敦在告訴他們了，』吉木說道。『他們發狂了。耶穌，一個發狂的人其怎樣可以硬空氣中充滿憤慨。你不瞭解這個，醫生。我的老人家過去時常單獨地作戰。他挨了打，便是他挨了打。我記得那是多末孤單。但我現時不再孤單了，我不會挨打了，因為我不是一個人了。』

『純粹的宗教樂境。我能瞭解這一點。分享羔羊的血的人們。』

『宗教，胡說。』吉木叫道。『這是人們，不是上帝。這是你知道的一種東西。』

『喂，一羣人不能成爲上帝嗎，吉木？』

吉木扭過身子去。『你太好玩弄字句了，醫生。你用字句作成一個圈套，把自己套在裏邊。你套不住我。你的字句在我沒有任何意義。我知道我作的是什麼。辯駁在我身上沒有任何效果。』

『坐穩吧。』勃登撫慰地說道。『不要那末激動。我並未辯駁，我在求知識。每當問你們大家一個問題的時候，你們便發怒了。』

當黃昏變成黑夜時，那個燈似乎亮一點了，它的黃色的光照出帳篷裏比較深的角落。麥克靜悄悄地走進來，彷彿他從外面的喧聲和叫喊中溜開來。『他們發狂了，』他說道。『他們又餓了。今晚吃煮牛肉和豆子。我知道他們會因了牛肉神氣起來。他們現時會高興出去燒房子了。』

『天空的光景怎樣？』勃登問道。『還有雨意嗎？』

『滿天星。會是好天氣。』

『喂，我想同你談談，麥克。我缺少藥品。我需要消毒藥。是的，我應當用一點六零六。假如任何傳染病發生，我們就要倒運了。』

『我知道，』麥克說道。『我已經把這情形通知城裏。有一些人正在外邊捐錢。他們現時正在捐錢保釋達金。他一進監獄我便那樣作了。』

勃登從墊子上站起來。『你可以吩咐倫敦作什麼，是不是。達金什麼話都不肯聽。』

麥克打量他。「什麼緣故？醫生，你覺得好嗎？」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不高興了。你累了。什麼緣故，醫生？」

勃登把手插進衣袋。「我不知道；我相信，我覺得孤獨。我覺得非常孤獨。我獨自一個人在工作，完全沒有目的。你們大家有一種報酬。我只用聽診器聽心跳。你們從空氣中聽這東西。」他突然俯下身，把手放在麗沙的額下，托起她的頭來，看她那畏縮的眼睛。她的手緩緩地舉起，輕輕地推他的手腕。他放開手，插回衣袋。

麥克說道，「我但願我認識你可以接近的女人，醫生，可惜我不認識。我在這一帶是陌生的。在鎮上，狄克可以指導你。他目前或許有二十個預備好。不過你可能被逮捕，坐牢，醫生；假如你不照顧我們，他們會立即把我們從這地方趕出去了。」

勃登說道，「有時你懂得太多，麥克。有時——什麼也不懂。我想去看阿爾·安得生。我有一整天未去那裏了。」

「好的，醫生，假如那樣能使你覺得好一點。今晚我要照顧吉木。」

醫生又一度向下看麗沙，然後走出去了。

這時叫喊變成談話，低聲的談話。談話聲使得帳篷外的黑夜有了生氣。

「醫生不吃東西，」麥克訴說道。「沒有人見過他睡覺。我覺得他遲早就要病了，不過他先前不會有過。他十分需要一個女人喜歡同她過一夜的人。你知道，真地喜歡他。他需要接觸一個人——用他的皮膚。我也那樣。麗沙你是一個有福的小妖精，你剛生過一個小孩。你會使我着迷呢。」

「什麼？」

「我說小孩好嗎？」

「好。」

麥克嚴肅地對吉木點頭。「我喜歡一個不太好說話的女孩子。」

吉木問道，「外邊作什麼啦？我已經不高興留在裏邊了。」

「噫，倫敦報告乖兒子說過的話，然後要求一種信任投票。他當然能得到。他現時在那裏，對分隊長談明天的事。」

「明天怎樣？」

「嘿，乖兒子關於法令的話是靠得住的。明天工人們沿縣公路遊行便是非法的了。我不相信他們會記得貨車。因此，我們不要站在果園周圍，我們要派飛行隊坐汽車出去。我們可以襲擊完一夥工賊，然後襲擊另一夥。這辦法應當有。」

『我們去哪裏弄汽油呢？』

『喂，我們可以把所有車裏的汽油取出來，放進我們用的車裏去。明天應當够用。後天我們或許要試別的辦法了。或許我們明天打擊得够厲害，在他們運進新工賊以前，我們後天可以休息一下。』

吉木問道，『我明天可以去，是不是？』

麥克叫道，『你去有什麼好處呢？去的人必得是能打仗的人。你一定要當心你那受了傷的臂膊。用你的頭腦吧。』

倫敦衝開簾子，走進來。他的臉快活得發紅。『他們大家底確起勁了，』他說道。『耶穌，他們就要把托佳斯踢翻了。』

『不要由着他們亂幹，』麥克勸告道。『他們的肚子裝滿了雜燴。假如他們亂幹起來，我們就永遠追不上他們了。』

倫敦拉過一個箱子，坐在上面。『據他們說，雜燴就要煮好了。我要問你，麥克，大家都說你是一個紅黨。那兩個來談判的人都這樣說。似乎完全認識你。』

『真的？』

『老實告訴我，麥克，你同吉木是不是紅黨？』

『你以為怎樣？』

倫敦的眼睛忿忿地閃光，但他控制住他自己。『不要開玩笑，麥克。假如對方的人們知道你的事比我知道得多，我是覺得不滿意的。我究竟知道什麼呢？你來到我的營房中，幫了我們一番忙。我從來不曾問過你問題——從來不曾。我現時不要問你什麼，不過我必然知道怎樣推測。』

麥克露出主意不定的神氣。他看了吉木一眼。『可以嗎？』

『我認為可以。』

『聽清楚，倫敦。』麥克開始說道。『一個人會變得非常喜歡你。任何人對你要手段，薩木會把他踢死。』

『我有好朋友。』倫敦說道。

『嘿，道理就在這裏。我也那樣覺得。假定我是一個紅黨，那又怎樣呢？』

倫敦說道，『你是我的一個朋友。』

『那末，好啦，我是一個紅黨。這並沒有什麼祕密。他們說，我發動這場罷工。哪，相信我的話。假如我能發動它，我會去發動的。不過我用不着。它自己發動了。』

倫敦慎重地看他，彷彿他的思想緩緩地環繞麥克的思想。『你從這裏邊得到什麼呢？』他問道。『你的意思是錢嗎？什麼也沒有。』

『那末你爲什麼這樣幹呢？』

『嘿，這是不容易說的——你知道你對薩木和所有同你一道的人們的感情是怎樣的吧？得，我對國內所有工人懷抱同樣的感情。』

『你連認識也不認識的人們？』

『是的，我連認識也不認識的人們。吉木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的。』

『聽起來非常奇怪，』倫敦說道。『聽起來像一句笑話。你得不到一個錢？』

『你不看見附近有漂亮汽車吧，是不是？』

『不過以後怎樣呢？』

『在什麼以後？』

『或許在這一場以後，你會去拿錢的。』

『並沒有以後，』麥克說道。『當這一場完結以後，我們就要在另一場裏了。』

倫敦斜起眼睛看他，彷彿他想要看出他的思想。『我相信這話，』他緩緩地說道。『你還不會對我要過什麼手段。』

麥克伸過手來，用力拍他的兩肩。『假如你先前問我，我早已告訴你了。』



倫敦說道：「我並沒有反對紅黨的理由。你總聽人說，他們是怎樣的狗娘養的。薩木是一種響尾蛇和躁脾氣，但他並不是什麼狗娘養的。我們去拿一點東西吃吧。」

麥克站起來：「我要去拿給你和麗沙一些，倫敦。」

倫敦從門口處說道：「月亮出來了。我先前不知道這是月圓的時候呢。」

「這不是月圓的時候。你從哪裏看出來？」

「看看那邊？看樣子像出月呢。」

麥克說道：「那不是東方——噫，耶穌！那是安得生家。倫敦。」他喊道：「他們已經在安得生家放火了！把人們召集起來。來呀，她媽的！守衛在哪裏啦？快去召集人們！」他向樹後那愈來愈大的紅光跑過去了。

吉木從墊子上跳起來。當他跑起來時，他覺不出他那受了傷的臂膊，他在麥克身後五十碼處跑。他聽見倫敦吼叫的聲音，隨後是濕地上的許多腳步聲。他跑到樹處，增加了速度。紅光從樹後突出來。現時不僅是一片光了。一支火柱把樹頂照亮。在脚步聲以上，有一種險惡的爆烈聲。前面發出尖銳的叫喊和一種窒塞的哀噪。樹背着光投出影子。樹行末端被火阻斷了，黑色的影子在火前面移動。吉木可以看見在他前面跑的麥克了，他也聽見愈來愈高的呼吸一般的火聲。他衝上去，追上麥克，在他旁邊跑。『是那個倉房，』他上氣不接下氣他說道：『蘋果已經運出去了嗎？』

「吉木該死，你不應當來。不，蘋果在倉房裏。那些守衛究竟在哪裏啦？什麼人也不能信任。」他們接近樹行末端，熱空氣撲他們的臉。倉房的四壁都裹在火裏，猛烈的火從屋頂上跳出來。守衛們站在安得生的小住宅前，靜靜地看火，安得生在他們前面跳來跳去。

麥克不再跑了。「沒有用處了。我們什麼也不能作了。他們一定用上汽油。」

倫敦越過他們去，他的臉滿帶殺氣。他跑到守衛們前面，喊道，「你們這些該死的耗子！你們先前到底在哪裏啦？」

其中一個把聲音提到高過火的聲音。「你派了一個人來說，你要見我們。當我們在去野營的半路上時，我們看見火起來了。」

倫敦的怒氣消失了。他的大拳頭鬆開來。他無可奈何地轉向麥克和吉木站立的地方，他們的眼睛被火照得放光。安得生狂跳着接近他們。他走近麥克，站在他前面，把他的下頷衝到麥克的臉上。「你這可惡的狗娘養的！他的聲音嘎了，他叫着轉向那個火柱去。麥克攔住安得生的腰，但那個老頭子掙開去。火裏透出燃燒的蘋果的強烈的香氣。

麥克露出軟弱和憂愁的神氣。他對倫敦說道，「上帝呀，我但願這件事不會發生，可憐的老頭子，這是他的全部收穫。」一個念頭攔住他。「全能的基督！你留下什麼人看守營房嗎？」

『沒有。我不會想到。』

麥克打了一個轉身。『來呀，你們大家。或許他們是在擊東擊西呢。留一些人在這裏，免得住宅也被燒掉。』他從來時的原路跑回去。他那長長的黑影子在他前面跳躍。吉木想追上他，不過他感到一種難堪的軟弱。麥克遠離開他，人們也從他身旁跑過去，後來只有他一個人，留在別人後面，在那不平的土地上昏昏沈沈地向前蹣跚。前面沒有火光從營房發出。吉木在樹行中間模糊的通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他聽見倉房的倒塌聲，他連回頭看也不。當他達到回去的中途時，他的兩腿軟得彎下來，他疲乏地坐在地上。天空被他頭頂上的火照亮，寒冷的星懸在那低低的薔薇色的光後面。

麥克折回來，在那裏找到他。『怎麼啦，吉木？』

『沒有什麼。我的兩腿發軟。我不過歇息一下。營房沒有事吧？』

『當然。他們不曾去動它。有一個人受了傷。跌倒，我相信他的踝骨脫了臼。我們不得不找醫生。這是多末容易的詭計！他們派一個人教守衛離開，其餘的人潑上汽油，擦上一支火柴。耶穌，幹得很快！我們就要看安得生的顏色了。我相信，明天就要從這地方被踢出去了。』

『那末我們去什麼地方呢，麥克？』

『喂！你走不動了。來，把你的臂伸給我。我要幫你回去。你在發火處看見醫生嗎？』

『末。』

『嘿，他說，他要去看阿爾。我不曾見他回來。來吧，拖起腳來。我不得不使你睡下了。』

光已經暗下去。樹行末端堆有一堆火，但火燭不再跳得那末高了。『哪，抱住我。安得生幾乎瘋了，是不是？謝上帝，他們不會動他的住宅。』

倫敦，後面隨有薩木，追上來。『營房怎樣了？』

『沒有事。他們不會去動它。』

『喂，這個小伙子是怎末一回事？』

『不過因為他的傷口發軟。從那一面扶他一下吧。』他們一同把吉木架過樹行，經過空地，進入倫敦的帳篷。他們把他放在墊子上。麥克說道，『你在那邊看見過醫生嗎？有一個人跌脫了踝骨。』

『沒有。我不曾見過他。』

『哈，我不知道他在哪裏？』

薩木悄悄地走進帳篷。他的瘦臉被緊張的筋肉扯出脊來。他僵硬地走過來，站在麥克面前。『那一下午，當那個人說他要作什麼的時候——』

『什麼人？』

「第一次來的那個人，你對他說過。」

「我對他說過什麼？」

「對他說過我們要作什麼。」

麥克吃了一驚，注視倫敦。「我不知道，薩木。那樣可能打擊社會的同情。我們現時可以得到它。我們不要失掉它。」

薩木的聲音恨得發了沙。「你不能由着他們胡來。你不能由着那些胆怯的雜種把我們燒完。」

倫敦說道。「說出來吧，薩木。你要作什麼？」

「我要帶一兩個人——用火柴玩耍一下。」麥克和倫敦仔細地看他。「我要去了，」薩木說道。「我什麼都不怕。我要去了。有一個叫韋特爾的人。他有一所白色的大房子。我要帶一罐汽油去。」

麥克微笑了。「看一看這個人，倫敦。先前見過他嗎？知道他是誰嗎？」

倫敦懂得了。「不，我不曾見過。他是誰呢？」

「調查一下。他在營房裏住過嗎？」

「沒有，上帝在上。他大概是一個有私仇的人。各種事都栽誣在我們身上。」

麥克轉向薩木。「假如你被捕，你不得不承當起來。」

『我一定承當起來。』薩木陰沈地說道。『我絕對不推諉。我也不帶人去了。我改變了主意。』

『我們不認識你。你不過有一種私仇。』

『我恨那個人，因為他搶劫了我。』薩木說道。

麥克走近他，捉住他的臂膊。『把那個雜種燒光。』他惡毒地說道。『把那所房子燒得寸草不留。我但願同你一道去。耶穌，我願意去！』

『留在這裏吧。』薩木說道。『這不是你幹的事。這小子打劫了我——我是一個放火狂。我總喜歡用火柴來玩耍。』

倫敦說道，『再見，薩木。過一些時候來。』

薩木靜靜地走出帳篷，不見了。倫敦和麥克對那輕輕搖擺的簾子看了一會兒。倫敦說道，『我有一種他不再回來的感覺。你怎末能喜歡起這樣一個傢伙來，這是很有趣的。永遠突出他的下巴，找麻煩。』

吉木一向安靜地坐在墊子上。他的臉色是不安的。火光依然朦朧地透進帳篷，這時警笛響了，愈來愈近，那聲音在夜色中是寂寞的，兇猛的。

麥克恨恨地說道，『他們等了不少時候，才派救火車出來。媽的，我們一點東西也不會吃。來呀，倫敦。我去拿一些來給你，吉木。』

吉木坐在那裏，等他們回來。坐在他旁邊的麗沙，又偷偷地在毯子底下奶那個嬰兒了。『你不會動過嗎？』  
『什麼？』

『你一動不動地坐在這裏。這許多事在你周圍進行，你一點也不注意。你連聽也不要聽。』

『我但願這件事過去。』她回答道。『我但願我們住在一所帶地板的房子裏，附近有一個廁所。我不喜歡這種打仗。』

『不得不這樣呵。』吉木說道。『有一天會過去的，不過或許不在我們生前呢。』

麥克帶着兩個冒汽的食物罐進來。『得，無論如何，第一輛救火車在火完全熄滅以前到達那裏了。喂，吉木，我把牛肉放在豆子裏。你吃這一個，麗沙。』

吉木說道，『麥克，你不應當讓薩木去。』

『我到底爲什麼不？』

『因爲你不以爲這是對的，麥克。你讓你個人的仇恨混進去了。』

『喂，耶穌！想一下可憐的老安得生，失掉他的倉房和所有的收穫。』

『當然，我知道。燒掉韓特爾的房子或許是一個好主意。不過，你在這上頭動了感情。』

『真的？我相信，你或許就要去報告我了。我帶你出來，讓你得一點經驗，你却變成他媽的學校教師了。你到』

「底以爲你是什麼人，哈？當你還在舔口水巾的時候，我已經在幹這工作。」

「哪，等一下，麥克。我除了用我的腦筋外，什麼都不能幫忙。一切都在進行，我却帶着一個痛肩頭坐在這裏。我只不要你發狂，麥克。假如你發了狂，你便不能思想了。」

麥克陰沈地瞪他。「你算運氣，我不會打死你，我要打你，並非因爲你錯，却因爲你對。一個總對的人使人生氣。」他突然微笑了。「事已過去，吉木。讓我們忘掉吧。你就變成一個正式的狗娘養的了。每一個人都要恨你，但你要成爲一個好黨員。我知道我發了狂，我無可奈何。我非常發愁，吉木。一切事都出錯兒。你以爲醫生在哪裏啦？」

「還不會見他的影子嗎？記得他出去時說過的話嗎？」

「他說他要去看阿爾。」

「是的，不過在那以前，他是多末寂寞。他像是昏了頭，像一個工作過度的人。他或許發了糊塗。他從來不相信主義，他或許溜掉了。」

麥克搖頭。「我過去同醫生在一起的時候很多。那是他不曾幹過的事。醫生從來不曾丟棄過什麼人。我在發愁，吉木。醫生走向安得生家。假定他把那些放火的人當作我們的守衛，於是他們架走他，那會怎樣？假如他們辦得到，他們當然要架走他。」



『或許他以後會回來的。』

『喂，我可以告訴你。假如明早衛生局發出一道取締我們的命令，我們可以斷定，醫生被架走了。可憐的人！關於那個踝骨脫臼的人，我不知道怎樣辦好。有一個人替他接起來，不過他或許把它接錯。噯，或許醫生不過在果園中散步。讓他一個人去那裏，是我的錯誤。一切都是我的錯誤。倫敦作他一切所能作的。我忘記事情。我在擔憂，吉木。安得生的倉房使得我難過。』

『你把大處忘記了，』吉木說道。

麥克歎了一口氣。『我過去以為我是一個硬漢，不過你却比我硬得多了。我希望我不要因此恨你。你還是睡在醫院帳篷裏好，吉木。那裏有一張空床，在你好起來以前，我不要你睡在地上。你爲什麼不吃東西？』

吉木向下看那個飯罐。『忘了，我也餓了。』他從豆子裏挑起一塊煮牛肉，放在嘴裏嚼。『你自己也吃一些好，』他說道。

『不錯，我現時就去。』

在他出去以後，吉木趕快吃豆子，大的橢圓形的黃金色的豆子。他用一條削尖的棍子一次插起三粒，當豆子吃完時，他把罐子搖過，把汁子喝下去。『味道很好，是不是？』他對麗沙說道。

『不錯。我從來喜歡這樣的豆子。除了鹽以外，別的需要鹹肉更好。』

「人們都安靜了，非常安靜。」

「他們把他們的嘴塞滿了，」那個小女人說道。「不斷地說來說去，除非把他們的嘴塞滿。不斷地說來說去。假如他們不得不打仗，爲什麼不打過就攔起，何必說來說去？」

「這是一場罷工呀，」吉木辯解地說道。

「連你也不斷地說來說去，」她說道。「說話不能辦什麼事。」

「有時說話能提高辦事的精神，麗沙。」

倫敦走進來，用一支削尖的火柴剔牙。他的禿頭頂在燈光下黯淡地閃光。「我向四下裏望過，」他說道。「不會望見有起火的地方。或許他們捉住薩木了。」

「他是一個聰明人，」吉木說道。「前一天他打翻一個記數員，那個記數員還有一支鎗呢。」

「噫，他是很神氣的。像一條蛇一般神氣。薩木是一條響尾蛇，不過他從來不響。他獨自一個人出去，不帶任何。」

「還是這樣好。假如他被捕，他不過是一個瘋漢。假如有三個人被捕，那便是一種陰謀了，明白吧？」

「我希望他不至於被捕，吉木。他是一個好人，我喜歡他。」

「是的，我知道。」

麥克拿着他的飯罐回來了。「耶穌，我餓了。在我吃第一口以前，我不會知道。够吃了嗎，吉木。」

「當然够了。爲什麼人們不生火來圍着坐？他們昨晚是那樣的。」

「他們沒有柴了。」倫敦說道。「我教他們把柴都放在爐灶處。」

「哦，什麼東西使他們這末安靜？你幾乎什麼都聽不見。」吉木說道。「一點聲音也沒有。」

麥克自言自語道，「一夥子人的行動是非常有趣的。你無法知道。我過去時常想，假如一個人在很近的地方觀察，他可能慢慢地知道，他們要作什麼。他們激昂起來，隨後，忽然一下子，他們怕得要死了。醫生被捕的消息傳開來。沒有了他，使他們害怕。他們去看一眼那個踝骨脫白的人，然後走開去。隨後，不久，他們又去看他一眼。他周身是汗，他痛得非常厲害。」麥克嚼一塊牛骨，用齒撕那白色的軟骨。

吉木問道，「你以爲有人知道嗎？」

「知道什麼？」

「一夥子人要怎樣行動呀？」

「或許倫敦知道。他一輩子作人們的頭腦。那是怎樣的，倫敦？」

倫敦搖頭。「不知道。」他說道。「我見過一夥子人，在一輛貨車放汽的時候，像鬼子一般逃跑。在別的時候，

似乎他們什麼都不怕。不過，在要發生什麼以前，你大致可以覺得出。」

「我懂得，」麥克說道。「空氣中充滿了那東西。我有一次看見一個黑人受凌遲。他們把他帶到大約四分之一哩處，越過一條鐵路。那一羣人在出來的路上殺死一條小狗，把它用石頭打死。人人都拾石頭來打。空氣中充滿了殘殺的意味。隨後他們覺得把那個黑人吊死不够味兒了。他們一定要燒他，鎗斃他。」

「嘿，我一定不許在這個野營中發生那樣的事，」倫敦說道。

麥克提醒道，「嘿，假如那樣的事當真發生了，你還是躲在一邊好。聽，有一種聲音。」

帳篷外有一片脚步声，幾乎是一種行軍的步伐。「倫敦在這裏嗎？」

「在這裏。你們要作什麼？」

「我們在外邊提到一個人。」

「什麼樣的人？」一個拿着一支馬鎗的人走進來。倫敦說道，「你是我留下來守衛那所住宅的人們中的一個吧？」

「是的。我們只有三個回來。我們看見這傢伙在附近移動，於是我們把他包圍起來，然後捉住他。」

「哦，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這支鎗是他的。大家要打他一頓，不過我說，還是把他帶到這裏來好，於是我們就這樣辦了。我們把他帶在外面，綁起來的。」

倫敦看麥克，於是麥克向麗沙點頭。倫敦說道：『你還是出去好，麗沙。』

他緩緩地站起來。『我去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喬伊在哪裏啦？』

『在同一個人談話，』麗沙說道。『那人寫給一個學校一封信，那學校要他去作信差。喬伊，他也要作信差，所以他在同那人談這件事。』

『得，你去找一個女人一同坐吧。』

麗沙背起嬰兒，走出帳篷去。倫敦從那人手中拿過那支鎗，拉開鎗機。一粒裝好的子彈跳出來。『三十一——三十號，』倫敦說道。『把那個人帶進來。』

『是，帶他進來。』兩個守衛把那個俘虜從簾子外推進來。他顫動了一下，然後恢復了平衡。他的兩肘在背後用帶子綁起來，他的兩腕用打包鐵綫紮起來。他年紀很小。他的身體是小的，他的肩膀是窄的。他穿着一條厚棉布袴，一件藍襯衫，一件短皮外衣。他的淡藍色的眼睛嚇得一動不動。

『媽的，』倫敦說道。『是一個孩子。』

『一個拿三十一——三十號鎗的孩子，』麥克補充道。『我可以同他談談嗎，倫敦？』

『當然。談就是了。』

「麥克走到俘虜前面。『你去那裏作什麼？』」

那個少年艱難地嚥唾沫。『我什麼都不會作呀。』他的聲音是低的。

「誰派你來的？」

「沒有人。」

麥克打他一個嘴巴。那個頭擺向傍邊去，那白白的沒有鬚的額巴上顯出一個腫脹的紅點子。『誰派你來

的？』

「沒有人。」又是一個嘴巴，打得更重一點。那個少年蹣跚了一下，想要站住，終於斜着身子倒下來。

麥克伸手提起他來。『誰派你來的？』

那個少年哭了。眼淚滾下他的鼻子，進入他的流血的嘴。『學校裏的人們說，我們應當幹。』

「中學校？」

「是的。不相干的人們也說，有人應當幹。」

「你們出來幾個？」

「我們六個。」

「其餘的人去什麼地方啦？」

『我不知道，先生。說實話，我散失了他們。』

麥克的声音是單調的。『誰燒的倉房？』

『我不知道。』這一次麥克打了一拳頭。那一拳把那個小身體拋倒帳桿處去。麥克又把他抓起來。那個少年的眼睛睜不開了，破了。

『當心那種「不知道」的把戲。誰燒的倉房？』

那個少年說不出話來；他的嗚咽哽住他。『不要打我，先生。彈子房裏有一些人說，那會是一件好事。他們說，安得生是一個過激派。』

『不錯，哪。你們這些小子見過我們的醫生嗎？』

那個少年無可奈何地看他。『不要打我，先生，我不知道。我們什麼人也不會看見。』

『你拿着鎗要作什麼？』

『打——打——打穿帳篷，想恐嚇你們。』

麥克冷冷地微笑。他轉向倫敦。『有什麼對付他的意見嗎？』

『噫，』倫敦說道。『他不過是一個孩子。』

『是的，一個拿三十一——三十號鎗的孩子。依舊把他交給我，好嗎，倫敦？』

『你要怎樣對付他？』

『我要把他打發回中學校去，使得此後不再有拿鎗的孩子們出來。』

吉木坐在墊子上看。麥克說道：『吉木，你責備我方才動感情。我現時可沒有。』

『不錯。假如你是冷靜的。』吉木說道。

『我是一個會打的人。』麥克說道。『你爲這個孩子難過嗎，吉木？』

『不，他不是一個孩子，他是一個榜樣。』

『這正是我的想法。哪，聽清楚，小孩子。我們可以把你丟給外邊的人們，不過他們大致會打死你。我們還是

在這裏收拾你吧。』

那一隻睜開的眼睛嚇得放光。

『你認可嗎，倫敦？』

『不要把他傷得太厲害。』

『我所要的是一面廣告牌。』麥克說道。『不是一具死屍。好，小孩子。我相信你够資格。』那個少年想退避。他俯下來，想縮作一團。麥克用力捉住他的肩頭。他的右拳打得很快，迅速而有力的拳頭，一下連着一下。鼻子打扁了，另一隻眼睜不開了，兩頰上顯出黑色的傷痕。那個少年瘋狂地掙扎，想避開那迅疾而準確的拳頭。突然間



拷打停止了。『放開他，』麥克說道。他用少年的皮外衣擦他那染血的拳頭。『打得並不重，』他說道。『你大可以在學校裏出一下風頭了。哪，不要叫。告訴鎮上的孩子們，有什麼東西在等待他們。』

『我要不要洗一洗他的臉？』倫敦問道。

『噯，不要！我所幹的是一個外科醫生的工作，你却要破壞它。你以為我喜歡這樣幹嗎？』

『我不知道，』倫敦說道。

這時俘虜的手鬆開了。他輕輕地嗚咽。麥克說道，『聽我說，小孩子。你傷得並不重。你的鼻樑是斷了，但也不過如此。倘若不是我，由這裏的別人來幹，你一定傷得很厲害。哪，你告訴你的小朋友們，再有人來，打斷他一條腿，此後再有人來，打斷他兩條腿。懂我的話嗎？——我說，你懂我的話嗎？』

『懂啦。』

『好啦。把他帶到路上，放他去吧。』那些守衛用蹄夾起那個少年，把他帶出帳篷外去。麥克說道，『倫敦，或許你還是放出步哨的好，以防再有帶大炮的小孩子。』

『我要去放，』倫敦說道。他方才不斷地凝視麥克，懷着恐慌看他。『耶穌，你是一個殘忍的雜種，麥克。一個發了狂的人這樣幹，我能瞭解，不過你並未發狂。』

『我知道，』麥克疲乏地說道。『這是最困難的部分。』在倫敦走出帳篷以前，他含着他那冷冷的微笑。

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倫敦去後，他走到墊子處，坐下來，抱起膝蓋。他周身的筋肉顫抖起來。他的臉是蒼白的，灰色的。吉木把他那隻未受傷的手伸過來，捉住他的手腕。麥克疲乏地說道：「假如你不在這裏，吉木，我不能這樣幹。耶穌，你是一條硬漢。你一味地看。你一點也不在意。」

吉木用力握麥克的手腕。「不要爲這個難過，」他平靜地說道。「這不是一個吃驚的孩子，這是對於主義的一種危害。不得不這樣幹，你幹得對。沒有憎恨，沒有感情，只是一種工作。不要難過。」

「只要我能放開他的手，使他可以時時打我一拳，或用來掩護一下，也就好一點。」

「不要去想它了，」吉木說道。「這不過是整體的一小部分。同情像害怕一樣壞。這像是一個醫生的工作。這是一種手術，不過如此。假如我不被紫起來，我可以替你來幹。假定外邊的人們捉到他，又怎樣呢？」

「我知道，」麥克同意道。「他們會宰了他。我希望他們不提任何別人；我不能再幹了。」

「你不得不再幹，」吉木說道。

麥克眼裏帶着一種害怕的神氣看他，「你就要越過我去了，吉木。我漸漸地怕起你來了。我先前見過像你這樣的人。我怕了他們。耶穌，吉木，我看得出你每天在變化。我知道你說得對。用冷靜的思想克服狂熱，我知道的。全幹的上，吉木，我不是人力辦得到的。我怕了你。」

吉木輕輕地說道：「我要你用我。你不肯，因爲你太愛惜我了。」他站起來，走到一個椅子旁，坐在上面。「那

是錯誤的。後來我受了傷。在我坐在這裏等待中，我總算知道了我的力量。我比你更堅強，麥克。我比世界上任何東西更堅強，因為我在一條直線上走。你和所有別人不能不想到女人和菸和酒和溫飽。」他的眼睛像沾濕的石子一般冷。「我要被人用。現在我要用你，麥克。我要用我自己和你。我告訴你，我覺得我裏邊有力量。」

「你發昏了，」麥克說道。「你的臂膊覺得怎樣？有一點腫嗎？或許毒質侵入你的身體。」

「不要去想它，麥克。」吉木安靜地說道。「我並未發瘋。這是真的。這力量長了又長。現時都在這裏了。出去對倫敦說，我要見他。教他來這裏。我要盡可能不使他生氣，不過他不得不服從命令。」

麥克說道，「吉木，或許你並未發瘋。我不知道。不過你不可以忘記，倫敦是這次罷工公選的主席。他一輩子指揮別人。你竟要吩咐他作這作那，他會把你扔給獅子的。」他不安地看吉木。

「還是去對他說好，」吉木說道。

「哪，聽清楚——」

「麥克，你要服從。你還是去作好。」

他們聽到一種低聲的哀號，隨後是一個警笛愈來愈高的尖叫，隨後是又一個，又一個，在遠處一高一低。『這是薩木，』麥克叫道，『他放了火了。』

吉木爬起來。麥克說道，『你還是留在這裏好。你太軟弱了，吉木。』

吉木乾笑起來。「你就要知道我是怎樣軟弱。」他走出門外去，麥克隨在他後面。

北方樹上多星的天空是黑色的。在托佳斯那一方，鎮上的燈光把一種蒼白的光綫投進天空。市鎮左邊，在高高的壁壘一般的樹頂上，新起的火頭放出一個紅色光的穹頂。警笛時而合起來叫，時而一個高起來，另一個低成一種嗥聲。「他們這一次不浪費一點時間了，」麥克說道。

人們跌跌撞撞地跑出帳篷，站在那裏，看那上騰的火焰。火光衝過樹頂，那個紅光的穹頂展開來，爬開來。「一個好的起頭，」麥克說道。「縱然他們現時把火撲滅，那所房子無論如何是毀掉了。在那樣遠的地方，除了化學品以外，他們沒有別的東西可用了。」

倫敦跑向他們來。「他幹出來了！」倫敦叫道。「基督，他是一個厲害傢伙。我早就知道他會幹的。他什麼都不怕。」

吉木平靜地說道，「假如他回來了，我們可以用他。」

「用他？」倫敦問道。

「是的，一個這樣長於放火的人可以作別的事情。燒得好。倫敦，進帳篷裏來。我們得計畫一些事情。」

麥克插嘴道，「他的意思是，倫敦——」

「我要把我的意思告訴他。進帳篷裏來吧，倫敦。」吉木領頭進來，坐在一個箱子上。

『什麼意思？』倫敦問道。『你說的是什麼呀？』

吉木說道，『這件事就要失敗了，因為沒有威權。安得生的倉房被人燒掉了，因為我們不能使守衛服從命令。醫生被人綁去了，因為他的衛隊不守牢他。』

『不錯。我們要怎樣辦呢？』

『我們要創立威權，』吉木說道。『我們要發有效的命令。大家選舉出你來，是不是？現時他們必得接受，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

麥克叫道，『看在基督的面上，吉木！那辦不到。他們就要溜散了。他們即刻要去鄰縣了。』

『我們要巡察他們，麥克。那支鎗在什麼地方？』

『在那裏。你要來作什麼？』

『那就是威權，』吉木說道。『我恨透了這種兜圈子。我要把它扯直。』

倫敦走到他面前。『且說一說，『我要把它扯直』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就要跳到湖裏去了。』

吉木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他那年青的臉是像雕刻的，他的眼睛是沒有動作的；他在嘴角上略微笑了一笑。他固定地滿具自信地看倫敦。『坐下，倫敦，穿上你的襯衫，』他輕輕地說道。

倫敦不安地看麥克。『這人瘋了吧？』

麥克避開他的眼睛。「我不知道。」

「你早晚總歸要坐下的呀，」吉木說道。

「當然。我要坐下。」

「得。哪，假如你樂意，你可以把我踢出野營去。他們會在監牢裏給我預備地方。否則你可以讓我留下。不過假如我留下，我就要把這件事辦到，我也能辦到。」

倫敦歎了一口氣。「我恨透了這種事。除了糾紛，沒有別的。我一會兒就要打死你，縱然你不過是一個孩子。我是頭腦。」

「正因為這緣故，」吉木插嘴道。「我要由你發出這些命令。不要弄錯我的意思，倫敦；我所要的不是威權，是行動。我所要的只是使罷工勝利。」

倫敦無可奈何地問道，「你覺得怎樣，麥克？這個小孩子要幹什麼？」

「我不知道。我方才想，這可能是那鎗彈發出的毒質，不過他似乎說得有理，」麥克笑起來。他的笑聲緩緩地歸於寂靜。

「這些話聽起來都像布爾什維克，」倫敦說道。

「只要它有效，你何必管它聽起來像什麼？」吉木回答道。「你預備聽嗎？」

「我不知道。噯，當然說吧。」

「好，明天早晨我們要去打工賊。我要你挑選最好的戰士。給他們大頭棒。我要兩輛車並起來開，永遠成對兒開。警察們大概要巡邏道路，設置封鎖綫。哪，我們不能由着他們攔阻我們。假如他們設置障礙物，讓第一輛車去把它衝開，第二輛車拾起破車裏的人，然後開下去。懂吧？凡我們開始的事都要成功。假如我們不成功，我們就要比開始時更落後了。」

「假如你發命令，我就要無法應付那些人們了，」倫敦說道。

「我不要發命令。我不要出風頭。人們不會知道的。我要告訴你，你再告訴他們。哪，第一件事是派一些人去看火燒得怎樣。我們明天就要有一些麻煩了。我但願薩木不會去放；不過目前已經放過了。我們今晚也不得不好好守衛這所野營了。就要有報復行動的，不要忘記。派出兩道守衛綫，教他們保持連絡。隨後我要一個五個人的巡察委員會，重重地打擊那些去睡的或溜走的人。挑給我五個強壯的人。」

倫敦搖頭。「我不知道我應當把你打倒呢，還是讓你說下去。這件事是他媽的那末多麻煩。」

「得，你想過以後，派出守衛去。我擔心我們在天亮以前要有很多麻煩呢。」

「好的，小孩子。我要試它一下子。」

在他走出以後，麥克依舊站在吉木坐的箱子旁邊。「你的臂膊覺得怎樣，吉木？」他問道。

『我一點也不覺得它了。一定就要好了。』

『我不知道你遇到什麼。』麥克說下去道。『我覺出有一點什麼。』

吉木說道，『是像這樣一種鬥爭中生出來的東西。突然間你覺得了那生出像我們這樣的罷工的小麻煩的大力量。那些力量的出現影響了你，把你挑出來，使你行動。我相信威權就是從這裏生出的。』他抬起眼睛來。

麥克叫道，『什麼使得你的眼睛像那樣跳動？』

『有一點頭暈。』吉木說道，他暈過去了，從箱子上跌下去。

麥克把他拖到墊子上，拖過一個箱子，放在他的腳底下。野營中有一片低語聲，像一條小河的聲音一般，不住地響，時時改變調子。人們在帳篷前面走來走去。警笛又發出聲音來，但這一次並不緊張，因為救火車是在開回去。麥克解開吉木的襯衫。他提過立在帳篷角上的一桶水，然後把水潑在吉木的頭上和喉上。

吉木睜開眼睛，向上看麥克的臉。『我頭暈。』他哀訴道。『我但願醫生回來，給我一點藥。你以為他會回來嗎，麥克？』

『我不知道。你現時覺得怎樣？』

『一味的頭暈。我相信我已經精疲力竭，非休息一下不可了。』

『當然。你應當睡了。我出去弄一點牛肉湯來。那會於你有益。你躺着不要動，等我拿湯來。』



當他去後，吉木皺着眉看帳篷頂。他高聲說道，「我不知道能否達到目的。我不以為能，但或許可以。」隨後他的眼睛閉起來，他睡了。

當麥克拿着湯進來時，他把湯放在地上。他把吉木腿底下的箱子取走，然後坐在墊子邊上，看那拉長的睡着的臉。

那個臉永遠不會安靜。嘴唇向後扯得露出牙齒，使得牙齒變乾；隨後嘴唇滑下來，把牙齒遮起。眼睛周圍的兩頰敏感地抽動。有一次，彷彿在重量下掙扎，吉木的嘴唇張開來，想要說一句話，但只發出一種粗聲的咕嚕。麥克把那張舊被拉過來，蓋在吉木身上。

突然間燈籠縮到燈芯處，黑暗爬向帳篷中央。麥克跳起來。找到一個有嘴的煤油罐。他轉開燈蓋，把油加進去。燈籠慢慢地又升上來，它的邊緣像一隻蝴蝶的翅膀一般展開來。

在外面，巡邏的人們緩慢的脚步走過。在遠處，可以聽見大路上夜運貨大汽車的隆隆聲。麥克從帳篷桿子上取下燈籠來，拿到墊子處，放在地上。他從後袴袋裏取出一包疊起的文件和一個垢污的貼好郵票的信封和一段鉛筆。他用大而圓整的字母緩緩地在膝頭的紙上寫下去：

親愛的哈里：

看在基督的面上，派一個助手來這裏。勃登醫生昨夜被人綁了去。我相信他是被人綁了去。醫生不是丟棄我們的人，不過他不見了。這個山谷組織得像意大利。民團撒起野來。我們需要食物和藥品和錢。狄克的成績很好，不過假如我們得不到一些外界的幫助，我恐怕我們就要失敗了。我從來不曾到過這末有組織的地方。大約有三個人控制全局。據我推測，狄克現時或許在牢裏呢。

吉木底確够資格。他把我顯得很渺小。明天我預料我們就要被人從這地方踢出去了。民團燒掉地主的倉房，他非常氣惱了。因為勃登醫生失蹤，縣衛生局就要攻擊我們了。所以想一點辦法吧。他們不斷地追求吉木和我的腦袋。萬一他們幹掉我們，應當有人來這裏接手。

我在迫切地求救，哈里。同情者都怕了，但這不是那最壞的。

他又取出一張紙來。

工人們是暴躁的。你知道他們的作風。明天早晨他們可能去燒掉市政廳，也可能跑進山裏躲上六個月。看在基督的面上，哈里，告訴大家，我們必須得到幫助。假如他們把我們從這裏趕出去，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地方了。我們就要坐車去糾察。我們對於眼前的事沒有多大把握。

好啦，再見。傑克會把這封信遞給你。爲了上帝的愛，想法弄一點幫助來吧。

麥克

他把那封信讀過，畫去一個誤加的字母，把信紙疊起，裝進那個醜陋信封。他在信封上寫，交約翰·H·維渥爾先生。

他聽見外面一聲盤問，「什麼人？」

「倫敦。」

「好啦。」

倫敦走進帳篷。他看了看麥克，然後看睡着的吉木。「喂，我照他的話派出守衛了。」

「很好。他動彈不得了。我但願醫生在這裏。我怕那個肩膀。他說它不痛，不過他是一個該受懲罰的傻瓜。」

麥克把燈籠拿回帳篷竿子處，掛在釘子上。

倫敦坐在一個箱子上。「他是怎麼一回事？他輕輕地問道。」一會兒他是一個多嘴的孩子，再過一會兒，基督在上，他老實不客氣地把我踢出去，然後取而代之。」

麥克的眼睛露出得意的神氣。「我不知道。我先前見過放肆的人們，但不像這樣子。耶穌，你不得·不·照他的

話作。一開始我以爲他昏了頭。我依然不知道他是否那樣。那個女孩子在哪裏啦，倫敦？」

「我把她和我的兒子安置在一個空帳篷裏。」

麥克鋒利地向上看。「你從什麼地方得到一個空帳篷？」

「我相信有一些人在黑暗中溜走了。」

「或許是那些守衛們吧。」

「不。」倫敦說道。「我考慮過他們。我相信有一些人跑掉了。」

麥克用指節搓眼睛。「我早就想到這大概是時候了。他們有一些實在受不住。聽清楚，倫敦，我要溜到鎮上去，設法把一封信送進郵箱。我也要去看外面觀察一下。」

「爲什麼你不讓我派一個人去呢？」

「噯，這封信必須送到地方。我還是自己去好。我先前受過監視。他們捉不到我。」

倫敦看他那兩隻厚手。「這——這是一封紅色信吧？」他問道。

「噯，我想是的。我在想法取得一些幫助，免得這場罷工失敗。」

倫敦偏促地說道，「麥克——正如我先前說過的，你時常聽見人說，紅黨是一夥子狗雜種。我覺得那不是真的，是不是，麥克？」

麥克細聲吃吃地笑了。「在你怎樣看這問題。假如你擁有三萬畝田地，還有一百萬金圓，他們便是一夥子狗雜種。不過假如你不過是倫敦，一個短工兒，喂，他們便是一夥子幫助你像人一般不像豬一般生活的人了，明白吧？當然你從報紙上得到你的消息，而報紙是有地和有錢的人們辦的，所以我們是一夥子狗雜種，明白吧？是你們來反對我們，但我們並不反對你們。你必須由自己來決定哪一方面對。」

「喂，像我這樣的人可以同你們一道工作嗎？我過去在作類似那樣的事，照顧與我同路的人們。」

「一點也不錯，」麥克熱烈地說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你有領袖的資格，倫敦。你是一個短工兒，不過你同時是一個領袖。」

倫敦簡單地說道，「人們總照我告訴他們的話作。我有生一來，他們總那樣作。」

麥克放低了聲音。他移近一點，把手放在倫敦膝蓋上。「聽清楚，」他說道。「我相信我們這場罷工就要失敗了。不過我們已經鬧得很厲害，因此棉田裏或許不會有罷工了。哪，報紙上說，我們一味地搗亂。不過我們使工人們習慣共同工作；使共同工作的團體愈來愈大，明白吧？縱然我們失敗了，也沒有什麼兩樣。這裏幾乎有一千個學會怎樣罷工的人。當我們能使所有工人們共同工作的時候，或許——或許托佳斯谷，有一大部分，不會由三個人佔有了。或許一個人可以得到一個蘋果吃，不至因此坐牢了，明白吧？或許他們不會把蘋果拋在河裏來抬高市價了。你我這樣的人却沒有一個蘋果來開一開胃呢，明白吧？你必須總起來看，倫敦，不要只看這一場小

罷工。」

倫敦用力看麥克的嘴，彷彿他想看見發出的話。「這是一種革——革命呵，是不是？」

「當然是。這是一種反對飢寒的革命。佔有這個山谷的那三個人要用盡方法來守住土地，繼續把蘋果拋進河裏來抬高市價。凡認為食物應當給人吃的人都是該死的紅黨。你不明白這一點嗎？」

倫敦的眼睛睜開來，像作夢一般。「我聽過許多過激份子談話，」他說道。「從未加以很多注意。他們總要發狂。我信不及一個發狂的人。我先前從來不會照你說過的樣子來看這問題，從來不會。」

「得，看下去吧，倫敦。你就要有不同的感想。他們說，我們手段卑劣，在地下活動。你想過嗎，倫敦？我們不會有過鎗。假如我們遭遇到什麼事，報紙上是不登的。不過假如對方遭遇到什麼事，耶穌，他們使用大字宣布出來。我們不會有過錢，因此我們只好用我們的頭腦，倫敦。明白這一點吧？這好像一個拿棍子的人同一隊拿機關鎗的人作戰呢。他所有的唯一的辦法是溜過去，從後面打倒那些機關鎗手。或許這是不光明正大的，不過，哎呀，倫敦，這不是什麼體育比賽呀。並沒有一個挨餓的人必須遵守的規則呀。」

「我從來不會看到這一點，」倫敦緩緩地說道。「從來沒有人抽出時間來告訴我。我願意人們說話有條有理，安安靜靜。當我聽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總要發狂。「警察們該死，」他們說道。「政府滾蛋。」他們要去燒掉政府的建築物。我不喜歡那種事，那都是很好的建築物。從來沒有人告訴我不同的話。」

「那末說來，他們不會用他們的頭腦，」麥克說道。

「麥克，你說過，你估計我們的罷工會失敗。什麼使你那樣想呢？」

麥克沈吟起來。「不能——」他說道，彷彿說給他自已聽，「你現時不會成功。我可以告訴你緣故，倫敦。這一個山谷的權力在很少人手裏。昨天來這裏的那個人想要我們讓步。不過現時他們知道我們不肯讓步了。剩下的唯一的辦法是把我趕出去，或把我們殺光。假如我們有食物和醫生，假如安得生支持我們，我們可以抵抗他們一會兒。可是安得生惱了。他們就要把我們踢出去，縱然他們得用大炮。一旦他們得到一道法庭的法令，他們便要即刻踢我們出去了。那樣一來，我們去什麼地方呢？不能去住窪地，因為就要有禁令。他們就要把我們分裂，然後把我們打敗。我們的人實際上並不很健強。我恐怕我們得不到更多吃的東西了。」

倫敦說道，「爲什麼我們不老實告訴大家散伙，然後我們全體脫離？」

「不要那末高聲說話。你會把那個小孩子吵醒呢。道理是這樣的。他們可以恐嚇我們的人，不過我們也可以給他們一點恐嚇。我們要對他們放最後一彈。我們要盡可能地拖延下去。假如他們殺掉我們一些人，消息會傳開來的，縱然報紙不登。別的人們會不平的。並且我們已經有一個敵人，明白吧？當人們有一個敵人的時候。他們便好好地共同工作。那個倉房是由我們同類的人燒掉的，不過他們讀過報紙，明白吧？我們不得不盡可能快地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一邊來。」他拿出一個灑下去的菸袋。「我把這一點留下來。我要抽一口烟。你抽烟嗎，

倫敦？」

「不抽。當我有菸的時候，我拿來嚼。」

麥克用褐色紙爲自己捲了一支細菸捲。他提起燈籠頂把菸捲點着。「你應當睡一會兒，倫敦。基督知道，今晚會出什麼事。我不得不去鎖上找一個郵箱。」

「你會被捕呢。」

「不，我不會。我要從果園中間穿過。我連被人看見也不會呢。」他向倫敦後面的帳篷壁看。倫敦轉過身來。帳篷脚凸起來，薩木爬進來，然後站起身。他周身泥污，他的衣服都扯破了。他那瘦削的面頰上有一條長傷口。他的嘴唇疲乏得張開來，他的眼睛深陷下去。

「我只有一分鐘，」他輕輕地說道。「耶穌，什麼樣的工作！你派出許多守衛。我不要任何人看見我。一定有人會出賣我們。」

「你作得很好，」麥克說道。「我們已經看見火了。」

「當然。幾乎整所房子都燒光了。不過作得並不好。」他激動地看着睡在墊子上的吉木。「我——被捉到了。」

「哎呀！」

「真的，他們抓住我，看了我一眼。」



「你不應當來這裏，」倫敦嚴肅地說道。

「我知道。不過我要告訴你。你從來不會看見過我，或聽見過我。我只好——我把他的腦子踢出來。我現時一定得走了。假如他們再捉到我，我什麼都不要，明白吧？我瘋了，明白吧？我昏了頭。我說上帝教我那樣作，明白吧？我要告訴你。不要爲我冒任何險。我不要那樣。」

倫敦走過去，握起他的手來。「你是一個好人，薩木。他們是該死的。將來我會看見你。」

麥克眼睜睜地，他很安靜地向後面說道，「假如你到鎮上，中央路四十二號。說麥貝爾派你來的。只是一頓飯。不要去第二次。」

「好的，麥克。再見。」他跪下來，伸出頭去，向黑暗中張望。他隨即鑽出去，帆布垂回原來的地方。

倫敦歎了一口氣。「我希望他不出事，麥克。他是一個好人。他們是該死的。」

麥克說道，「不要去想它吧。將來會有人殺掉他的，像那個小人兒約伊。他一定要被人幹掉。我和吉木遲早也要那樣。那幾乎是定而不移的，不過沒有什麼關係。」

倫敦的嘴張開來。「耶穌，多末可怕的看法。你們得不到一點快樂嗎？」

「不然，」麥克說道。「比大多數得的多。這是一種重要工作。你從一種有意義的事上得到很多鼓勵。你也不要忘記這一點。使人灰心的事是沒有前途的工作。我們的工作是慢的，不過都向一個方向走。基督，我站在這

里隨意說下去。我不得不走了。」

「不要讓他們捉住你，麥克。」

「不會的，不過聽清楚，倫敦，那些人非常想把我和吉木除掉。我可以照顧我自己。你可以留在這裏不讓吉木遭遇到什麼事嗎？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要坐在這裏。」

「不必，躺在墊子邊上睡一會兒吧。不過不要讓他們把吉木弄去就是了。我們需要他，他是可貴的。」

「就是。」

「再見，」麥克說道。「我要盡可能快回來。我想知道外邊的情形怎樣。或許我可以得到一份報紙。」

「再見。」

麥克悄悄走出門口去。倫敦聽見他同一個守衛說話，隨後，在遠處，同另一個說話。即使在他去了以後，倫敦還在聽黑夜的聲音。徘徊的守衛的脚步來來去去，他們在相遇時發出短短的間候聲。鷄叫了，近處有一隻，遠處有一隻鎮靜的老公雞的深沈的聲音——火車鈴聲，噴汽聲，開出的機車的隆隆聲。倫敦坐在墊子上，坐在吉木旁邊，一條腿盤起，另一條豎起，抱在兩手中間。他的頭俯下來，把下頷放在膝蓋上，他的眼睛查看吉木。

吉木動來動去。一條臂伸出又落下。他說道，「噉——還有——水。」他用力呼吸。「一切東西倒上柏油。」

他的眼睛睜開來，很快地直然地眨動。倫敦鬆開他的手，彷彿要摸一摸吉木，但他並未摸他。那雙眼睛閉起來，又安靜了。一輛大運貨車的隆隆聲傳來。倫敦聽見帳篷外稍遠處有一聲被塞住的叫喊。「喂，」他輕輕地叫道。

巡邏之一走進來。「什麼事，頭腦？」

「喂，誰在叫喊？」

「那個？你先前不會聽見嗎？那是那個跌斷屁股的老頭子。他發了瘋。他們把他按住。像一頭貓一般掙扎，還咬人。他們把一塊爛布塞在他嘴裏。」

「你不是傑克·彼得嗎？你一定是了。喂，傑克，我聽見醫生說，假如那個老頭子沒有肥皂和水使他保持清潔，他便變成那樣子。我必須留在這裏。你去把這件事作一作，可以吧，傑克？」

「當然，頭腦。」

「好，去吧。同他爭吵對他的屁股沒有好處。那個踝骨脫臼的人怎樣了？」

「噯，有人給他一盃威士忌酒。他沒有事了。」

「假如有什麼事發生，叫醒我，傑克。」

「是，我一定。」

倫敦走回墊子處，躺在吉木傍邊。在遠處，機車愈來愈快地馳進黑夜中。那隻雄壯的老公雞首先叫，那隻小的回答。倫敦覺得，瞌睡爬進他的腦筋，但他用臂肘支起身子，在讓睡眠把他沖走以前，再來看一次吉木。

## 十四

當麥克向帳篷內張望時，黑暗剛開始變淡。中央桿子上的燈籠依然點在那裏。倫敦和吉木並肩而睡。麥克走了進來，就在這時，倫敦陡然坐起來，向四下裏看。「什麼人？」

「我，」麥克說道。「剛進來。吉木怎樣？」

「我方才睡了，」倫敦說道。他一面欠伸，一面抓他那禿頭頂。

麥克走過來，向下看吉木。疲乏的皺紋從那個青年的臉上消失了，緊張的筋肉弛緩下來。「他的樣子很好。他已經得到一種很好的休息。」

倫敦站起來。「什麼時候了？」

「我不知道。天剛開始亮。」

「人們還未生火嗎？」

「我看見有人在那邊走動。我嗅到木柴的烟。可能是安得生倉房在冒烟。」

「我一分鐘也未離開這個小孩子。」倫敦說道。

「你真好。」

「你什麼時候去睡一會兒？」

「歐，基督知道。我還不十分想睡。我昨夜，或許是前夜，睡過一會兒。好像是一個星期以前。我們昨天才埋掉約伊，僅僅是昨天。」

倫敦又打了一個哈欠。「我猜今早是牛肉和豆子上帝，我想喝一盃咖啡？」

「得，讓我們去鎮上喝咖啡，喫火腿和雞蛋吧。」

「歐，該死。我要去把廚子叫起來。」他昏昏地蹣跚出去。

麥克把一個箱子拉到燈下來，從衣袋中取出一張捲起的報紙。當他伸開時，吉木說道，「我已經醒了，麥克。你去過什麼地方？」

「去寄一封信。我從一個報攤上買了一份報紙。我們就要知道外邊的情形了。」

「麥克，我昨晚鬧了一場笑話吧？」

「歐，沒有，吉木。你昨晚的架子很大。你使我們俯首聽命呢。」

「我完全不由自主。我先前從不會有那種感覺。」

「你今早覺得怎樣？」

「很好。不過不像那樣。我昨晚可以舉起一條牛來。」

「嘿，你底確把四圍的我們舉起來了。關於那兩輛貨車的辦法也是好的。用來衝破障礙物的車子的主人或許不大喜歡這辦法。哪，讓我們看一看鎮上的情形怎樣。噉——噉，供剪貼簿用的標題聽，吉木：

## 罷工工人放火——殺人！

昨夜十時，威廉·韓特爾之別業被火焚毀。警察云，目前果園罷工工人應負其責。一嫌疑犯，被捉之後，打倒捕者而逃。受傷者為特別警察奧拉夫·丙漢，已無生望。

哪，讓我們看下面吧：

先一日晚間，罷工工人，或由於疏忽，或由於懷恨，焚去安得生農場上之倉房。安得生先生，先會允許彼等在其地產上駐紮云。

這是一個長故事，吉木。假如你喜歡，你可以去讀。』他把報紙翻過來。『噯，噯，聽這一篇社論吧：

吾人相信採取行動之時已至矣。當過往勞動者妨害本谷最重要之產業時，當摘果流氓者，在僱傭外國煽動家（這就是我們哪，吉木）領導和鼓惑之下，從事暴力和焚燒運動。移植紅色俄羅斯於和平之亞美利加時，當吾人之公路不復能予美國公民以安全，其家庭亦不復能免於縱火者之危害時，吾人相信採取行動之時已至矣。

本縣關懷其所有之人民，但此輩罷工工人皆非本縣之人也。彼等玩忽法律，傷害人命，破壞財產。彼等生活豪奢，受暗中同情者之供養。本報今昔皆不信任暴力，但當法律不足以制裁此輩作亂殺人者時，本報確信，既經覺醒之市民團體應予以援手。縱火者不足憐惜。吾人應驅逐此種僱傭搗亂份子。本報建議，市民調查彼等所有奢侈品之來源。據稱昨日彼輩野營中宰殺之肥壯牛犢蓋有三頭云。』

麥克把報紙撕碎在地上。『末後一段的意思是，今晚一羣彈子房的美國人就要開始向可憐的人們的窗

子裏拋石頭，因為他們說，他們希望生活可以好起來。」

吉木坐起來。「耶穌·基督，麥克！我們必須負一切責任嗎？」

「一切責任。」

「他們說打死了一個人是怎末一回事？」

「嘿，薩木幹的。他們捉住他。他不得不逃走。那個人有一支鎗；薩木所有的只是他的兩隻腳。」

吉木又躺下來。「不錯，」他說道。「前一天我見過他用他的一雙腳。不過，上帝聽起來似乎不妙。聽起來很可怕！」

「當然。那個主筆用了一些便宜字眼兒，不錯。」僱傭外國煽動家。」我，生在敏尼阿波力斯。\* 祖父在牛跑之役打過仗。他時常說，在他們開始用鎗打他以前，要覺得他所參加的是鬥牛，並非打仗。你是像胡佛政府一樣外國的。噯，吉木。總是這樣的。不過——」他拿出他最後的菸葉——「愈來愈緊了，吉木。薩木不應當去放那把火。」

「你教他去的。」

「你知道，我爲那個倉房發了狂。」

\* Minneapolis —— 美國敏尼蘇達州的首府。—— 譯者註。



「喂，我們現時作什麼呢？」

「只有幹下去，只有幹下去。我們打發那些車去打工賊。只要我們能打下去，我們就支持下去，隨後我們溜掉，假如辦得到的話。你怕了嗎，吉木？」

「不——怕。」

「愈來愈逼緊我們，吉木。我覺得，愈來愈緊了。」他從箱子上站起來，走到墊子處，坐下來。「或許因為我缺乏睡眠。方才在出鎮的路上，我覺得，在每一棵樹下的影子裏，有一夥子人在等候我。我怕得那末厲害，假如有一隻老鼠走過，我會跑起來。」

「你太疲乏了，」吉木澗和地說道。「假如我不受傷，或許我可以在這裏中一些用。我一味地躺在這裏，礙路。」

麥克說道，「你很有用。每次我軟下來，你便給我打氣，唉呀，我今早需要打氣。我肚子裏只有水！假如有酒的話，我會喝一點的。」

「你喫一點東西就好了。」

麥克說道，「我已經寫信給哈里·尼爾生；對他說，我們必須得到幫助和供給。不過我恐怕太晚了。」他異樣地看吉木。「聽清楚，吉木，我昨晚見到了狄克哪，你注意聽。記得我們來這裏的那一晚嗎？」

『當然。』

『得，你記得我們在那道橋上向左轉進入窪地的時候嗎？』

『記得。』

『得，注意聽。假如發生了意外，我們被衝散，你去那道橋處，走下去，躲在橋拱下，在對市鎮的一面。你可以發見那裏有一堆乾柳樹。把柳樹移開。下面有一個深洞。進去，把柳樹拉在洞口上。你可以走進大約十五呎深，明白吧？現時狄克把毯子和罐頭食品放在裏面。假如他們炸散我們，你去那裏等待幾天。假如我不來，你便知道我遭遇到什麼事。你回市鎮上去。在你脫離絲境以前，要在夜間走路。除非他們把鬮於昨晚那個人的謀殺罪羅織起來，他們沒有多過六個月監禁的罪名加在我們身上。我不相信他們會那樣羅織，因為那就太張揚了。I · L · D · \* 會得到機會，宣佈從樓上鎗殺約伊的事。哪，你記住好嗎，吉木？去那裏等上幾天。我不相信他們會從那裏搜出你來。』

吉木問道，『你得到什麼消息，麥克？你瞞起一點什麼來。』

『我任什麼消息都未得到，』麥克說道。『我只有一種包圍我們的圈子愈來愈緊的感覺——只有一種感覺。有許多人昨晚跑掉了，大多數是帶女人和小孩的人。倫敦是好的。他不久就要作黨員了。不過目前我一點

也信不及其他那些窮光蛋。他們非常主意不定，他們可能親自用刀子刺殺我們呢。」

「你自己也是主意不定的，麥克。鎮靜下來吧。」吉木跪起來，然後小心地站起來，他的頭昂起來，彷彿他忍受痛苦。麥克懷着驚慌看他。「很好，」吉木說道。「肩頭有一點沉重，不過我覺得很好。連頭也不昏了。我今天應當出去走一走了。」

「綳帶應當換了，」麥克說道。

「噯，不錯，且說，醫生回來了嗎？」

「未回來，我相信他們把他架去了。他生前是多末好的一個人。」

「生前？」

「不，我希望不至於。或許他們僅只打他一頓。不過我們有很多人簡單地失了踪，永遠不再出現。」

「你是一種很能鼓舞人的感化力，」吉木說道。

「我知道。假如我事前不相信你受得住，我會不說的。說出來使我覺得好一點。我想喝一盃咖啡，想得可以哭出來。想一下我們在城裏常喝的咖啡吧。需要時我們可以喝三盃。隨便喝多少。」

吉木嚴肅地說道，「或許一點咖啡可能於你有益。你還是振作起來好。你就要爲你自己抱歉了。」  
麥克緊張起他那弛緩的臉。「好，孩子。我現時好了。你要出去嗎？你走得動路嗎？」

『當然我能。』

『得，吹熄那個燈籠。我們去找一點牛肉和豆子喫。』

吉木拿起燈罩時，燈罩尖叫了一聲。黎明的灰色跳進帳篷裏，像一汪墨水。吉木掀起門簾，紮起來。『讓我們把這地方通一通風，』他說道。『氣味大起來了。我們全體都應當洗一次澡。』

麥克表示同意。『我要去找一桶熱水，我們喫過東西以後，可以擦一擦。』

黎明已經進入天空。背向光明的東方的樹依然是黑的，一羣飛向東方的麻雀很清楚地凸出來。樹下依然留有一片暗影，地面是黑的，彷彿晨光必須慢慢地被吸進去。他們既然可以看見，守衛們已經停止巡邏。他們站成疲乏的小羣，手插在衣袋裏，外衣的領子翻起來，鈕扣結到喉嚨處。他們用靠談話來驅除睡魔的人們單調的低聲談話。

麥克和吉木在去爐灶的路上走近其中的一羣。『昨晚有什麼事發生嗎？』麥克問道。

談話停止了。那些人們用疲倦的充血的眼睛看他。『沒有事，朋友。富蘭克方才說——說他有一種整夜有人走動的感覺。我也有那種感覺，一味地溜來溜去？不過我們什麼都不會聽見。我們每兩個人一路巡行。』

麥克大笑起來，他的聲音似乎透入很深的天空中。『我在軍隊裏住過，』他說道，『在德克薩斯受過訓練。基督在上，當我守哨的時候，我聽見我周圍都是德國人，聽見他們用德國話低聲說話。』那些人輕聲吃吃地笑，

並沒有開心的意味。

一個說道，「倫敦對我們說，我們今天可以睡了。我一喫過東西，便要去睡了。」

「我也是。即刻去睡。我皮膚裏有砂子，像一個摘忽布\*的人，見過一個皮膚裏生蟲的摘忽布的人嗎？看他的樣子使你笑。」

麥克問道，「你們爲什麼不去爐灶處烤一烤火呢？」

「嘿，我們正在商量那樣作呢。」

吉木說道，「我要去廁所，麥克。在爐灶處見。」他沿着一排帳篷走下去，每一座帳篷是一個小小的黑洞。聲從一些帳篷中發出來，在另一些帳篷口，人們平臥在那裏，張望外面的晨光，他們的眼睛充滿睡意。當他走下時，有一些走出來，聳起肩頭，縮進頸子，扒禦外面的冷氣。他聽見一個女人忿忿的滿帶睡意的聲音，敘述她的感想。「我要脫離這個垃圾場。我們在這裏有什麼好處？我的胃裏有一個像你的拳頭一般大的瘤子。那是一個毒瘤，一點也不錯。算命先生在兩年以前對我說，假如我不當心，我會生一個毒瘤。據他說，我是毒瘤型的。睡在地上，喫別人拋棄的東西。」有一種聽不清的喃喃聲回答。

當吉木經過另一座帳篷時，一個蓬亂的頭伸出來。「快進來呀，小孩子。他已經出去了。」

\* hop —— 一種植物，其果實可以製藥。——譯者註。

「辦不到。」吉木說道。

再過兩座帳篷，一個跪在毯子上的男人說道，「什麼時候啦，朋友？」

「不知道。不過，我相信，一定六點多了。」

「我聽見她喊你進去呢。幸虧你不會進去。她在這座野營中比工賊惹起更多的麻煩。他們應當把她趕出去。使得人人爭吵。他們那邊有火嗎？」

「有。」吉木說道。他從兩排帳篷中間走出來。相隔十五碼，露天中立有那個四方的帆布圍子。在裏面，有一條二乘四的板子，架在一個洞上。板子上可以容三個人。吉木拿起一個漂白粉箱子來搖，裏邊是空的。有一個人俯坐在板子上。「應當想一點辦法。」他說道。「那個醫生倒底在哪裏啦？他從昨天起什麼都不會作呢。」

「或許我們可以鏟一點土進去。」吉木說道。「會有一點幫助。」

「那不是我的事。那個醫生應當想一點辦法。人們一定要害病的呀。」

吉木的聲音是憤慨的。「像你這樣什麼都不肯作的人應該害病。」他用腳把土踢進洞裏去。

「你是一個得意忘形的小子，是不是？」那個人說道。「等你長大一點，頭毛乾起來，那時或許你會懂一點事呢。」

「我現時也可以知道你是個懶雜種。」

『你等我提上椅子我要教；你知道誰是懶雜種。』但他不會移動。

吉木向地面上看。『我不能同你打架。我的肩膀上中了槍。』

『當然，你知道一條好漢不會欺侮你，你敢罵他。你們這些小子一定要喫虧的。』

吉木控制他的聲音。『我並沒有意思罵你，先生。我不會同你打架。我們縱然不同自家人打架，我們的架也就够打的了。』

『得，哪，這還不錯。』那個人說道。『當我完事的時候，我可以幫你踢一點土進去。今天要作什麼呢？你知道嗎？』

吉木開始說道，『我們要——』隨後他記起來了。『我哪能知道。我相信，當倫敦準備好的時候，他會告訴我們的。』

『倫敦還什麼都不會作呢，』那個人說道。『喂，不要坐得太近中間。你一定坐斷那條板子的。靠邊上坐吧。倫敦什麼都不會作。一味耀武揚威地走來走去。知道一個人告訴我什麼嗎？倫敦的帳篷裏有許多多箱罐頭食品——什麼都有。醃牛肉，還有沙丁魚，還有罐頭桃子。他不肯喫我們窮工人不得不喫的東西，那不是他。他是他媽的太愜意了。』

『那是該死的謊話，』吉木說道。

『又神氣起來了，是不是？有許多人看見那些罐頭食品，你怎末知道那是說話？』

『因為我在那個帳篷裏住過。因為我受了傷，昨晚他讓我睡在那裏。帳篷裏有一張舊墊子，還有兩個空箱子，再沒有任何別的了。』

『噫，許多人說，那裏有罐頭桃子，還有沙丁魚。昨晚有一些人要衝進去拿一些呢。』

吉木無可奈何地笑起來。『噫，耶穌，什麼樣的一羣豬嘍！你們得到一個好人，而你們要把他毀掉。』

『你又罵人啦。等你好起來時，一定有人打你的嘴巴。』

吉木從板子上站起來，扣起褲子，然後走出去。廚灶的短烟突把灰色的烟噴入空中，一縷一縷靜靜的直上的烟，冒到五十呎處，才在頂上均勻地瀟灑開來。現時東方的天空是黃色的，頭頂上的天空已經變成蛋殼藍。人們忽忽地從帳篷裏走來。野營中覺醒的寂靜，被人們匆忙的脚步、說話聲、動作所代替。

一個黑頭髮的女人站在一個帳篷前，她的頭仰向後方；她的喉嚨是白的。她用她的臂長而優美的姿式梳她的頭髮。當吉木走過時，她精明地一面笑一面說道：『早，』梳頭的動作並未停止。吉木站下來。『不，』她說道。『只是說一聲早。』

『你使我覺得好過，』他說道。他把她那長長的白喉嚨和輪廓分明的牙床看了一會兒。『再說一聲早，』他說道，他看見她的嘴唇形成一道會心的綫。當他走過時，那個蓬亂的頭又伸出來，用粗沙的聲音說道：『進來



呀，快，他現時已經出去了。」吉木僅看了一眼，一聲不響地趕快走下去。

人們聚在那個舊廚灶周圍，一面伸着手烤火，一面耐心地等待那個大洗衣桶裏的牛肉豆子熱起來。吉木走到一個水桶處，用盆子舀了一點水。他把那冷水灑在臉上，頭髮上，然後擦他的兩隻手，沒有肥皂。他由着一滴水的水掛在他臉上。

麥克看見他，走過來，遞過一個飯罐。「我把它洗過了，」他說道。「什麼事，吉木？你似乎快活得要死呢。」

「我見到一個女人——」

「你不能沒有時間。」

「我僅只見到她，」吉木說道。「她在梳頭。這是一種有趣的事——有時一個人處在一種平常的地位，却覺得很好玩，終生留在你的思想中。」

「假如我見到一個好看的女人，我會昏了頭的，」麥克說道。

吉木向下看那只空罐子。「她仰起頭。她在梳頭——她臉上有一種很好玩的笑容。你知道，麥克，我母親是一個天主教徒。她禮拜天不會去教堂，因為我的老人家像我們一樣恨教堂。不過，有時，在一個星期的中間，當我的老人家去作工的時候，她會去教堂的。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她有時也帶我去。那個女人臉上的笑容——這是我對你談這個的理由——喂，那裏頭有一個聖馬利亞，她有同樣的笑容，精明，冷靜，安定。有一次我問我

的母親，她爲什麼像那樣笑。我母親說道：「她能夠笑，因爲她是在天國裏。」我覺得她有一點嫉妒呢。」他的話繼續下去，「有一次我在那裏，看那個馬利亞，我看見在她頭上，在空中，有一圈小星，像小鳥一般轉來轉去。我的意思是，實實在在地看見。那並沒有什麼好玩，麥克。這不是宗教——那是一種我看過的書上所謂願望現實化，我相信。我見過，不錯的。也底確使我覺得快活。我的老人家假如知道了，他會生氣的。他從來不會採取任何禁久的主張。他內心所有的一切都浪費掉了。」

麥克說道：「你將來一定成功一個大演說家，吉木。你有一種說服的腔調。耶穌，目前你使我覺得，坐在教堂裏才好呢。好演說得好。假如你能把人們演說到我們一邊來，那就好了。」他拿起掛在水桶旁釘子上乾淨的小鐵皮罐，舀了一罐水，喝下去。「讓我們去看看那一桶糊塗熱了沒有。」

人們排成一行，當他們經過廚灶時，廚子們把豆子和煮牛肉塊舀進罐子裏。麥克和吉木站在行尾，終於經過那些桶子。「只有這末多喫的東西了嗎？」麥克問一個廚子道。

「豆子和牛肉還够喫一頓。不過，我們沒有鹽了。我們還需要一些鹽。」

他們一面喫一面走下去。一道日光從樹頂射下來，落在空地上，落在帳篷上，使得帳篷彷彿潔淨一點了。在那一列舊汽車處，倫敦正在同一羣人談話。「我們去看看情形怎樣？」麥克提議道。他們向停車的大路走去。放熱器上生出一層薄鏽，一些破輪胎已經脫下來，所有的車都有一種在那裏停了很久的樣子。

倫敦揮了一下手來打招呼。『嘿，麥克，嘿呀，吉木！』

『不壞，』吉木說道。

『我和這些人在查看這些破車。想知道派哪一些出去。沒有一輛值一個屁了。』

『你打算派幾輛出去？』

『大約五對。兩輛一對，這樣，假如一輛出了事，另一輛揀起我們的人，然後開下去。』他沿着那一行指下去。『那輛老赫貞還可以有五輛四氣缸的道奇，這些老傢伙，當你把輪子撞掉以後，可以用肚子走下去。我的T型車也可以——無輪如何，跑就是了。我們看看，我們不要帶篷子的車；在帶篷子的車裏，我們不能拋石頭出去。這裏有一輛鏟形鼻子，以為它能跑嗎？』

一個人走過來。『它當然能跑。我冬天把它一直從路易斯安納開來。連在過山的時候，它也不會熱過。』他們一路查看着那些破車走來。『這些人是隊長，』倫敦解釋道。『我要教他們每一個人經管一輛車，由他們挑選他們自己的人，每人挑五六個。他們信得及的人，好的戰士，明白吧？』

『聽起來很好，』麥克說道。『我看不出誰能攔住他們。』

那些人中的一個轉向他。『他們沒有人能攔住我們，斷乎沒有，』他說過。『覺得很有勁兒，是不是？』

『給我們一個機會，試試看。』

麥克說道，『我們去走一走吧，倫敦。』

『噉，等一下，方才有人從安得生家回來。他們說，安得生罵了他們一夜。今早他去鎖上，依舊在罵。』

『噉，我相信他會的。阿爾怎樣？』

『阿爾？』

『是的，安得生的兒子，捱打的那一個。』

『哦，那些人進去看過他。他要來這裏，不過他們不願移動他。有幾個人留在他那裏。』

倫敦走近一點，放低聲音，不使別人聽見。『你以為安得生要去什麼地方，麥克？』

『我相信，他要去鎖上，告上一狀，把我們踢出去。他這時大概要控告我們燒掉他的倉房。他怕得那末厲害，他要作任何事來與對方和好。』

『啊哈。以為我們應當在這裏鬥爭嗎？』

『我要把我想到的情形告訴你，』麥克說道。『我以為，他們可能先派幾個人來恐嚇我們一下。我們可以聽他們。隨後，他們要來搗亂了。我們要知道我們的人感覺怎樣。假如他們惱起來，兇起來，我們便要鬥爭。不過假如他們露出胆怯的樣子，我們只好走掉，假如可能的話。』他拍了拍倫敦的肩頭。『假如那樣的事發生，你和

我和吉木必須快走，遠走，那些搗亂的人要殺一個人來示威。他們不大關心殺的是誰。」

倫敦對那些人喊道，「把所有油槽裏的汽油都取出來，放進我們挑出的那幾輛車裏去。開了摩托看看有沒有毛病，不過不要浪費汽油。」他轉過身來。「我要走一走。我要把這問題談一談。你覺得我們的人怎樣？靠近破汽車的人們會鬥爭的。別的人們怎樣呢？」

麥克說道，「假如我能預先知道一夥子人要作什麼，我會作大總統了。不過有一些事我底確知道。一種血腥氣味似乎可以鼓動起他們來。讓他們殺掉一點什麼，殺掉一隻貓也好，他們就要一路殺下去了。假如有一場鬥爭，我們的人首先流敵人的血，他們會打一場惡仗。不過假如我們首先損失一個人，我不驚奇他們會逃向樹林去。」

「我懂啦，」倫敦表示同意道。「你把一個人知道得清清楚楚，你把十個人知道得同樣清楚，然而你無法知道他們到底要作什麼。你想作什麼呢？一味等着嗎？」

「正是這樣，」麥克說道。「當你熟悉羣衆的時候，在一些些時間前，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在空中覺得出來。不過記住，假如我們的人潰敗了，躲在什麼下面，不要動。聽清楚，在托甘斯河的橋下，有一個用死柳樹遮起的洞。裏邊有食物和毯子。那是一個藏躲的地方。一些搗亂的人鬧不了多少時候。當你到鎮上的時候，去中央路四十二號，說我介紹你來的。」

「我但願有方法把那個孩子和麗沙救出去。我不願他們受傷。」

吉木攔住他們的話。「你們兩個說得彷彿一定要發生了。什麼事還不會發生呢，或許什麼都不會發生。或許安得生不過去鎖上與什麼人同住。」

「我知道，聽起來好像我在散布災難空氣。」麥克抱歉地說道。「或許不會發生。不過倫敦是一個有價值的人。我們需要他。我不願這些工人被殺掉；他們都是好人。不過我們需要倫敦。假如倫敦過來了，這一場罷工便有了代價。」

倫敦露出喜歡的神氣。「你參加過許多場罷工，麥克。從來都是這樣的嗎？」

「噯，不是。這地方是有組織的，我告訴你吧。別的工人們都不出來參加我們的罷工。園主們把我們封鎖在這裏，使我們得不到東西喫。假如今天這一批糾察隊被攔回來，我們就得當心了。你不預備出去吧，是不是，倫敦？」

「當然去。我還不會參加過一次鬥爭吧。」

「我以爲你還是不太好，」麥克勸告道。「我們這裏就要用得着你。他們今天就要想趕我們出去。假如你不在這裏，人們可能害怕起來，因而跑掉。你依舊是頭腦，倫敦。頭腦必須留在最大的團體中心，直到最後一分鐘。讓我們使那些車開走，好不好？外邊有許多工賊，他們這時會在工作呢。」

倫敦轉過身來，跑回那些車輛去。「來呀，你們大家。上車。讓我們出發吧。」

隊長們跑到帳篷處，挑選他們的人，人們準備有石頭，木頭，這裏那裏插有一把刀子。全體走向路邊，一面高聲談話，一面互相勸告。

「幹掉他們，宙。」

「打死他們。」

摩托開動，在它們的年齡下掙扎。挑選出來的人們爬進去，坐好。倫敦舉起雙手，教大家安靜。他喊道：「三對去那邊，兩對去這邊。」車閘扳開。車子爬過溝子，在路上排列開。糾察隊員們站起來，猛烈地搖他們的帽子，揮他們的拳頭，下死狠地在空中掄他們的短棒。車子緩緩地向兩方開走，留在野營的人們在他們後面叫喊。

當他們走遠以後，叫喊突然停下來。人們站在那裏，驚疑而且不安。他們向路上張望，車子駛出視線以外去了。麥克和吉木和倫敦並肩走回營房。

「我希望，基督保佑，他們毀掉一點什麼，」麥克說道。「假如一切事都讓我們遭到，不讓任何人遭到，我們便支持不了多久了。來呀，吉木。我們去看看那個老用吧。隨後或許我們可以帶幾個人去看阿爾。我應許過阿爾一點什麼。他會需要一些鼓勵的。」

倫敦說道：「我要去設法弄一些水來。桶子低下去了。」

吉木領路去醫院帳篷。簾子已經紮起來，放進早晨的太陽。老丹躺在一片陽光中。他的臉是透明的白，像蠟一般，粗大的黑色血管從雙頰上凸出來。「你覺得怎樣，丹？」吉木問道。

那個老頭子軟弱地喃喃。

「你說的是什麼呀？」麥克俯下來聽。

丹的嘴唇這一次用心動作。「我沒有東西喫呀。」

吉木叫道，「你這可憐的人。我去給你弄一點東西來。」他走出門外去。「麥克，」他喊道，「他們回來了。」

四輛車從市鎮方面開來，停在路上。倫敦跑過來，從人羣中衝過。「這到底是什麼事？」

第一輛車的司機呆呆地笑了。人羣完全陷入寂靜中。「我們過不去呀，」那個司機說道，隨後他又笑了。

「路上有一道封鎖綫。」

「我以為我告訴過你們，假如有封鎖綫，你們要衝過去。」

「你不瞭解，」那個司機悶悶地說道。「我們那邊有兩輛車。我們來到封鎖綫，封鎖綫後大約有二十個帶鎗的人。」他不安地嚥唾沫。「一個佩帶星章的人站起來說道，「在本縣糾察是犯法的。回去吧。」於是那輛老赫貞想繞過去，它翻到溝子裏去，把人們都顛出來。於是，如你說過的，那幾個人跑進鏟形鼻子。」車上別的人們

鄭重地對他的話點頭。



『說下去。』倫敦聲音軟下來。

『於是鏟形鼻子開始想衝封鎖線了。於是那些人一面放催淚瓦斯，一面在轟掉鏟形鼻子的輪胎。於是我們的人咳嗽起來，瓦斯多到你看不見東西。於是那些人戴上瓦斯面具，走了過來，他們大約有一千副手鎊。』他又笑了。『於是我們回來了。我們什麼也不能作。我們連便於拋出的石頭也沒有。他們把鏟形鼻子裏的人都捉去了。媽的，我從來不曾見過那末多瓦斯。』他向上看。『另一隊也回來了。』他無可奈何地說道。『我相信他們把路兩端都封鎖了。』

人羣中發出一聲長歎。有一些人轉過去，緩緩地向帳篷走回去，低着頭輕輕地走，彷彿他們陷入深思中。倫敦轉向麥克，他的臉是困惑的。麥克說道：『你以為我們能使這些車跨過果園，從那邊出去嗎？他們不能把所有的路都封鎖起來。』

倫敦搖頭。『太濕了。一輛車走不上十呎遠便要陷在泥裏。』

麥克跳上一輛車的踏板。『聽清楚，你們諸位。』他叫道。『我們有一個可以通過的辦法。讓我們全體去那裏，把那些障礙物從路上衝開去。他們不能把我們封鎖起來，她媽的。』他停下來，等待一種反應，一種鼓勵。但那些人向別處看，各人等待別人說話。

終於一個人說道：『我們沒有用來鬥爭的東西，先生。我們不能用手同鎗和瓦斯鬥爭。給我們槍，我們就可』

以打了。」

麥克的話變成了狂熱。「你們由着他們用鎗打死我們的人，燒掉我們的房子的朋友，而你們不肯鬥爭。現時他們把你們包圍起來，你們依舊不肯鬥爭。喂，當一個該死的耗子陷進籠子裏的時候，它也要鬥爭呵。」

那種無可奈何的神氣像瓦斯自身一般在空氣中徘徊。同一個人重複道，「先生，我們不能用手同鎗和瓦斯鬥爭。」

麥克的聲音怒得發了嘎。「你們隨便六個膽怯的雜種用你們的手來同我鬥爭一下好吧？好不好？」他的嘴無可奈何地動了動。一想幫助你們——想爲你們弄到一些東西——」他尖聲叫道。

倫敦伸出手來，用力把他從踏板上拉下來。麥克的眼睛是瘋狂的。他想要掙開去。「我要親自打死那些膽怯的雜種，」他叫道。

吉木走過來，捉住他的另一條臂。「麥克，」他說道。「麥克，看在基督的面上，你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吉木和倫敦夾着他把他轉過來，帶着他從人羣中穿過，那些人滿面羞愧地看地面。他們彼此輕輕地說，「不過我們不能用手同鎗和瓦斯鬥爭呵。」

糾察員們呆呆地從車上爬下來，加入人羣中，把那些汽車留在路上。

麥克現時軟下來了。他由着他們把他帶進倫敦的帳篷，坐在墊子上。吉木把一塊爛布浸在水裏，想爲他洗

臉，但麥克從他手裏接過布來，自己來洗。『我現時好了，』他靜靜地說道。『我不好。黨應當開除我。我昏了頭。』

『你非常需要睡眠，』吉木說道。

『噯，我知道。不過不是那個。他們不肯幫助他們自己。我會經見過完全像這樣的人赤手穿過機關鎗陣地。今天他們竟不肯同一些不中用的保安警察鬥爭。一味怕得要死。』他說道，『吉木，我是像他們一樣壞，別人以為我能用腦筋。當我跳上那個踏板的時候，我本想把他們鼓動起來。後來那些該死的孱頭使我發狂。我沒有發狂的權利。他們應當把我從黨裏踢出去。』

倫敦懷着同情說道，『我自己也發了狂。』

麥克仔細地看他的每一個手指。『使我想跑開去，』他傷感地說道。『我喜歡鑽進一個乾草堆裏去睡，不管這一夥子該死的東西。』

吉木說道，『你一旦休息過來，你便又覺得強壯了。躺下來睡一會兒吧，麥克。假如我們需要你，我們可以叫你，你不是倫敦？』

『當然，』倫敦說道。『你儘管睡好了。目前你沒有什麼事可作。我要去同那些隊長談談。或許我們可以用幾個好人偷過封鎖線去。』

『我恐怕他們這時捉住我們，』麥克說道。『他們先挫了這些人的勇氣，然後可以進行。』他躺在墊子上。

『他們所需要的是血』他嘟囔道。『羣衆非殺掉一點什麼不可。噯，基督，我相信我把一切事從一開頭便弄糟。』他閉上眼睛，然後突然又睜開來。『聽清楚，他們不久就要派人來見我們，保安官或別的什麼人。一定喊醒我。不要讓他們帶任何東西走開。一定喊醒我。』他像貓一般伸開來，用手抱住頭。他的呼吸漸漸地調勻了。

太陽把帳篷繩的影子投在帆布上，在做開的進口上，一片陽光橫在踏硬的地面上。吉木和倫敦靜靜地走出去。『可憐的人』倫敦說道。『他需要這樣。我從來不會見過一個那末缺少睡眠的人。我聽見過警察們使一個人不睡，直到他發了瘋，然後罷手。』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就要不同了，』吉木說道。『哎呀，我說過我要拿給老丹一點吃的東西。隨後那些車子便回來了。我還是現時去作好。』

『我要去看看麗沙怎樣了。或許由她去照顧那個老傢伙比較好。』

吉木去到爐灶處，把一些豆子舀進罐子裏，帶去醫院帳篷。站在附近的懶惰的人們已經聚成一些小羣。吉木向醫院帳篷裏看。那一片三角形的陽光已經縮短，落在床下。老丹的眼睛閉了起來，他的呼吸是慢的，輕的。一種奇特的腐爛的酸臭的氣息充滿了帳篷，從一個淤血的緩緩死去的屍體中發出的氣息。吉木俯在床上。『丹，我給你拿了吃的東西來了。』

丹緩緩地睜開眼睛。『我不要吃。我沒有嚼東西的氣力了。』

「你一定得吃呀，丹，吃了才能強壯起來。喂，我要把一個枕頭放在你的頭底下，我可以餵你。」

「不要強壯起來了。」他的聲音是疲乏的。「只要躺在這裏。我作過樹頂伐木工人。」他的眼睛又閉起來。「你爬上桿子去，往上去，往上去，你可以看見所有的小樹，下面第二三級的樹木。然後你繫上你的安全帶。」一個影子落在那一片日光上。吉木擡起頭來看。

麗沙站在帳篷門口上，把她的孩子抱在披肩下面。「我照顧這個孩子已經够忙了。他說，我必得同時來照顧一個老頭子。」

吉木說道，「噓——噓。」他從床邊站起來，以便她可以看丹那下陷的臉。

她溜進來，坐在另一張床上。「噯，我不知道。你要我作什麼呀？」

「沒有什麼。不過留在他這裏。」

她說道，「我不喜歡這樣的光景。我可以嗅得出。我知道這氣味。」她不安地移動，遮起孩子的圓臉，不使它感受那氣味。

「噓——噓，」吉木說道。「或許他會好起來的。」

「有了那氣味便不中用了。我認識那氣味。他有一部分已經死了。」

「可憐的人！」吉木說道。

這一句話中有一點什麼感動了她。她的眼睛含了淚。『我要留下。我先前見過這個。這是沒有害處的。』  
吉木坐在她旁邊。『我喜歡挨近你，』他輕輕地說道。

『你不胡鬧。』

『不，我不會的。我只是想知道，爲什麼你旁邊是溫暖的。』

『我不冷。』

他轉過臉去。『我要同你談一談，麗沙。你不會懂得的，那也不要緊，一點也不。一切東西就要坍下來，消滅掉。但這不過是整體中的一丁點。這是算不了什麼的，麗沙。你同我在整體中並不重要。懂得嗎，麗沙？我把這些話講給我自己聽，不過有你在聽我便更懂得透徹。你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吧，是不是，麗沙？』

他看見一片紅暈溜上她的頰子。『我剛生過一個孩子，』她說道。『況且，我也不是那種人。』他抬起她那害羞的眼睛。『不要像那樣講話。不要對我用那種腔調，』她懇求道。『你知道我不是那種人。』他伸出手來拍她，但她避開去。『不。』

他站起來。『好好照顧那個老頭子。懂吧？』桌上有水 and 羹匙。時時給他一點喝。』他緊張地擡起頭來，聽野營中一種說話聲的激動，一種愈來愈大的激動。後來，在低音以上，發出一種演說的聲音，一種憤怒地起伏的聲音。『我不得不去了，』吉木說道。『照顧他。』他跑出帳篷去。

在爐灶旁邊，他看見人們聚在一個中央物體周圍，臉都向裏。那憤怒的聲音從中心發出來。在吉木張望的時候，那一羣人移向那爲約伊的屍體建造的光禿的小臺子。人羣挨近臺子，繞着它流動，一個人從人羣中跳出來，站在臺子上。吉木跑過去。他這時看明白了。這是那個陰沉的盛額的勃克。他的兩臂揮舞起來。他的聲音在頭上咆哮。吉木看見倫敦從路上跑進去。

勃克捉住扶手。『現時他來了，』他喊道。『看他。這就是那個把一切弄糟的人。他到底作的是什麼事？坐在他的帳篷裏，吃罐頭桃子，我們却被雨淋濕，吃連豬都不肯吃的爛東西。』

倫敦驚詫得張開嘴來。『這裏是什麼事？』他喊道。

勃克從扶手上俯向前方。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什麼事。我們大家決定，我們要一個真正的領袖。我們決定，我們要一個不爲了一車罐頭食物出賣我們的人。』

倫敦的臉蒼白了，他的肩頭垂下來。他大吼了一聲，衝進那不抵抗的人羣，把人們推開，穿了過去。他來到臺子處，捉住扶手。當他向上攀時，勃克踢他的頭，未踢中，踢在肩上，踢開一隻手。倫敦又吼了一聲。他在扶手下站起來。勃克打他的臉，又未打中。隨後，用了一個大塊頭可怕的敏捷，倫敦用左手打過去，當勃克閃避時，那一隻右手的大拳頭打在他的顎骨旁，把他完全舉起來，然後拋下去。他的頭垂在臺子邊上，打脫的牙床歪在一邊，打落的牙齒鬆垂在嘴唇中間。一道細細的血河從他嘴裏流出來，流在鼻子和眼睛旁邊，消失在頭髮裏。